



溪
碩
文
學
獎

第16屆 得獎作品專輯

【縣長序】

三千日的文化建塑

從民國 94 年到 103 年，我有整整九年的時間為縣民服務，三千多個日子，用心擘畫縣政、建塑文化，期望能為縣民造福。

我們每年定期辦理「磺溪文學獎」、「作家作品集」、「兒童暨青少年詩畫創作比賽」、「磺溪美展」、「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各項徵選活動，出版作品專輯，提升彰化藝文素養，是重要的文化「建塑」。

我們積極推動二大都市計畫展現城市新風貌遠景，四大工業區活絡彰化工商發展，六大交通網逐步完工使彰化縣民南來北往東行西旅，無限歡欣，此外提昇八大生活圈品質，建設十大博物館，都含蘊著許多文化的「建塑」。

當我們自詡為「農業縣」時，除了輔導農民生產優質農產品，協助農民打通國內外行銷管道之外，我們也透過「花 Young 時代」、「葡萄公主」的選拔活動，結合產業與文化的相互信賴度，讓我們的產品不僅有品質，更有品味。這也是另一種文化的「建塑」。



再看建國 100 年時我們所締造的三項金氏世界紀錄：4 月 23 日溪州公園的 7,756 人「親子共讀」；9 月 3 日的 3,971 頭「創意舞獅」；9 月 17 日 4,645 位小提琴手合奏的「小提大奏」。這些金氏紀錄是彰化縣全民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辛勤記錄，是全民努力的文化「建塑」。甚至於彰化肉圓、彰化焢肉飯、蚵仔煎同時烹煮，這三項金氏世界紀錄，也是彰化人帶領美食走向世界的另類文化「建塑」。此外，彰化縣立美術館，彰化縣立圖書館，都屬於文化的「建塑」。

未來，磺溪文學獎等各項文化塑造都將持續下去，文化的彰化，幸福的彰化，將在我們的努力中慢慢接近、慢慢實現。

彰化縣縣長 卓伯源

【局長序】

發揚前輩輝光

台灣新文學發展始於 1920 年代，與本島現代化及知識分子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同步進行。

二十世紀前期，出身於彰化的作家賴和、追風、施文杞、楊守愚、王白淵、陳虛谷、葉榮鐘、翁鬧、陳火泉等，都是新文學史上的典範人物；當代創作名家籍隸彰化或為彰化所孕育者，也可以數出一大串名字，例如：林亨泰、錦連、林文月、施叔青、劉靜娟、吳晟、蕭蕭、洪醒夫、宋澤萊……。

彰化，早於明鄭時期即已開發，魚米豐足，世世代代生養百姓，文化底蘊深厚，提供了文學書寫無盡的礦藏。歷年舉辦的磺溪文學獎，不僅為延續發揚前輩創作的輝光，也為當代社會提示心靈指引、價值座標。

今年第 16 屆徵文，本局為讓更多參賽者有足夠時間醞釀構思，特將徵文收件時間延長半月。文類包括新詩、散文、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應徵者踴躍，作品水準令人驚喜。6 月 19 日，經多位知名評審，齊集於文化局會議室商酌、辯論，最終選出新詩七首，散文七篇，短篇小說六篇，報導文學三篇，共二十三篇得獎作。



小說首獎及散文優選作者林份靜、散文類首獎及短篇小說類優選曾昭榕等，過去曾經獲獎，本屆再接再勵榮獲獎譽，固然是耀眼的贏家，其他亦有多位未曾出現於近十年名單，這回以繽紛多元的手法，呈現各種各樣的生命姿采，為彰化人文注入了清新空氣，更是可喜的收穫。

值此文學獎作品集出版之際，我願再一次祝福獲獎的朋友，期盼你們走更長遠的文學之路！也謝謝評審委員辛勤的審閱，使彰化有如此充實、值得驕傲的文學出版。讓我們一起獻身文學，攜手耕耘，發揚前輩的輝光！

彰化縣文化局代理局長 田承鵬

【總評審報告】

生命關懷、創作動力

吳晟

彰化縣文化局一年一度文學盛事磺溪文學獎，今年已邁入第 16 屆。

本屆評審委員，主辦單位邀請新詩類陳義芝、路寒袖、吳晟；散文類蕭蕭、楊錦郁；小說類東年、蔡素芬；報導文學類江寶釵、林黛嫻，6 月 19 日下午 2 時，在文化局四樓會議室召開評審會議，順利選出各類得獎作品。

磺溪文學獎之設立，主要目的為提昇本縣文學創作水準、獎勵優良文學創作、改善藝文環境、進而推廣文學閱覽風氣。

身為文學愛好者，設立之初，我就十分關注，雖然未每一屆直接參與，但一直甚為留意。十多年來，我看到多位年輕得獎者，從這裡出發，而今已是卓然有成的名家；我也看到多位得獎者，持續發表優秀作品，或在相關人文領域，有傑出表現；確實發揮了獎勵作用。

我同時也看到，每一屆都有數百件參賽作品，這也是磺溪文學獎鼓舞全民創作的原意。

不過，觀察近幾年應徵作品件數，連續逐年增加，緩步成長，本屆卻比上一屆稍稍減少，主辦單位徵選資訊，似可再擴大宣傳。

文學創作的動力，終結而言，主要來自生命關懷，可以興、觀、群、怨，和生命活動息息相關的文化、土地、生態、環境、人物等等，都是書寫不盡的題材。

本屆唯一的缺憾是，特別貢獻獎因無人推薦而從缺。本縣人文薈萃，從賴和以降，文學成就備受肯定的作家，人才濟濟；評審委員提出不少建議給文化局參考，相信會研擬出更妥當的提名辦法。

· 目錄 ·

縣長序	2
局長序	4
總評審報告 生命關懷、創作動力 / 吳晟	6
· 新詩 ·	
評審報告 全面觀照 / 路寒袖	12
首獎 夜行鹿港 / 王怡仁	16
優選 箱子時代 / 謝依庭	20
佇世界的字典內底 chhōe 家己的名 ——寫予學世界語的黃呈聰 (1886-1963) / 鄧慧恩	24
田園的迴音——致彰化畫家張煥彩 / 楊語芸	30
覺曉—遙想翁鬧 / 謝孟宗	34
彰化扇形車庫 / 張簡士漳	38
王功漁港獨白 / 趙韓文	42
· 散文 ·	
評審報告 對生命和環境的關懷 / 楊錦郁	48
首獎 水懺 / 曾昭榕	52
優選 染覆 / 吳俊霖	62
永靖回憶錄 / 陳志勳	72
你在外太空 / 林侑靜	82
等風 / 陳文偉	92
神秘的足跡 / 張俐雯	102
留守 / 蔡坤霖	108

· 短篇小說 ·

評審報告 家鄉是一種使人衰敗或昌盛的地方 / 東年	122
首獎 城裡，城外 / 林伶靜	126
優選 魔神仔 / 何敬堯	154
巷弄人生 / 陳利成	194
迴光 / 曾昭榕	222
韋恩颱風 / 葉士瑜	252
悲傷的邊界 / 陳金聖	270

· 報導文學 ·

評審報告 擎持著社會關懷的火炬 / 江寶釵 林黛嫻	290
優選 消失的城市記憶 / 張欣芸	294
女真人的故鄉—頂粘村 / 白棟樑	316
卓乃潭交響曲 / 許育勝	342

彰化縣第 16 屆磺溪文學獎徵文簡章

364



第16屆 瓊溪文學獎

• 新 詩 •

【新詩類評審報告】

全面觀照

路寒袖

今年參賽作品的題材極為全面，特色有三多，一是人物多，寫黃呈聰、林亨泰、吳晟、洪棄生、張煥彩、翁鬧、王白淵、賴和、楊儒門等，賴和更是多首為題。二是鹿港多，如天后宮、意樓、摸乳巷、錫舖、木雕、魯班公宴……等。三是蚵仔、蝦猴多。其他像八卦山、扇形車庫幾乎是年年的基本盤，而今年三月學運震撼人心，全國各文學獎以此入詩為文者多矣，出現在磺溪文學獎本是預料中事，因為對抗不公不義始終是磺溪精神的傳承。

本屆的評審委員為吳晟、陳義芝與路寒袖，為免像去年每位評審各投七～十二篇，以致意見過度分歧，大家同意首輪初審各先挑五篇，計有十三篇得票，沒有一篇可以獲得三位評審同時的青睞，只有〈夜行鹿港〉、〈王功漁港獨白〉兩篇各得兩票，其餘都僅獲一票，果然大家對詩的觀點各有所好。

所幸討論後很快即取得共識，七篇得獎作品順利產生，各篇評審意見如下：

首獎〈夜行鹿港〉，筆力雄勁，詩寫鹿港歷史，頗具時間縱深，節奏明快，無絲毫拖泥凝滯之感，佳句不少，如「半邊井口還掛著苦力一滴未乾的淚／後車巷的隘門

則像一顆殘牙 / 孤孤單單地咀嚼著打橫過來的 / 濕漉漉的月光」、「海浪 在媽祖婆的眼角 / 又折出了一條細細的皺紋」，作者手法老練。

另六篇優選分別為：

〈箱子時代〉，將世界比擬為箱子，暗喻人活在處處被規範、囿限的有形、無形空間裡。思想被資訊控制如混沌又脆弱的是紙箱；政客、名嘴耍嘴皮天天上演口水戰，讓我們像活在潮濕又封閉的是水箱；近年來，食安連環爆，有如狀似保鮮，裡邊的食品卻樣樣劇毒的冰箱。箱子看似明確、安全，其實正是我們難以遁逃的困頓。

〈佇世界的字典內底 chhōe 家己的名——寫予學世界語的黃呈聰（1886-1963）〉，黃呈聰是台灣白話文的先驅，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幹部，本詩以台文書寫，文字是漢羅混用。作者從黃氏的藏書切入，簡潔幾筆勾勒出黃氏重要理念，收尾一句「你豈知影黃呈聰是啥物人？」反思意味濃厚。然對黃呈聰個人資料的注解太過繁冗，更應該注解的羅馬拼音反倒未見隻字片語。

〈田園的迴音——致彰化畫家張煥彩〉寫人也寫畫，人有生命、有歷史，畫是人生命的家鄉，本詩更將無聲的畫寫出了聲音，「蟬鳴，於流水的上游迅速綻放 / 雖然枯葉總是如履薄冰……」一句，標示了作者在詩藝上的功力。

〈覺醒——遙想翁鬧〉，詩題有引言，其註說了來處「引自《破曉集：翁鬧作品全集》」，是以標題「覺醒」

明顯的來自「破曉」，但這覺醒指的是作者自身，詩裡說「所以我很晚很晚才醒覺」，醒覺雖晚，但總比不知不覺好上百倍，何況醒覺之後，能傳神的描摹以前毫無所知（依註解推斷）的翁鬧特質，當屬不凡。

〈彰化扇形車庫〉表面上寫扇形車庫，其實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作者甚至觸及了詩創作的揀材與轉化，一般人看扇形車站腦中浮現的是圓的造型，因此容易聯想到美、太陽、果實，其實從深層處轉化，無不是旅行、遠方、歲月、滄桑的導引。又如，「車站不只遺落的傘和別離 / 文字也必須寫下鐵鏽色彩和煤炭氣味」，都在提示創作的視界必須深刻，更應尋探事物的本質與和生活聯結的意涵。

〈王功漁港獨白〉是王功素描，作者掌握了以碎花布蒙面的莊稼、養蚵婦女，令她們成為本詩的主要意象。譬喻鮮活生動，如寫王功漁村的傳統、純樸，房屋盡是古厝，因此「看見時間的剎車痕」。寫村民討論作物生長種種，「聽見人們在清晨，與鄰居 / 談論日常，落花生般稚嫩的孩子 / 等待春天踩碎枯葉，前來」，作物即孩子，孩子即作物，精準的道出農民惜物的心境。





王怡仁

個人簡介

王怡仁，筆名東方島潭，台北市人，現住台中沙鹿；從事廣告撰文特約工作。曾獲台北公車捷運詩文獎、菊島文學獎、浯島文學獎……等。

夜行鹿港

得獎感言

錦衣夜行也想要跟這懷舊的鄉鎮月色比美！鹿港的過去，我來不及參與，現在，在鹿港，至少留有我一枚小小的腳印，謝謝彰化文化局，謝謝評審！

夜行鹿港

王怡仁

鹿蹄靨著月色漂過蘆葦叢生的河岸
天地屏息 幽幽探看
箭鏃上閃著淬毒的藍光
巴布薩平埔族人買走甲必丹的一箱
火藥；歷史曾經被這樣粗糙的照亮……

夜行鹿港：停停、走走，洋子厝溪是
柔柔軟軟隨水漂流的臍帶；雍正的御令
如刀，剖開福爾摩莎待產的肚腹——
大肚溪與濁水溪圍出小型的兩河文明
經不起風颱幾度的衝撞，以黑水溝的波浪
為墨，戎克船與舢舨是飛舞穿梭的大小楷
在湄洲媽祖垂視的眼眸中 寫下
被現代史湮沒的 一段輝煌

曾經，大口地吞吐 海的霸氣
梅花之鹿揚蹄跑進了船艙，跑過台灣海峽
柔柔暖暖地 躺在 櫻花武士的胸坎
似儒？ 似道？ 似佛？ 在武廟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脫下軍帽 搔頭
細想——關雲長 坐得如此安穩

袖光潤水滑的髯鬚上，「義」與「利」
怎麼可以平衡得那麼好？

風沙與閒話穿過蜿蜿蜒蜒的九曲巷
意樓的哀怨已被白晝遊客的喧嘩趕跑
半邊井口還掛著苦力一滴未乾的淚
後車巷的隘門則像一顆殘牙
孤孤單單地咀嚼著打橫過來的
濕漉漉的月光

不要怕！明兒一早，三炷清香
就可以搭起與神溝通最短的橋樑
籤筒裡滾動、翻騰、抽拔起來
黎民百姓的 吉 凶 禍 福

八百萬尊神啊！坐實了
鹿港：滄海被歲月推成了桑田
桑田會不會被太歲再推成滄海？
苦思失眠的千里眼坐在高高翹起的
飛簷上，眺望 遠方的海
海浪 在媽祖婆的眼角
又折出了一條細細的皺紋



謝依庭

個人簡介

我是升國三時從台北轉學到彰化的都市女孩，改變了生活環境，卻不曾改變對文字的熱愛。

十月生，是愛好美麗事物的天秤座，認為自己能隨心所欲的揮灑文字是件很美好的事，並且常常被文字吸引而成了閱讀者，進而控制不住想要創作的手與腦袋，遂成了創作者。

爸爸是郵局的公務員，媽媽是一位會計，我有三位手足，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在如此和諧熱鬧的家庭環境下長大，我很慶幸自己有個讓我自由發揮興趣的家庭。

從高一開始於校刊投稿，高三時開始積極投稿校外比賽，嘗試不同類型的文學創作，挖掘出自己不同的風格面貌，是我每次創作時帶給自己的驚喜。

目前高中畢業，正期待展開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繼續揮灑青春的色彩。

箱子時代

得獎感言

在學校網站上看到比賽的資訊，想說姑且一試，但對得獎並不是那麼有信心，畢竟這是我第一次投文學獎的比賽。

投稿前看見了以前得獎者的作品集，打從心底讚賞他們的文字，被衝擊過後，便更認真的修稿，雖然覺得還不及他們，但我已盡力的去呈現我的想法，賦予這個創作一個靈魂。

對於這次的得獎完全就是驚訝勝過驚喜，沒想到我真的得獎了！真是非常感謝評審對我的肯定，日後我定會懷著謙虛學習的心繼續創作、投稿，也謝謝家人們給我創作的空間，讓我有機會能得到這個殊榮。

不敢說我有多厲害，文壇有那麼多厲害的前輩，但至少這算是成功的開始，是我在創作之路跨出的一大步，我將會繼續創作、繼續用筆寫下飄邈不定的那當下。

箱子時代

謝依庭

我們是活在箱子裡的人
是混沌又脆弱的紙箱
罩著一顆顆被思想控制又想搞叛逆的腦袋
氧氣是爆炸的資訊
自以為健康卻喘不過氣
只能（憋）死在紙箱裡

我們是活在箱子裡的人
是潮濕又封閉的水箱
養著一位位自認是人魚又不會游泳的人類
水源是污染的口水
正悠游自在卻捲入漩渦
只能（溺）死在水箱裡

我們是依賴著箱子的人
在酷寒又保鮮的冰箱
保著一道道過保存期限又假裝美味的菜餚
香味是不實的加料
大口吞食著卻襲來劇痛
只能（毒）死在冰箱裡

我們是依賴著箱子的人
在珍愛又神祕的寶箱
藏著一件件閃爍著貪婪又自抬身價的珍寶
光芒是欲望的閃耀
不停追求著卻跌了一跤
只能（窮）死在寶箱裡

你的、我的世界
聽見了嗎？
封閉的回音
看見了嗎？
狹隘的光線
飄邈徘徊
然後突兀的發現
這只是一個
衝不出去、撞不進來
你的、我的時代



鄧慧恩

個人簡介

生於台北市，曾求學於台北、桃園、新竹與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著有《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一書。

佇世界的字典內底 chhōe 家己的名
——寫予學世界語的黃呈聰 (1886-1963)

得獎感言

生命都想在這個世界找尋自己的名字，或是替自己認知的世界命名 --- 以母語，或是新學的語言。每個找尋名字的過程各有曲折，承受著各自的孤單，而描述、書寫下來的時刻，那麼地動人。

佇世界的字典內底 chhōe 家己的名 ——寫予學世界語的黃呈聰 (1886-1963)¹

鄧慧恩

若對浸佇歷史的記憶當中將你 hô 起來，
唯一無澹 (tâm)-tih-tih 的，
是你暍佇圖書館內面，等待手指頭仔來叫精神的冊。

你閱讀的溫度已經無去，
剩 (chhun) 冊面的皺紋 (jiâu-hùn) 及破缺 (phò-khìh)，
顯明你會綿死綿爛 (mì-sí-mì-nōa) 研究過，
佇冊面頓印仔 --- 「呈聰藏書」。
這是一扇窗仔門，
你開開，重新將字母鬥 (tàu) 作一 kōaⁿ 新的意義，
無的確，彼會變作一 chōa 倒轉去的路，通向世界。
in 講，彼叫做世界語，「愛世不難讀」，エスペラント。²

暍佇冊櫥內的冊，展開 in 的目珠，
掠 (lià'h) 現此時的世界貓貓看 (niau-niau-khòⁿ)，
in 曾陪伴你，
寫出關懷台灣產業及故鄉彰化的文章，

芎蕉、竹林及糖業！

「生產者有應該得著的利純」，「竹林本來就是當地住民的起家地！」

〈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察〉，

啊，惡化的路草 (lō-chháu)，到底對叨位生出來 --e ？

當你倚 (khiā) 佇 1926 年對廈門欲出發的船頂，

這隻「鳳山丸」佇大海湧當中在搖泄 (iò-choah)，

你的心內無起落，是清靜的河墘 (kín)。

祖國所開始的「真耶穌教會」，

你注神 (chù-sin) 人及神的關係，

地面上的社會、國家，已經毋是你所盼望的一切。

你坐佇冊桌仔邊，

掀開各式希臘文、希伯來文的字典。

有時陣，恬寂寂 (tiām-chih-chih) 的暗暝，

你會想起世界語的字典，真濟語詞踎 (tòa) 佇內底。

當你分頭仔輕聲細說 (khin-siaⁿ-sè-soeh) 念出：KajDiodiris: Estulumo; kajfarigxislumo.³

有微微仔光的日鬚 (ji't-chhiu)，也全時陣噴 (phùn) 佇你的冊面，

勻勻仔 (ùn-ùn-á) 來潑 (thò^a) 開。

你佇世界的字典內底欲 chhōe 家己的名，
相信通往世界的方向，應該會有故鄉的路標。
你真頂真 péng 所有的字典，
也想欲共故鄉的雲霧、天頂的鳥隻、庄腳田岸仔邊的花草號名，
我佇八十年了後掀開你的冊，
你會唸過的語詞，對久長的半暈半醒中起來，
佇紙面紋紋仔在笑，
頭一句先問：「你敢知影黃呈聰是啥麼人？」

註解：

1. 黃呈聰 (1886-1963)，號劍如，彰化線西庄人。曾就讀於國語學校實業部，後轉科至實業部農業科就讀。經營鳳梨罐頭業、輕便鐵道業、糖業、精米業及農業開墾，事業有成。1917年擔任線西堡下見口區區庄長，同年11月獲總督府頒授紳章。1921年1月，與彰化郡5位庄長連名建議廢除保甲制度，後來卸去庄長之職。其後遠赴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後來因家庭受政治因素影響移轉至中國其間歸信發源於中國的「真耶穌教會」。1926年3月，搭乘鳳山丸，與該教會的多名同工前來台灣傳道，之後全力投身宗教活動，幾乎與社會運動無涉。黃呈聰熱切於各種語文的學習。黃氏的藏書因為故居改建，個人絕大多數的藏書都捐贈給真耶穌教會總會圖書館，筆者有幸翻閱，發現多本印有黃氏藏書章的各式字典，如1927年由傅振倫編輯，在上海出版的《英漢雙解基本世界語字典》(Fundamenta Votaro Esperanta trilingva)，以及1914年中村精男、黑板勝美、千布利雄合編的《エスペラント和譯辭典》(Plena Esperanto-Japana Vortaro)。
2. 世界語 (Esperanto)，中文有譯為「萬國新語」、「愛世不難讀」者，後世多使用日語譯名「世界語」，是波蘭醫生柴門霍夫 (L. L. Zamenhof, 1859-1917) 於1887年所創造的人造語言，期待透過簡單易學的輔助語，打破國際間的語言藩籬，促進交流和相互理解。世界語的推廣是一種文化運動，常與左翼運動結合，目的在追求語言使用的平等自由，傳達普世融合的理想。
3. 首部世界語舊約聖經 (Old Testament) 即由柴門霍甫翻譯，這部翻譯作品在1910年由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出版之前，由英國神職人員與學者共同與其他語言重複檢視、比對過。這句世界語出自於創世紀第一章第三節，亦即「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之意。



楊語芸

個人簡介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放舟文河十餘載，曾於新聞、戲劇、出版等產業鬻字維生。著有《造反的演員》、《藍海青春後樂園》、《筆走田園嘉鄉》，並有譯作《死刑台前的告別》、《無辜者墳場》及《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等小說與非小說。其餘創作散見於各媒體。

田園的迴音——致彰化畫家張煥彩

得獎感言

是畫家的一生和畫作得了獎，
我只是用詩句幫忙記錄下來而已。

田園的回音

——致彰化畫家張煥彩

楊語芸

眺望五月的山景，除了白色的雪樹
湖畔的垂柳，還有雨點夢遊的
蹤跡。剛剛落筆暈開的霧色
駐足於你挑染的畫布，畫筆是時間的
釣線，青苔卻是階梯的滾邊

蟬鳴，於流水的上游迅速綻放
雖然枯葉總是如履薄冰，但畫中的
巷弄，被陽光裹成老樹的肩背
你說視覺偶爾是窄的，所以雲朵
一旦孤高起來，就註定
抽象於寫實的雨聲

我們翻開方志：「寮望山，廣漠平沙
孤峰秀出。」那座肅穆的佛像靜坐
山後，寺塔的尖端在畫框裡有如
安詳的指尖，天頂卻變成一座
枯井。據說蟬聲會停在樹梢
把世間的相思種在
回音的地表

你說我們應該當個盆栽，讓日常的旋律
變得簡潔，流浪也有一種溫暖的結局
樹木、水波、殘院、倒影或荒原上
一棵榕樹正仰望落日，而母親
佝僂的脊樑，正採收著
茶圃裡的新菁

這就是你的田園，每一件破了又補的
衣服，都在浣衣婦的指縫成為
流逝的青春，我們還來不及
回憶制服的學號，童年已像溝圳
的倒影，夢想卻是濺在
海岩的波浪

你說，必須繪出竹子的氣節
我知道迎向黑暗，更需要拍岸的勇氣
而畫框外，相思林裡的
腳印，盛開著一朵朵
悠然的花 ...



謝孟宗

個人簡介

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成功大學外文所碩士。作品兼含散文、新詩、翻譯。曾獲梁實秋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翻譯、創作獎項。散文集《南鵲是我，我是南鵲》入選「台南作家作品集」，由台南市文化局出版。

覺曉—遙想翁鬧

得獎感言

在翁鬧的全集裡讀到：「文學當中最困難的莫過於詩，我深深體會到詩才是文學的阿拉法，也是俄梅戛。」說是全集，其實翁鬧才活了三十歲，一生作品集結起來，也就幾百頁的一本書，其中近五分之一還是照片和他人評論。才如江海命如絲，古人說過的。後輩如我，也只能勉力以「文學的阿拉法、俄梅戛」，向前輩致敬。

覺曉—遙想翁鬧

謝孟宗

「我深深體會到詩才是文學的阿拉法，也是俄梅戛。」^(註)

因為四周的夜，所以燃燒文字
因為燃燒文字，所以有光
微光照見你的幻影
照出故里的山丘
像那則小女孩的童話
再點燃一段文字
會看見煙霧凝成
或者是蔗園，或者是墓地
而我猜想，你必定飢餓
像童話裡的小女孩
然則文字的光熄滅之後
幻影如你，是否
也就融入周遭幽黯？

因為周遭幽黯，所以
木屐踢躑壯膽的小曲
你將身體拆解
編寫成殖民主的符碼
解碼的人，可願
以一頂桂冠相贈？

還是，總疑心
編碼過程有所失落
然而失落無以名狀
也就無從尋回，遺失的血肉
好比，當你東渡，嘗試
在海圖上標明自己的座標
隨身的一切
有些難免在你回望的時刻
掉落到海底

因為木屐的夜曲太過漫長
所以遲到的晨光
努力擦拭一室的黑
留下人影的輪廓
所以我很晚很晚才醒覺
你是阿拉法
也是俄梅夏
你並非造物
是一首破譯不盡的詩

註：引自《破曉集：翁鬧作品全集》。



張簡士漳

個人簡介

1985年出生於高雄，喜歡文學，希望能寫出真正的好作品。
我和妻子及小男孩住在故鄉，用回憶和期盼，生活著。

彰化扇形車庫

得獎感言

那天，我告訴她，我要寫個彰化的故事，她於是告訴我她的童年還有那幽暗的故鄉。我做了個夢，夢中我們從員林出發，前去一處海灘。我沒寫出任何故事。可我寫了首詩，簡單的文字。另個故事，只能要她等等了。

彰化扇形車庫

張簡士偉

我如何能夠思索生命、時間、善與惡？
當我全然不能理解眼前的機械和構造。
它們封存全部的神秘，與我分隔出
奇特的距離。我不知道這些零件和機具如何
組合成一次幾何的完美？這些計算的複雜
大過於命運的精巧安排。（我想起一位作家說，
詩人藍波對於腳踏車也是一無所知。）

也許我只需提取車站的意象，從高處描繪
一個圓形的象徵，使人想起美，太陽，果實
或者巨大的眼球。（看啊，我正踏在宇宙的中心點！）
我該忽略那些工程的瑣碎，那些車床和轉軸
我只需要羅列以下的字眼：旅行，遠方，歲月，滄桑
我只需安排沿途的風景，就像看著時刻表
幻想出寂靜的小站和偶然的邂逅。

可是真正的詩不能戴上面具。一面鏡子只能夠映出全貌。車站不只有遺落的傘和的別離。文字也必須描述鐵銹的色彩和煤炭氣味。軌距，路基，道渣，軟枕，鋼軌…組成一個精密的宇宙：我永不理解的事物。或者我不該被這些陳舊的木石金屬耽擱，我該回頭用想像的網捕捉美。（詩人們無須理解世界，詩人們也無須被世界理解）

人們攜著彩色的鏡片觀看，因而無法見到真實，就像一個遊客走不進一扇居民的門。事物因為美、記憶、古老而被保留，同樣的，事物也因為淳樸、破舊、平淡而被保留。一座車頭修理廠和廢棄的站長室也有其自身的美。沾滿污泥的手和疲倦的鐵道員也有其高貴。走過扇形車庫，想著這麼一些容易遺忘的事。



趙韓文

個人簡介

學生，曾獲菊島文學獎，台中文學獎。

王功漁 港獨百

得獎感言

感謝礪溪文學獎，感謝大家。

王功漁港獨白

趙韡文

將自己交給北風
讓它成為我的嚮導。浪是不捨
晝夜的魚群，喜歡在漲潮時深入
所有縫隙，靈巧潛行
以甩尾演奏
波瀾壯闊的樂音

我看見有人
以碎花布蒙面，抵抗日光
與生活的風浪
她們的雙眼是霧裡的燈火
於田埂摘採，潮間跋涉
破敗的斗笠如同頭紗
將她們嫁給天地，以汗水
書寫編年史

當細雨降落，在古老的胸膛
開出燦爛的水花，引誘
潮濕的回憶
沿著漁村幽微的小徑
古厝平坦的舊址
看見時間的剎車痕

我看見有人
於夕陽滴落的潮間帶
奔跑，聽取海螺
等待著寄居蟹的憂傷
看見有人溫柔踩踏
來回蚵田間
採收黃昏發亮的牡蠣

我臆想明日的天氣
聽見人們在清晨，與鄰居
談論日常，落花生般稚嫩的孩子
等待春天踩碎枯葉，前來
在每個人鬆軟的夢境，種植
一整片紅樹林

我看見歸來的人們，在夜晚
舒展疲憊的姿態。他們總是安靜
以遙遠的眼神
雙手的厚繭，提醒自己
試著堅強
在北風之前



第16屆橫溪文學獎

· 散 文 ·

【散文類評審報告】

對生命和環境的關懷

楊錦郁

〈水懺〉

〈水懺〉以第一人稱寫濁水溪，以及它沿著八卦山背脊，一分為二流過彰化平原的八堡圳、東西三圳；穿過南投同源圳等的身世。

關於河流的書寫，歷來有不少名作，如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或遠藤周作的〈深河〉。河水具有豐富的意象，因之不斷的被引用入文，但相對的卻也易寫難工。

本文篇名典出《慈悲三昧水懺法》，這部經典的懺文源於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水為唐悟達國師知玄洗濯累世的怨讎。作者想必也是嫻於佛典，所以文中處處可見佛學的名相，如「三千世界」、「有情眾生」、「青蓮」、「如來藏」、「摩尼珠」、「阿修羅」。此外包含道家和儒家對水的詮釋也都巧妙的入文，讓本文在深刻的哲理背景下，呈現出河水見證族群遷徙，以及生態污染的種種現象，是一篇技巧脫俗的佳作。但個人以為後記可刪去，留給讀者一些閱讀的想像空間更好。

〈染覆〉

這一篇是追思外婆的親情散文。近年來，在徵文比賽中寫祖父母的文章不少，如何讓人眼睛一亮，除了技巧和文筆等基本功力外，切入的書寫角度相當重要。

本文著重描寫外婆擅捏麵土的本事，平凡的外婆會這項技藝，是因為過去祭拜需要這樣以麵粉製作的成品。

外婆以手心覆蓋作者小手，教授麵土的製作，傳授的不止是技巧，更是手心的溫暖。而隨著外婆的病苦，未成型的麵土表面硬化、任由灰塵染覆。

全文的情緒沒有大起大落，但由麵土的溫暖到蒙塵，象徵外婆生命的盛衰，清淡中讓人動容。

〈永靖回憶錄〉

題目雖是永靖回憶錄，其實大多的篇幅著墨在父子情節。因為母親早逝，父子倆在永靖相依為命的生活是貧窮，缺乏溝通的。

作者在文中用了許多的「靜靜的」，這是小鎮的情況，也是父子相對無言的冷淡，卻得等到作者自己身為人父之後，才能體會到父親當年靜默下樸拙的愛。

行文至此，文氣有了轉折，讀者隨著作者在探索父親內心深沉的愛之後，宛如照見花瓣層層綻開之後的清香。

〈你在外太空〉

這篇寫的是求子的心路歷程，題裁本尋常，但作者擅譬喻，例如把自己的子宮喻為廣寒宮，把「你」這個未受孕的胚胎所在視為外太空；然後又將人世喻為「江湖」，江湖難免險峻，所以又展開要不要生育的辯證。

末了又以平常心看透生命不可強求、以自在隨緣心情來自我療癒。作者面對無法掌握的求子過程，發揮巧思扣問生殖的多面向問題，是一篇有趣且特別的散文。

〈等風〉

這篇本是在處理中年失業的情況，「等風」等的是一陣的涼風，這裡的「涼風」是有甘霖般的寓意。苦等不得之下，所幸作者喜歡賞鳥，「福寶生態園區」成為他避世的樂園，在等鳥等海風當中，他領悟到「福禍無常，隨遇而安」，因此不再執著地等待。

至此，也許現實的狀況未變，但作者的心境已注入正向的能量，也讓我們體會到寫作的美感與精神上的提昇。

文章結尾寫到望見遠方一艘小漁船在浪潮中拚搏的勇氣，似乎預見失業困境的終將突破。

美中不足的是有些長句，句法稍累贅。

〈神秘的足跡〉

因為一場腿傷，被送到出生的醫院急診室，在病痛的過程，卻益發想起那久病後拋下一切的母親，以及母親離家前，母子同行的些微美好記憶。

雖然假裝告訴自己母親已過逝，但在內心最幽微之處，卻知母親是神秘的消失。「母親的位置就如同腳的韌帶，平時無聲無息默默支撐起身體的重量，一旦它崩塌了，才知它的位置。」這一個領悟是文章的重點，作者藉由流暢的筆調和意象，讓讀者得到共鳴。

〈留守〉

這一篇的企圖心很強，它以故鄉大城為緯，以家族的出走和留守為經，刻畫著幾世代族人在這片土地上的愛恨情仇。

作者將人物的主軸擺在各代兄弟間的關係，他說：「原來，這一戶海濱農家的家族記憶，便是兄弟百年反覆相殘的歷史。」這樣的一個切入點，果真讓我們讀到手足之間的矛盾和血脈的相流。

作者有豐富視野，離開家鄉走過大山大水，完成父親出走的心願，重新回到家鄉，終於審視出土地長年不變的忠誠。是家族，也是城鄉和成長的書寫。



曾昭榕

個人簡介

1979年8月20日出生，台灣南投人，成功大學中文碩士班畢業。

曾得過台中文學獎童話類佳作、第十五屆磺溪文學獎小說優選、台南文學獎童話類佳作和桃城文學獎小說佳作，目前擔任員林高中國文老師，以日日寫作為目標。

水讖

得獎感言

成為彰化的媳婦已經三年了，這段時間，我也逐漸融入這片原本陌生的土地，從今而後還要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因此，我虔誠的希望這塊土地可以更加美好，希望污染能夠遠離，還與磺溪一方天然淨土。

水懺

曾昭榕

為濟有情生死流，誓得涅槃安穩處。

我是水，是蓋亞中數量最廣的分子，如同菩薩千萬法身的化現，液態、氣態、固態的三位一體，上至地表上方三十五公里的大氣層、下至南北極冰原、地表百分之七十的液態水，鬱鬱黃花是我，青青翠竹是我，千山共月月映萬川的每個小分子都是我，三千大千世界無處不在的法身示現也是我，我在，我無處不在。

水，人體的百分之七十亦是水，上善若水呀！水滋養萬物，利萬物而不爭，水譬如法，當我躍入一個個乾渴的咽喉中化為水分子，在體內環行周匝、進行一場場新陳代謝的水懺，帶走沉積的尿素、二氧化碳與毒素，將一面明鏡方塘留於有情眾生心中，而不去管那菩提有無樹的爭辯。

當我行經北緯二十二度，東經一百一十四度之時，一道地表上凸起的中央山脈像一柄方出鞘的寶劍，自北橫互而南構成了島嶼的主心骨，阻擋了我的前進，我遂向下一躍，撞擊在狹長的山坳與峽谷間，幼年的我是一尾矯健的白龍，以大斧劈斲的姿態橫鑿出屈曲瘦硬的水道，一路奔騰飛躍，將每一吋環珮似的涓涓細流縫於襟帶上，當原本細瘦的身軀逐漸膨脹為泥水滾滾的黃蟒之際，將化為大地

的血脈，融入地壤每一吋吋細密的肌理中。

人們習慣稱此處的我為濁水溪，沿著八卦山的背脊我一分為二，奇筋八脈將化為遼寬的彰化平原上的八堡圳與東西三圳，與源自烏溪的福馬圳互通聲氣，另一條水脈則迤邐至南投，被命名為同源圳。水圳之內是我的滑水道，我是多麼喜愛在裡頭嬉戲奔跑，直到攔淺於青綠的平原，以水療之勢紋身出一畦畦孔雀綠、祖母綠、翡翠綠的水稻圖騰。

我依稀記得那渺茫的過往，時光在血液裡稀釋成最稀薄的存在，那猶是荒榛斷梗的鴻濛太初，不時，我會好奇地注視著七尺之高的直立裸蟲，最早是身著斑斕刺青的圖騰住民，於我身上捕魚、狩獵、滑乘著細瘦如葉的魴鮒，唱頌讚美祖靈的飲酒歌，接著則是操著四聲八調口音的中原漢人，隨著口音的細微差異又可分為漳州、泉州與閩客人，他們結廬於河畔，得以歌於斯、哭於斯，演繹著日復一日的淘米、垂釣與養生送死……而三百年前的礪溪，我卻是善妒瞋恨的阿修羅，隨著喜怒哀懼將河道扭曲如三叉戟，我一怒便是無常的宣示，惡水無情，河水沖垮屋舍、蔓延良田，來不及逃離的人們紛紛被水流沖走，成為我體內魚蝦的食糧，我常聽見沿岸蒸民的捶胸頓足的哭喊，到了夜晚，哭聲乾涸成了魔神厲鬼的啾啾夜哭，我不時看著浮腫虛脫的餓殍，常伸出乾枯的瘦爪向虛空索求什麼？冀望什麼？但天地本就不仁啊！人以萬物為芻狗，而我以六道眾生為芻狗，萬物本來平等，對我而言人類與飛禽走獸皆為生靈骨肉，當獵人張網捕殺禽鳥、漁人持戟刺穿魚身，

原本鳶飛魚躍的生靈瞬間成為鼎鑊烹調的饈肉，這不過是生態自然的食物鏈，如此看來，人類又有何怨呢？

一個個隆起的鼓腹出現在我眼前，那是食了過量觀音土、因而飽脹的屍骨，我終於聽懂了那虛空破碎的哭喊，米，給我米呀！多少人求之不易的夢想與奢望，便是白瓷碗中熱騰騰的米飯，當我聽聞到土壤上有情眾生的呼喚，如同青蓮般皎美的信念，如一縷悠悠檀香，漸漸地，涓滴如水的信念如海納百川，化為胼手胝足的巨浪，他們要讓不毛之地成良田，建立中部最大的糧倉，豢養島嶼上那族繁不及備載生靈的身口意，使其落地生根後繁衍且開枝散葉。

當時，施世榜與黃仕卿先生募款籌建，他們以渠道如詩書禮義薰陶於我，立條條溝渠規矩企圖使我成循規蹈矩的子弟，但當水圳成既我卻任性不入，當時有一人立於橋墩之上，當我昂首凝望之際，一滴淚水落入我的身體之中，我遂受了這一情咒牽引，生生世是輪迴得對彰化平原不離不棄，事後他飄然如長生鶴遠去，只留布鞋於兩樹之間，離去時曾道：水呀！水，只有對土地死生契闊的深情，才能將你牽引於此，也只有比情更深的愛染，才能粉碎我對你的禁錮。

二水舊稱為二八水，位於二分水圳與八堡圳之間，以八卦山為玄武，濁水溪為朱雀，水，這個以水為名的小鎮，顯示此處居民對我的驕傲與仰賴，就從二水此處為起點，每年臘月的跑水祭是我最鍾愛的運動會，一名跑者身著簑

衣、手捧牲禮於前方，當水閘開啟之際，我以奔牛之姿飛騰踴躍，我是御風不息的跑者，我是流水公最鍾愛的子弟，我是赤條條、坦蕩蕩在風中漂洗曬乾的高低音，演示著天行健，君子日夜競走以自強不息。北至彰化、和美、鹿港、秀水、大村、福興、埔鹽、花壇鄉、南至員林、北斗、田中、溪湖、永靖、田尾、埤頭、溪州、社頭，我以水道為針線將一畦畦良田給縫紉成冬溫夏淨的百衲衣，以覆蓋這嗷嗷待哺的眾生，源泉滾滾不捨晝夜，從日出而作至日落而息，從春耕夏耘乃至秋收冬藏。

水哉水哉！孔夫子也屢稱於水也，我於河道的底層與螺溪石摔跤嬉戲後，摩娑成一顆顆渾圓堅硬的念珠，在於案牘上與竹管羊毫濡墨暈染出一冊冊溫潤的四書五經，我也是二重奏，年復一年於夏、冬兩季，將翠綠翻飛的牧歌稻田幻化成金黃豐饒的稻穗之歌，這裡是葛天氏、無懷民之族的桃花源，生產的豐盛糧食，足以參養中部的數百萬戶的身口食。

奔跑亦奔出了一部水氣粼粼的無字史書，當族群記憶如風乾的煙塵濡染湮滅之際，我依舊以渠道肌理綿密的縫合出磺溪兩岸多少生住異滅的鄉鎮史，縫串於地名之上，地名乃是過往的族群記憶，摸索著的地名順藤摸瓜依稀可以拼湊出過往先民的圖像，埤頭：埤乃是水澤大池，沿天然水池加以人工修築，形成水利工程，東臨北斗、西接二水，為水接力的第二站；田中，以施厝圳、八堡圳為臍帶，汨汨哺育出豐美的奶與蜜，為水接力的第三站；溪州，濁水溪沖刷形成的沙洲聚落，為水接力的第四站，永靖，記

憶中此處曾經漳泉械鬥、流血飄櫓將我濡染成腥臊的絳紅，只望械鬥止息，百姓永保安康，常享太平年；和美，指望人們一生和樂美滿，為水的終點。

然而，百年之後人類卻以電鍍的廢水苦我，四百多家林立於北彰化平原一代的電鍍廠，他們於土壤底下的埋設的斑斑暗管便是罪證，趁著半夜、颱風天與週五夜晚，在天知地知己知與廟堂袞袞諸公默許之中打開馬達，將廢水加壓流入灌溉水道中，於是鉻銅鋅鉛汞鎳砷鎘灌食到我的口中，我吞吐一吸，順著砂岩滲透至泥地裡，隨著水道如筋絡伸展汙染週遭的一千八百多公頃的水田、菜園、果園，而水道內數以萬計的水族更是死傷殆淨，猶記得福馬圳中曾經是處處魚蝦、童孺摸蜆的遊樂場，卻早已成了瀰漫重金屬的惡水，那是比貪嗔癡更惡毒的毒素：砷，造成下肢末端發冷、發紺、麻痺、刺痛，如行釘山的烏腳病；鎘，關節與脊骨產生一陣陣的痛楚，全身如受刀鋸的痛痛病，汞，破壞中樞神經與腎臟，使細胞衰竭遲緩，造成水俣病，鉛，一種神經毒，造成憂鬱與癡呆……水譬如法，滌淨萬物，但若水成了毒也就成了惡法，又豈是我本來面目，而我又如何解眾生的紅蓮之毒呢！

於是參養人民的良田化成枯乾的黃土，上頭的休耕立牌恰似無名的墳塚，我內心洶湧著，那是幾百年前菩薩的那滴情淚，在我胸口鼓盪著，孤單的亂葬崗，埋葬的是多少豐美的糧食與家家戶戶豐衣足食的理想，河川遭了污染，斷送了又豈非先賢的眼淚與心血，我疑惑，憤怒、虛偽狡詐種種毒素攪亂了我恆定的波鋒。

此時我聽見虛空中一陣的呼喊，如同水分子念念相續的接引，如同念珠般的情淚涓滴匯入，呼喚我回到本來面目，貪癡愛皆是一心所出，只有以眾生的慈悲為水懺，方能將善念如水合水，回到最初的如來藏，那是瓔珞色的摩尼寶珠、源源活水的明鏡方塘，我於土壤的體內環行吐納，猛一下，以千束流泉之姿奔躍騰激而出，進行水的拔楔後，於南彰化出海口奔騰入海。

結尾，我以詩偈吟唱道：

我來自天上，
是永不止歇的歌者，
偶然漂浮於人間，
當我流淌過人世的浮圖，
行旅過五色的霓虹，
將梵唄出佛經般的天籟，
每一水圳化為廣長舌，
將山色滌淨回清淨身，
生生世世在恆河兩岸傳唱不止。

後記：問水

站在水圳的起點，遠遠，便聽聞一陣浪濤洶湧聲響，如萬隻雪白的長鬚鬣馬奔騰而出，又如怒雷震搖地底，水，生氣淋漓、源泉滾滾的活水，便由此奔騰而出，義無反顧的逝者如斯，不捨晝夜。

二水，這個彰化最南端的小鎮，便是彰化最大的灌溉渠道一八堡圳的起點，此時接近亭午時分，無風，光輪輾過熱燙的馬路與幾乎是基底的泠泠水聲伴奏，在這個靜謐的小鎮裡流淌。

不遠處是林先生廟，沉靜的廟宇碑刻是被遺忘的王朝馬漢，見證了先民胼手胝足的水利工法，你想起這個有台灣大禹之稱的神秘人物，但你感覺台灣李冰應當是更適合他的稱號，李冰留下的都江堰至今仍在青城山生氣淋漓的傳送滔滔江水，以青山碧水濡染成天府之國的不朽之青史。

而至今青城山中每年亦會舉辦盛大的放水祭，兩岸居民以歌舞祭祀李冰，先以柁槎隔水，待將水道修繕後再引泯江入水道，祈求五穀豐登。我以為這種根植於漢人農業社會的祀水儀式，除了感懷先人儀則之外，亦是一種對水的感念、對天地山川神祇的崇敬、飲水思源的孺慕情懷。

一旁以藤紮木或竹編製成錐形、圓錐形的霸籠，以大小石塊填入籠中，是為攔水壩，像是一尊久遠、漫漶、被棄置的神像，當初可是以肉身沒於淤泥之中，阻隔水流，使兇暴的水溫良恭儉的流入水圳之中，老舊的時光中，廟宇如沉積岩。彰化子弟多數皆不知林先生之事跡，往事如歷史濡染不清。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曾幾何時，當蕞爾之島的民眾們蜂擁朝向工業化的旅途之際，排放的電鍍水汨汨流入水圳之中，污染週遭良田，電鍍乃是成就台灣近代工業發展的中小企業，以飛也似的速度帶動工商業的發展與富庶，

舉凡日常生活所需：剪刀、指甲剪、瓜碗瓢盆樽俎之屬皆在此列，不銹鋼所製的小五金盡是電鍍廠繁衍的產物，原來當我們享用廉價的小五金時，我們的環境、糧食正付出污染的稅金。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矣，這些被污染的重金屬，最終仍會回到食物鏈的最高層——人類身上，當粒粒水分子如念珠段段相續，自天空串連至大海之際，只希望這塵世來往的旅人們，當被閃爍的金錢與五色的霓虹目盲了視網膜之際，飲一口水思一道源，摘一顆果拜一次樹頭，莫要忘了水的來處。



吳俊霖

個人簡介

曾任《風球詩雜誌》發行人、風球文創企業社行銷統籌、全國大學及高中巡迴詩展企劃、四度空間表演藝術劇團顧問、衷·藝術表演劇團顧問、喜菡文學網詩投稿版版主、文學理論版版主和台灣詩學季刊吹鼓吹詩論壇大學詩園版主等，作品發表於《台灣詩學網路論壇雜誌》《風球詩雜誌》《創世紀詩雜誌》、《笠詩刊》、《乾坤詩刊》、《文學人雜誌》以及各報副刊。曾獲X19全球華文詩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獎、懷恩文學獎、金門縣浯島文學獎、連江縣馬祖文學獎、苗栗縣夢花文學獎等。著有詩集《回來》。

沈復

得獎感言

願祖母身上的諸多病苦，皆能得以消息。
並感謝評審。

染復

吳俊霖

捏取一小塊麵土，置放在雙掌之中，讓手心的熱度印在上面，像蓋下了章，成形了某種神祕的應示，在搓揉之間，逆時鐘擦過指腹，來到掌丘，又復歸於手心，像一顆尚待孵化的卵，妳說這是萬物的雛型，一切的生化都經歷過這麼一層摩娑，注入心思與情感於其中，想見三千大千世界就在心裡緩緩成形，誘引出腦海裡所儲存的萬物靈光，若一尾尾因受驚而躍出水面的飛魚，浮沉乍現，銀亮，且像是知道自己最終的歸宿在何方，那萬物的賦形，就在手中凝聚意念，在意念中埋下種子，妳說，逆時鐘的搓揉將寓見萬物的原形，一切就在這萬物的原形之上發展，或者扭曲，再現或不復再現內心的圖景，我們只能盡力，使自己手中所捏塑出來的麵土，接近我們當初心裡所照見的那個樣子。只是，後來發生的事，都已不是我們生疏的技巧所能控制的了。

至少是我的技巧無法控制的，像我手中的麵土，一再地經由不同的角度對折、推擠，只是為了使之更加柔軟，以方便後續的再塑，我猶然記得，當時妳將手貼在我的手背，纖長的手指越過我的指尖，將放置在桌上那如卵如石的麵土捏塑出一個頭小身體大的形狀，我轉頭對著妳說：「這是阿公房間內底的不倒翁。」妳神色慈祥而親切，只

是微微笑著，捏著麵土，並且交到我手中，說：「捏汝心中所想。」當時的我心中所想，也只是疑惑著這蒼白的麵土，是如何精巧地成形、著色，而成為妳擺放在我面前供作示範的樣品，哪還有什麼其他。妳說妳的手藝是年輕時從溪湖鎮的一家捏麵館習來的，妳還說，古時候，這些以麵粉製作而成的作品，都是祭祀用的。

只是我料想不到，當時手中緊緊捏著的麵土，竟是最後一次捏塑它。午後，我和表兄一左一右抬著紙紮的房子，來到大廳之前，眾人圍觀上來，討論紙紮房子的精美，各項器具、用品的擬真，只是小紙紮人陰森了點，我插著嘴跟大家說，再怎麼精美也都沒有妳捏的作品好看，也沒有一絲靈性的溫暖存在於其間，但沒有人回應我，大家討論著紙紮房中的各種家具，說全都是按照妳生前所習慣的樣子來訂製的，我轉頭望向擺飾櫃裡那些妳所捏塑的作品，這些作品勢必都是妳內心之中最清晰、最有感的圖景了，或許亦因如此，當我抬起這間紙紮的房子時，才會覺得手心少了一些暖意吧！這畢竟不是妳所預視的，亦非我心中時時憶念的形象。

表兄說裡頭的各項裝配務必要使身在另一個空間的妳感到親切、舒適、容易上手，所以房子裡的各項現代化電器，都特別商請紙紮師傅另外寫了操作說明書，這件事聽來荒謬，但我知道，表兄同我一般害怕，害怕妳遺忘人世間的一切，害怕妳在通往異度空間的路途中，失卻了記憶，成為全新的人。全新的人？這不是我們對妳本來就應該要有的期待嗎？擺脫了各種管線刺紮著的

身軀，擺脫了在病床上慢慢被消磨殆盡的尊嚴，形色漸黯，蒼老，皮膚乾而皺癢，目光遲滯，這是最後一次看妳的樣子，心中感到有些微酸苦，且屢次若有崖泉將破胸而出，又若千重的湧浪左右奔騰、撞擊，使呼出來的氣息都帶有海風的鹹味，沉沉膩膩，而使我欲吐露出來的言語感到膠著、疲倒。

記憶中，妳曾對我說過：「心中所念，只要專注於那一瞬間，便有成就。」對於當時的我而言，這句話難以理解，且亦不知何時已隨著手中的麵土殘渣被我隨手拋擲到哪裡去，直到第一次在病床上看見妳，我才想起當時我們的對話，且附在妳的耳邊說：「我欲成為佻汝全款的人」。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早已轉往北部求學，一去經年，期間聽聞妳多次進出醫院，但我卻只有在年節期間返鄉，又復見到妳。

全款的人，但歲月在妳身上留下了更多尚待詮解的符號，妳捏麵土的手藝仍然精湛、純熟，只是一些細微處已不再精雕，亦有一些半成品放置桌案角落，麵土的表面已硬化、龜裂，任由塵灰染覆，從裂縫中望去，像是來到峽谷的底端，亂石嶙峋，遮住了日頭與月光，留下一整片狹仄的黑暗，且似乎正有什麼寓居其中，悄然地瞪視著我，使我感到有無限的顫慄，抬頭向妳望去，只見妳在藤編的搖椅上似睡似醒。

有一些半成品仍可測臆出其本來所要成形的物件，有一些則使我感到熟悉，那是出自於我半途而廢的手藝，諸

如動物的身體與手腳零件、肥厚而形狀扭曲的花瓣，或是幾根立於方形基座上長短不齊的柱子，以及不知道是仿西或是仿中的屋簷，大致可推測出幼時的自己，最清晰、最在意的心靈圖景大抵是什麼。或許，是一個家，或許是撐起一個家的那位堅強的人，然而，這些也就是我對妳全部的印象了，而溫暖、慈愛與寬容，都是伴隨著這根本印象所後起的知覺與感受了，只可惜禁不起推敲，也無用推敲，就像病苦總是毫無理由的選在暗夜中突如襲來，使妳感到驚心，多次因無力起身而於翻倒於床側地板，加深了妳身上記號的顏色。

每一次探問，妳總是對我說：「無代誌無代誌，歇睏一下仔就好矣。」妳總是說「歇睏一下仔」，但這次卻是長長的睡眠，也許，生命裡人事的遞嬗以及於其中所產生的各種傷害與罪念，妳都早已留給那些尚待完成的半成品了，且賦予它們自行化解與塑型的能力，但妳可知道，我對妳的印象——那幅最清晰的心靈圖象，長久以來便不只是一個帶有花果園圃或者畜養著禽鳥家畜的家屋，不只是妳掌心曾帶給我的溫暖以及慈愛和寬容，而是深如裂縫、峭如峽壁的愧疚，使之成為我多年來內心最荒蕪的場所與牢籠。妳還記得嗎？

記得嗎？妳右小腿上的第一個記號，就是我所鑿下的。七歲那年的某一個中午，妳就坐在門口的藤椅上，等待著接駁車的到來，在車上的我偷偷將頭探出窗戶，遠遠的距離就能看見妳，看見妳的面容因日光的曬照而有些酡紅，眯著眼，妳從藤椅上起身，揮手示意要我將

頭縮回窗戶之內，待車停妥，與導師相道謝，我看見妳手中揉捏著一塊米白色的麵土，妳說：「這呼汝耍」。整個下午，妳就陪伴著我，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教我如何揉捏、捲壓，使其呈現出我們所需要的形狀，黏合成各種我們所想要製作的東西。

就在那天的午後，妳將捏好的範本放在我的身前，要我自己試著捏出同樣的形狀，妳依靠著房門旁的牆壁坐下，膝蓋微屈，隨後輕閉上眼微微小憩。我獨自玩弄了一下麵土便感到索然無味，從書包中翻出跟同學商借的玩具車，想像自己坐在車中，以拇指與食指夾著車身，脫手滑去，眼見車子即將從妳的膝蓋下方急駛而過，再過去就會掉下鐵製的樓梯，我趕緊爬了過去，卻不小心壓到妳的小腿骨，頓時，妳弓著身體，神情扭曲而痛苦，雙手扶著小腿，哀嚎、呻吟，我呆坐在地，一動也不敢動，身體顫抖，淚水如身旁散落一地豆大的麵土，一顆一顆地接續著滾落下來，只見妳空出一隻手把我攬在懷裡，另一隻手拿起地板角落的市內電話，撥給了母親。

母親陪著妳一起從醫院回來，轉述醫生的說法，說老人家骨質本來不好，哪禁得起這麼一壓，妳也只是對著母親說：「無代誌啦，無代誌啦，我歇暈一下仔就好矣。」
「真的嗎？」我小心翼翼的問。妳回答我：「無代誌啦，汝看石膏不也親像麵土嗎？」老實說，我從母親擔憂的面容、父親的沉默早就看出了端倪。「是骨折，即使癒合了，行走上也會有後遺症。」聽見父母私下交談的內容，使我感到自責，我的一時疏忽竟傷害了我至愛的人，

當時的我只是個七歲大的孩子啊，自彼之後，我變得沉靜、憂鬱，害怕人群，不願意再碰麵土，也不願意再去妳授課的地方找妳。

尋妳，那一道深深的長疤，始終如鯁在喉，我始終欠了妳一句，乃至兩句，三句的「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在往後的二十多年間，我始終沒有機會、亦沒有勇氣當面向妳提起，直至三週前，聽在醫院照料妳的母親說，妳極思念我，好不容易提起勇氣，想趁著探視妳的機會，向妳說出這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歉意，然而，就在意志生起的當下，隨即便接到母親的來電，說妳走了，臨終前只說：「我歇暈一下仔，阿弟仔來的時陣共我叫。」就沒有再醒來。聽到這，全身觸電一般地顫慄起來，腦海中一閃而過竟不是妳，而是那些被塵灰染覆的麵土半成品，領悟到當初在裂縫中瞪視著我的，原來就是命運，與詭詐的時間。

如今，魂幡上的竹子已由翠綠轉而為深褐，像這些日子的天色，沉悶，且似乎正受大火的灼燒，危脆、易感且輕盈，昭示著人生只能是有盡的脈絡，只能追往，只能於魂幡入火焚燒前，於竹葉尖傾聽最後一絲相互摩娑的餘音，像空氣中仍浮盪著妳留給我的最後叮嚀——給自己「歇暈一下仔」。把執著放下，把罣礙還諸天地，塵歸塵、土歸土，相信所有尚待形塑的，都生機勃發著，就像我此刻握在手裡的麵土，按照妳教給我的方法，小心、仔細地捏出人體骨節的形狀，並放置在那具半成形的麵土屋中，趁著夜半守靈時，將麵土小屋，置入在紙

紮房廳前，口中一邊誦念著藥師咒，希冀著若誦咒真有功德，那便將其全部迴向予妳。

迴向予妳，願妳的諸多病苦皆能得以消息，身心自在且無有染覆。「唵。」那些麵土所製成的成品與半成品上的一切塵灰，在妳入土前，我都早已為妳仔細拭去。「鞞殺逝。」願以此功德，迴向予妳，願前方有溫暖的光源指引道路，使妳無有顛躓，一路平緩，像是這些日子按旬的燃香、跪拜與燒金，偶有天雷響起，閃電霹靂，為萬物照亮了前方的路徑。「鞞殺逝。」看魂幡之上的竹尖隨微風斜傾，引領大家來到廣大的空地，眾人圍聚，紙紮房被置放在人群的中心，眾人將往生紙摺成的元寶、銀條放置在紙紮屋內，火焰隨後熊熊乍起，在木魚與銅磬最後的敲擊聲中，法師將手裡的魂幡拋擲至屋上。「鞞殺社。」沒有人發現紙紮屋裡的麵土小屋正逼逼剝剝，也沒有人看見，妳似乎就站在那棟白色小屋中，手裡握著麵土，對我微笑。「三沒揭諦莎訶。」





陳志勳

個人簡介

陳志勳，男，民國 55 年生，彰化永靖人。中興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英國牛津大學進修。住過英國、加勒比海、越南，目前旅居美國馬里蘭州。喜歡文字帶來的感動及土地與家庭賦予的人生經驗。

永靖回憶錄

得獎感言

父親的一生，劬勞謀生，嚴肅寡言，淡泊堅卓，樸拙正直。母親過世後，我們父子一直同床睡覺，直到他離開我為止，其實心理上相互依賴至深，只是缺乏語言對話，來不及說出的話，也就成了遺憾，〈永靖回憶錄〉就是我作為彌補的努力。

〈永靖回憶錄〉也是寫給我孩子的家書，我希望他們一輩子平安幸福，學有專精，健康陽光，壯闊高遠，也希望他們記得阿公生活一輩子的永靖。

〈永靖回憶錄〉也是寫給自己的，離開永靖很久了，卻顧所來徑，提醒自己記得在那塊土地上辛苦生活的上一代人，還有那生生不息的剛毅力量。

謝謝彰化礪溪文學獎的肯定，也謝謝永靖賜給我的生命養分。

謝謝父親陳梧桐及母親陳李員給我的一切；也要謝謝姨丈楊華威、姨媽楊李匙、岳父洪爾南、岳母李寶圓、大姊陳月屏、二姊陳月蕉、三姊陳月真，還有員林高中鄭邦雄、林義勝及黃燕德老師、中興大學王俊三老師，以及牽手洪德青，沒有他們，我的人生會是另外一種面貌。

永靖回憶錄

陳志勳

有人說，祖先埋骨的地方就是故鄉，這麼說，彰化永靖就是我的故鄉了。

永靖民風純樸，生活簡單，連看到外國人都是值得誇耀的奇遇。小學畢業的暑假，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是騎鐵馬傳教的摩門教徒，穿著筆挺的白襯衫，鼻子高高的，笑容可掬，充滿異國風情想像。

小學五年級那年，還沒沒無聞的康師傅頂新集團，在永靖街上，打通幾間店面，開設全鄉第一家小型百貨公司，開幕時，找來電視明星、侯佩岑的母親林月雲剪綵造勢，萬人空巷，造成大轟動，店外還裝飾霓虹燈招牌，也是獨步，蔚為奇觀。

永靖交通不便，唯一無人管理的鐵路招呼站，離永靖市區很遠，班次又少，除了少數通勤的學生，乏人問津。鄉人從永靖北往台中，南到嘉義，主要靠公路局班車運輸，但常常要等一、二個鐘頭，但那時認為世界的盡頭就在台北，為了繁華，也就不以為苦。

偶而好奇外面的花花世界，我輒自永靖騎車出發，經過餘三館大宅，轉入田尾公路花園尋幽探勝，前進北斗、溪州，穿過西螺大橋，直抵雲林縣境的濁水溪畔，掏出身

上所有的零用錢，剛好足夠買一片多汁香甜的西瓜，躺在濁水溪底，曬曬太陽，風輕輕吹著，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了。

記憶中的永靖，就像蕭紅《呼蘭河傳》筆下的小鄉，井然有序，平凡無奇，安安靜靜，略帶微微的憂傷，可惜回憶就這麼一點點，或許還有其他值得記載的，但要花很多時間想一想，才好完整記述一段流逝的舊時歲月。

不過，我不常想起永靖，或者說，不敢想起永靖，這要從父親和我的感情說起。

父親兄弟分家產前，身為長子的他負責統籌家計，掌管全家戶的金錢用度，食指浩繁，為維持公正角色，以杜私厚大房的疑慮，儘管我是他的獨子，總要刻意疏遠我，從未讓我跟在身邊。

父親待我嚴格，但很少動手打我，只要翻眼瞪我，我就會全身不自在，甚或發抖，偶而頑劣闖禍，他往往拿顆小石頭，丟向三合院的稻埕，我就得循著石頭行進的方向，準確找到落地處罰跪，有時石頭丟太遠，或方向偏了，找不到，心情也跟著慌。

小學時母親過世，一般家庭會將擺放靈位的靈桌在滿百日時燒毀，父親為了省錢，留下質地粗糙、破爛不堪、桌面印滿各國國旗及英文字母、注音符號表的土黃色靈桌，充當我的書桌，或許是母親顯靈加持，那張特別有靈氣的書桌，默默陪著駑鈍的我，經歷冷冽孤寂的冬夜、春寒料峭的驚蟄、蚊子囂張攻擊的夏夜及無趣蕭索的秋天，孜孜

不倦，走出永靖，迎向人生的風、雨和陽光。

父親常要求我參與勞務，彼時他從事竹器編製，週末常拉著雙輪板車，我則在後面幫忙使力推車，沿著縱貫公路走到員林鎮販售，少說也有七、八公里。推車簡單，頂多就是流流汗，尷尬的是，從我家到員林要經過永靖市區，容易遇到熟識的同學，這時我的頭就低得不能再低，怕被同學撞見，惹來訕笑。到了員林，辦完正事，父親一定直接回永靖，從未犒賞我喝冰水，或品嚐有名的員林肉圓，連一碗陽春麵都是不可能的奢侈，我心裡雖頗不是滋味，但從未敢出言抱怨。

不過，大約是我七、八歲的時候吧，父親好像曾帶我搭車到南投竹山購買編製竹器的蔴竹，我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搭車，充滿新鮮感，東張西望，一路緊緊跟著父親，深怕走丟，我試著還原當年的父子竹山行地圖，我們應該是從永靖老家出發，徒步到永靖中山路公路局招呼站，搭車到員林，轉搭員林客運到竹山。一路上，他似乎和很多我不認識的陌生人交談，談笑風生，和在永靖嚴肅寡言的形象很不一樣，談話內容我聽不懂，不過有個模糊的記憶，也許我記錯了，好像在下車或過馬路的時候，父親曾伸手牽我，表情很淡定，畢竟年代久遠了，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我也沒有把握。

高中時，父親對我的嚴格管教方式略有調整，有一次我患昏眩症狀，整個頭腦天旋地轉，原在永靖小診所就醫，但無醫效，父親決定帶我到員林大型腦神經科診所看病，

快抵診所時，我憂心地問，會不會治不好，他篤定答說，一定會好的，無代誌。

大一在高雄西子灣畔就讀，數月後父親陪我到學校辦理休學手續，印象中，他沒有問我休學的理由，只是靜靜陪我穿過西子灣隧道。那天中午我們父子一起吃自助餐，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外一起用餐，忘了所點的菜，反正和父親在一起，是不會花太多錢的，父子同桌吃飯也是靜靜的。那天，火車載我返鄉，穿越嘉南平原，匡郎匡郎的聲響，襯著沿途的田園風光，還有南臺灣獨特的驕陽，父親在火車上依舊一語不發，靜靜的。

大學後期，有一次感情受了傷，飽受委屈，回家放聲痛哭，父親問我發生甚麼事，一時之間，我也說不清楚，他急了，作勢要打我，後來想了想又放棄，我哭夠了，隔日準備返校，父親看著我，欲言又止，拿了兩千元給我，我收下，也是靜靜的。

作家詹宏志在《人生一瞬》書中自陳，記憶中他和父親的直接對話，總數也許不超過一百句，我和父親相處卅五年，說過的話，算一算比詹宏志還少。結婚前，總認為這是我們父子相處的默契，不以為意，直到自己也當了父親，才深深體會到父親的孤單落寞，自己罪愆重大，應該還給父親一個公道。

不常想起永靖，我想是孩提時期獨特的生活經驗造成的。

老家是傳統的竹筒厝，地上是泥土地，屋頂覆以簡陋的屋瓦，連門門都沒有，晚上睡覺時，也只是拿張椅凳擋住門，好在永靖壞人少，未曾遇到危險。竹筒厝夏天透氣涼爽，冬天寒風逼人，每遇下雨，室內就成水鄉澤國，連棉被都是濕漉漉的。最驚心的是遇到大颱風，彰化平原原本少有颱風直接侵襲的機會，但民國七十五年的韋恩颱風，首次自台灣西部登陸，帶來強勁的風勢，滂沱的大雨，即使父親防颱工事準備妥當，門板以鐵絲牢牢綁住，但颱風那天風強雨驟，屋頂瓦片慘遭吹走，老屋搖搖欲墜，我建議父親撤退到安全的場所，他斬釘截鐵回答我，房子很穩，不會倒，免驚啦。父親剛毅不捨的表情，我永難忘卻。

老家沒有浴室，永靖夏天天氣熱，井邊就可以寬衣解帶洗澡，除了怕熟人經過看到難堪，倒也方便簡單。冬天天冷，洗澡成了麻煩的大事，得先在漆黑的廚房灶爐邊，升火燒柴，準備一大桶溫水，拿毛巾擦背，身子擦好，再新添些熱水泡腳，非常舒服，但得小心翼翼，不能讓水溢出來，避免弄得泥土地泥濘不堪，所以我從小對洗澡這件事，也就不太熱衷。讀員林高中時，同學比賽連續不洗澡的天數，我竟沒得到冠軍，至今悵然。養成冬天擦澡的習慣，我想，大概是從父親那邊學來的，成語說，有其父必有其子，真道理，至於幾位姐姐如何解決洗澡的問題，我忘了，真忘了，畢竟是四十年前的往事。

老家也沒有廁所，國中以前，我借用離家有點遠的蹲式茅坑廁所，水肥值錢時，還算受歡迎，但如廁時臭氣薰

人，總要閉氣，傳統式糞坑有成千上萬的白蛆蠕動，深怕一不小心掉入糞坑，萬臭不復，只好草草結束，逃之夭夭，後來水肥身價暴跌，借用鄰居廁所，就得看人家臉色了。國中時，二叔家新居落成，我「自動」天天到他們家使用抽水馬桶，暫時解決如廁的難題。讀作家阿盛寫的〈廁所的故事〉，描述他家族的廁所紀事，文字鄉土，壓抑悲傷，笑看人生，雋永有趣，我一讀再讀又讀，讀了很多遍，心有戚戚焉，眼眶泛紅。

不常想起永靖，我想大概是缺乏引起鄉愁的美食記憶。

昔時永靖人普遍貧窮，我家似乎特別窮，加上母親早逝，全靠父親一人辛苦營生，雖不至於餓肚子，但家裡的日常飲膳，實在單調且乏善可陳，最常吃的就是鄉下以糞尿穢物澆肥長大、免費的空心菜，其次是價廉的豆芽菜，偶有吳郭魚出現餐桌，也是兩眼翻黑，顯然是魚販便宜讓售的快過期魚鮮。

國中時，中午吃便當總要遮遮掩掩，未敢將便當蓋完全打開，避免同學看到自己便當的簡陋菜色。直到在台北補習準備重考大學時，阿姨天天為我準備愛心便當，菜色豐富，榨菜肉絲、清炒蝦仁、松阪豬肉、香煎雞排、季節蔬菜及新鮮水果，偶或搭配姨丈自信遠齋外帶的烤麩、燻雞、燻魚、素雞、醬肘子，食不厭精，美味無敵，洋溢台北的繁華滋味，國中時吃便當的委屈，消失殆盡，在補習班二百多名的同學中，色香味穩居第一，每天中午打開便當，充滿驕傲，自認已經和台北人平起平坐，屬於人生勝

利組，補習班同學精神苦悶，我獨心情愉悅，很有扳回一城的溫暖幸福感。

不過，永靖還是有例外情形，像是祭拜過世的祖先，通常會有稍具變化的菜餚，或是過年時有嗑不完的醬油瓜子，可以肆無忌憚，大口啃雞腿，然後齒縫留著香噴噴的鮮肉滋味，連刷牙都可省掉，直接上床睡覺，繼續做美夢。

奇怪的是，過年前後，準備年菜的父親，脾氣特別火爆，平常日子一點小小的無心過錯，頂多只會換來斥責，過年時總會惹得他爆衝怒吼，彷彿犯下不可饒恕的大罪。那時真的不解，學校老師不是說過年要和氣快樂，不要口出惡言的嗎？

父親的年夜飯，大抵有切得很大塊、帶著血絲、沒有美感的雞肉，煎得過焦的菜頭糕，小隻又重鹹的紅燒魚，裹上蛋液炸的年糕，還有勾芡很重的什錦雜燴，湯裡放很多雞內臟的滷筍絲，菜色還算不錯，但盛在有缺角有裂痕的破碗公內，在燈光昏暗的廚房，全家人低頭不語，靜靜進行著整年只有一次的同桌吃飯，雖僅幾十分鐘，總是難熬的很。

永靖的年夜飯，像是一種儀式，年年上演，父親也年年大發脾氣。

那時，過年的新希望，我每年祈禱人生要有澎湃豐盛的年夜飯，要永遠離開永靖，離得越遠越好。

日子轉了又轉，我如願離開永靖，離得很遠很遠，父親健在時，偶會回鄉探視，見了面也是沒有交談，安安靜靜，但父親過世後，回鄉的動機沒了，也就少想到永靖。故鄉飄已遠，卻沒有蘇東坡說的，往意浩無邊。

記憶的永靖，沒有值得驕傲的童年往事，沒有蓴羹鱸膾，沒有「且到寒齋喝苦茶」的人情況味，就像背道而馳的火車，漸行漸遠，也像夏日午後的永靖菜市場內，夾雜著垃圾酸臭難聞味道的陣陣熱風，愈飄愈遠。

直到幾天前，聯絡上卅年不見的小學同學潘，透過網路聊天，話題圍繞著永靖，一整個說不停，興奮莫名，說到潘家早年賃居的頂新魏家成美堂宅第，談起潘家用塑膠保溫杯裝的烏龍茶，茶香人情濃，想起其父潘老師帶領潘家三兄弟，四人書桌一字排開讀古書，讀錢鍾書，讀沈從文，聽黑膠唱片播放的古典音樂，展開天地壯闊的人生風景。

而我第一次，在距離永靖很遠很遠的北國，在飄雪的深夜，望著自己孩子熟睡的臉龐，安安靜靜想起永靖，想起父親樸拙正直的一生。



林俊靜

個人簡介

出生地高雄市，婚後入籍彰化；現居台北木柵。大學企管系畢，公共行政研究所畢。認為散文的意義與宗教、哲學趨近，都在反覆地熬煮人們再熟悉不過的焦慮與期待，最終洗練出獨一無二的透亮光潔。

你 在 外 太 空

得獎感言

再次獲得礪溪文學獎，覺得更屬於半線海山的一部份，某些焦慮、某些像哲學或宗教一般的頓悟，被看見，也被理解著。在經過的兩年裡，在其他的角落經歷不同的寫作風景、溫度以及安定的字裡行間。總是感謝著。

你在外太空

林侑靜

虛寒冰涼

「勞碌藏骨，性情躁動，氣血不安啊。」「妳太要強，這不好。」中醫師按著我的腕脈對我說。我心裡嘀咕，我來看病，不是來算命。要強不好嗎？要強和盡其所能，差別在哪裡呢？

「凡事順其自然就好，這樣才能調養生息。」老中醫愛說意喻深遠的反話。因為我是生靈，所以有所求，因為有期待，所以求周全，所以不孕？如今，勇敢、執著也變成一種罪了…充滿謬論的結論開始主宰我的後半生。躺在診療床上，佈滿一肚子的扎針，針上燃燒著艾絨，淪為被綁縛的困獸。我體會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千古道理。女子如果不生養，性格不論堅硬或柔軟，積極進取或是墨守成規，都是錯的了。你在未知名的星球之外，把我對你無厘頭的盼望都轉變成苦楚的憂懼了。

「小姐的身體就是一座廣寒宮啊。」中醫師接著說。

我的子宮連結的是荒寒月球，那曾經春寒料峭之際，赤足踩踏新泥的飄渺；夏夜晚風，愛戀跌落啤酒的微醺，秋冬來時，寒夜客來茶當酒的和暖。虛寒向來於我，是無

限的美好。如今，那些嚴寒清涼的華美，都失去意義了嗎？

「妳這是難得一見的虛寒症，多吃四物湯、十全大補，龜鹿二仙膏之類的，都行。」中醫師觸碰到我冰涼的指尖搖搖頭說道，我變成婦科的疑難雜症。兩年下來，我也變成草藥通，更是熟知助孕的經絡，無非就是神關、關中、足三里、三陰交…，倒背如流，應該可以考慮轉業了吧，這也許是意外的收穫呢。莫名成了阿 Q 自嘲，也令人傷感。…

說穿了，我的骨盆腔如今是一座等待搶修的荒舍。你的遲來（或根本就不來了）讓我裡外都受罪，憂禍的根本已經見骨，我沒捨棄女子生育的想望，那麼，就得忍受黎明前的黑暗，別人吃過的苦，我不能省，別人遇不到的難處，我也避不開。這不是遠走天涯、堅忍不拔就能解決的難題。我懷念起聯考的歲月，只要努力就能得勝的自信滿滿。對你的企求生了根，不管如何壓抑或閃避，你總在，遙遠的星球外，傾倒下一場接一場的淒風苦雨。沒預警的我倒栽就被推入鬼怪流竄的江湖。

江湖險峻

人在江湖，如何孤身一人，眾家門派，人言可畏。一個隱形看不見卻龐大的母系部落躲藏在現代社會裡，行使著古老的語彙、儀式，以及恐懼。生殖是人類文明從未消失的宰制力量。我是後知後覺的。「你考試、求職、博士論文…都能奮力一搏，在這人生關鍵的頭一等重要事，該

好好博他一搏，當然什麼都該試，那怕是要你吞下一隻活雞，灌下羊血，要你事後倒立一整晚，你也得試！」「這絕非順其自然的一回事。」主戰派要我奮戰，於是我開始了神農嚐百草的歷練。溫火燉煮的漫長裡，黑深的藥材化成了苦水。飲下的同時，我的淚成了藥引。我不怕藥苦，只是感到悲哀，你的孵育得靠這些黑烏烏的樹枝草葉。那些生食雞胎子、蛇膽的女子們，那樣安詳的甘之如飴，在殘留藥渣的墨色碗中映出倒影。女兒們乖巧依序回到生殖女神的神殿裡，伏地歸化為忠誠信徒。我很迷惑，親愛的，我應該奮起、努力不懈，一夫當關。還是如沉靜的佛，無為等待因果輪迴，相信著，或有或無，都是善果。... 第一次，三十多年的歲月，動靜之間，進退失據。我只能擔心害怕的站在十字路口，要向哪個幫派靠攏，都是猶豫。

主和派如是說，「你要子女做什麼，還圖養兒防老？為你捧斗送終嗎？屍骨未寒，兒女已經走遠。」我想順從、我想放下，我想當作從來沒思想過你。於是我刪除了電腦中我的最愛網頁關於排卵期、基礎體溫、十個受孕祕方等等相關連結，經過童裝櫥窗也快步走過。親愛的，我卻無法勉強我的夢，嬰兒粉嫩的小手常入侵如無人之境，醒來，我的渴望是抽乾的河床，裸露見底。

困獸猶鬥

你尚未構成實體，於這個世界也未具意義。你如果在遙遠的星球上，是否正在等待登陸地球的順序呢？會不會因為同情我而難堪的插隊往前衝呢？你不來，女子的原罪，

像一隻麻布袋，把我罩住。像個通緝犯，一旦身分被識破，已婚無子，便是天羅地網的追捕我，訊問我。親愛的，我已經無處可逃，天大之大呀。我的身體已遭到判刑，再也不是昔日自由、飛揚的身軀。如同罪犯被迫接受矯正措施一樣，大醫院的檢查室、中醫診所的診脈間，都違反了法律上不可預設罪行的原則，醫者都已經預設立場，不孕者，便是如何如何了。被說的罄竹難書，我驚如寒蟬。隨之而來的嚴正警告，勿食寒涼食物，忌瓜果菜葉，增強脾胃，提升血氣，切莫大喜大悲。…我發覺，這根本是成佛的修行路，要摘除我的七情六慾，要抽乾我的神采飛揚。幾度，穿上我喜歡的水藍色洋裝後，親愛的，我竟然想哭。當不孕科診察室裡子宮腔探器深入你應當要滑出的通道，被架開的雙腿，我是待宰的生禽，我已經哭不出來，做為一個女子，不，只是一個人，我已無尊嚴可言。

終日思索你的到來，社會上虐兒事件變得更加頻繁。看見瘀青的手臂，蓋上一層白布從幽暗角落抬出來，發紅發黑的小腿肚露出擔架來，救護車送出一張又一張驚恐卻安靜的小臉。父外出工作，姑姑忘記照料，女兒餓三天昏睡；毒蟲媽男友餵食安非他命，男童暴斃；與夫爭執的怨婦持鐵棍毆打出生兒，腦出血致死。…為何我覺得心碎，彷彿是你在受疼、受難。為何啊，你的同伴們，願意來到那些陰暗閣樓、發臭的被單、煙霧迷漫的燈紅酒綠，逃亡的路途。而你卻然猶豫不決。在茫茫普羅之中，我和我的父所在的天空下，風和日麗，是溫暖燈火人間，是太平盛世的桃花源。你不來我這，我不想怪你，可是但願你落下

的地方，不是屠殺戰場、流竄的難民潮，破落的牆角或是公共廁所的便池，深夜寒霜冷雨，世人都遺忘的陰深異域。如果你不屬於我，我願你屬於更好的人。

忽然之間

你認識我多少呢？我喜歡學習外文、關心國際情勢，寫稿如同光速行進、創意管理的能力如同盤古開天，總帶來創世紀的欣喜。我體察世間百態，物質力量累進之餘，心靈的力量也十分厚實。為人雖不能說仁德兼備，也是誠懇可信。忽然之間，眾人算到你應當來到之時日，我剎時失去了我的頂天立地、穿梭自如的身段。我開始了被定義、被改造以及被傷害的苦旅。一切都是因為仍在外太空遊蕩的你。

忽然之間，一個女子在後威權時代的自我追求，也變成毫無意義的旅程。午後兩三時的模擬試題演練、寂夜不停的文字爬行，深夜時分好友話語的酒吧，更是被挑出來批鬥了一番，勞心過慮、多語多情，過子時未眠，女子氣血大害也。那麼我應該自出生開始，就要預備好，僅是為承接你的生命而活。那我自己的呢，又是如何？我也是一個生命，卻已無人關照我。

忽然之間，好像聞不到早晨黑咖啡的濃郁，多誠懇的味道，多久了，水到沸點，沖出咖啡後，馬上流入水槽。夜裡的冰酒，近來的命運常是，等待了又等待，明明見到女主角的唇邊貼近，又是遲疑，終究變成無酒氣的糖水。

忽然之間，下班之後無人的辦公室，已無法點燃另一波戰火的熾盛，驚覺是不是過去十多年以來，我在虛擬的戰鬥，消耗我的生育能力，徒使子宮衰退、卵巢老化 ... 許多為難與被為難的日子，我像是唱獨角戲的傻子。

是的，親愛的你，三十多年來的征途，此刻，我就只是傻子。一個你，幾乎掏空了我精心累積的充滿。因為你的緣故，我從一個身心自由的女子，變成受困的母獸。回到原始的山頂洞人時代，回到繁殖為大的生物世界。凡生物者，必為繁殖而生，為繁殖而死。你尚未轉世投胎，而我在此世的輪迴裡已經筋疲力盡，深刻體會人生苦哉、哀哉原是本物。我不知是憂慮，還是恐懼，只要身邊的女性說，「還好，我還有小孩，這一切都不重要了」親愛的，這和每月準時出現的經血都讓我壁裂瓦落，不論重建多少次，裝備多齊全，我的心臟總不敵黃水滾滾撲來的土石流。

「腎氣虧損，致使水不涵木，再加上思慮過度，憂鬱煩悶而導致肝風內動…」幾次看診之後，中醫師講起玄妙的陰陽五行了，「當下之道，行氣活血，補充陽氣，暖宮養血，以和為上。」

這一切都不容易啊，對你的我而言，更是艱難。我和我的我，已經緊密連結三十多年，要脫離我的許多依附及似是而非，是多麼悲傷的事。放肆沉溺的孤獨感、無所謂的出走、遠行、又自悲又自大的昇降，大傷肝氣也覺無妨的流光歲月。過度的緬懷青春過往，神靈如同海邊漁村黑

夜海上的漁火，明滅不定。雨季來臨之時，化身凄美鬼魂，在人間尋求封存的記憶及消殞的光點。這一切都致使肝腎脾胃鬱結不暢，氣血不足、難以生胎。... 我捨棄的不是只有我的沉溺，還有相依為命的許多，也許是世人覺得破銅爛鐵的情緒與記憶，我都珍惜。你與諸多的這些繁複與華美水火不容，那我也捨棄了，只為你來。身邊女子勸告或是告解，如各大宗派的經文頌禱聲繚繞，我迷失在其中，不知救贖之道位於何方。

「全球已經有 70 億人口，何必增加人類生存環境的壓力了，世界各地仇恨殺戮、爭奪水源、石油，氣候異常、乾澇失序、人心敗壞，這是走向面滅亡的終局，你何必讓一個無辜的孩子來受罪。」

「妳的子宮不生孩子，便是要生病了。...」

「因為沒有前世業障，今生無須為子操煩，是極大的福氣，還求受罪？」

「女人的青春多短暫，幸好來還有母親這樣的角色，生養還能帶來歡樂，不然歲月孤寂啊。」

后土之下、江湖煙波，該往何處安身，我步步心驚，皈依何家何派，我都舉足不定。如今，親愛的，我變成一座海砂屋了，拜你所賜啊，人們有意無意的耳語，變成千斤鼎，一落下，我就被搗碎。「精神抑鬱，情志不暢，氣滯血鬱等引起…」中醫勸告寬心調養，然而病根是更沉重了。

你來，不為任何

親愛的，你帶給我的，也許是佛曰妙不可言的善意，但為何苦澀難飲，百般煎熬啊，我仍不解。我掙扎著，要不逃離如徐福求丹揚走的帆，要不堅守如四行倉庫誓死不從，而不是在二者之間左右為難。我怨恨你，我歡喜你，我期待也神傷，只因盼能依靠你、因著你，有了勇氣，穿越歲月的蒼涼與孤寂。我用我的骨血，換你帶給我此生循環不息的生機。我明白，這是我的意念，我的想望，我深層的憂懼。親愛的，現在的你，還在外太空嗎？一個我不知道的，不確定的遠方。是否我能把我渡化了，空渺的淡定思想，你來，我幸，你不來，我命。我終究無法抉擇何者為善，只願不論有無，我與你，都曾經心意交會過，各別在我苦惱的人間與你漂浮的外太空一起領會了孕育的意義，即使你從未屬於我，我們終能安頓沉靜。如此，便好。



陳文偉

個人簡介

大學工程相關學系畢業的「五年級」生，已婚，育有二女。

現任職民間企業。

曾獲：懷恩文學獎、桐花文學獎、夢花文學獎、花蓮文學獎、
浯島文學獎、臺北縣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打狗鳳邑文學獎、
桃園縣文藝創作獎、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等獎項。

等風

得獎感言

字田筆耕不輟，除了心靈收割的其樂自得，偶能等來意外獲獎的風信佳音，更是讓人喜不自勝。

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與評審老師的青睞，謝謝。

等風

陳文偉

金光豔豔，從朗朗碧空撒下一顆顆碎玻璃珠子，落在堤岸邊放水汪汪一片的泥濘上，點點晶光好似千萬隻好奇的瞳眸眨呀眨地閃露騰騰熱氣縈迴裊繞，蒸繞出薄薄一層煙霧，若有似無地輕籠住溼地、長堤、甚或遠處的防風林。綠樹變得沒那麼綠天空也沒那麼藍，水色也沾染了些許灰濛，彷彿老天爺調偏了油彩顏色，卻為夏初悶熱午後這幅渾樸凝滯的風景畫，勾描出一筆筆柔和靈動的光影。

卻不知置身其間，是否更顯灰暗？

略挺了挺蹲伏已久的上半身，鬆開猶如日子般勒得人喘不過氣的領帶，圈禁在襯衫衣領內滿脖頸的汗水頓時像一條條終得以游出洞的水蛇全身亂竄，竄得人奇癢無比更惹得原已焦躁的心倍加煩亂。枯等不少時候了，半個鳥影也沒瞧見。心下嘀咕著，卻又不肯就此放棄。快一年了吧？這段時日以來，已習慣碰壁、被拒就來這兒藏身於綠光水影間，緊握著長鏡頭目不轉睛四下逡巡，與其想捕捉隨風翻騰飄忽不定的水鳥蹤跡，倒不如說是藉以掩飾生活日益艱困身心日漸萎靡的黯黯憂鬱。就算已是南風送暖時節，候鳥早過境，哪怕連隻最尋常的白鷺鷥或綠翅鴨都沒看見，守候再久，只待一陣微風乍起，撩撥水面泛起圈圈漣漪，

晃動逐流水草隨著波紋款款搖擺，間或幾尾「大肚仔」奮鰭穿游……鬱鬱沉沉的世界，彷彿也就有了點生氣。

可等了這許久，卻是杳無風信。人生總是這般詭譎難測。才舉家出國度假慶賀高陞部門主管，沒多久便被公司無預警崩塌激起的失業洪流沖進了坐吃山空的斗室一籌莫展。順風順水的時候呼風喚雨無往不利，一走背運，還真就事事與願違。即便像尾離了水的魚，拼命在報紙、網頁間不停蹦跳翻找另一條得以優游自在的活力泉源，怎奈中年失業宛如失槳斷桅的一葉孤舟，如何在景氣年代的求職狂潮中逆流而上？甚或慌不擇路有眼如盲，差點就跳進了難以自拔的陷阱。就好像早上那場猶自驚魂未定的面試——

「……你的各項條件和工作經驗很合乎公司需求……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經歷過已忘了多少次委婉或是斷然的拒絕，面談不久便聽到如此肯定，反而飄飄然地有點不知所措。雖非主管職又是未曾接觸過的業務工作，但心想失業好一段時間了，總不能再像之前挑三揀四，就當騎驢找馬，先做了再說。憑著多年職場經驗和積累的人脈，應該很快就能上手；雖說待遇差強人意，獎金紅利卻很誘人；更何況販售的又是時下風行的健康食品，說不定真能因此拓展出人生另一塊如電視廣告經常描繪的寬遼版圖。

報到的這天，天藍得像一片海，宛如心情般舒闊敞亮的好日子。熨燙齊整的襯衫、西褲，筆直挺立的線條在發亮的眼眸裡延展出新未來的聯想；妻選搭的領帶，

迎風飛舞著蟄伏許久才又甦醒的鬥志，紅豔豔如心中熱火熊熊燃燒……

「新報到的陳先生嗎？這邊請！」尾隨櫃檯接待人員轉進應徵時未曾踏入的辦公區，寬敞明亮，設備桌椅燦然如新，卻幾無人影一片闐寂。業務應該都出去衝業績了吧？邊想邊跟著三拐四轉轉進了一間偌大的辦公室，慈眉扇目一團和氣的中年婦女自我介紹是人事主管，緊接著遞過來一大落文件讓我當面填寫、簽名以完成報到手續。熟練俐落地指引哪裡要填、哪兒該簽，還不忘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話家常。沒見過人事資料如此繁瑣的，邊寫邊應付著客套話，很多內容來不及細看就在這位好心主管的引領下速填速簽，一頁翻過一頁。直到其中一張被好心幫忙掀頁的手勢遮住一大半，「底下簽名就可以了」溫柔嗓音的特意提醒，卻無意間提高了潛意識的警覺——雖然刻意製作得像是一般文件，多瞄一眼便認出是張制式本票。天啊！六十萬？

天依舊藍得像一片海，心卻已在汪洋般的沮喪情緒裡滅頂。幾近落荒逃離險些失足的陷阱。原本新聞裡常見卻從不以為意的求職圈套差點就要套上自己，若非多瞄了一眼，真糊里糊塗簽下一身債務買下一大堆極可能一輩子也賣不出去的垃圾，可就像上了鉤的肥魚，只能等著癱在砧板上宰割由人了。

欸，長期失業不已是砧板上的魚了？乾涸的生活現實重重包圍，圍得被連串求職挫敗擠壓變形的身、心喘不過

氣，卻還是得不斷掙扎蹦跳著急欲回到優游自在的水裡。這一次僥倖逃過，誰又敢保證進退無路的窘境下，不會再度見餌就咬？

但求一方水池容身的小小心願，就這麼難實現？就好像等得滿頭大汗心焦氣躁的這當下，怎麼就等不到一絲微風？

換了個姿勢，下意識又舉起相機。靄靄熱氣在鏡頭前盤旋裊繞，視線穿過濛濛煙霧，一大片「水筆仔」和「苦檻藍」圍設成的牆籬，近在咫尺，卻好似無法踰越的蒼鬱森林。轉過身望向夏日午後謐靜的濕地水面，波光粼粼，閃動海市蜃樓般的浮光掠影影影幢幢，也不斷閃動著百無聊賴間從腦海源源湧冒的畫面——

風蕭蕭兮的候鳥季。燕鷗、赤足鸕、和鷹斑鸕或形單影隻或成群結隊，翅影橫空形色不一，七嘴八舌的「啾噉」聲如潮似浪連綿不絕，此起彼落地在「福寶溼地」這一片濱海沼澤忙進忙出好不熱鬧。間或踩著高蹺似一雙細細長腳的鴛鳥悠閒地在草叢間啄水，步伐從容優雅卻又時刻機靈警覺；時而眺見大白鷺飄雪般劃過天際收翅翩然而降，輕靈身形如幽魂般在綠叢間忽隱忽現；長鏡頭偶會捕捉到遠方水面上叼啣著尾活魚振翅揚起的魚鷹，乘風而來御風而去，越飛越高越遠，直到消失在天邊，躍動身影高傲神情依仍殘留眼底……寒風料峭蕭索一片的嚴冬季節，這片看似荒蕪的濱海濕地，卻呈現生命的繽紛燦爛和豐沛旺盛的活力。候鳥不遠千里遷徙來此覓食、交偶、生育；

在地留鳥、魚蝦、動植物終生於此尋得生存之所需。牠們與這塊經濟荒漠，卻是罕有的人間淨土一同成長、茁壯、繁衍、甚或凋零，動、靜、生、死往往一瞬間，卻不斷交替、循環、並滋養著另一段生命，看似無常，但深信自有其生生不息的秩序和道理。

而眼下本是萬物最蓬勃茂盛的時節，卻悶沉沉等不來一絲涼風？就像我在生命青春的土壤辛勤澆灌多年之後，採收的，竟全是苦果？

忽地想起每回開車從台十七線來此的路上，沿途汪汪水田、處處花圃不也是榮枯輪轉四季更迭？有時也會順道造訪附近的養蚵人家嚐鮮，插滿一串串竹林似蚵苗的潮間帶，潮起潮落不也同樣有其持循井然的秩序？甚或這座「福寶生態教育園區」乃至這一大片彰化濱海沼澤地，從原本的繁華棄土到日益熱門的觀光景點、賞鳥聖地的蛻變過程中，不也經歷過漫長沉寂的等待？

而這片濕地的未來，真就此風生水起抑或風雲將再變色，自也是如風之來去般待機隨緣吧！

心思轉過了「禍福無常，隨遇能安」這道關隘，鬱悶一上午的心才稍稍舒解。不再執著非等到風或鳥影不可，起身準備離去的當下，一雙長長細細的紅腳鸞地勾住目光。隱於草叢間的身軀頓時被點住了穴道，相機鏡頭緩緩轉動、伸長，模糊散景，聚焦，凝視好一會兒，才輕輕按下快門。或是被「喀嚓」聲驚動，黑色長喙原已啄入水中的高蹺鴛突然快速抬起頭，向匿身處警戒張望。霎時間竟像被明星

發現形跡的狗仔，心底不覺幾分忐忑，按著快門的手卻仍不停連拍著……直到忽地一陣風起，撩動波光水影更撩起草間窸窣碎語，或因而受到驚嚇，美麗身影倏忽振翅逐風而去，恍惚的神魂，這才從如夢似幻的片刻醒來。

陽光慵懶拖著雲朵的影子，緩步盪過沼澤、堤岸、和濕地上閃爍幻變的光點。一如既往，沿著堤防沿濤聲潮音的呼喚，漫步走向前方那張海天同色的藍汪汪大網，心，一口氣就跳了進去。

眼前濁浪滾滾澎湃洶湧，但遠眺海天一線的目光盡頭，又似波瀾不興浪平如鏡。人的短淺視野，遠、近竟也有如此天壤之別。不過是一道窄窄的長堤相隔，裡、外卻是兩樣風貌。望向海岸邊，黃沙綿延一彎彎軟軟的懷抱，擁住一波波滔滔浪潮，雖留不住，卻也擋住了洶洶來勢；敗退的陣陣海水，拼了命想另尋出路似地渲開一片、四下流竄，卻終究無法再向前半步。

記憶隨著潮水退回遙遠的開始。童年、求學、成家、乃至於立業、為人父，已隨流光日益漫漶模糊的榮辱、驕餒、悲歡、或憂喜的點點滴滴倏然而逝，猶如腳下轟轟烈烈的朵朵浪花，瞬間已成泡沫幻影。仰望頭上浮雲片片，自在任性地舒捲著柔柔淡淡的閒散，好不愜意地俯看著豔陽下一臉茫然的我。眯成縫的目光又重回曩遠的茫茫海面，一波越過一波、一浪高過一浪的潮水，大老遠衝到堤岸前，譁然濺起漫天歡呼的水花迎面撲來，彷彿頑童般誇張地炫耀著讓人豔羨不已的無拘無束。

人過中年，本該如聖人所言的「不惑」才是。但惑溺、惑亂的心卻如入迷霧，看不見該當走向何方，也尋不著來時路。曾經雄心滿懷躊躇滿志，一心想在人生中踏浪逐波、在人海中掀起驚濤駭浪，風捲雲湧數十年匆匆，淘盡汗血擲光青春，一波波一浪浪全如水花泡沫，只能無力趴伏在滿佈蒼蒼白髮、絲絲皺紋、和數不盡苦悶煩憂的歲月臉上，一聲聲無奈地歎息著。

白雲、天光不停追逐來去不定的風，我卻只能靜靜等候，無法追也追不上風一般的名、利、甚或只是一份穩定的工作。每每來到這個狀似蕭疏荒涼，實則到處藏有旺盛生命力的「鳥世界」，與自然共處，等待風聲鳥影的心縱有萬般苦悶挫折和不耐，卻也在時光悠悠流淌的脈動間重新檢視自我，得以明白還有許多眷戀、企圖、責任、甚或是割不掉放不下的牽掛；更在觀察濕地周遭動靜的過程中，發現到天地萬物生、滅的循環，粗淺體悟出人生成敗得失的轉折，自有其理。

風乍起，泠泠吹醒沉緬的神思，才望見遠方一艘小漁船正在益見洶湧的浪濤中載浮載沉，搖晃起伏著拼搏的鬥志與勇氣。漸離漸遠的船影擄走思緒，消失在大海茫茫，如風驟動的心，才回過身尋找一直等著自己的，家的方向……





張俐雯

個人簡介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副教授，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研究範圍為：豐子愷、文學創作學、書法美學。2011年《流光似水—張俐雯詩文集》榮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優良出版品審查獎勵，並經推薦審定為客語文學作家。個人書法作品嘗參與「淳風雅集」聯展，亦曾於波錠圖書館展出。

神秘的足跡

得獎感言

彰化人文薈萃，景物豐美，有幸能獲獎，深深感謝彰化所帶給我的所有驚喜。

腳傷期間，除了家人的照顧外，還有校園學生如勝超等同學的幫忙，讓我克服生活種種不便，逐漸地復原，同時也萌生想寫一篇散文記錄下來的念頭。

自知文筆艱澀，能獲得評審的青睞實屬萬幸。謹此感謝評審老師與主辦單位，也期許自己繼續努力。最後，感謝父母、先生與女兒筱安的支持，讓我擁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神秘的足跡

張俐雯

幾乎聽到極稀微地「啪」聲，瞬間跌落地面，右腳踝怎麼使力也站不起來。

急診室，窗外冷風穿越玻璃強行進入室內，好心的警衛讓你坐在輪椅上。空氣中有各種味道：消毒水、優碘與腥味。小孩哭鬧聲、老人撫肚呻吟著、白衣護士急急奔走的腳步聲。檢傷台的護士忙碌著面對一長串的排隊人潮。前面的小孩發高燒，從父親肩膀上臉紅通通地往下瞧著你。後面的少女車禍擦傷，衣服磨損手腳流血，以手機焦灼地告知家人儘速前來。

你出生於秀傳醫院急診室，因此很奇特地，對急診室有種返回故居的奇特感覺。在腳踝竄起蟲類細細咬嚙的痛楚中，回望四周，每個憂慮的臉龐好似浮在空中，也回望著你。如此一來，他們看到的是一張似無所謂般蒼白的臉。無所謂嗎？還是故意隱藏慌張的神色呢？醫師說是阿基里斯腱斷裂。你想起希臘神話中，水澤女神特提斯之子，因母親忘了將他的腳浸泡在冥河中，所以戰爭時，被敵人特洛伊王子射穿阿基里斯腱以致負傷而亡。你悠悠想到母親，二十幾年前母親在這裡，現在母親又在哪裡呢？

童年時，穿越觀音亭的翠綠七里香，母親的身影在簇擁的雪白繽紛花瓣中，臉頰一抹燦爛的微笑。或者行在古色古香三川殿前的大街，渺渺的足印。或是微微呼息在樟樹群下、放映露天電影的土地公廟旁，面向蒼茫的大地，獨留靜謐的身影。你依稀記得：母親曾牽著小手，上午緩緩在鹿港彎曲巷弄裡散步、傍晚時仰觀廟宇飽含智慧的慈光。除了這些，你真的不懂：時間像隻巨大怪獸，倏地吃掉童年與青少年，速度快得讓眼睛所見變得模糊。在你好不容易進入大學後，母親在久病後拋下一切，離開了家。讓父親發瘋似地逡巡鎮裡街道，從省中街跑到中正路口，復又穿越虎尾溪與大甲溪。跑著跑著，跑出了肌底炎與永遠癒合不了的傷口。曾經，你每天中午必須帶碗麵線給母親，回家後還要幫忙洗母親油膩蒼白的頭髮與揮不去空氣中滯悶的陳腐體味。這些記憶，隨著母親失蹤，如照片褪色般慢慢變灰淡去。

「照MRI吧。」戴著方框厚片眼鏡的醫生說。影像室吱吱嘎嘎聲響持續的二十分鐘裡，軟倒的足部抵住冰涼的機器，沒過多久，腳掌開始顫抖。後來，時間被指令切割成幾個片段：「住病房了」、「動手術吧」、「出院囉」。你面對一切，恍惚地將孤獨包裹在全腿樹脂護具裡。

自從母親悄然離家後，你從驚愕、自責、接受到記憶淡出，徐緩地在人生長河中載浮載沉。你開始想像並假裝母親是去世了，因為那總比解釋一次又一次母親不知為何離家要容易得多。你和當時的女朋友這麼說，也和以後的女朋友這麼說。說著說著，你越講越流暢。母親

失蹤七年後，戶口名簿上「不明」改成「歿」字樣，你愈發相信了。你越過二十歲，想有個可靠的女人在家等你回家，像當初病床上的母親殷殷等你一樣。你快三十歲了，竟然頭漸禿已有小腹，還在為生活奮鬥，只想有個溫暖的家可回，當然最好是健康的女人；唉，不然生病的也好，你喪氣地胡思亂想。

出院之後，足不出戶的三個月，幽閉如母親往昔的身影。貓鼠麵的清香早中晚飄浮在家中，久久不散，緩緩溫潤你的喉與心。本來以為只需要忍耐右腳踝無法施力，但開始使用拐杖後，才發現整個身體都慢慢出現問題。首先，所有重心放在左邊，久了左膝開始疼痛；常用臀部挪移的結果，左掌生出繭；突然跌倒時，右手撐地下骨頭疼痛好久。原來身體筋肉交相聯結、緊密相連，若有一處有問題，那麼其他地方也會接著出現問題。有時候你揣想，母親的位置是否如同腳的韌帶一樣，平時無聲無息默默支撐起身體的重量；一旦它崩塌了，才知道它的位置。

醫生將兩條老化捲起的韌帶綁在一起後，經歷漫長的復健過程，腳已經可以恢復行走。城市中的浮光掠影與幽靈如你，恍如泡在顯影劑中，輪廓與五官漸漸分明起來；慢慢地將冰封已久、黑暗的內心鑿開，將心事坦露在天地間。你終於瞭解，抽象的親情，遠比任何事物來得真實；唯有放下的心中的懸念，人生才能踏實地前進。於是，每天行走在桂花巷弄中，你會在日式優雅的小屋

旁，輕輕撿起落枝枯葉，讓陽光灑落，映照花簇的點點晶澄。日子一天天過去，你既哀傷又充滿信心地希望：有個好女人如母親般，緩緩走向家中，廣袤地面將永遠復刻她神秘返還的足跡。





蔡坤霖

個人簡介

彰化縣大城人，台大經濟畢業。任職編劇四年，現無業。期許自己成為獨當一面的創作者。

留守

得獎感言

感謝過世的父親，在世的母親。感謝兄長，感謝妻子，感謝朋友。只有我一個人完成不了任何事情。

留守

蔡坤霖

我的叔叔，曾在祖父的靈堂前大怒咆哮而去的叔叔，如今，身穿白紗，高舉斧頭，把釘子敲入父親棺木。

接著，我哥哥爬到棺木前，將鐵釘咬起。

懸在我心中，最擔憂的封釘儀式，就此完成。

封釘，又稱封棺，由亡者原生家族中最親、最尊的男丁執行。父喪第一人選是叔伯，母喪則是大舅。代表此人過世時，並沒有遭受新生家庭成員凌虐、殺害，而是壽終正寢。這是由原生家庭所做的最後確認。

即使多年來不聞不問，幾乎形同陌路，但除去甫出生就過世的大伯，世間有資格行此儀式的，只有叔叔一人。

因為他們是兄弟。

一、那時候，農田還不是戰場

我要公佈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只有上頭有個「哥哥」的「弟弟」才會知道。那就是：對所有的弟弟來說，哥哥永遠都是英雄。

永遠。

跟童年一樣漫長的永遠。

我的家鄉，在彰化縣最西南角的大城鄉，一個濱海的農村，一個充滿地方的地方。

甘蔗採收後發酵的惡臭、豬圈在潮濕夏日所散發的刺鼻豬尿騷味、羊舍濃郁溫暖，讓人忍不住想多聞幾口，充滿青草味的新鮮糞便氣味。海風竄入衣領的刺痛，或是，夏日南風吹起時，由六輕飄來的複雜滋味。

我和我哥哥在這裡度過我的童年，從出生，一直到十二歲。

冬天的東北季風，在河上呼嘯，把一群群少年從腳踏車上吹倒，我和哥哥一前一後緊抓著腳踏車，逆風邁步，走過魚寮橋。

夏季，在成群的蒼蠅陣中吃完午餐，我們赤腳跑在產業道路上，滾燙的柏油路面柔軟黏膩，互相比賽誰先受不了跳到水田裡冷卻腳底板。

這裡風頭水尾，於濁水溪出海口卻不能取用河水灌溉，四處都是私鑿的水井。街道上奔馳著如惡獸般的卡車，載著盜採的河沙，每年總碾死幾個大清早騎車上學的少年。

但也在這裡，春季時，剛整好的地有水牛趴臥田邊，白鷺鷥翻找蚯蚓，播下的稻苗柔軟脆弱，載著一季的希望——農民總是天真，在市場經濟的法則下，豐收如同惡夢，但他們依然期待每一季的好收成。因為捨不得，大好年月、大好農田，沒長出大片稻穀菜蔬。即使它們實際上貧賤如土。

這就是農夫的痴心。

入秋，金黃色的稻浪與夕陽，奢侈地將天地染成大俗氣的大金色。成群歸鳥與秋蟲鳴叫，日與夜的間隙無比漫長，我經常癡癡看著，天空絢麗變色的魔幻時刻。

在這個衰頹而老去的鄉村，人口正快速凋零、地正下陷、土正鹽化，路上大半個小時也不會有車經過，但我從不覺得孤單。

我沾滿泥巴的腳掌總是奔跑，不合身材的腳踏車即使急轉彎也沒時間減速。因為我要追逐我的哥哥。

他會領我到一個平凡無奇的破舊農舍，翻出一根樹枝吹噓著這是傳說中被遺忘的神兵利器；他會掏出銅板到鄉裡唯一的書店買一本盜版的十元小叮噹；他會在公車站牌和我一等就等上半年，為的是到隔壁鎮上玩一次快打旋風。

即使在烈日下曬的全身通紅，只為領我看一個隨處可見的灌溉閘定時開啟，依然像是值得等待許久的驚世發現。

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我以為兄弟永遠都是兄弟，我們將永遠扎根在這塊土地上，像是曾祖父、祖父，與父親一樣，終其一生，終老故里，將所有生命奉獻給故鄉，用漫長的人生愛著永恆不變的土地。

我以為我不會改變。

二、無法離去的人

父親的葬禮，像是一場召喚記憶的儀式。數十個離鄉

背井的遊子，回到龍眼樹下，吃著自家種植的花生，像是翻動老舊破損的書頁一樣，我用想像力的膠水，拼湊著這個家族的零星記憶。

原來，這一戶海濱農家的家族記憶，便是兄弟百年反覆相殘的歷史。

歷代的家產戰爭中，勝者拿了大筆土地不為耕種，而是全數變賣移居到繁華城市、落腳異地、更改戶籍。傳承數百年的鄉下人，搖身一變成了都市人。

他們在城市長大的兒孫，逐漸從一次次逢年過節、掃墓祭祖缺席，最後永遠不再回來，永遠忘記這片土地。他們不知道，在鐵窗生鏽、海沙水泥龜裂的大城鄉靈骨塔，像迷宮一樣，星羅散佈著二十二個祖先。

他們不會知道，是因為，留下來傳承記憶的，每個世代，只有一人。

留下來守祖厝，留下來拜公嬭，留下來種田。

最早留下來的，是我爺爺。

我曾祖父是個純粹的農人，信仰耕牛的哲學，輕蔑讀書人，鄙視學歷、文字、經商，以及一切遠離土地的無根事物。

他生了農人的皮相，卻藏著文人的靈魂。渴望讀書、寫得一手好字，卻因為不願違逆父意、逃離繁重的農事，而成了留下來的人。

他不敢學我大伯公，鎮日躲在樹梢讀書，不下田地，

最後考試翻身。

但付出了所有青春，接過了苦澀的鋤頭，依然無法繼承大片田產，因為他不是長子。

眼看其他兄弟離家，或任公職，或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工作經商，只他一人留守田地，揮灑超過一甲子的汗水，八十餘歲，他在田地上倒下，從此再也沒有起身。

漫長而壓抑的讀書夢，只能寄託給下一代。

三、不願離去的人

我父親對我來說是個謎團。

很多往事，是他過世之後，我逐漸從他人的言談中拼湊出的。

據說，他受盡寵愛、年少得志、一擲千金，不愛讀書，講究江湖義氣。據說，他極易輕信、屢受背叛、一蹶不振，從此沈默寡言，疾病纏身。

放棄學業的他，與祖父關係極淡漠，卻畢生互相照拂。

他的同輩親族一個不留，遠赴世界各地，唯有他終其一生，都在小小的大城鄉裡度過。

嗜酒的他晚年極易醉，醉後必落淚，此時才不再沉默，跟我傾談。最後總要我承諾：只要有機會，就要讓我哥哥離開。

蔡家不可以再留任何一個人，在這片貪婪而無情的土地上。

四、逃兵

從有記憶開始，我們兄弟倆唯一的使命，只有讀書。我們肩上有爺爺所有的期望，或許同時，也一起背負了父親對於爺爺無言的虧欠。

只要能夠供我們倆讀書，父祖兩代寧願咬牙切齒，傾家蕩產，也要我們掙一個能光宗耀祖的學歷回來。學歷像是逃離的索，一斷開，就永遠留在這片流沙中，被土地吞噬夢想與壯志，青春與才能。

彷彿唯有如此，他們兩代才可以揚眉吐氣。於是，老家的牆上，掛滿了大城國小的各種獎狀，過了十幾年早已發白，但也沒見誰把它們取下。

我一路追隨大我三歲的哥哥，離鄉背井進入寄宿學校、進入管樂團。進入一座白色的監獄，用分數與考卷嚴密禁錮住我的青春。

在我高二時，父親罹患舌癌，我知道怎麼樣完成他的心願。

一年後我考上了台大。但我哥哥卻在同年被中興大學二一。

他是長孫，我不是。所以我的光彩，換不回他的屈辱。

從此。我幾乎再沒看到我的爺爺、和我的父親笑過。我爺爺在失望與顛狂中死去，我的父親在失望和疲憊中死去。

我怕回家。因為我不想面對這些尷尬，也不想面對我

的哥哥。

務農失敗、經商失敗、求學失敗，我覺得這是個只有輸家的家庭。

我恨著那片土地，恨著我的哥哥。「你明明就知道，我們背負著什麼，為什麼你還要背叛他們？」這句話我雖然沒說出口，但我哥哥一定知道。

我以為我一張華麗的學歷，就能讓所有人歡欣鼓舞，就能將所有陰霾一掃而空。所有的……所有的……近百年來的冤屈與苦楚，壓抑與悲願，都能從此輕盈無比，像祭祖的清煙一樣隨風而逝。

但最後，在蜂巢般嗡嗡作響的城市中，發現自己迷路了。原來我把考試當人生，結果走出答案卡之外，我其實不知道我的人生要什麼。

後來，我鼓起勇氣想對我的父親說，我要放棄經濟學，以寫作維生。

他只回答我：「你讓我很見笑。」

那時，我終於瞭解我哥哥當年經歷了什麼：承擔不起的失望，整整四代人的失望。

一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父親晚年早已山窮水盡，我浪蕩、迷惘時的生活費、學費，都是那個放棄大學學歷，擔任作業員，日夜顛倒值班的哥哥，供給我的。

我以為他背叛了我，其實沒有，我才背叛了他。

是他忍受了我的冷漠與無言的指責，依然不發一語、付出一切，支持著自以為尋找自我、實則不負責任的幼稚生活。

我才是逃兵，他才是在土地上留守的到最後的人。

六、留守

我在我父親過世前一年結婚，是我大學同學中，最早的一個男生。我的外婆知道時只說：「早一點也好，等不了太久。」

隔年父親過世。我的哥哥成為一家之主。

這時我開始工作，去了很多地方拍攝，從日本、印尼，到德國、法國、荷蘭，再到肯亞，最遠，到了巴西。但從這段時間開始，我特別喜歡回家。

我開始理解，原來，有家可以回，是因為有一個人，留在這邊。

出外景時受了傷，自此好幾年沒有下田。我早已忘記凹凸不平、滑膩泥濘的田埂要怎麼樣才能走得安穩。在田地旁躊躇，我才知道我已經離這片土地多遠、多生疏。

台北生活十年後，我才開始理解，為什麼我的祖父與父親，如此眷戀著讓他們無比痛恨、無比失望的土地。

這種感受只有長於農村，居住城市的人才能理解。

原來，土地是永恆。

作物與人隨季節流轉，世代更替，人有生老病死，作物有春夏秋冬。

但土地沒有，千萬年來都是黃土與藍天。

因此，都市人不可能理解，農家子弟對於壅塞街景與奔騰車流的不安感，也不能理解，莊稼人對土地的癡癡依戀。

土地不只是產業，不只是住所，它大於一個人的人生，也大於一個家族的歷史，當然，也大於我們所理解的一切。而記憶，就牢牢地被溫柔地呵護在其中。

守護，無關乎鋤頭或筆桿，而是願意將青春，奉獻給不會回應的故鄉。

我才理解，雖然蔡家三代男人，都沒當兵。但他們留守著另一個邊疆。

只要那片土地上還有人，我們就不是流離無根的亡魂，緊守著殘缺風化的記憶，徬徨無依走過無數的異鄉街道，鄉愁像詛咒，讓我們蔡家人，永遠知道，自己只是活在陌生世界的陌生過客。

只要那片土地上還有人，我們就知道，那是故鄉，那是我們的家，彰化縣濱海的大城鄉，是我們與人世間最後的連結。

最後幾年，我父親對很多事情很失望，但他最開心的事情，是他知道，蔡家兄弟相殘、漠然相處的一百多年的歷史，最終，將在我們這代和解。

但其實，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父親知不知道。

我們充滿擔憂，找上失聯已久的叔叔，問他願不願意幫忙主持封棺儀式時，他只說了一句話：

「我只有這一個哥哥。」

原來他和我一樣。

真希望我父親也聽得到這句話。

黃昏，我坐在龍眼樹下的躺椅。產業道路上一台車都沒有。田埂上，出現一個男人的身影。一個人站在空蕩蕩的田野間，風呼嘯的吹，一個人，無依無靠，孤單得像被世間遺棄，又傲然的像是孤身一人就能頂天立地的巨人。落日將影子拉得很長，看來渺小又巨大。

他走向家，逐漸看到他的表情，那是溫暖又疲憊的笑容。我知道那是誰，他是我的爺爺、我的父親、我的長兄。



第16屆 瓊溪文學獎

· 短篇小說 ·

【短篇小說類評審報告】

家鄉是一種使人衰敗或昌盛的地方

東年

曾經有一屆小說參選作品，多有母親不勝農務或勞務重擔早逝，這樣的故事，以描述子女和父親的親疏。這屆作品多有從母親病危或葬禮，描述家族成員對治療或宗教儀式的歧見，而曝露原來即有的不合。地方文學這樣顯著突出的日常生活現象，無論善惡、端莊詼諧或光怪陸離，除了表現地方的文化人類學內涵，也表現出一時的地方性格和演變；地方人因此能藉以認識彼此，這也是地方文學獎引發大量地方生活書寫的价值。

本屆選出小說：

首獎作品〈城裡，城外〉

這篇小說以台灣廣告公司美國分公司女性經理發生婚變，比較台、美——亦即傳統和現代家庭文化、成員相互高度制約或自由開放的異同，探討愛情和婚姻，以及女性相對的最終的個人覺悟。

優選〈悲傷的邊界〉

即使在都會，也還有人在路邊搭棚，辦理那種老厝稻

埋的台灣傳統告別式；這篇小說可見這種儀式情景。師公在儀式間歇和喪家閒聊，看似禮制更加鬆弛，但是台灣舊俗早就有師公在儀式完結時以唸句逗笑，紓解喪家悲慟，可見台灣禮俗並不對人嚴格要求。讀冊人阿姨處事理性，是一種現代教養的典範，一旦觸痛嚎啕卻更甚任何人，可見台灣人收斂的感情中還是藏有率真。這種告別式是維繫家族的重要儀式，對於孩童而言還像是一種成長的里程紀念。

優選 〈迴光〉

老年社會是開發和已開發國家的普遍現象，同時發展還有氣候變遷造成陸沉和美好景色的消失；這篇小說寫一個老人想念昔日朋友，也想念死去的妻子而重遊鶼鶼情深的蜜月旅行，對生命、生活和人生做了相當省思。

優選 〈巷弄人生〉

無論多姓的集村或單姓的散村，傳統社會的人際緩衝空間都還開闊，都會或街市巷弄的生活則是擁擠的；如果有人愛搬弄是非、不講情理且以鄰為壑，就會無人能輾轉自如。

優選 〈韋恩颱風〉

大部分的台灣人現住城市，鬧颱風，或樹倒或招牌掉落傷人，或淹水破財，有時卻能高興意外的颱風假；濱海或郊山的人家則繼續和他們的來台先祖一樣，聞風色

變或不幸死於非命。這篇小說也描寫天災中親人和鄰人的同舟共濟。

優選〈魔神仔〉

糖郊（貿易商）大戶的宅院裡有鬼魂，看到這鬼魂的人卻都有不同的認識和想像，因為各相關不同的故事和事主；這樣，寫出咸豐年間一些人事和生活。

本屆入圍小說共 42 篇，關懷社會、學校、家族、家庭，寫親情、友誼、異性愛或同性關係，還有推理、傳奇、科幻和童話；琳瑯多樣。其中，〈散戲〉寫沒落的廟會布袋戲和藝師、〈開枝散葉〉寫媳婦惋惜婆婆死後夫家兄弟姊妹爭執家庭情景不再、〈最後榮光〉寫榮民之家的兩位老兵戰友、〈電影少女〉寫青少同窗的特別感情、〈一篇參加文學獎比賽的作品〉寫兩種典型的中學教師，都是很可觀的作品。





林佺靜

個人簡介

出生地高雄市，婚後入籍彰化；現居台北木柵。大學企管系畢，公共行政研究所畢。

城裡，城外

得獎感言

再次獲得礪溪文學獎，覺得更屬於半線海山的一部份。在我們的心中，都有一個城門，總是反覆著，思考要停留在何處，何處才是自由自在所在。乏善可陳卻安全無虞的城內，海闊天空可能會孤老終身的城外，我們始終思索著。感謝。

城裡，城外

林侑靜

在古老喪禮的搭棚下，她披麻帶孝，是往生老人的長媳，唯一的兒媳。五年前她和丈夫結婚時，公公一身黑墨舊西裝，不好意思的站在舞台上男方家長代表主位，肩膀縮的緊，像是誤闖宴客廳般羞愧難當。婚後，夫妻兩人回到台北，她從未與公公說過話，丈夫也沒有，公公如獨居老人般，住在老家台南三層樓加蓋的頂樓，像不知哪裡來的流浪房客。父親的返回，像是異鄉人，那家子三人面無表情只當是施捨一個無家可歸的老人，給吃給住，互不往來。在住家附近巷口一旁搭起輕鋼架臨時布棚，按時辰燒香、焚紙蓮花，只是形式的哀傷，她知道丈夫和婆婆心裡反而輕鬆。她覺得熱，棚外的一口大鐵盆整天在燒東西，紙錢的灰燼到處飄飛，婆婆丟入了數十顆包葉檳榔，死者的老妻冷冷喃語，「愛吃，就給你吃，這次吃不死。」生檳榔在火裡燒，滋滋作響，浮出了一陣清爽的香氣。她想起了千里之外的炎夏旅行。八月天的南台灣，澳熱，無風，像是去年她與傑克行駛穿過的亞利桑那沙漠；一望無際的赤紅色，她第一次體會到，天涯海角原來是那麼美好的空曠，寂靜的岩石，寂靜的仙人掌，寂靜的車速，以及寂靜的戀情。沒有指控，沒有咄咄逼人。她和傑克的，是裸露的沙漠地帶，似乎空無一物，卻充滿時間的意義；似乎是靜悄無聲，卻在某個遠方萌發生機。即使不在近處，低溫

的舊金山夏季，13度C的夜裡，書架在拱起的膝蓋上，沒有傑克的城裡，她依然被什麼包圍著，溫暖的充實感。公公糖尿病惡化休克死亡的消息，把她拉回婚後入籍的南台灣。她身分證後配偶欄還有「羅嘉明」三字。那天離城，前往國際機場前，在住處對街等候與傑克見上一面的片刻，金碧輝煌，天黑前的最後暮光，她珍惜又恐慌，回到台灣，回到炎熱的南台灣，她將從天上落入人間，俗世的繁瑣雜沓，磨刀霍霍，她能預料的。「要不就一次了結，不然就只能回到原點，妳會懷念我們的，妳要好好想想。」送她到機場的張海倫不帶情感說道，五十多歲的婦女看慣來美想要留下又猶豫的華人女子，二十三年前，張海倫從新竹到了美國，落地深根，十分穩當，房地產生意做的好，前幾年創立華裔配偶文化交流協會，認識喜歡去中國、台灣旅遊的傑克，知道了周玫玲這個人，不多問，介紹她進到協會去。機艙裡，她隨即有了睡意，深夜時分，機體飛行的嗡嗡聲，像是催眠曲，起飛城市的風景好像被丟到外太空外，許多人昨天才說話、吃飯，怪異的變陌生起來。

張海倫是老舊金山人，八〇年到了洛杉磯，在語言學校一年，隔年申請了教育學研究所，認識了坐三望四未婚的羅伯，學校的行政主管，之後來到舊金山定居下來。張海倫帶她進入了華裔配偶文化交流協會，美其名叫做協會，其實是在會員家裡不定期的聚會，更像是母姐會。第一次踏進張海倫淺咖啡色系的郊區兩層房，溫馨又明亮，可是她覺得不舒服，好像進入了受害人療癒中心，屋裡十多個和她一樣黃皮膚、黑頭髮的婦人，高

胖矮瘦不一，共同點是她們的另一半都是老美。她感覺準備要接受長期的輔導治療，彷彿華人身分是種烙印，是種需要被定義、被治療的身分。她從不覺自己是次等公民，不論在美國還是在台灣，因此感到不適。張海倫似乎看穿她的不以為然。

「不平等的，一開始也許因為迷戀，覺得是可以跨越種族、膚色、語言、國界... 那是浪漫的想法。」「一開始的喜歡，很單純，不就是兩個人的相愛嗎？久了，就會渴望講自己母語的人。」張海倫熟練地泡茶泡咖啡，另一邊取出蒸熟的菜肉包子，背對老進廚房倒水的周玫玲說，「愛可以跨越一切，偏見、文化衝擊、種族歧視，妳這樣想？」「也許妳現在這樣想，我覺得很好。」「希望妳不用經歷那一群女人經歷的。」張海倫像是占卜的女巫，預知了她的艱難路途，擺好一盤茶點走進笑談聲不斷的客廳。我不是逃竄來美的難民，也不是廉價的洗衣婦，不是崇洋媚外的亞洲女人，我和那個人的，是理解的心意，但願我沒有妳們卑微的自我設限...她在心裡衷心的默禱，堅持自己和張海倫那些婦人並不相同。

她在舊金山市區的辦公室離傑克的電視台只有五條街之遠，走路只要十來分鐘，如果沒有時間可以碰面，傑克會在下午三個點鐘從她辦公大樓的對街打電話進來，她在等候紅綠燈的這一邊，看見午後多風的灣區，傑克習慣穿著淡駱駝色輕便夾克，稀疏的暗棕色頭髮貼落在前額，手上捧著兩杯熱拿鐵說，「下課十分鐘囉。」她走過去，就會感受到對方溫暖寬闊的溫度。擁抱、理解、期盼再次見

面，這不就是愛情的本質嗎。如果沒有先前深夜在街上流連、恐懼返家的憂悶，她便不知道安全感、想見一個人的心情，並不是遙不可及的盼望。是的，陰冷，或是溫暖，和膚色並沒有關係。只要她自己知道就可以。

到場的道士一身金亮的橘紅道袍，揪緊下額黑色鑲金道帽的細帶，開始唸起靈界的術語，搖晃手中銅鈴，時而高亢，時而聲嘶力竭，招撫亡魂來歸，讓子孫叩首盡孝。一早便是燃香祭拜、金紙也是整箱整箱捻折焚燒。灰煙瀰漫的棚子，「來，媳婦來拜」。和丈夫結婚的五年多，媳婦是個極陌生的角色，如今在夫的亡父喪期，「媳婦」與喪家的哀傷一樣，都是幌子，都是沒有內涵沒有血肉的形式主義。聚集在布棚裡的親族並不知道，她已經不屬於這個家族。

七月下旬，美國開始夏季的休假，和傑克手足舞蹈規劃前往紐約的行程，丈夫來了電話，說公公過去了。「這樣也好，對大家都是解脫。」久病、早年玩樂舉債連累家小的男人，一點都不受歡迎。「妳愛來不來，無所謂。」「反正遲早大家都會知道，不差這一次。」丈夫冷峻的聲音一如往常。「妳為何還要回去？這樣會沒完沒了。」張海倫不解。她另一方面期待傑克會質疑阻擋，他只是說，「希望很快見到妳。」他不挽留，是西方人天生的自由放任精神，還是實踐老莊思想的無所為，傑克認為不作為最有力量。她決定回到夫家奔喪，這一程可杜悠悠之口，可以讓丈夫、婆婆顏面無傷，可以讓她和傑克維持亂流中的偏安時刻，可以讓憂心不已的雙親以為女兒的婚姻還有救。

亡者的面容倒是安詳的。在她城裡 18 樓公寓睡著的傑克彷彿無憂無慮，也睡的安篤。從東岸到西岸，在新聞業打滾 16 年了，傑克退居幕後更是得心應手、游刃有餘。西岸的工作文化，周一到周四，下午五點鐘辦公室就會轉入空無世界，周五下午兩點鐘出城的公路就會大塞車，周末是遁入山林的歸隱。老美彷彿是為了享受完全的自我孤立，才決心專心工作。工作的時候，會覺得美國人真是工作狂；假日的時候，會覺得他們極度厭惡工作，變成極端的伊比鳩魯信徒。兩種極端，融合成一種進退自如的優越感，也許是丈夫所批判的帝國主義的傲慢，「掌握了人類的生產規則，當然可以致富，可以優雅，妳也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環，還樂的以為追求什麼了不起的自我。」丈夫總是在她奮力工作一天深感充實返家之後，批判的說道。在她舊金山的高樓白色公寓，變成丈夫深居不出的洞穴，成為他獨自解剖這世界不公不義、宰制的資本主義的實驗室，證明工作是毫無意義的爐渣。她在國內總公司上班的時候，午餐時間，常是印表機的碳粉混合排骨便當，周六的時候，拖著惺忪的睡意回到辦公室加班。不知日月的趕進度，一年度過一年。而那幾年，卻是丈夫所標榜的安和日月，她除了工作之外，沒有其他。她沒有時間在午後喝咖啡、週六下午在海邊散步、周五晚上義大利餐廳喝點紅酒，捨得買一條法國的彩繪絲巾。後來，她知道，她可以不用像煤炭一樣工作的灰頭土臉。「妳以前不是這樣的，現在學老美裝時髦。」這已是丈夫的口頭禪，一句話，沒有髒字、沒有暴力，卻狠狠地想要撕裂她，好像她是一隻穿金戴銀的猴子，永遠無法變成得體的人類一樣。她不

再傷心，只是感傷無限。

死去的公公，彷彿真是人事不知了，不知道多少人厭恨他，最恨的是長男，唯一的兒子。

「他這樣，也算是給我們家一個解脫。」丈夫忿忿的說道，完全不畏亡靈的哀怨。「我們會變這樣，都是他害的。」

一個不顧家、倒債，離家棄子的父親，製造了一個聰明、敏感、避世的兒子。「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值得盡心盡力地。」丈夫總是如是說。

初認識，這個陌生、長相英挺、身高 181 的大男孩，大學資訊管理系，卻熟讀馬克思、海明威、三島由紀夫。後來才發現，他最適合革命份子的角色，全身上下都是恨。粗製麻繩圍綁在孝長男的頭顱上，他想要的父親不是死去的男人，他要的妻子，也不是跪在他側邊的女人；這個世界，都不如他的意。他怨恨更深了吧，她看著他寬大的兩肩想。丈夫曾與傑克站在一起，傑克明顯矮了一截，也不似丈夫是眾人公認的美男子。然而，兩年前，她決定逃離跪在靈前的東方男子，決定走向那個不高不矮棕髮藍眼的中年男子，新聞電台廣告部主管，離婚，一女，與前妻仍是好友的美國男人。「我就知道是他，一開始我就知道。」
「妳說沒有別人的時候，我就知道。」
「我什麼都知道。」
那樣的丈夫如同深宮怨婦，字字句句充滿控訴、充滿不甘。怨恨老父不成材的惡靈，因為妻子提出離婚，更加的沉重、灰暗。跪在亡父遺照面前叩首的兒子，不知道內情的親友

以為他的冷峻是無法言喻的悲痛。大家都不知道，他對身邊麻衣綁身的妻子深惡痛絕。

「妳是怎樣？羅嘉明他是打了妳？還是罵了妳？只不過說了氣話，妳還當真了？」「因為愛妳，才會說氣話，不知道？男人都是這樣的。」越洋電話裡，婆婆一句接一句的逼問、求情，平常連國內電話都捨不得打的婦人家，一撥通媳婦的美國手機，便是驚怒與悲情襲捲而來的撻伐。「真正的理由是什麼？他錢沒妳賺的多？」「妳出國了？飛上枝頭變鳳凰了？」她心情平和，連皺一下眉頭都沒有，傑克到酒吧去看舊金山巨人隊對上宿敵洛杉磯道奇隊的季後賽，一個人的公寓，隔著太平洋，她僥倖躲在戰火的後方，偏安一角，得以避開短兵交接。她清楚可聽見丈夫在婆婆旁邊大聲嚷嚷，「媽，妳不要跟她說啦，她現在中邪了，要離就離，看她多了不起。」她無法對電話裡又是責罵又是乞憐的婦人憐憫，丈夫如是，婆婆如是，最後的武器都是指控。母子兩人說的她好像原本是廢五金，坐了飛機出國了就鍍了金。她來了美國，只是看見了自己和丈夫的邊界，和過去那個凡事求全，成全父母、成全師長、成全丈夫的自己，長久以來看不見的邊界。她感覺到自己有跨越狹隘的一線生機，那個息事寧人、灰頭土臉的可憐兮兮。

丈夫跟著她到美國，高興地豪不猶豫辭掉工作，當一個他理想中「完整的自由人」，繼續寫著他所認為發人省思的社會評論，並認為有一天會興起一波政府改革、國家改造運動，徹底打擊權貴、貧富差距。他上網看足了一天

裡國內外大小新聞，累了窩在沙發裡看黑澤明、北野武的電影，半夜無眠最喜歡村上春樹的小說。丈夫可以一個禮拜都不下樓，寫著他的社會評論。夜裡，她看著丈夫急速敲打的鍵盤聲，他需要的不是妻子，是一個沉默的影子。

接到稿費的同時，丈夫像個小孩興奮半天，不到一千元，相較於固定薪水一個月4萬多元，一篇民意論壇的稿子，還不夠繳水電費。

「我想維持自己內心的想法，不想被工作奴役。」丈夫總是說。

工作也不純然是聽命行事，想辦法解決棘手的事情，和同事哈拉吃點心，一起罵老闆，抱怨工作過勞，都是樂趣，都是生活。她喜歡生活，真實的喜怒哀樂，不是一個人的高塔。辭掉工作，來到美國，丈夫幾乎可以不出門，卻不覺苦悶，線上遊戲、進出拍賣網站、看新聞投稿民意論壇... 對於每天早晚在外奔波的太太，深覺同情之外，也嗤之以鼻。她極度渴望成為熙攘人間的一部份，丈夫極力要脫離，那是深不可測的寂寞，她感到恐懼，知道背離命運將無法扭轉，在張海倫家的客廳裡，也是從哪裡逃出的女人嗎？

「妳看，吳欣蒂老是緊握著丹尼斯的手，想要證明什麼？」「這是我的男人，主權宣示呢。」張海倫不客氣地評論屋裡的每一個婦道家。

想要證明什麼？張海倫是不是也在提醒她什麼。證明

舊金山一二十萬的華人女子，傑克就是喜歡這個台灣來的周玫玲，證明傑克與她熱戀，不是因為當前的亞洲熱？中國熱？像其他老美想要找個亞洲女人，滿足對遙遠的東方的想像？不是因為台灣廣告大牌公司派在海外分公司的周玫玲經理，手裡掌握幾百萬的廣告經費？不是因為她是傳統東方女子的典型，消瘦？細眉？鳳眼？不是因為她熱愛義大利菜？厭惡台菜？不是因為她喜歡周五夜晚鋼琴酒吧裡的 18 度 C 的紅酒。

「如果妳不安心，那就完了，結局很簡單。」張海倫把蒸熟的帝王螃蟹分一些在她的盤子裡說道，加了蔥花在蟹殼上，香氣濃郁清甜。

張海倫和丈夫寇斯都是初次婚嫁，她就是平穩尋常，兩個混血兒的兒子，教養談吐俱佳，沒有認同問題；在公開場合，兩人也怡然自得，沒黏的緊。「當初沒特別的原因，只因為美國女人太順其自然，而我凡事都在乎，那個人想要一種牽絆，奇怪吧。」「不用想要變成誰，不然你會更孤單。」

吳欣蒂的丹尼斯是再婚，丹尼斯是心臟外科的醫生，相差十五歲的兩人，吳欣蒂很自豪跟丹尼斯的一男一女相處融洽。「他們的媽是重度憂鬱，像個定期炸彈，他們躲都來不及，當然愛我這個開朗又溫柔的小媽。」

「美國人習慣遷移，從東岸遷到西岸，自然不過的事情，心靈四處流浪的民族，不一定要把心栓在老婆、孩子身上。我們華人不同，我們都習慣安居深根，這是基因。」

「他們那些老美，看婚姻，像是一種合意的契約，哪裡不對就會解約，和我們不同。」「妳不用擔心，傑克結過婚，女兒大學快畢業，和前妻關係良好，他沒有要逃避的事情，也會知道妳要什麼。」張海倫注入新泡的紅茶說。

「都好嗎？」傑克在太平洋的那一端問。即使她遠離，傑克也不慌，她應該微怒，但是卻覺得安心恬適。

一個「孝長媳」的身分，把她鋪天蓋地的包裹起來，密不透風的。返美守喪的數天，丈夫倒是沉默，沒再冷嘲熱諷的，這就是丈夫奇特之處，也許婚姻也是宰制，他也不想要的。連婆婆也是安靜。這家人是體認到大勢已定，還是醞釀其他的計策。她是個標準的好媳婦，過去安分乖巧，分擔陳年債務，不然婆婆、丈夫不會如此想挽留她。

「這條路呢，走出去了，妳就不要回頭看。」吳欣蒂在陽台外點了菸對她說。

「過的不好，家裡的人說三道四的，妳會覺得寂寞。」活潑開朗、熱情如火的女人嗓音低低沉沉的說道。「如果妳過的好，他們又羨又妒的，妳還是會寂寞。」

「回不去，反而是最好的選擇。」吳欣蒂熄掉菸蒂，拍拍沾煙灰的裙襬，回到喧鬧的客廳，重新開展她孔雀一般絢爛的色彩。她並沒有比較心安，好像前景注定堪憂，而她能做的就是學會遲鈍。丈夫會選擇她的原因，不譁眾取寵、不做作，沒有心機？…在禮俗裡，男尊女卑，她跪在丈夫後側，看著高大的身軀，充滿憤世情緒的男人，引

渡亡靈的法事進行中，約束了一身黑衣黑褲孝長男對叛逃的妻子的冷嘲熱諷。守喪期間，一整天，她最感平安的，是道士引吭或低吟撫慰亡靈的祭拜期間，上午一早七八點，下午兩三點，夜間七八點，在呼喚亡靈之際，各懷心思的眾人也不敢造次，聚集在死者遺照前重複著拜跪的儀式。難過的是返回幾步路的家中，比守靈現場還詭異的氣氛。丈夫婆婆想說些什麼，好聽的難聽的，她不會不明白，還沒公諸於世，那母子兩人有默契地營造她這個長媳的身分。「給妳大伯倒杯茶。」「去買一點麵回來吃。」之前在國際電話裡哭的如喪考妣的婆婆，哭喊著，「我這個孩子，不能沒有妳。」「他有那麼壞嗎？壞到你要跟他離婚，妳爸媽同意妳這麼做？」「他沒對不起妳歐。」「看在我這個老人家的面子，這次算了，我會叫羅嘉明給妳跪下賠罪，叫他好好改脾氣。」門口貼著「忌中」的家中，婆婆一臉嚴寒，在堆高的紙蓮花的桌邊坐下，指示長媳倒茶備餐的。她走到巷口麵攤買麵的時候，右臂上銜著一塊麻紗，標示喪家身分。麵攤老闆先下了她點的三碗麵，裝束好急著拿給她，暗示她快離開做生意的地方，怕晦氣。

舊金山下午開始，雲霧四起，遠處的金門大橋已經完全淹沒在霧海裡，熙攘世界進入了魔法的溫暖包圍，另一種溫和的世界浮現出來。

自己的原鄉，一個人的死亡，總是排山倒海，嘈切、混亂不勘的局面，一生孤寂，難道只想換取靈前黑壓壓的叢叢穿梭、香煙遶繞？她在午後三時準點重新點香，蹲在大鐵盆旁燒金錢，婆婆午覺未醒，丈夫掛在網路上，不到

晚餐時間也不會下樓。幾個鄰人來關照，說了幾句客套話，她一個人守著公公等待出殯的棚子，好像走山路迷路了，掉入了一個詭異的時空。她熟悉的低溫夏季、張海倫家的客廳、傑克的電視台，像是陳年往事。

「妳一定是非常棒的人。」潔西卡說。潔西卡是傑克電視台一起工作三年多的同事，沒有親密關係的好朋友，和傑克一起負責周玫玲公司交託的商品形象廣告案。傑克約了潔西卡及其他幾位公私交情都好的朋友，在海邊地中海風格的燭光餐廳裡餐敘，正式介紹周玫玲。

一定是 ... 她陷入這三個字的迷霧許久。專業、理性如西方女性，敏感、溫柔如東方女子。她勝出的理由，在於結合東西方？當她還未決定結束婚姻的時候，與潔西卡的晚餐、克萊文品牌的米白色西裝、傑克喜歡的義大利餐廳、張海倫家烤小餅乾的廚房，她都覺得明亮潔淨，長期以來對丈夫的隱忍、嫌惡，如釋重負，她大口大口呼吸新鮮空氣，沒有壓迫的自由國度，她可以重新思考人之為人的寬闊，或者說是任性。那天與傑克、潔西卡的晚餐，白色的刷牆，海藍色的屋樑，搖曳的燭光，她頓時在步入聖殿的門前裹步不前，美國是她的依歸？傑克是她的去向？

「你們放任女兒這樣大膽，是害了她，以後人家會說妳們是怎麼教子女的，我們羅嘉明沒有犯錯歐，玫玲還沒離婚就那樣，傳出去，名聲會好嗎？親戚不會說話？做人的道理，做父母的要跟小孩說。」平日順從、埋頭苦幹，沉默寡言的婆婆，在狼煙四起的平野，勇猛為兒子充當前

鋒，丈夫一向冷漠說，「不用跟她講了，她聽不進去，她現在心都在美國，中魔了。」

「我說不敢吃獅子肉，服務生說獅子頭不是獅子，那很美味、很美味！」潔西卡講起點中國菜的糗事，傑克哈哈大笑起來，她第一次覺得是個局外人，是他們笑鬧的那群可憐可笑的東方民族。在西式餐廳裡，她想起彰化家裡已經燻黑的廚房，自小她就是悶葫蘆，老愛窩在廚房看母親終日煮食，她的原鄉十分安篤，沒有逃遁的理由。

在彰化父母的心裡，她的這一路，算是艱辛坎坷。開電器行的父親對這個長女，自小就是充滿自信與驕傲，高中念的是女中，可是大學沒能考上國立大學，父親也覺得光榮，私立大學學費壓的喘不過來，還是逢人便說，「這是第一個念大學的小孩。」考上研究所卻到廣告公司當小妹，父親也覺得無妨，之後還很超越的認同女兒執意要赴美工作、執意要與安分守己的女婿離婚，執意和一個他沒辦法溝通的白人男子生活。「妳想過就好。」父親決定了這個家的基調，家裡兩個妹妹正值好萊塢追星的階段，直說大姊帥呆了，稱讚勇於突破傳統、追求自我，還老說要學好英文，到美國可以跟傑克哈啦。只剩下人前假裝沒什麼，人後嘆氣低泣的母親。沒有翻騰的家庭革命，她一樣沒有輕鬆感，她感覺雙親只是隱忍，他們不盼女兒卓越超群，只盼婚嫁幸福，「不能試試看嗎？」「我和妳爸，吵了大半年，夫妻的感情是說不準的，羅嘉明只是個性問題，其他也都還好。」她很清楚，不論傑克給她一個天空滿滿的寬闊、溫暖，有一個地帶的狹隘、陰冷，她一輩子都要

忍受，父母親只是疼愛忍受，並不是認同讚許她的選擇，心想女兒終究有個失敗的婚姻，終究沒法像其他人家的女兒一樣，嫁個台灣男人，安居樂業、養兒育女，逢年過節，帶著蛋捲禮盒回家敘舊。「傑克很喜歡台菜，很會用筷子。」「他喜歡我們中國人的老莊，幾年前來台灣旅遊，喜歡的不得了。」她之前積極宣揚傑克愛好中華文化的部分，她後來不再那樣強力推銷了，對父母而言，他永遠是外星人，父母期待的女婿，永遠會空缺。去年大學學姐周宇珊夫婦途經彰化，順訪她的父母。女婿是學姊在美遊學認識主修生物科技的台灣留學生。Skype 上小妹轉述母親滿臉的欽羨，「像妳這樣最好，為什麼我們玫玲遇不到，路走到這步田地。」坐在一旁從頭只是抽菸的父親斥責母親說什麼呢。台灣深夜，舊金山的清晨，她醒著，等著梳洗出門上班，進入地鐵、買咖啡，進入專屬的灰色系列的辦公室，助理送來開會資料，在舊金山的榮耀之光，彷彿飄洋過海到了台灣，變成熄滅的灰燼。她希望父母以她為榮，也希望傑克因為她有虛榮感。丈夫錯了，她並不是不在乎別人的想法，相反地，她非常在乎，因為無法符合期待，只好自我設限。

「這是玫玲。」傑克對新聞同業的朋友介紹她。一開始類似的場合，相較傑克幾個字的引介，她會急著補充，「嗨，我來自台灣，」「台北的國際廣告公司派來舊金山的代表」等等。後來才知老美對於太個人的東西假裝毫無興趣，其實是小心翼翼。在美國，沒有一成不變的關係，男女世界，充斥各種非典型的型態，前妻、繼父、同居、

同性密友、長假期間的女朋友等等。那些穿著高級襯衫的男性們不問不說。如果在台灣，早是四處竊語，在美國，也許老美看的淡，也許悲觀所以不定義。

「玫玲是個有聰慧、有學問的女性。」傑克喜歡用有學問 (intelligent)、聰慧 (subtle) 來形容她。在傑克的眼中，她依舊清晰明亮，然而在父母心中，她彷彿正走向厄運，因此憂心忡忡。

「我們沒關係，妳快樂就好。」母親悲情的說道。

「妳還記得妳高中同學那個崔怡華，住在秀水的，過年前癌症過去了，之前看她講話很大聲、開開朗朗的，留下一個大男人跟兩個念小學的小孩。」

母親提到因病早逝的高中同學，心想，至少自己女兒是健健康康地，至少還活著。母親開始收集身邊所有可憐女兒家的個案，來比較自己女兒情況並不惡。終年累月看管電器行的老闆娘，店裡舊雨新知進進出出，她都會有一套說詞，況且女兒還有婚姻關係在，她已經預備要迎戰，即將離婚的女兒，和老外拍拖的女兒。母親自己心裡擔憂的白了髮根，但是對外不會怯弱。丈夫、婆婆溫情或嚴厲的控訴，她都無動於衷，敵我界線已經浮現，她從不求戰，可是從來不畏戰。海外分公司傳回總公司的耳語，她也毫髮無傷。母親說著沒關係、我們不用在乎人家說什麼的裝堅強表情，她卻開始畏怯了。「如果當初找比較適合的人就好了，羅嘉明個性不好，讓妳吃苦了。」母親在電話裡對親同姊妹的姑姑嘆氣說到。她和傑克的戀情，注定不是

資優生或是平順人生的符號了，父母親竟然從來沒提過對方是否要結婚的質疑。如果是別人的女兒，母親一定是鄰居的三姑六婆八卦道，「人家只是新鮮好玩而已，不長久。」「要不就離婚的，要不就年紀一大把的。」今天自己的女兒，兩老學會謹言慎行。她反而覺得恐懼，只因為她不能戳破父母的恐懼，和老外在一起的女兒，彷彿站在懸崖上，目視著兩人驚恐沉默的表情，彷彿如果她一哭泣、一摔落，他們就會驚聲大叫。壓抑的雙親，大概真覺得的周家女兒時運不濟，如果傑克年輕俊美，未婚，他們可能覺得好一些。傑克說他預備好跟兩老見面，她說不見也沒關係，他們會理解。傑克微笑沒再堅持。這就是傑克的溫厚，他做他可以做的，不勉強對方是他認為的美德。對於鄉里親友的閒言閒語，傑克也是無能為力的。說不定那些彰化鄉親或是父母，傑克也是不以為意的。他卻十分重視叫瑟琳娜的周宇珊夫婦。他仍有分別心，只是沒說。

「傑克之前在華府是國會記者，後來被挖腳到舊金山大報當主編，去年接了政策議題規劃總監，這是新聞從業的殊榮。」餐桌上，她用中文介紹男友傑克。「是嗎，很好。」學姊沒有欽羨之意，禮貌性點點頭並以英文說著客套話。她和高中學姐敘舊的同時，一旁的先生與傑克無拘無束的聊著，從加州快要破產的財政、遊民問題、愛滋病防治到矽谷創投產業。從加州名校學成歸國的留學生，目前是國立大學生物科學系的副教授。傑克很少與她的台灣朋友盡情聊天，通常一杯薄酒、一杯咖啡的時間，他就會

客氣地說，「親愛的，妳們好好聊，待會見。」他會拿著自己的酒杯，轉到有掛電視螢幕的吧台上，觀看球賽或與酒保閒聊。整個晚上，晚餐過後，傑克已經點了第三杯琴酒，還和學姊夫婦聊著酒鄉納帕葡萄酒的最佳年分。瑟琳娜提到最喜歡加拿大冰酒，傑克又是欣喜，講起了他大學時代在溫哥華品嚐過著名的雪霜甜冰酒，盼望有機會一起嚐冰酒、滑雪。女友的她只是到看到西岸的傑克，對於戀人的青春時代，知道的不如恰巧來訪的友人夫婦多。在昏暗不失柔和的燈光下，那三人聊的盡興、開心，傑克像小孩比劃加州盛產的朝鮮薊的大小、純正的橄欖油的澀度；他很少會在自己的座位上前仰後翻又是驚呼稱好又是微笑贊同。她看見了傑克的真性情，同時也覺得難受。她後悔安排這個晚餐，那對談笑風生的夫婦，讓傑克開心地不得了，相較於傑克常接觸她的那些台灣友人，英語說的零零落落，說不出清楚只會 Yes Yes 的傻笑，或是轉頭看她請求翻譯協助，主題常是台灣哪裡好吃好玩。傑克當然不會嫌惡，但是從來無法真正享受與那些朋友的談話。面對這對學識豐富、談吐不俗的夫婦，她難得看見傑克敞開心胸，還會和對方搶話，還相約再聚。多的還要更多，少的還要更少，聖經上也這麼說。她想起母親談起這位學姊的妒羨表情，「如果我的女兒有她的一半就好了，其中一樣就可以。」母親的內心一定這樣想的。從來她只擔心傑克與她友人的晚餐被迫提早結束。第一次，她希望服務生趕快遞來帳單，她想殘忍地終結傑克的愉快晚餐。傑克喝了酒，等計程車的餐廳門口，提到瑟琳娜與傑夫二人，帶著微醺說，「極好的二人，聰慧、有趣。」那是老美最高級的讚美。

她覺得火大，一路上無語，沉浸在美好晚餐的傑克樂飄飄的，她一直忍著不問，「我和瑟琳娜，哪一個迷人，如果瑟琳娜未婚，你會追求她嗎？」計程車在她公寓門口停下，傑克突然想到，「傑夫他們要待到下周，我想帶他們去北邊的農莊。晚安，親愛的，明天見。」計程車開走，她對著車內傑克頭後的背影，「沒這回事，沒有下一次了，你見不到你喜歡的瑟琳娜了。」那晚，她頭痛難睡，母親談起周宇珊的表情，浮現在她的腦海，她覺得失落，也對傑克那麼喜歡那對夫婦感到生氣。當年也有追學姊的美國青年，她執意一定要嫁給台灣人，「我要連續、安心的記憶。」主修西洋文學史的文藝少女似乎早早參透什麼，如今信心滿滿，神采飛揚。她渴望晚餐席間周宇珊從容自信的表情，丈夫覺得幸運萬分的神采，她必須承認在那位怡然自得的婦人身上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和羅嘉明在一起的時候，她多是恐懼他不定時的暴怒、責難語言，她不狡辯、不回嘴，只求降，夜裡疲累的身心，耳根的清靜，急著入眠、醒來，躲回忙碌不堪卻沒有控訴的辦公室。和傑克在一起的時候，她覺得安全了，卻不從容，她變得善於辯解，變得更需要說服自己。兩者都是疲累。戀人不分東西方，都有無理取鬧，轉不過來的時候。理解愈來愈多的時候，她就會發現更多的限制。她以為和傑克的，是超乎世俗的純粹，所以她願意忍受世人的攻訐，像是苦行的艱難路途，因為沒有雜念、貪欲，受苦也可以是神聖的，是像宗教一般的暗暗發光。並非這樣，她看見了，有些恐懼，已經無法殲滅，只能浸泡其中，慢慢適應是冷冽或熾熱的溫度。

「既然妳都願意回來，還去幫他家裡老人家送終，」
「妳想一想是不是就回來，不要去美國了。」從彰化南下參加親家告別式的母親在車站對女兒小聲說道。「妳在說什麼，太多話。」對女兒無比溫柔的父親斥責母親。「這裡處理完再說。」父親探頭出去看計程車來了沒，一臉焦急。接雙親到婆家的路上，無人有話，詭異的街景，小心翼翼建議女兒打消離婚念頭的母親，忍著不敢多言的父親，行使可能是最後權威的婆婆，以及冷言冷語卻死守婚姻關係的丈夫。輕鋼架的塑膠布棚下，各有心思，道士唱唱跳跳建構起的舞台，台下膜拜靜思的群眾……。

她不想從妹妹那裏探問父母是否又唉聲嘆氣了，當幼教老師的大妹及護士的小妹，最遠到過香港，一個在美工作的姊姊的驕傲感，勝過父母憂慮長女婚姻不順的愁雲密布。

「如果是台灣人，就好了。」小妹當作聊天跟大姊提到母親跟姑姑的聊天。

週六晚上，母親的那句話，她窩在高樓的沙發上，沒辦法看書，傑克到東岸出差了，來來去去，離不開美國，永遠不會是台灣人。

走出邊界的她，驚覺自己是不是走的太急、太遠。也許傑克和丈夫之間的關聯性並不高。

剛開始在美國的前幾年，一回台灣，總想著回美國，在自己位於銀行街的白色公寓，有自己的書，有自己的檯

燈，喝咖啡的馬克杯，黃昏薄涼時候，披件薄毛衫就出門散步的單行道 ... 她屬於那個城市，彰化已經不是讓她覺得可以寄託、放輕鬆的地方，潔淨、光亮，一個人的房間，一個人的陽台，一個人的周末，丈夫賭氣返國的公寓，竟然舒適無比，所以她對於後來的毅然決然，有一種自信，原來寧願忍受別人閒言閒語，忍受家人傷心憂慮，忍受一個人的孤單，也要結束的婚姻關係。

「他為什麼選擇妳？」張海倫總是提醒她。「他們都經歷了一些麻煩，匹配、同文同種已經不需要，舒服就可以。」「妳千萬不要自尋苦惱。」

夜裡和大妹通話，「姊，妳不用多想，至少不是騙子。」兩年前，兩個妹妹來美國代替父母鑑識傑克是不是愛情騙子，現在很多老外在台灣釣妹，上鉤的不乏高知識碩博士女性、醫師律師，或是二八妙齡女子。這是最新的美國夢吧？她尚未派到美國之前，覺得真是可笑，對歐美人士來說，有色人種是次等的，他們何必找一個連電視笑話都聽不懂的黃種人女性，那是個注定寂寞的選擇。

「麗莎的媽媽是個怎樣的人？」在傑克郊區山坡上的房子，一起做義大利料理的大理石長料理台上，她假裝不經意地問道。她看見客廳壁爐上麗莎和父母親合影的全家福照。

「凱瑟琳啊？喜歡猜字遊戲，喜歡到瘋狂的地步，搭地鐵，等候洗衣時間，在機場候機，甚至蹲在馬桶上都在猜字。」

「喜歡滑雪，最近在學潛水，喜歡肌肉男，這一點讓麗莎很受不了。」

女兒、前妻，都在他的生命裡，他仍熱愛不已。和華人感情觀不同的，即使婚姻關係消滅了，愛情、關愛、想念依然可以光明存在。在東方，即使沒有愛情的靈魂，也要死守婚姻的軀殼。決意要與丈夫離婚的那時，正式介紹傑克這一號人物之後，受父母之託來電勸退的模範生學姊說，「妳不怕嗎？煙消雲散，和自己熟悉的龐大一切糾結切割，妳會懷念的。」透徹精巧的瑟琳娜問道。「沒有魂魄了，還怕魂飛飄散？」她想回說，兩年前丈夫故技重施撇下一句，「不然離婚好了。」，氣沖沖回到台灣，等待妻子百般求回。她送回丈夫留在公寓的物品，便知道已沒有歸途。「我不會簽，妳寄一百次也是一樣… 我只是生氣。」丈夫如驚恐的獅，已無所適從，急忙趕回妻子在舊金山的寓所，妻子漏夜趕住同事家寄住，客廳茶几放了返台的單程機票。

再過一天，亡者的遺體要送到火喪場火化，喪家至親都希望亡魂找不到回家的路。丈夫高中的時候，第一位債主找上門來，一個月過後來了暴力討債集團，一家子搬離屏東，在台南舅舅家寄人籬下，丈夫和小姑半工半讀，還了十二年的債，那年，她和丈夫已結婚數月。「妳為什麼選擇我？」訂婚的時候，丈夫家裡還有十幾萬的負債，「我們家就這樣，那個人回來找我們了，一身病，也不能不照顧他，我媽最近身體不是很好，我設計公司薪水就這樣，兼點差拍點婚紗照可以多一點額外的，我妹妹在銀行，蠻

獨立的。」在國際廣告公司擔任行銷經理的她，在一次委外的計畫案，認識了高大英挺、長相陽光的圖像設計師，那時專案裡的女生都注意的男子。

沒有濃眉大眼、雪白肌膚，她不是主流的美女典型，又常是一身的黑灰，也不是名校畢業生，被定義為苦幹型的阿信女子。

「妳很低調。」男子說。

「我們就這樣安安靜靜的生活下去。」那算是丈夫的求婚。

後來想起來，「安安靜靜」四個字真是讓人不寒而慄啊。丈夫有非常深沉對人的厭惡感，他能接納她，算是她的榮幸，厭惡公司同事、厭惡政府、厭惡權貴，也厭惡債台高築、夾著尾巴回家乞憐吃住的父親。「我們都活在剝削的生產鏈中，勞力所得都歸諸上面的大老闆了。」

「卑微的開始，卑微的結束，這樣我們還沾沾自喜。」他在公司只有一台電腦、印表機及掃描器，不和同事打屁，不跟主管說多餘的話。年終尾牙，老闆敬酒到他坐的桌，輪流向下屬舉杯，他只是坐著堅持不碰沾滿酒的玻璃杯，面色冷峻，旁邊同事好言相勸給老闆面子，他一言不發。

「我不是來陪酒的。」他冒出一句，嚇壞整桌的同事。回到辦公室，他幾乎是被遺忘的，他不依賴他人，同事也不敢打攪他。在租來的公寓二樓，平日便是無聲無息的，家用電話幾乎是閒置的，他的手機也像是壞掉一番，只有妻子的手機不時有來電鈴聲。沒有來訪的客人，只

有一同在台北銀行工作的妹妹偶而送來台南媽媽親手做的小菜。他喜歡一個人，最後到了非得如此的地步，和外人的接觸、聯繫，就是被宰制、利用。安靜的丈夫，偏執的丈夫，她欲哭無淚。

「妳知道嗎？東方女人對於丈夫有一種像神一樣的盼望，盼望給予愛、保護、理解與無憂。」張海倫像牧師說話一般，對與會的婦女念了一段「我的亞洲妻子」一書的片段。「可是呢，西方的丈夫就只是丈夫，他們要從妻子那邊索取愛與自由，很自私，是說走就走，不會委屈自己。」

五月的長周末，傑克已經規劃好出城的行程，她將一個人在城裡。

「凱瑟琳下周要從東岸過來，我們要去亞利桑那參加麗莎的畢業典禮。」傑克光明正大的說。她想要開明、自在的說，「那很好」。她不是張海倫愛講述的「亞洲妻子」。她說不出來，也沒鬧情緒，不夠西方，也規避東方。被兩邊陸塊擠壓的結果，她一個人站在荒涼不知名的野村。

「妳不能期待傑克扮演妳等待的丈夫的角色，如果他有能力，有意願，就不會離開他的太太。」「妳要知道界線在哪裡，坐在客廳喝茶的那群女人都知道。」每每來到張海倫的家裡，都是一個陰鬱的過程，她已經厭煩。只有她是不穩定的元素。多年以來，傑克、白色高樓公寓、張海倫的交流協會，已經凝固成靜止無波的風景，曖昧、晦澀或是似是而非都如陳年的油墨，只有她這個新來者憂慮

不已，像隻八爪章魚想要捕獲封存的隱喻，想要流動的風、走動的鳥蟲魚獸。她是帶來不安氣候的人。他們都已經馴服，接受某些初始的連結一分為二，習慣某一種奇特的孤立，華人女人與她們的白人丈夫們，當她們走向丈夫的群體愈近，她們離開原鄉愈遙遠。

「家小給你來送囉。」道士拉長的嗓音，搖鈴呼喚亡靈，「你的兒子、女兒、媳婦，妻後都在此，你不要留念。」「自此，來去西方極樂世界，無病、無痛、無苦。」揮動楊柳枝，火葬場的工人四人抬起棺木，緩慢推進大火雄烈的焚化爐。焚化爐高聳的煙管吐出黑煙，那是丈夫厭惡的父親逐漸化於無物的軀體。幾個小時，到了午後，撿了骨灰，一個大陣仗的送終行列，濃縮成一個白色瓷罐。沒有親友在場，她的角色也完結，退回幾日穿著的孝服。她一個人回到旅館，徹底洗浴。「我媽要跟妳爸媽談一談。」那一天，她在澳熱的陽台待著，像是等待晾乾的溼衣服。「我們，要不要談一談。」丈夫難得來電話說。那算是他的極限，她應該感激涕零。回來前她對丈夫說，「送你爸爸，和我們兩個人沒關係，我也不是怕閒言閒語。」丈夫惱怒，原以為是妻子求和的訊息，「那就不用多此一舉。」守喪期間，丈夫並無惡話，她知道丈夫有所期待，等待她回歸昔日與世隔絕的山頂洞穴，兩人不知日月、莫管他人閒事的活著，相濡以沫。「我會改。」丈夫掛掉電話前說。幾個字，她變得心亂如麻，丈夫想要回與她的牽絆。而她正因為索求和舊金山戀人的牽絆，迫使戀人卻步。

「如果可以，你應該留在城裡，你今年已經見過家人很多次。」她變成拉斯維加斯賭場的亡命之徒，驚險地拋出了命運的撒子。傑克完全沒有受到驚動，「那對我很重要。」他穩當地說道。這就是她和傑克的界線。「妳需要的不只是心靈伴侶，而是「丈夫」的角色。」「這一點跟麗莎媽媽是一樣的。」傑克歸結說道。所以，她一點都不特別，傑克想要她的是在雲端間的漂浮，而她從未捨棄在地上沉重的行走。「我們為什麼選擇妳？」「過去三年來，我們被那些留學名校的高材生煩死了！自以為是，愛抱怨，又不能吃苦耐勞，一兩個月說走人就走人，我們需要穩定全力配合的人。」公司面試人事主管暗示新進的員工說道。不吵不鬧是她的優勢，自覺直通墓地之處，不寒而慄。

從旅館離開，與喪家再無關聯，她把袖子上的麻紗取下，丟入旅館房間垃圾桶，整理的歐巴桑大概會覺得穢氣吧。和父母回到車站，先行北上彰化的列車要進站，她和父母等在二號月台，彎腰提起父親的行李，一抬頭，父親便問，「妳還要回去歐？」如果是母親的提問，她不會覺得悲戚。原來父親一樣煩惱的不得了。隱忍驚恐的心，從開瓦斯行被鄰居驅趕，到開電器行，客源怕被附近新開的量販店全盤兼併... 好不容易，沒有背景的女兒進了一流的廣告外商，當上了海外部經理，派到美國開發業務，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現在可能會有一個洋女婿，之後久久一次見面，他必須緊緊張張的說嗨嗨、謝謝，東張西望的找女兒翻譯。父親的眼睛裡有血絲，幾日來為親家公送終，聽

了親家母的責難，也疲累了。女兒仍決意北上台北搭機返美。「請喪假回來的，辦公室還有事情，我年底回來。」她不提傑克了，不想加深兩人眼底的不安。愛情也不能永遠是孤島，她也渴望家人安心的表情，旁人又羨又妒的表情，不用加入支持團體就可以獲得幸福，喜歡一個人，不需要被治療。她懷念起前幾年回來了急著想回美國的急切，像是有了安身立命的歸途。飛機從太平洋拐入舊金山灣口，進入多霧的半島，降落的午後，總是晴時多雲，吹著風，略冷。那時，她渴望回到單純、明亮的了高樓公寓，回到了有傑克以及開始變得不安靜的自己的城市。也許之後，她不用再去張海倫的華裔配偶交流協會了。



何敬堯

個人簡介

1985 年生，就讀於清華大學台文所博士班，獲得過台大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

魔神仔

得獎感言

時代小說是我永遠的夢，歷史應當是一片輕盈的羽毛，承載我們的夢昂航彼方。這一篇小說是我為了改革傳統歷史小說的格局而書寫，未來也冀望能以此方向前進，將時代故事的嶄新面貌介紹給當代的讀者。

魔神仔

何敬堯

閩俗好鬼，漳、泉尤盛。小民終歲勤苦，養生送死且不足，輒耗其半以祀神。病於神求藥，葬於神求地，以至百事營為不遂者，皆於神是求。

——姚瑩《東溟外集·卷四》

1.

遠方的天際雷鼓陣陣，海風襲來一陣颯涼，微潤的濕氣像是隱藏在空氣中的無形訊息，傾訴著雨季即將躡步前來的風信。

魏阿爐沿著大肚溪走去，一旁溪音響亮。

從汴仔頭庄走回塗角窟港，風聲越烈，魏阿爐眯著眼瞻眺著遠處的海口粼粼波光，以及更遙遠的海平面，朱赤日輪西落前，正將洋面上三三兩兩的大型遠洋戎克帆船映得滿帆流金艷紅，模糊得望不清帆上標誌的船號。

他從岸港南大街一路趲去，雖是薄暮入夜時分，港口街肆上各行各業的攤販市集早打烊了，但越往前踏去，人群卻不減反增，喜氣談笑，一陣鑼鼓響聲轟然疊沓，紅燈籠沿街綻放如花，「叭哩叭啦～」的噯仔聲元氣十足的搖

震厝間巷壁，湊鬧熱的鄰居們正熱情地招呼彼此。

——明仔日蔡家娶泉州媳婦，今夜請戲班來搬傀儡戲，咱們快去看吧！

阿爐束耳一聽，鑼鼓師正奏著扮仙樂，宣示祝願傀儡即將開演的「鬧廳」儀式方開始，他還來得及參加蔡家的「完婚願」。

時值咸豐年間，當地鄉野傳統習俗，男方結婚前夕要備香案酬請天公、三界公與南北斗諸神明，請傀儡戲還願眾神明讓兒子順利平安長大、結婚，而「泰泉軒」傀儡戲班便是他從鹿港介紹而來，幫蔡家慶賀「完婚願」，團裡的傀儡主演師則是他幼時認識的好友阿榮師，多年後因緣際會巧逢後才又聯絡。

塗角窟庄民風向來信仰神鬼，只因當地古來盛傳棲居於庄外大肚山的山鬼會化身為魔神仔，下山擒食年歲尚幼的孩童。

也有一說，魔神仔其實是人死後精魂所幻化而成鬼。

抑或，魔神仔是無法消滅的怨念累積而成，轉化為無形之體徘徊人間。

但，無論是哪種說法，其實都無法獲得證實。

不過，塗角窟庄之所以懼怕魔神仔對孩童的威脅，是因為這並非只是傳說而已。

尤其十幾年前塗角窟庄頻頻發生孩童失竊案件後，庄民們更對魔神仔心存畏懼，拜神愈篤。

所以當地婚姻禮俗，也流行舉辦「完婚願」，感謝神明保佑家中男子順利長大成人，不被魔神仔抓走。

這一次在塗角窟港街上舉辦「完婚願」，是即將與魏家女兒成親的蔡家所舉行。

阿爐雖為小妹長春明日的婚事歡喜，卻難免想到昨夜與她的一番對話，他眉間不免多了抹擔憂神色，不知春妹是不是已經和阿爹提起那件事了呢？

——原來，春妹看得到鬼，而她在厝內看到的那個魔神仔……

旋步邁進巷子間，便是蔡家大院前的廣場，廣場前搭了方方正正的傀儡戲棚。

魏阿爐遙望而見竹戲棚一隅，長春正與阿爹並肩佇候。

戲棚側邊的竹架上擱放著十多尊的傀儡戲偶也不禁在風中搖頭晃腦，小生、旦角、老生、以及黑面的田都元帥一應俱全，竹架的最遠處，則勾懸著一尊白面束髮的花童傀儡。

它比其他傀儡還要乾瘦，小鼻子小眼睛，白臉粉衣，一襲紅圍兜罩著，兩手正直直垂放腰間，眉目神態與童子無不畢肖，只是分不清它究竟是男孩，抑或女童？

阿爐面有難色地望著那尊分不清男女的木頭傀儡，緊抵嘴唇。

阿爐嘆了嘆氣，便快步掠過棚架。

他感覺到擦身經過花童木偶時，木偶白臉上的雙眼正輕輕掃過他臂膀。

他上半身一陣發麻。

如果可以，他希望永遠都不會跟傀儡戲班有所瓜葛，這次是逼不得已，蔡親家公熱切拜託下，他才勉為其難聯絡多年未通音訊的阿榮師，他早已打定主意，往後他倘若婚媒，他決心不請任何戲班酬神。

這時，一名紅頭道公正手捻束香，領著阿榮師與蔡家大小，正在棚前敬天告神，是傀儡戲開演前的必經儀式，身穿黑衣道服頭頂繡帽的道士嘴中念念有詞。

「……謝天公謝地公庇佑蔡家後生裕文長成完婚，搬請列位眾神明來做主人，天公祖來鬧廳、祝福！列位神尊爐前，開恩赦罪！」道公低首三拜，便擲杯筊請神明決定戲齣，「……願答謝您〈狀元回府〉！」道公口唸咒語，蘸點田都元帥座前牲禮盤中的酒，向四方點灑。

語畢，他便將香置於田都元帥面前，請神觀戲，羯鼓拍板喧囂四起，鑼鼓陡然齊奏，阿榮師便躍上戲臺，搬演狀元戲齣，阿爐看到蔡親家公正熱情邀著阿爹與長春入席觀戲，將與長春成親的蔡家少爺也靦腆入席。

入夜天黑，儘管陰雷蓄勢，卻澆不熄港街上觀戲民眾的熱情目光。

長春瞥見一旁的阿爐，便微笑招呼。

他閉目暗忖，希望春妹出嫁後一切都好，這樣，這些年來他作為大哥的責任總算能功遂身退。

快落雨了吧，他彷彿在垂放膝頭的指尖上感受到潮濕的水氣，現下港口又將迎來雨神的季節。

2.

昨夜，六月季夏之夜，濕熱至極的氣候，未雨的溽暑感覺，就像是被濕黏棉被裹住全身一樣不舒服。大喜之日將近，但長春卻是煩悶鬱結，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便起身趿了鏞鞋，穿過萬籟俱寂的庭園來到側院，敲了敲帳房的門，想必阿爐仍在熬夜算帳。

「阿兄……」房門中，阿爐翻閱帳簿的指頭驀然停了下來，招了招長春坐下，燈火搖曳的影子裡，她面有愁色地凝望著阿爐，眼神飄忽，不停朝房內天花板張望顧盼，書帳房內空間小，只排放了一架陳年棕木書櫃和一對雕花桌椅，她彷彿在找些什麼。

「想找什麼嗎？」

長春似乎有話鯁噎在喉，阿爐有些意外，向來率直、藏不住話的小妹竟也會如此吞吞吐吐，看來婚事也讓這性

子倔強的小妹煩惱不少。

「哎，婚禮我和阿爹都準備妥善了，妳免煩惱。」

長春深吸了口氣才坐下，抿了抿薄唇才開口，「阿兄，這些日子辛苦你了。」

「這麼有禮，倒是不像春妹了。」

「呵……」聽到素來嚴肅寡言的阿爐竟會調皮挖苦，不禁讓長春淺淺一笑，眼前阿爐方正木訥的臉龐透著溫煦的眼神，讓她安心不少，每當看到大哥細長如針的穩重雙眸，總讓她忍不住回憶起小時候，剛到魏家那天傍晚，阿爹向她介紹阿爐之後，身長比她尚矮了半個頭的阿爐眯著眼一臉老氣，直挺挺朝她翹望，抬起手便拍拍她肩膀：「以後，我就是妳的阿兄！」不禁讓長春噗哧笑出，真裝模作樣，那時她打心底瞧不起眼前膚色黝黑的遲鈍男孩。

「我知道妳緊張，三茶六禮，婚媒就是這麼多禮數，但後日才是妳迎親，咱們明仔日先參加蔡家的完婚願而已，免驚惶啦。」

阿爐放下了帳簿，輕輕拍著小妹肩膀，長春看著哥哥微笑爽朗的臉龐，頓覺窩心不已。

「我只是在擔心……」

「春妹，蔡家不會虧待妳，妳別擔心，雖然裕文妳只見過他幾面，但我拍胸坎保證，他絕對會好好疼惜妳。」

阿爐真誠地凝望著她，安慰她不安穩的心情，他與裕文相識已久，對他人品與性格充滿信賴，也只有裕文才會讓他放心將妹妹的未來與幸福交予他。

魏家經營的郊商公號「魏錦興」是統領塗角窟港糖郊數十家郊商的龍首，靠著出口有「白玉」美名的白糖生意起家，自從數年老當家魏展伯退下位子，接位的大兒子阿爐有著天生經商腦袋，人人皆尊稱阿爐為「魏先生」。

與魏家二小姐訂婚盟的蔡家少爺蔡裕文，則是港街上經營藥材生意的大商戶，阿爐一心相信這是一個能讓春妹託付終生的好人家。

不過，雖是才子佳人門當戶對的天作之合，但當兩家媒妁之事傳開，卻在塗角窟港街巷掀起了不小的議論波濤，只因魏家是居於港口東北「上塗角窟」的泉州人，而蔡家則是居於舊街區「下塗角窟」的漳州人。

自乾隆年代漢人始移，為爭墾地水源、港邊貿易利潤，兩族鬥狠不斷，那怕是蝸角鬥爭也足以演變成滔天械鬥；儘管百年來死傷之事層出不窮，但塗角窟港這幾十年卻意外地不再傳出爭亂，兩族相安無事。

這一切都多虧「魏盛興」老當家魏展伯，靠著郊首身分說服泉人，居間談和，共同合作貿易經濟，摩擦才漸緩和。不過，魏蔡漳泉聯姻，在塗角窟仍是破天荒頭一遭，阿爐心想，春妹應該是擔心兩族世仇將為婚媒攜來不幸陰霾。

「春妹放心，免太操煩，裕文個性我曉得，他很實在，妳嫁過門後，一定會好好待妳，嗯……如果妳擔心，蔡家漳人身份，也不用太煩惱。」

「不是，你誤會了，我不是在擔心蔡家的事情……」

「那是在擔心什麼呢？」

「阿爐，妳還記得我來到魏家的那天嗎？」

「啊？」倏然談起往事，讓阿爐有些摸不著頭緒。

「你說，你從今後，就是我的阿兄了，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會讓我被欺負。其實，我一直都很感動。」

「有嗎，我有說過？」他側頭回憶。

「不過，我剛認識你的時候，我真討厭你。很久之後，長大了點，我才終於知道，其實你跟我同款，都不是阿爹親生的，是阿爹自街上帶回來的無家可歸的囡仔，那時，我才稍稍了解你的想法……」

「欲言又止，實在不像春妹。」

「其實，我騙了阿爹，騙了阿娘，也騙了你。」

「啊？」阿爐疑惑不解地瞧向長春，「怎麼說，妳騙我們？」

「那時，我並不是孤苦伶仃，我……我有家人，一個小妹。」

「什麼？」阿爐皺著眉沉吟片刻，才反問長春怎麼回事。

阿爐猶記阿娘跟他說過，長春與他同樣是那年水災的受害孤兒，伶仃無依。

「你跟她，都是孤苦人，身為阿兄，要好好照料她喔！」

阿爐耳邊彷彿又響起了當日母親的溫柔叮嚀，而小女孩早已平安長成了一名碧玉佳人，阿爐可說是不負養母所託，不過，長春所謂的「家人」，又是怎麼回事？

「我稱她叫阿圓，說是家人，其實……也不是血緣關係的親姊妹。自從那一年，半夜水災沖倒了我家厝屋，我便和親爹親娘失散，一個無依無靠的孩子能怎麼辦？只能一路向人乞食，餓到不行，就跑入別人的雞舍偷蛋吃。有一次，又餓到兩眼昏花了，我便在晚上偷偷爬進山腰上蔗蔴的熬糖屋，想從榨蔗場偷糖汁解飢，怎知絆了一跤，嚇死我了！才看到……原來地上倒了一個查某囡仔，不停發抖……」

女孩一身髒污，看模樣五、六歲吧，或則與長春同樣在水患下劫難逃生，也想在屋中偷食糖汁，結果身體過於虛弱，昏眩倒地。

長春了解情況後，便在蔴仔的棚屋中藏匿女孩。

長春一個人要過活便是吃力，哪有心思身邊再帶一個

小女孩呢？她終於打定主意，某日夜裡便要悄悄離開。

但她還是心軟了，當她在寒凍夜氣裡甦醒來正起身，卻傳來咕咚一聲，原來整夜抓著長春衣角入眠的女孩因她挪動身體的關係，女孩額心便直直撞上了牆邊推磨的石車。

長春心疼的輕撫她蒼白無血色的臉蛋，沒想到碰傷了頭她還兀自沉眠夢鄉，長春笑了笑，「就叫你阿圓吧，妳臉面圓圓的，叫阿圓恰恰好。」

生活是疲累的，而流浪兒更容易受路人欺笑訕罵，但長春卻很高興有人作伴。

阿圓雖不言不語，卻彷彿早將長春視為唯一仰仗依託的大姊，不管長春往哪走，她便捉緊長春衣襠不肯輕放。

「但……我終究還是離開她……」說到此處，長春按耐不住的心情終於潰堤，眼淚一滴一滴地流下，彷彿有風從帳房窗櫺隙縫吹入，燭影閃閃熒晃，空氣中瀰漫港邊特有的輕微鹹味。

長春說道，幾月後，有天為了解渴，兩人便鑽進棚屋旁的蔗田，她持著從棚屋竊來的生鏽小刀想偷剉蔗竹來啃食，怎料到田外響起悉悉簌簌的腳步聲，長春始終害怕她們躲藏在蔗屋的事情曝光，若被趕走，天涯海角也不知哪兒能去。

她想引走人群後再回來找阿圓。

踩踏著蔗田潮濕的溼地濺起水花，衝出田地時她竟算

錯了距離，迎頭便撞上了一位藍衣大爺。

大爺非但不厲聲責罵，反而扶好跌跤的長春詢問她從哪兒來。

「阿爹很親切的……知道我是孤兒後，牽我的手，說要帶我回家，要給我熱湯喝，我嚇到了……與其說嚇到，不如說是我的心動搖了，不管眼前的大人是不是在騙我，抑或想對我不利，我都不管那麼多了，當時我好累，好累，只想要好好休息……我回望蔗田，心思一定，便一聲不吭，頭也不回，跟著阿爹走了……」

長春一臉頹喪，多年良心的苛責讓她再也承受不住。

——我，我拋棄了她，背棄了阿圓，我在蔗田裡要離開她之時，她那時候是不是想跟我說什麼呢？一張嘴開開闔闔，彷彿有話想說，但她仍然沒有說出來。

拿著袖巾幫妹妹拭去眼角淚珠，阿爐沒有想到多年同在屋簷下生活的妹妹，也有他從來不認識的一面，據長春說，之後她心存懊悔，隔天回返蔗田棚屋，怎麼找怎麼向蔗工探聽，卻尋不著阿圓蹤跡了。

這幾年下來，長春都私下託糖行僕役打探阿圓消息，卻音訊皆無。

「阿圓死了，一定死了。」

「妳怎麼知道？」

「因為，我在厝裡看到了阿圓的鬼魂。」

「鬼魂？妳見到了？」阿爐瞪睜著眼，端詳著長春微微扭曲的臉龐。

「跟著阿爹住進這裡之後，只要到深夜，在我房裡，在灶房，甚至……甚至在阿爹阿娘的臥房裡，有時候我會看到一個白色的影子，像是……像是鬼，就像是廟口秀才先生說的那般，飄來飄去沒有腳，魔神仔，大家都看不到，只有我才能見到，那不就是魔神仔嗎？小小的身子像是孩童一樣，是囡仔鬼，我想，那是阿圓的鬼，臉白白的，貼在紅磚牆邊，總是咧著嘴巴對我微笑，一下子又忽然消失。」

一邊說著，長春的眼神一邊漂浮，不時朝帳房窗口瞟睇。

「怎麼從來沒有聽妳說過呢？」阿爐嚥了嚥口水。

「我……我不敢講。」

「現在，阿圓有在這間帳房嗎？」

長春閉上眼，搖搖頭，「沒有，現時她不在。」

現時？所以，阿圓的鬼魂也曾經在帳房裏陰魂不散的徘徊嗎？阿爐呼吸一凜，「你不怕嗎？」

「早就不怕了，方才走過屋外庭園，我還繞了路四處張望，想見見阿圓。」

「妳有見到嗎？」

長春再度搖搖頭，表情甚是失望，「這一年來，我已經很少見到阿圓了，聽人講，只有孩童眼睛才見得著鬼，但我卻想，也許，是阿圓不願見到我了吧，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要出嫁了呢？」

「也許她終於離開人世，投胎去了，這是好事。」

「真的……是這樣嗎？」長春眨了眨痠痛的雙眼，表情似苦似笑，「若是這樣，那我真的很替阿圓高興。」

半晌的沉默過去了，阿爐不知道該接什麼話安撫妹妹的心情，一室沉沉靜靜，反而換阿爐不安於座。

他抬眼尋望帳房四周，這時他才發現，置放在椅腳邊專門驅趕蚊蟲的香爐煙不知道何時熄滅了，只在房內留下微微陰涼醒腦的檀藥味。

談至此處，阿爐總算理解長春的憂心。她擔憂往後一旦出嫁，阿圓將再次無依無靠，就算在魏家大宅裡藏匿徘徊，仍舊只是生死不入輪迴的孤魂野鬼，一隻漂泊四處的魔神仔。

所以長春想與阿爹坦白，商量是否能將阿圓在魏家也安置一只牌位，或是祭祠，讓阿圓終於有個安身的所在，了卻她這一位無緣姊妹多年來的心願。

「吶，阿兄，你覺得阿圓會想要結婚嗎？」

長春低聲問著，滯悶的空氣隨之一凝，阿爐不禁一愣，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我不知道。」

「呵，也是呢，是我想多了。」長春收回凝望遠方的瞳眸，深吸了一口氣，朝阿爐微微頷首，「關於這事，我會再跟阿爹說清楚，真多謝你，阿兄。」

目送著長春起身告辭的身影，帳房門咿呀關上，室內彷彿又回到原本的氣悶燥熱。

阿圓的鬼，魔神仔……

原來，春妹也看得到。

阿爐翻開帳簿，想要繼續方才被意外打斷的工作，繼續盤點這一季的貨物收支和訂定下次的貨運船期，卻怎麼樣也靜不下心了。

心緒攪亂，他靠著椅背陷入深層的回憶。

記憶中，那張白色的臉龐便在眼前左右晃動，就像鋪著白粉的木偶一樣。

沒錯，就是木偶的臉，木偶身軀，方才長春一描述，他的回憶便如潮水湧上心扉。

他也見過那鬼，那個魔神仔。

並且，他知道那鬼並不是阿圓，因為，在他進魏家的那年，他早就在家中見過了。

如同長春描述，看不見腳，灰白的影子模模糊糊，小小的身子，孩童般的身材，在各個房間飄來盪去，無聲無息。

因為他早在長春來到魏家之前，就見到它了，所以他很清楚，那並不是阿圓化身的魂魄，但他沒有在當下戳破長春的推想。

那絕非人死後遺留的靈體，阿爐心中格外明白。

因為，那是傀儡木偶所化成的怨靈，並且，是阿爐將那怨靈帶到了魏家。

所以，他一直以來，都厭惡看傀儡戲或布袋戲之類的戲齣，那些似人的偶身總是勾起他深埋心底的回憶。

3.

「開恩赦罪！」

臺下一片掌聲迭起，鑼音暫歇。

「……香花四果，全家答謝上蒼大帝、地祖公、南斗星君、北斗星君，開恩赦罪，祈求一家平安……答謝您〈童子戲球〉！」

道士同樣點灑田都元帥的座前酒，酒水在夜風的吹送下更顯晶瑩，他在空中畫符後大喝一聲，北管樂音一震，阿榮師收到訊號，隨即雙掌一提一捺，一尊花童傀儡便現身臺上，雙手持球逗趣十足，娛神娛人，博得觀

眾哈哈大笑。

隨著鑼鼓節奏擺動身軀，白面童子持球或拋或接，模樣分外調皮，甚至雙腳一踢就將皮球踢到戲棚小門內，童子搖頭晃腦找球時，還栽了個跟頭。

作為第三齣戲，向來都是以〈童子戲球〉作為壓軸好戲，有著祝福早生貴子的用意。

但阿爐卻越看越憚煩，如坐針氈。

那童子戲偶彷彿不時朝著他咧嘴大笑，好像在說，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做了什麼事。

小鼻子小眼睛的童子木偶，在臺上一躍一跳，天真又愚戇，逗得臺下捧腹大笑，「球在這裡啦！」，一名入戲頗深的觀眾大聲朝花童喊著，花童仿若有靈，偏著頭，旋過眼睛望向戲棚底下。

阿爐不禁屏息。

——我知道你做了什麼喔。

阿爐似乎耳邊傳來細微的嘶嘶聲，襯著耳畔忽遠忽近的浪潮聲。

他很明白自己做了什麼。

他曾害死過人。

阿爐來自大肚下街大肚溪大橋畔一個製作木偶維生的

張姓家庭，但阿爐卻從來沒見過父母認真從事過這件工作。

好賭的父親經常三天兩天不回家，就算回家了，也只是向妻子討錢花用，一領到錢，便頭也不回地轉身離去。

「阿爐，你聽好，查甫人就要有路用呀！不要像我，連家都顧不好。」說歸說，阿爐父親似乎從來沒想過要如何「有路用」，始終任性來去，打罵妻子。

從窗戶望向大肚溪竹橋上父親捲著褲管、裸著上身遠去的背影，是阿爐童年深刻的回憶。

儘管阿爹吹噓自己曾是雕刻名家，但阿爐卻連一次也沒有看過父親拿過刻刀，他懷疑父親口中故事的真實性。

甚至，他也懷疑阿爹究竟是不是他的阿爹？

他早就不將那位男人視為自己的父親。

除此之外，他也十分輕視他的母親。

因為丈夫不中用，母親自暴自棄之下，便嗜酒如命，稍有不順、心情不佳時，便將生活中無處宣洩的各種怨懟憤怒化成直接的暴力，施加在阿爐身上，痛苦和傷痕是他在那個家僅存的印象。

「應該很痛吧，哈哈，很痛喔，怎麼不喊痛啊？」母親酒後最喜歡玩的遊戲，便是拿著倒抓著酒壺的破裂瓶口，用力割劃阿爐的四肢，只要阿爐稍有閃躲，力道只會更加猛烈，滴滴紅血都染紅了阿爐閃身倚靠的土角牆邊。

披散著頭髮的阿娘酩酊大醉，渾身發臭，想必多日沒有洗浴了，相較於身體傳來的疼痛觸覺，她靠近時四處瀰漫的垢臭腥氣反而讓阿爐更加受不了，他閉上眼睛，屏住呼吸，絲毫不願意瞧見阿娘悲慘醜陋的模樣。

她瘋了，阿爐只將她視作一名恰巧同住一起的瘋婦。

雖然阿娘如此不負責任，但當她酒醒時，為了生計她也會接幾件彩繪木偶的工作，但家中為偶頭塗漆染色的顏料早已多年前用罄，欠缺專門技術的阿娘只能用石灰簡單調配成白色漆料，所以她接單的事務，只能將客人拿來的木偶塗白成素體，所得薪資更是十分微薄。

自從阿爐有記憶以來，家中梁柱便掛滿了一排排正在風乾的白漆偶身，傀儡戲偶是竹籠麻編製成的偶身，一絲不掛通體土白，也有布袋戲光禿禿的偶頭，不論男女老幼都是灰白著一張臉，表情肅穆，無聲無息，從破損的門縫吹進的風拂過便會倆倆相碰乒乓作響。

那些恐怖的人偶真的賣得出去嗎？

阿爐冷冷地望向它們白色的臉龐。

就算只是不諳世事的孩童，阿爐也明瞭母親之所以還接得到工作，是依靠以前熟識的朋友，可憐她境況才施捨的幾件工作，阿爐之所以認識阿榮，也是因為那時阿榮在傀儡戲班當演師的父親來家中探望，兩人才互相結識。

不過，當時阿爐也明白，阿娘就算賺了錢，絕大多數

還是進了酒鋪的口袋。

自從十歲那年之後，那個總是自稱為「阿爹」的男人便再也沒有回家了。

阿爐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了，母親對於父親的失蹤，顯然絲毫不在意，但最有可能的推測，便是那男人決定要拋棄這個家，不再返回。

阿爐關起窗戶，關起了屋外大肚溪大橋的影子，他知道自己將再也不會見到那個男人了。

往後，母親的情緒越加不穩，不管有無飲酒，只要見到阿爐便是一陣拳打腳踢，甚至彩繪偶身的工作也不再進行，最後家中樑上只懸吊了一只半完成的素體傀儡，大概連委託彩漆的客戶也忘了這尊戲偶的存在。

彷彿整個世界都遺忘了這個家。

阿爐瞪著牆角盤腿坐著默默飲灌酒水的母親，推測多久之後母親又要起身吵鬧一番，最近，母親只要缺錢，便開始帶陌生的男人回家了，阿爐終於再也無法忍受。

他也想忘了這個家，忘了母親，像那個自稱「阿爹」的男人一樣，拋棄一切。

阿爐的意念，終於在某次風颭夜裡實現。

從庄外替人放牛之後，沿著大肚溪返家，天色昏暗將雨，平日吱喳飛舞的水禽也不見蹤影，水聲潺潺，溪畔一

陣詭異的寧靜。

他家小屋坐落在離塗角窟港口尚遠的北岸大竹橋下，一排排骯髒小土屋便是他這十多年來棲身之所，鄰居大多是在街上混不下去的羅漢腳們，或是在港口作事的苦力佣工。

遠遠地，阿爐便見到衣衫凌亂的母親牽著一個打赤膊的陌生庄稼漢，有說有笑地走進屋內。

阿爐嫌惡地皺眉。

他再也無法，再也忍受不了與母親生活了，他駐足在溪邊悶不吭聲，將手裡拿的趕牛短木棒拋向溪中，水花四濺，天邊飄下冷冷冰冰的雨。

風吼雨嘯，阿爐豎耳聆聽，感覺那聲音並非雷聲。

幾名鄰人打開了門，似乎也察覺到不對勁的風雨聲，紛紛開門，頂著竹笠蓑衣便往外衝出。

「這不是阿爐嗎？」一名平日對自己頗照顧的鄰居大叔叫住阿爐，「還呆呆站在河邊做什麼？快逃呀！」

「啊？」風雨聲大得聽不清對方，阿爐抱著頭，低下身碎步跑到大叔身邊，他記得大叔是在塗角窟港口邊作事的轎夫。

「水要淹過來啦！」大叔只丟下這句話便壓緊斗笠帽沿。

阿爐瞧見自己的家門仍然門扇緊閉，難道母親沒有聽到嗎？

他踉蹌踏步回返，一陣暴風颳來，刷刷掃擊著阿爐的腳步。

就算步履不穩，他也顧不得那麼多了，踏著泥地沿著河岸跑去，終於來到了家門前。

阿爐一開門，不禁愕然。

房內嗆人的酒味沖天，一片凌亂狼藉，阿娘與那陌生男子渾身赤裸，打著鼾聲，正在呼呼大睡，兩人臥身的土角地上瀰散著尿騷般的不堪臭味，在潮濕的空氣中更顯刺鼻。

就像是躺在地上的兩隻野獸一般。

阿爐茫然呆滯，甚至作嘔頭暈了起來

他眯著眼忍住呼吸，忍住壓抑的心情。

他的眼神帶著鄙賤的憤怒。

屋外烈雨帶著巨大的風壓，自阿爐背後吹進屋內，那只懸在樑上的白面戲偶前後晃動，脆弱的絲線彷彿將要斷裂，戲偶仍兀自掙扎晃蕩。

偶頭白色的臉嚴肅地看著阿爐。

雖然雨水冰涼，他卻一身火燙，眯著眼，打量著屋內

打著酒斝的母親。

他退了幾步，將門悄悄關上。

關起門前，他彷彿見到那只戲偶木然的臉龐，刷白的臉像是鬼一樣，冷冷瞥視著他緩緩關起門來的舉動。

戲偶彷彿在笑。

不對，也許，在笑的是他自己。

他彷彿嚇得幾近癱軟跌倒，

阿爐轉身逃進溪邊的樹林時，他毛骨悚然地聽到身後傳來比雷聲還要巨大的聲響。

那是洪水吞噬一切的聲音。

多日後，阿爐才返回大肚溪畔的長屋看望，哪裡還有昔日那排骯髒土屋的影子呢？大橋沖毀，溪岸早被土紅色的汙泥夷平一片，渺渺冥冥猶如洪荒，溪道凌亂著無數枯枝斷葉，淺泥上掙扎著不及逃難的白肚魚。

赤足走過灘塗，只留下淺淺深深模模糊糊的小小足印。

阿爐面無表情地轉身離開。

自從被魏家領養之後，阿爐便立誓要在新的家庭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魏錦興」的魏展伯和呂招弟成為了他新的父親與母親。

阿爐沒有想到，他的養父母竟待他親如己出，初嘗親情滋味，為了回報他們的恩情，這數十年來他潛心學習，在糖行從最低的雇僕身分做起，從待人接物的道理做起，夙寐匪懈地吸收各種商家知識，一路辛勤，終於接替了養父的位置，成為獨當一面人人稱敬的郊首，治理塗角窟港一帶的商港貿易。

阿爐認為，只有好好的發揚「魏錦興」這個商號，才是對得起養父這數十年來的哺育之恩，對照他不願回憶的過往，他很滿足現今。

那一段過往的生命早已泥封在大肚溪水底了，就像是前世的回憶般恍恍惚惚，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會驀然橫上心頭。

只有在家中意外撞見那灰白的影子時，他才會眼角不受控制的抽動。

那幽靈，刷白的臉，小小的身軀，虛幻的魔神仔，活生生就是當晚他在關起家門前望見的情景。

那一晚，他母親與一名陌生的男子沉沒在滔滔大水之中，成為徘徊陰界的水鬼，而他是間接害死他們的兇手。

那一只戲偶也同樣葬身溪底。

那段在大肚溪畔苟且生活的日子就像做夢一樣，而不時從牆角邊飄出的白面怨靈，則只是從他夢中竄逃出的虛影。

所以他很能體會小妹長春多年來隱瞞見到幽靈之事。

長春之所以會將大宅中棲身的戲偶怨靈視作阿圓的化身，想必是她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讓她固執地將那魔神仔視為阿圓的鬼魂，因為那木偶塗白的臉龐男女難辨，當魔神仔現身時，長春因自我的虧咎感而主觀地將它視為女孩化身。

就算之後春妹到了蔡家，恐怕也將會繼續看到阿圓的影子，會把奇形怪狀的石塊看作阿圓，或將土角牆上的污漬誤認成阿圓鬼魂顯靈，那樣虧欠的心情是無法從人心徹底剷除。

背負著秘密而活，若要揭去那層傷疤，便是逼迫自己去看見那疤痕底下永不癒合的血紅傷口，留著膿水散發臭氣令人作噁的瘡口。

那瘡口就是自己的真實。

她想要逃開自己的真實。

阿爐細想，長春之所以這些年來，不肯跟眾人說出阿圓鬼魂之事，是懼怕自己當初對阿圓的背叛被攤在陽光下檢視。並且，她之所以會不願意言明，說怕養父會帶法師來家中除魅，這樣的想法，恐怕也是為了滿足自己。

她想滿足自己仍在「保護」阿圓的假象之中，但其實，她想保護的是自己罷了，她害怕被魏家認為是不祥的外來客，反被逐出好不容易覓得的棲身場所。

看得見恐怖的魔神仔，卻不對他人言說，可能，是一種對自己的懲罰。為了滿足自己的虧欠心，她才選擇不對任何一人說出魔神仔之事。獨自面對鬼魂的恐懼，那樣的心情只是基於想讓自己有彌補過錯的機會，好讓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情感罷了。

他沒有立場質疑長春的心情。

阿爐肅穆的回想著昨夜與長春的對談。

始終轟鬧的北管鑼響倏爾停歇。

看樣子，臺上傀儡已然結束。

那名白面花童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球，開開心心一蹬一躍的鞠躬下臺，阿榮師滿足得意的收起花童戲偶，也向觀眾行了一個揖，台下觀眾也報以熱烈的掌聲與吆喝。

雨水點滴落下，港街觀眾帶著滿足的神情，魚貫向前對蔡家祝賀娶媳。

阿爐眯著眼，記憶中那場劫難般的風雨彷彿仍滲在心頭，揮之不去，但他早已決定，要永遠掩埋那段回憶，就像泥洪早已掩埋了他母親與那名陌生男子的屍體一樣，他要掩埋起十歲以前的自己。

「阿兄，你在這呀！」

長春靦腆而欣喜地朝阿爐招手，他才負著雙手慢步邁前。

眼前，長春與阿爹正笑容可掬地在蔡家大院門口等待著他。

4.

魏展伯捋著花白的嘴鬚，一臉神情安然，立在蔡家宅門前，睇望著蔡家正在舉行「完婚願」最後的壓棚儀式，雖然魏蔡雙方將成親家，但畢竟仍是外人，魏展伯為了不打擾蔡家行禮儀，便先逕行移至門口靜靜等待。

儘管雨露輕飄瓦簷，卻無礙壓棚儀式的進行，站在一桶錢水前的蔡家少爺正提著方才傀儡戲棚前的兩盞紅燈籠，阿榮師側站一旁口誦吉祥，蔡家眾人便隨之朗聲應和。

「添丁進財天歲壽，舉高高生子生孫中狀元，乜某大家吃老老！」

「有哦！」

「錢水昌盛，富貴萬年！」

「有哦！有哦！」

最後，便將廣場上放置的紙糊天公座與白甘蔗一同燒化。

細細夜雨澆不熄蔡家院前熊熊的火焰，火焰中彩紙燃燒出焦臭的煙味，魏展伯極目沉思著。

為了準備明日迎親，他方才便已命阿爐與長春先回魏

家蓄養精神。阿爐做事仔細，早已命轎夫在蔡宅屋外等候，所以當傀儡戲齣演完後，與蔡家打聲招呼後，便與長春先行上轎返家。

阿爐最近真的越來越有頭家款了，望著阿爐堅毅厚實的背影，魏展伯的心情欣喜又安慰。

——阿招，如今妳也可以放心囉，妳的兩個囡仔都很成材，妳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展伯一想起多年前早已過身的妻子，心內卻不禁一陣悽悽惻惻。

略顯濁白的眼瞳彷彿蒙上了一層白紗般的陷入思考。

昨夜，當長春敲著他的房門時，說有事想與阿爹商討，他便心有預感神情不寧，強忍住騷躁不安的情緒，靜靜坐在房內的太師椅上，將長春的話一字不漏地聽完。

原來，女兒長春始終都會在魏宅裡見到鬼魂。

她看到了不吉祥的魔神仔。

她說，恐怕是港邊的無主孤魂擅自進屋，才使魏宅陰魂幢幢，如今將要嫁做人婦，根離魏家，怕野鬼日後影響魏家風水，故將這多年來隱藏的秘密告訴阿爹。

「終歸是無依無靠的魂魄，會到魏家也是緣分……」

魏展伯搖搖頭，沉思片刻，便回答長春，他不忍心趕走棲身此地那麼久的孤魂，況且這麼多年來也與魏家相安

無事不惹禍端，若蠻硬趕走也太可憐了，故他決定在魏家大宅側院設一座小祠，供奉附近飄盪無依的孤魂野鬼。

長春彷彿重擔輕放，深深地吐了一口氣，點頭答應之後，便告辭離去。

魏展伯斜躺椅背，雙眼假寐，右手摩娑著桌几上的茶碗，方才新砌的熱茶因為與長春一席談話而涼了，杯碗冰涼的觸感直透指尖，讓我不禁打了個寒顫，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他倏然睜眼，慌張地在房內四處張望。

長春口中的「魔神仔」，是否仍在這房內徘徊躊躇呢？

——對不住呀，實在對不住，害你這些年有家歸不得，我都不知道你還在這裡無法解脫……

往事剎那回湧衝擊心頭，展伯瞬間老淚縱橫，沉痛悲戚不已，兩隻細瘦粗黃的手掌掩著臉龐哭泣起來。

長春不知道那道白色鬼魂來自何方，但魏展伯比誰都清楚，大宅中那道白色鬼魂的來歷。

那是被誘拐進魏宅的可憐男童的身後亡魂。

不過，他也不知道孩子的名字叫做什麼，畢竟他剛被妻子招弟誘拐回家時，便隨即魂斷陰曹。

那一年，魏展伯從春末便開始慢慢感覺到妻子舉止異樣，但他卻遲鈍地不當一回事，整日忙於生理工作，

才釀成如此災殃。

魏展伯與鄰街的呂招弟成親之後，已經相扶相持十多年了，感情深厚的兩人卻始終無後。

幸運的是，某一年招弟竟然日夜昏頭徹夜乾嘔，惡寒怠懶，因時逢瘴癘疫疾侵擾鄰庄，展伯不放心，便從大肚下堡請醫大夫來視診。

大夫笑吟吟地慶賀夫人有孕在身。

兩夫妻真是又驚又喜。

展伯心想，也許是在母親逼迫壓力之下，妻子的心情負荷過重才無法生育，如今壓力源頭消失，身體安適自然，喜孕之事有成也是不足為怪了。

當他每晚從「魏錦興」辦公回家，望著兩頰紅暈的招弟便滿心喜樂，聽招弟說，她現在每日都從港口坐著竹舢船溯往大肚溪流銜接的小運河，來到矗立於運河前的永和宮焚香拜神，廟宮內除了祭祀漳浦縣媽祖婆之外，也供奉頗有靈驗的祝生娘娘，是塗角窟庄一帶頗負盛名的求子廟，雖然永和宮一地屬於漳人聚落，漳泉兩族向來不合，展伯平素也總告誡招弟要與漳家庄頭保持距離，但瞧見她躍然興奮的表情，他也不願意潑冷水。

「喔，這麼靈驗呀，呵呵，那我也要請妳求個一男一女呢！」

展伯喜上眉梢地摟著妻子，招弟只是害羞地點頭。

世事如棋不勝算，沒想到幾個月過去了，招弟的肚子卻始終平坦，絲毫不見胎孕之兆，最瞭解自己的身體莫過於自己，她終於按捺不住慌張憂慮的心情，向展伯說出她的擔憂，兩人商量之下便再次請庄頭的大夫前來會診。

大夫把脈良久，甚至還請隨行的醫藥館徒弟也上前捏脈，最後兩人神色大惑不解，彼此交頭接耳。

「夫人……嗯，好像未曾有孕。」

大夫低首思考片刻才解釋，有些婦人雖然無孕在身，但卻會呈現假孕症兆，月事不來，嘔吐噁心，任何懷孕時的身體反應俱全，但肚中其實毫無胞胎，大夫診斷魏夫人只是因為精神心理因素，才造成假孕之兆。他一臉歉意，向展伯夫妻倆深深鞠躬道歉，認為自己行醫不察，願退還所有診金。

魏展伯並沒有收下退還的診金，還大方地奉上十兩銀錢感謝大夫辛勞。

原來只是假孕罷了，展伯雖失望，但卻未過於懷傷，對於兒女之事雖掛念在心，但他正逢「魏錦興」拓展事業之初，全副精神放在港務貿易之上，對於假孕之症便一笑置之，安慰妻子別掛懷，孕兒之事不急，時辰到了，自己的就該是自己的。

招弟臉色蒼白勉力微笑，眼神浮動，彷彿心不在焉。

魏展伯事後回想，妻子大概是在那時變了。

她變得更加沉默，變得更憂傷抑鬱。

展伯對那樣的轉變一無所知，也無暇顧及，魏宅內大小事務，他都放心地交招弟一手包辦，他當時一心一意，亟欲將魏家父祖輩留下的商號「魏錦興」在塗角窟港發揚光大。

等到他某日在家中臥房內，發現一名陌生男童的屍身時，已經來不及了。

招弟正縮在牆角，渾身顫抖兩眼迷茫散焦，她緊緊抱胸的雙手手指用力彎曲，指甲幾乎都要戳破衣裳抓傷自己，他趕忙踏前安撫妻子。

朝男童看去時，顯然早已回天乏術藥石罔救，男童的小小脖子爬著兩道淤紅的掌印，屍體仰躺在地張口吐舌，毫無活力的舌頭甚至青紫著淡淡齒痕，似乎想在臨死前多吸幾口空氣時卻被自己咬傷，死狀甚為淒慘，左手壓在後背，右手則不自然地曲放額前，顯然經過一番猛烈掙扎。

屍體的皮膚尚有些微餘溫，看來是幾刻鐘前才斷氣。

展伯頹然倒地，全身力氣彷彿都被抽空，什麼話也說不出，腦海一片混沌。

招弟已然精神混亂，言語顛三倒四，他摸她額頭，燒熱的猶如滾燙火球，轉念一想，他只能先用灶腳側房遮蓋材薪的草蓆將男童屍身密裹，匿藏在宅院中隱密之處，並吩咐僕傭暫時休假數日，遣散了眾人後，也將糖行事

務暫且交給底下信任的老掌櫃，便在家中悉心照料昏迷病倒的招弟。

隔日，待招弟神識清醒，發燒漸退之際，展伯才從斷斷續續的問話中拼湊出事件始末。

原來，招弟就算已被大夫診斷出假孕之後，這些日子以來，仍舊不由自主地提著供品香籃每日乘船至永和宮向祝生娘娘虔誠請願，但越拜神心情越是波濤激盪，悲愁萬分，最後甚至鎮日跪在娘娘神尊前淚泣不止，把頭都磕出血來了，有好幾次廟公看不下去，便硬拉著幾乎要虛弱暈倒的她到宮內廂房臥躺片刻。

察覺到自己的失態，招弟不願因為太過悲傷反而造成廟方的麻煩，之後便在家中休養幾天，才又再踏上渡船口的舟舫，想向祝生娘娘做最後一次的祈禱。

「娘娘真的，真的回應了我的願望了，給我一個囡仔！我會有很多囡仔！」神智猶然迷糊的招弟，突然精神振奮地起身向展伯喊著。

當時，因身體發暈些微不適，招弟便倚靠在廟前凹岸上的老榕涼蔭裡暫憩，那運河前的老榕慣常被用來繫綁船纜，招弟便駐足一旁，看著膚色黝黑的船伕將舟上貨物一一卸下，塢上牛車便將從塗角窟港運來的貨物載送他處，此處向來是貨物出入南北的大站。

天氣酷熱炎燒，小碼頭邊赤身壯漢搬運貨物時，操

著響亮嗓音彼此笑罵著不入流的談話，招弟眼神迷濛頭疼不已。

這時他看到老榕前走來一名可愛的男孩。

她只記得自己立刻彎身抱著男孩上船。

而後，發生了什麼事？你為什麼要抱走別人家的囡仔？展伯著急詢問。

招弟的記憶混亂，她只記得回到魏家時，男孩突然吵起來，又鬧又踢，直喊著要阿爹阿娘，不肯乖乖聽話，招弟一急，用手摀住男孩嘴巴，但孩子卻更加反抗，哇哇大哭，撲倒在地，招弟也隨之跪地，想制止他，雙手不自覺地壓上他的脖子……

——展伯，我的乖囡仔呢？他現在不哭了吧，快讓我看看他，看看他……

悲傷不已的展伯只好暫時安頓好招弟，獨自到永和宮探聽風聲，原來男孩來自當地漳族某戶大家，寶貝獨子失蹤之事正惹得滿庄風雨。

更令人訝異的是，那孩童並非近來第一次失蹤個案，早在他之前，一個月內庄頭已經失蹤了三、四個孩子，頻繁的孩童失蹤案，也引來了衙門方面的關注和搜索。

他只能沉默回轉，設想著最糟糕的狀況。

眾多孩童失竊，是不是妻子所為呢？他質問招弟，換

來的卻是面無表情的沉默。

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先將草蓆裹包的孩童屍身，用糖行的木輪拖車載上，夜裡偷偷丟棄在庄外荒涼的刺竹林中。

看來，招弟渴子心情比他設想的程度還要激烈。

魏展伯痛心疾首，只能盡綿薄之力進行補救。

為了隱埋妻子拐騙孩童的行為，他利用塗角窟一帶流傳的魔神仔傳說，在庄頭裡暗中散播了魔神仔擒抓幼童的謠言。

儘管對不起失蹤孩童的家屬，他也只能用謊言填補妻子犯下的過錯。

在魏宅中死亡的孩童是漳州血統，儘管漳泉不兩立，但禍不及無辜稚幼，愧對漳人的虧欠感驅使下，他利用自己的地方權力對漳州人釋出善意，表面上是為了鞏固塗角窟港的共同貿易利益，但私底下卻是暗中幫助那戶失去珍貴兒子的漳家商人得以事業昌隆。

他開始在大肚、沙澗等庄頭開辦義學私塾，提供貧戶幼童識字讀書的機會。

除此之外，塗角窟港旁的大肚溪夏季屢屢溪洪爆發，他便造橋鋪路，捐資義賑鄉里，總總善心善舉不落人後。

為了讓妻子回復往日笑靨，他起念收養流浪幼童，阿

爐與長春便是在此機緣之下來到了魏家。

說也奇怪，家中多了一子一女的存在，讓招弟的心理狀態逐漸恢復平衡，彷彿忘了曾拐殺兒童的記憶，展伯也自此絕口不提，夫妻間彷彿重拾了多年的相處默契，生活的一切平靜無波美滿安適。

她成為了一位無比溫柔貼心的母親。

她給予了阿爐和長春無止盡的溫暖與細心體貼的呵護，在她的照料與養育中，阿爐與長春終於如願成長，阿爐成為了「魏錦興」幹練穩重的大老闆，長春也成為亭亭玉立的花樣女子，即將出嫁完婚，兩人的平安茁長，可說是招弟在長久歲月中辛勤灌溉培養而成。

展伯衷心期盼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只要阿爐與長春平安長大就好了，一切就值得了。

他自己告訴自己，或者，催眠自己：這是唯一能做的償還。

5.

在蔡家大院廣場上，紙座與白甘蔗將要燒盡。

霧煙繚繞的夜晚，雨水早已停止，空氣裡滲著濕意，從海港吹拂而來的夜風有著冷冽的尖銳，模模糊糊迷迷茫茫的輕煙即將化解散開。

魏展伯想像起那道白色鬼魂，仍在魏家宅院中無所依靠流連徘徊的境地，應是萬分寂寞，那鬼魂是魔神仔，是被他妻子殺害的孩童陰魂，他對於妻子的所作所為，只能用盡全力去償還。

他的償還，卻只是安慰了那些仍在人世活著的人。

只有活著的人得到了幸福。

蔡家的壓棚儀式終於完成，一家大小和樂融融，蔡家親公與蔡裕文前來熱情邀請魏展伯留下晚宴。

「完婚願」的儀式是為了感謝天上諸神明保佑家中孩子順利成長，在成人過程中不被邪惡的妖魔擄去，魔神仔傳說盛行的塗角窟庄，家家戶戶都會在小孩子不聽話時用「魔神仔」的恐怖故事嚇唬他們。

魔神仔，究竟是山妖，或者是怨靈，抑或是死不瞑目的冤魂？庄頭的人們不願意直視鬼怪傳言背後的真實，家中孩童若有夭折的人家，也只能苦笑著說，自己因壞運道而沒有得到神明的保佑，必須要更加的虔誠祈禱，才能讓神明庇佑一家平安。

如今，蔡家的「完婚願」也平安地落幕，蔡家長子順利長大，並且人生即將迎來成親之日的圓滿時刻。

展伯微微輕笑，朗聲祝賀蔡家有子長成完婚，實是人生最大樂事，並且也應邀入席。

他踏著緩緩慢慢的足履前進。

因為駐足久等的緣故，他發現兩腳竟然痠麻不已，移動吃力。

歲月讓他的步履蹣跚齒搖鬢白。

他感到莫名的悲傷與低沉，抬頭望向天空，數隻灰溜溜的鳥禽展翅飛過。

——魔神仔的傳說，以及虔誠祭神的生活禮儀，想必今後還會繼續流傳於塗角窟吧，因為人是如此的脆弱與無能為力，需要被安慰，也需要找到讓自己能繼續前進的理由。

展伯心中暗自忖想。

在他的身後，烏雲緊密鋪疊的天空，只是無垠無邊的冰冷幽深。





陳利成

個人簡介

筆名陳胤。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國中教師。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著有詩集《流螢》、《戀歌》、《島嶼凝視》、《青春浮雕》、《詩的旅行》；散文《半線心情》、《悲歡歲月》、《放牛老師手札》、《咖啡·咖啡》、《經口之春》；拼貼創作《秋末冬初》等書。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磺溪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

巷弄人生

得獎感言

居陋巷，又遇惡鄰，人生大不幸；白天工作場所，若又是此翻版，那就無語問蒼天了——逃不了者如我，只能當成修行。但不知怎麼了？偶爾還是有一些詛咒，對於那不安好心的長舌婦，那失去天真爛漫的小屁孩，甚至那小小一條冒煙向你嗆聲的狗屎……真的不知如何抵抗這些真實的題材一直來虛構我的人生，還好，得獎了，感謝評審先生，我會在故事裡繼續修行。

巷弄人生

陳利成

水電嫂又開始在家門口搖呼拉圈了。這天，一隻家燕就停在電線上，靜靜張望，有時細小的頭會左右動一下，或者稍稍挪移身軀，像在暗示什麼似的，不過沒人理牠。

此時，你知道是早上六點半了，有時準時到令人嘆為觀止，每天幾乎是風雨無阻地搖，天氣不好時，她會在騎樓下搖，也不知搖多久了，反正熟練到可以邊搖邊聊天，邊走動，甚至邊做頭部按摩，技術好到沒話說，只是那水桶腰怎麼越搖越大，真是讓人想不通。住對面的來姆仔有時會虧她說：「共佻翁按呢直直搖，搖甲莫怪伊瘦比巴……」

原來，那呼拉圈是她開水電行的丈夫用塑膠水管特製，超大號的，配合她肥胖的身軀。水電行原本是有招牌的，後來被電力公司以營業用電價計算，她索性就把招牌拆了，奇怪的是，真的又變回家用電價了，這鳥制度也真離譜得可以。像這條陋巷，充滿屎味。

他先生健仔，是個沒聲音的人，瘦瘦小小的，乾癟得與她的壯碩形成強烈對比，看似不搭嘎有時又覺得是絕配。真的沒聽過他說幾次完整的話，都只是一些基本應對，「好」「不好」之類的，而且常是被動的回答，很少主動

陳述意見或向人打招呼，而對於別人的問候，總是冷漠以對，或視若無睹，巷子裡那些三姑六婆，私下會說他像個自閉症，也不知道他是否知情，因他從未吭過聲。

不過，健仔倒是個樸實的人，每天開著藍色小貨車默默上工，默默收工回來，對於這過度嘈雜的巷子，他毋寧是受歡迎的人物。但，水電嫂卻是完全相反的超強聒噪，說是「三姑六婆之后」一點不為過，只要她在你門口發起功，不講個半小時以上絕無罷休，而且旁若無人，過程完全不用充電。

來姆仔起床了。出門來，就開始動手整理騎樓下的資源回收物品，長期以來她都幫慈濟做一些環保工作。

「鰲早喔！」

「鰲早！」對於水電嫂的問候，她早習以為常，邊跟著動動手腳邊笑著說：「閣咧搖矣！」

「加減仔運動一下。」水電嫂的腰已爐火純青與呼拉圈合而為一：「恁後生若真久無轉來矣！」

「哪有啦？」來姆輕鬆地說：「過年才轉來爾爾。」

「過年？已經是規百年前的代誌矣！」水電嫂笑笑：「恁彼个新婦啊實在袂呵佬得，攏甲翁綁牢牢，三不五時嘛放伊轉來有孝伊老母一下……」

「啊就做生意無閒啦。」

「話講倒轉來，有提錢轉來就好，親像彼个老師，明明就踫遐呢近，罕得看伊轉去飼大人遐行行耶，顛倒愛予两个老歲仔來共伊摒掃沃花，真正是……」

這時，賣菜義仔的菜車要出門了，水電嫂稍稍閃邊，他從車窗跟她打聲招呼就過去了。

「哇！六點四十五，有夠準時耶！」水電嫂看看腕錶，戲謔地對著來姆說。來姆仔也陪著咯咯笑。

其實不可能分秒不差。但一切都那麼規律、沒生氣，連笑都僵硬得像機械一樣的日子。

菜車的廢氣還沒散去，阿麗的紅色喜美又開進巷子來，她每天天一亮就去跳韻律舞，回來車子就停在家門口，但車頭一半總伸過去左邊隔壁老師家，害得人家車子進出都卡卡，老師低聲下氣去跟她講過一次，但馬上被她轟回去：「按呢敢無法度出去？騙痞耶！」真的有夠強，哈哈，只見那老師摸著鼻子縮回去，不敢再吭聲。

阿麗回來跟她們打聲招呼後，就把車子行李箱蓋當餐桌，邊吃著早餐邊看報紙，邊用脖子上的大毛巾擦著汗，一副悠閒自在的樣子；其實她忙得很，吃完要回房睡個回頭覺，然後再趕去上班，沒時間跟水電嫂她們八卦。

但她腳一踏進屋子，八卦就接續回來前的情節自水電嫂口中泉湧而出。

「六點五十八，啊！今仔日早兩分。」水電嫂在阿麗

回來時便偷偷看了錶，與來姆相視而笑。當然沒笑出聲。她低聲說：「唉！天袂光就乒乓蹦蹦的，阮頭仔不時暈到一半，就予伊的車聲吵精神，哪有人遐早就出門的？哈！一定是去會阿娜答……」

來姆小聲笑著。她就是喜歡笑，有點可愛的傻笑。水電嫂見狀，更得意了：

「講到伊彼隻來福吼，實在擋袂牢，吵死人！早嘛吠，晚嘛吠，暈一下中晝嘛按呢哀爸叫母……妳看！這馬，目睷遐大蕊，直直共我相……上氣的是，不時四界烏白放屎，彼工才去踏著爾，臭死矣！妳嘛有踏過吼？」水電嫂連珠砲般，來姆點點頭來不及回答什麼，耳朵又開始領受神功：「有吼！真正是～毋知欲按怎講！干單按呢敢有效？拿一張紙遐巡一下遮巡一下，敢巡會透？對無？就算共屎擦起來，敢擦會清氣？對無？有時陣閣會漏屎……哈哈～講甲煞起愛笑——哈哈～彼囉膏膏的屎，黏佇塗跤，有夠～彼囉耶——想起來就咧欲吐……」

「對啊！」來姆忍不住大笑起來。

「噓！」水電嫂隨即把食指放在嘴唇中央：「較細聲耶！」

來姆年事已高，七十好幾了，有點重聽，一講起話來，超大聲的，又尖又刺耳，好像火雞一樣，不知的人還以為在吵架。其實她是個善良老婦，正如她矮胖身材般實在。

「妳閣會記得彼隻哈利無？」

「會啦！」

「吼，遐大隻土狗，狗籠仔就佇柱仔跔，彼囉～屎啊，遐大埕，吠起來，若親像彈雷公耶，有時若咧暈晝，驚一下攏欲半小死，比起來，來福算好耶，細隻吉娃娃，喇叭細屎嘛小埕……這就愛感謝伊隔壁彼个老師，伊拄搬過來時陣，用鐵欄杆共亭仔跔隔界起來，因為傷大隻，無地飼，所以阿麗只好就共哈利送予人，好佳哉……」

其實水電嫂只會講別人，從不會反省自己，最吵的是她，現成老闆娘一個，三個女兒都嫁出去了，整天沒事做，東家短西家長的串門子，狗只是吠吠拉屎而已，不會製造流言蜚語。

才說到老師，老師就來了，他帶著電腦包開門出來，看見她們突然停話四隻眼一起看著他，他先是一愣，不自在的眼神瞥了一下，但還是帶著僵硬微笑點頭後才鑽進汽車，他要趕去學校看學生早自習。

「七點十分！」水電嫂故意像開獎似的舉起她的錶：「有夠準耶！做老師的上準時……」

來姆早已笑得彎下腰。而水電嫂一副老神在在，繼續搖她的呼拉圈，她比調查局幹員還知道左右鄰居的作息，所以八卦很少失手。日子久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節奏，與一個自己看不見的自己吧。

關於狗，就想起老師，那天還在跟女友轉述十年前剛搬來時水電嫂對他說的話：「我忍耐十年矣！十年矣！」

——「妳看，我在做好事吧！」他得意地說。

「你別得意，也別裝正義哥了，你做的『好事』，阿麗一定記恨在心，否則又沒得罪她，怎麼老是擺臭臉給你看，那天那麼客氣講了停車的事，劈頭就被開轟……」

那老師，在鎮上高中教書，四十幾歲了還沒結婚，他女友假日常會過來同住，而父母就住前方約三十公尺處的連棟透天厝。

這巷子，叫「永福巷」，全長約兩百公尺，中間被一條新路切成東西兩段，因是舊巷弄，所以很窄，八米寬左右，聲音總散不去經常很吵，彼此干擾也多，好處是，若聽力夠好不出門就能知天下事，不過大家都習慣在背後長短，倒也相安無事。只是老師個性有點直，戴個黑框眼鏡看起來講課一定頭頭是道，但跟這些三姑六婆溝通起來就有點蹩腳，加上年紀一大把了還未婚，又獨居，這群老女人一直把他當怪咖看，但基本上見面都還會禮貌性問候。

誰知這幾年，老師與左鄰右舍關係弄得有點僵，甚至形同陌路，像仇人一樣。唉！這說來話長。

先說對面好了，就是來姆的右鄰——主人阿強，身材高大強壯，以前開著小貨車到夜市擺攤賣鞋，現在賦閒在家；而強嫂算是典型勤勞的農婦，除了照料家裡大小事外，就是到田裡工作，種的是外地少有的茼蒿，就是包檳榔的葉子啦，採收期常會帶回騎樓整理，來姆因孤家寡人一個，閒得沒事時也會過來幫忙，幫忙把茼蒿一片一片在拇指與

食指間疊成一束，然後再將一束一束的荖葉，層層環繞堆在竹籠裡，最後交給盤商去賣……而小孩有四個，跟水電嫂一樣清一色是女生，三個大的嫁人了，最小的未婚住家裡，在鎮上診所當護士。那女兒們，有空就會帶小孩回來給二老含飴弄孫一下，儼然是個和樂家庭，尤其大女兒，好像嫁得不錯，夫家開超大型的進口休旅，家裡那名牌變頻冷氣都是她孝敬的。

對呀，那會有什麼事？事情就從阿強賦閒在家開始，沒工作後，他就勤跑村廟，不知哪根筋不對勁，竟迷上誦經團的二胡，在廟裡練習也就算了，問題是經常在家就咿咿喔喔起來，你知道那殺豬哀號的聲音，天啊！簡直是魔音傳腦，鄰居常有怨言，而老師就住正對面，是最大的受害者，他說把前面門窗都關起來，連廚房也聽得見。某天，他與水電嫂閒聊時，她愆愆說：「抑無，你去共伊講啊！」當下，他正義哥便又上身，決定要找個時機去跟阿強溝通。

某天傍晚又二胡了。老師就走過去對面，對忘我的阿強喊：

「阿桑！阿桑！……」叫了兩三次阿強才發現：「啥物代誌啊？」

「無啥物代誌啦！是彼囉～」老師有點結巴：「彼囉～歹勢啦，我就較驚吵，這聲音較尖，咱這巷仔就較小，迴音大，後擺練弦仔的時陣，敢會當共門關起來，抑是去廟裡練……歹勢啦！我無惡意……」

本來還有點笑意的阿強，聽了之後臉馬上垮下來，老師看得出也有些心驚。沉默了一會兒，阿強說：「練這弦仔，無法度，就愛糜爛（mi-nu ā，堅持）……」氣氛不太對，說完就尷尬各自走了。老師心裡也應該有數。

果真過沒幾天，午後，又殺豬聲大作。老師又出門來，睡眼惺忪，看樣子午休被吵醒有點懊惱，這回他用手敲著鋁窗，一次阿強就看見了，老師還是壓抑情緒好聲說：「敢會當拜託耶……」話沒說完，阿強就拍桌轉身，不悅說道：「啊你毋是有裝冷氣……」老師見狀，也不回話，無奈離開了。

真的遇到難題了，但老師的頭腦裡不知裝什麼東西，他竟也跟阿強一樣「糜爛」，每每二胡響起，他不是甩門抗議，就再去「拜託」。而阿強有時拍桌以對，有時也用力拉門回應。

眼見衝突一觸即發。

沒想到幾次後，阿強竟放棄二胡了。老師「糊了」！似乎是個勝利者，但彼此的關係降至冰點，就敦親睦鄰而言，著實是個大失敗。可是他不太在意，他認為替鄰居做一件好事，拯救大家的耳朵，本來就要付出一些代價。

日後，兩人的確是嚴重冷戰，但過沒幾星期竟然會點頭問候了。對於男人粗枝大葉的性格，這些三姑六婆要嘖嘖稱奇了吧。

其實，真正與老師連點個頭都沒了的，是強嫂。上演「二胡傳奇」戲碼時，強嫂都沒出場，依舊默默下田做家事，偶爾與老師相遇，也會互相招呼。究竟是什麼大事讓彼此交惡呢？唉呀，說來你或許不信，罪魁禍首竟是——一顆馬達，掛在阿強家騎樓柱子上的抽水馬達。

就是那麼剛好，那老舊馬達本來就蠻大聲的，在阿強放棄二胡不久，突然變成超級鐵戰車，而一轉就是半小時，銅牆鐵壁也無法擋，因它是設定自動抽水的，水滿時並沒斷電，馬達還是會「嘎～嘎～」空轉，這又是另一種低頻的魔音傳腦，簡直是地獄般折磨。但這對阿強家自己反而沒那麼強，甚至無感，他們經常悠哉看著電視，因為馬達在屋外。同樣的，老師又是首當其衝，幾次看他臉色都像馬達一樣快爆了。但他一開始還是先觀察，試探一下鄰居的反應。與阿麗有齟齬後，看得出他行事更小心。

當然，大家都習慣私下抱怨，沒人想當壞人。某天近中午時刻，馬達又響了，老師一樣在騎樓躁動徘徊，開門關門也故意放大聲，他想對阿強他們家有所暗示，但誰理他！

此時，水電行老闆健仔剛好回來，老師突然靈機一動，趨前問候：

「你好！轉來食中晝啊？」

「是啊！」健仔輕聲回答，一樣是省話一哥。

「桑！請教一件代誌敢好？」

「啥物代誌你講無要緊。」

「這馬達新的一粒外濟錢？」老師指著那噪音毒瘤：「我看這個壞去矣，吼～有夠吵耶，我咧想，鬥出一寡仔錢，抑是攞出嘛無要緊，共伊參詳一下，換一粒新的，實在吵甲擋袂牢矣！」

「喔，這俗俗啊，兩千外箍爾爾。」健仔說：「阮查某团轉來時，睏佇頭前間，嘛予伊吵甲睏袂去……」

「多謝喔！我知矣，會找時間共伊參詳看覓。」

原來這樣，看似不錯的辦法，花錢了事，避免紛爭。乍看老師好像變聰明了，可是，後來事情發展，根本沒照他如意算盤走。

某天傍晚，又魔音大作，老師左鄰那病弱的獨居老人，突然蹣跚走出來，眼睛茫茫看了看四周，對著正在騎樓張望的老師抱怨：「毋知轉（ph á ng）有抑轉無？」隨即又茫茫回屋子。老師根本來不及回答，也一副茫然的樣子。

沒想到，過沒幾天，老人竟往生了。

「馬達是殺人兇手！」老師相信是馬達害死了正在療養的老人。而斜對面，賣菜義的八十高齡母親「牙子」——老輩鄰居都用日語叫她的名——坐著輪椅，也常用無牙落風的嘴向他數落過阿強的馬達。

這事，促使老師正義哥又上身，他決定要行動了——

「做歹人無要緊，已經擋袂條矣！」但大家似乎等著看好戲。

那天，強嫂剛好在騎樓下洗菜，萬惡馬達就在她上方。老師似乎看見了機會，只見他不急不徐走過馬路，但一臉沒自信的樣子，他在她前方停了下來：

「桑！妳好！」聲音有點虛。

「啥物代誌啊？」她眼神有點殺，向上瞟。

「無啦！」他說：「是按呢啦！有一件代誌共妳參詳一下毋知好無？」

「你講。」她冷淡地回。

「歹勢啦！是按呢，恁這一粒馬達最近變作真大聲，有一寡仔吵，是毋是考慮共伊換掉，我拍算共恁鬥出一半錢，毋知好無？」

「阮哪著予你鬥出！」她幾乎用抓狂的語氣站了起來，氣得有點抖：「阮…阮哪著予你鬥出！這用十幾年矣攏好好，哪著換？你看，阮遐呢貴的冷氣就咧裝啊……哪著你鬥出！」

「歹勢啦！我無歹意……」老師真的嚇到了，滿臉豆花回去了。

他覺得意外又懊惱，不解強嫂的反應會如此劇烈，而自己也沒說錯話。他的思考模式是：就是還能用，若要她

換掉她損失，但幫她買新的，他又吃虧，所以一人出一半，是最公平的方式。是啊！乍看好像沒問題，但你聽聽強嫂事後跟水電嫂抱怨的內容，就知道他白痴在哪裡了——

「吼！真是欲氣死恁祖媽！對面彼个老師竟然看袂起我，講啥物痞話，馬達好好，講欲叫我換掉，閣講欲替我出錢，明明看阮真無，阮錢真濟咧，冷氣就咧裝啊，哪無錢……做老師有啥物了不起！」

「是啊！莫受氣矣！」水電嫂安慰她說：「伊就是按呢，袂曉做人，妳無看伊袂老頭毛就白一半去矣，閣有夠輕彩的，穿一雙涼鞋就去上班，啊面腔閣這呢龜毛！阮細漢查某囡嘛做老師，人就袂按呢！正港是讀冊讀位尻脊骹（kha-tsiah-phiann，背部）去……」

大家知道老師是不會放棄的，因一放棄就等於宣告要長期忍受噪音，他一定會瘋掉，其實誰都會瘋掉，這種精神轟炸，就像「二胡事件」一樣。

一個月就這樣過去了。

接近農曆過年，阿強那三個嫁人的女兒，回來次數變頻繁，這似乎給了老師靈感。沒錯，那天他又行動了，正義哥上身不達目的絕不終止！這次，他鎖定經常笑臉迎人的三女兒。

「妳好！」面對年輕人，他的語氣順多了：「有件事想與妳商量一下，不知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她用迷人的笑容說。

「是這樣的，」面對她老師心情輕鬆很多，但也小心翼翼：「我先聲明，絕對沒惡意，若表達不好或不恰當還請見諒——關於那馬達的事，之前有跟妳媽媽說，但我比較不會講話，沒溝通好，可能造成誤解……」

「喔，我知道！」她說：「我也跟媽媽說，吵到別人就不好了，真對不起呀，我會再跟她討論。」

「謝謝喔！真不好意思，那錢……」

「這你不用煩惱。」

「真不好意思！抱歉喔！」

想不到，過年前幾天，馬達竟換新的了。安靜無聲。自此，老師每天出門看見新馬達，臉上都有種神秘的笑容。但自此，強嫂完完全全對他臭臉相迎，不說話不打招呼；他有時刻意向她點頭示好，想修補傷痕，她鐵了心，連理都不理。幾年過去了，仍舊形同陌路。

初夏的太陽很大也很早起，一大早就照進這陋巷來，窄窄的灰色柏油路面，有了斜斜金光，偶爾交錯著行人的步履，這是污濁空氣中最美的風景。

老師出門後，巷子開始有較多人車往來。來姆客廳的大時鐘，在牆上顯示著七點二十分，她早就進屋子吃早餐配電視了。水電嫂也停下呼拉圈，正伸著懶腰，做些柔軟操。此時，強嫂用機車載著阿強從田裡回來。

「去田裡啊？今日較早轉來喔！」

「是呀！日頭大，閣無轉來，會得痧矣！」強嫂未停好車，阿強就先跳下走進屋子去。水電嫂也回家去了，他們兩戶的早餐時間隆重來臨。

水電嫂走了，巷子好像鬆了一口氣，盡情在晨光的舞步中延展。這時，外傭用輪椅推著吃完早餐的牙子出來散步，緩緩移動，像皇后出巡那樣莊嚴。

而正在睡回頭覺的阿麗，要補眠到快九點才會出門上班。說起她，也真辛苦，一個人要上班，家裡又有兩個小孩與老父要養，家計一肩扛，會時常發脾氣，一定跟過勞有關，那一條腸子通到底的性格，大刺刺地，有話有怨，劈哩啪啦就飆出來，所以住在隔壁的老師，經常掃到颱風尾。

是否這樣的脾氣才造成她婚姻不順，還是婚姻不順才變得脾氣不好，就不得而知了。總之，人是複雜的。但她喜歡紅色，倒是確定的，似乎懷抱著新的希望。

阿麗結婚五年就離婚了，聽說是遇到家暴丈夫，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有時連小孩都遭殃，她毅然就帶著兩個三、四歲的小孩回娘家住。正因為有這種遭遇，她從不打小孩，甚至有點過度寵愛，阿公也寵，以致小孩的行為有些偏差，但長大後都還好；這幾年在高職補校先後畢業了，現在兩個都在工作，大兒子在台北，小女兒在台中，過年過節也會回來看母親，那大兒子還開著時

髦的大跑車回來，挺風光的。

篤信佛教的來姆，常為阿麗的遭遇抱不平：「會輪迴啊！拍某的人，是豬狗牛，你才金金看，上好變作狗啦！」

水電嫂表面上也挺關心阿麗小孩近況，對她常會窩心問候，但背後對那大跑車就講得很難聽：「才賺外濟錢爾，沒彼个尻川，食彼个瀉藥，後擺就知死啊！」

阿麗看似對老師不太友善，但因彼此都在上班並不常遇見，倒也沒啥大衝突，點個不明顯的頭還是有的，真正連那個不明顯的頭都不見了的，是——「狗屎事件」。

老師那陣子一直很苦惱，一下班回來或早上要出門，常發現騎樓下或前面有狗大便，看形狀大小，加上附近沒人養狗，他很篤定是阿麗家的狗——哈哈，是啊！——他的鞋吃過幾次軟綿綿的黃金蛋糕。他一直忍著，也一直在觀察，並想著解決之道，同樣的，偶爾會探詢一下鄰居的反應。

某日，老師在騎樓下狠狠盯著一條狗屎發呆。哈，那躁動眼神再熟悉不過了——正義哥又隆重上身啦！不過應該沒人知道或關心他要如何做。

他似乎觀察到，達陣第一名的狗屎落點，就在那柱子水龍頭下內側——於是，他用稀釋的漂白水，噴灑這離敵營最近的前線地區。不過這「嗆」招失靈，哈哈！隔天又是一坨。

過沒幾天，他又出招了。只見他大費周章搬來幾塊空心磚，加上盆栽，在柱子前設下路障，並把那落點區填滿——那天聽見他與女友講到這招的構想，邊講變笑，有些失控的大聲，還好外頭沒人，否則必破功無疑——「這樣，很自然的舉動，做綠美化，就像別家一樣，兼可防止或警示別人在你門口停車……呵呵！哪天，我再去買個仙人掌，刺破死小狗的屁蛋，看牠還敢不敢……」為了避免看起來太突兀，他順道添購三棵應景的塑膠聖誕樹與週邊的配件，把鐵欄杆裝飾得有點聖誕節的華麗氣氛。「自己也賞心悅目！」老師得意地說。

果然是狠招！但人算不如天算，更不如狗算——哈哈，還是無效啦，你太低估狗的智慧了！——屎，仍是他騎樓的家常便飯。而停車咧，勇猛的阿麗就直接把你的盆栽撞歪，根本不鳥你。

老師，又開始頭痛了。直到某週日傍晚，他女友照例回來，剛進門就生氣大聲嚷嚷：「好臭喔！」果然，中獎了——踩到狗屎。只見老師，壓低幹聲連連，有點要爆了，這回不是正義哥上身，是一怒為紅顏的衝動。

他不加思索，隨即到隔壁去找阿麗。雖氣憤還是克制情緒地敲門：

「張小姐！張小姐！」

「啥物代誌啊！」她正看電視，被打斷很不爽。

「敢會當麻煩一下，恁的狗閹佇阮遮放屎，是毋是……」

「講啥物痞話！」阿麗抓狂地插話，劈哩啪啦，一連串大吼：「我攏無欲講爾，想講厝邊隔壁，逐家互相……好啊！攏圍起來啦，共厝攏圍起來啊！路裡遐濟狗，哪知影是阮共恁放的？烏白講講……阮若是共恁放，攏嘛有用紙共屎擦起來！講啥物痞話……」

老師見她已情緒化無法溝通，就掉頭走人。回屋後，氣衝衝地把經過跟女友講一遍。「有夠倒楣，跟這瘋狗當鄰居……那狗屎看就知道是他們家的狗，那麼小條，難道要去驗 DNA！『阮若是共恁放，攏嘛有用紙共屎擦起來！』這什麼邏輯啊？這樣，我去打傷人，難道也可以理直氣壯質問人家說，我打傷你但我有給你敷藥啊？……真是瘋狗，不可理喻！」老師連說一串發洩情緒。

女友附和著他的話，雖同仇敵愾，但怪他太軟弱：「要是我一定噲回去！」

老師繼續說：「我還是刻意忍住不跟她吵，跟這種不同頻道的人吵沒完沒了，浪費生命——跟不可理喻的人講道理，就是你自己不可理喻！」

「對啊！」女友說：「這是一種選擇，你要選擇自己不可理喻，還是要忍受她不可理喻？是個難題！」

「喔，你看，你在騎樓的『裝置藝術』她很非常感冒。」

「但是，你看別人盆栽放那麼多也沒怎樣，我才放兩三盆而已，聖誕樹也擺我家這邊，又礙到她了？奇怪！」

「我看一定是那水電嫂在煽風點火，我剛來時，看見她跟來姆在聊天，才下車，就聽見她故意提高聲調向我這邊說：『車啊，攏莫停過去哦，抑無會去予人吠免錢啊！』……真是毒舌！」

「是有可能啊，馬達事件與強嫂交惡，我就有點懷疑，但想不通的是，我哪裡得罪她了？管線壞掉也都找她先生做，從不討價還價……」

「這就不知道了，人心難測。或許，這是她的習性，不為什麼；也或許，這樣做可滿足自己特殊的成就感。」

反正自此，老師與阿麗正式決裂，阿麗成為第二個與老師交惡的鄰居。

是啊！真想不通水電嫂的心理。

喔，那天才好笑呀！她竟在門口掛起一個小招牌，上面寫著：「愚人志工服務隊聯絡處」——真是笑破人家內褲，「愚人」？她才聰明咧，是「愚弄別人」吧！

她是個專職的家庭主婦，三個女兒都剛結婚生小孩，由於嫁得近，假日就會帶小孩回來，常看見她穿著好笑的凱蒂貓粉紅拖鞋，滿足地抱著孫子在巷子來回炫耀。

真猜不透她對老師為何有此小動作？喔，去年夏天好像有件事情，會不會那就是個轉折點——

當時，老師去大賣場買吊扇，送免費安裝，但他發現頂壁上的孔隙過大，接頭無法完全蓋住，留個黑黑的縫超難看的，所以他請師父想辦法解決，但師父說安裝不包括這個（真是離譜！），後來要老師去買個「蓋板」（一般水電管線用的圓形塑膠板），他就順道把它遮起來。老師直覺就想到鄰居，火速去找水電嫂買，沒想到她竟冷冷說：「無啦！」他難以置信再解釋一次，答案還是「無啦！」他只好匆忙騎腳踏車到街上買。

「明明有怎麼說沒有？」事後老師擔心地對女友說：「完蛋了！這下子恐怕又要被迫多一個拒絕往來戶了，只是想不通，哪裡得罪她了？」

太陽又挪移了，九點許，陽光已佔領了巷子三分之一馬路。早上，老師、阿麗、水電嫂這邊是受陽面，時間一到，與他們一樣門牌雙數的這一系列，幾乎家家戶戶都把衣服、棉被、鞋子之類的拿出來曬，甚至連對面的牙子、強嫂她們，也會過來分享陽光，尤其冬天，有時壯觀得像中元普渡的供桌——這是永福巷每天大拜拜的場景。是啊，陽光才是人真正的好兄弟、好鄰居。

牙子的輪椅繞到隔壁巷子半圈就回來了，約莫一百五十公尺長，但往往要繞個一兩個鐘頭，因遇見熟人就聊個天。回來後，外傭就把洗好的衣物推出來晾，連老師門口都擺滿了。還好今天是上班日，否則又要看見老師的臭臉。

此時，阿麗啪一聲出來，急急忙忙發動車子，咻～飛

也似的趕去上班。今天好像睡過頭了。

健仔，也開著小貨車上工去。水電嫂送走健仔，也晾好衣服，到中午煮飯之前都閒著沒事，又開始她的三姑六婆之旅。有時，連買菜之類的芝麻小事，也可扯上半個鐘頭。幾乎無所不談，但還是最熱衷別人的八卦，而總是要加油添醋兼煽風點火一下，好像如果不這樣便不會有快感。所以，有時跟人在你門口聊天，其實是要講給你聽；有時透過別人放話；有時故意提高嗓門指桑罵槐；有時又用悄悄話製造懸疑……唉，她若多讀一點書，或許可以成為小說家或政治人物。

老師與對面、右邊兩個女人交惡後，而右邊的右邊——水電嫂，芥蒂也日漸加深，就只剩牙子會跟他閒聊。這是他唯一的八卦窗口，這裡便可收到水電嫂寄存的「放話信件」。他其實懶得理這些，只是下課回家時，總枯坐在騎樓的牙子都會找他聊個幾句。後來，老師因此知道一些水電嫂突然變身的蛛絲馬跡。

這線索是：停車糾紛。水電行與老師老家的停車糾紛。

老師左邊隔壁房子是他爸媽的，之前租人，現在是空屋也少出入。平常，除了假日女友回來外，門口多是牙子她們家的大菜車在停，由於賣菜義仔為人謙恭有禮，雖有時難免因整理貨品或放音樂會影響到老師，但只要老師一說，他都連忙賠不是，馬上改善：「若閣無小心有影響到一定愛講喔，厝邊隔壁嘛。」算是可以溝通的好鄰居，對照強嫂與阿麗簡直天壤之別，所以老師從不跟他計較什麼。

某天，水電嫂的女兒就把車停在那位置，而且整台車開進騎樓，老師的弟弟看見了就跑來跟她說，不要停進去裡面，停外面沒關係，留個電話就好。但她卻對水電嫂控訴，否認有停進去騎樓，而且他弟弟很兇罵她。兩造說法不一樣。

後來老師去向弟弟求證，弟弟說沒有，還說她態度很差。但常理判斷，若她沒停進去騎樓，不可能會去講她，因為整天除了菜車外，其他外車也會停，不可能只不讓她停，何況馬路是公有的，只要不妨礙人家進出即可。誰說謊，應該呼之欲出。

每逢假日，水電行就變車行，三輛白色「土悠塔」加上原有兩輛車——她家車很好認，玻璃都貼著一張玄天上帝的紙符——把巷子擠得滿滿的，停也不停好，有時一截臭屁股就大方擋住老師的門，老師都沒講過她們，有時只是看了看，一張臭臉就理所當然地打過來。

還有個問題，正如同牙子說的：「家己厝門口為啥物無欲停，偏偏欲停人厝門口，平常時伊已經有兩台車，對面路邊攏共人佔去兩位矣，別人去停就叫人移走，這呢鴨霸！騙痞的，別人門口就公用的，伊厝門口就伊的……」牙子住外縣的兒媳有次回來，車曾去停水電行對面兩棟空屋門口，水電嫂就趕他：「阮的車等一下欲轉矣，麻煩你移一下車咧。」牙子，年紀雖大了，但這種簡單道理用肚臍想就知，無牙的她又氣到口沫橫飛，快要從輪椅跳起來。

其實停車只是導火線，你聽那天她與同病相憐的強嫂談話就略知一二：「咱攏生這濟了錢貨，有夠歹命耶！無像老師伊兜，四个查甫仔，欲偏（phinn，佔便宜）人吼！愈看愈厭！」

唉！嫉妒，才是真正禍因。但老師恐怕永遠不會明瞭。

儘管看得出，老師刻意要維持與水電嫂基本的和諧，但終究要來的土石流還是跑不掉。

假日他習慣會在家睡個午覺，那天中午老師從鎮上回來，急忙將車放在老家空屋門口就進屋去，騎樓要留給女友的車放，幾乎每週日都是如此，作息鄰居彼此都知道。一般鄉下這種小巷子，通常沒人會以「路權」名義把車停在別人門口，但這裡才不管這「道義」，不講理的人最大。雖是自家門口，他為了和諧不會像水電嫂一樣去趕人，有時寧可將車子停到巷子口的大道旁。

那天或許太疲憊了，他沒注意到車屁股剛好黏住了一輛外車的屁股，會這樣，是因為那外車逆向停車，又橫跨兩戶人家。

好死不死，那外車剛好是水電嫂大女兒的車（上次有糾紛的是當會計的二女兒），大的更凶悍，她與丈夫要離開時見狀，馬上找來水電嫂，水電嫂便大聲嚷嚷：「夭壽喔！夭壽喔！彼个老師共人撞著車矣！夭壽喔！」弄得鄰居都跑出來看熱鬧。接著，又馬上直趨老師舊家找他父母控訴，他年邁的老爸於是打電話要老師馬上下來處理。

老師掛著一副睡眼下來，看見一堆人圍觀吱吱喳喳的，以為發生什麼大事情：「我哪有共人撞著車？」回神之後，才知是怎麼一回事。水電嫂女婿還拿手機的拍照對他語帶威脅說：「我攞有翕落來喔！」睡覺被吵醒，誰都不爽，又被恐嚇，沒想到平常講話溫和的他突然動怒了：

「按呢有算撞著吼？看嘛知影是停車無拄好去黏著！代誌一定愛鬧甲這呢大？若毋是你的車烏白停，吐過來，敢會按呢……」

「吐過來！」水電嫂女兒逮到機會更大聲打斷他：「你的意思你是故意插按呢吼？講著這我就受氣，吐過來？吐過去袂使吼？欲笑死人！你到底有交通規則常識無？這路是公用的，『路權』是逐家的，無彩你咧做老師！」

「對嘛！你毋通烏白講話吼！」那女婿加入戰局。

「對嘛！你毋通烏白講話！」水電嫂也助陣。

「我敢有講路是阮的？我講妳車吐過來，妨礙人的出入。」老師聲音緩和下來了。

「你這間厝平常時哪有咧出入？就算有，你會使通知一下啊！對無？」她仍疾言厲色。

「這是阮的厝，隨時嘛欲出入，阮閣有一台車欲轉來咧，閣再講，妳車敢有留電話？我哪知影是啥人的？」

「本來想講，車若無按怎就煞煞去，你共我講『吐過來』我就受氣！」她無法回應，又轉到路權的議題，而且

一直理直氣壯重複攻擊「吐過來」的語病，她老公與媽媽不時從旁夾攻，刻意製造人多勢眾的氛圍。

老師突然沉默，像在想什麼？大家就僵在那裡。

過不久，老師有些不耐煩說：「按呢好無？今日我較歹勢！我車移開，妳看車有按怎，賠你好無？」

車移開了。老師下車用手抹掉她車保險桿上的髒污：「來！妳看有按怎無？」

她們連看都不看，又一直重複「路是公用的！」老師不回應了，擺個臭臉，所以又僵在那裡。

沒多久，她也不耐煩了，看了看老師的屎面，轉頭對著丈夫大聲說：「咱轉來去啦！莫恰伊講矣！無彩工～」隨即鑽進車子，她丈夫丟下一句「莫閣烏白講！」也鑽進去，水電嫂也狠狠地「莫閣烏白講！」跟著鑽進車子。白色「土悠塔」噗一聲呼嘯而去。

水電嫂落話時，老師也狠狠回看了她一眼，這一眼，代表正式撕破臉。水電嫂成為老師第三個拒絕往來戶。

話說老師這麼窩囊軟弱，又想當正義哥，不精神分裂才怪！他應該用牙子的話回嗆：「騙痞的！別人門口就公用的，恁厝門口就恁的？」或者反問「若欲講路權，按呢後擺我車直接停恁門口敢好？」

可見，老師選擇當一個「忍受不可理喻的人」，但這社會，道理，一斤值多少錢？他的臉真像一隻垂頭喪氣的

狗，悲情至極；甚至比狗不如，狗生氣就會奮力地吠地咬。但，至少他沒搖尾乞憐……

午後，昔日故事在沒主角情況下上演好幾回了。巷子難得一片安靜，但總好景不常，那三個沒人管教的死小孩轟隆轟隆衝過來了，是的！此時正是他們的天下。像不定時炸彈似的，邊丟球邊嬉鬧，兩旁屋子或人車隨時都可能會中獎，而那叫聲之頻繁、尖銳，令人吃不消。牙子一講到他們，也恨得「牙」癢癢的。媽媽跑了，爸爸不管，放給阿嬤，阿嬤老了無法管。大的才小一，真悲哀。巷子也悲哀，要等到他們像阿麗的小孩長大才得以清淨。

黃昏了，夕陽從另一頭斜斜照進來。那家燕，又站在老地方張望，只是不知是否同一隻燕？老師下課了，車停好後，跟牙子打聲招呼就進去屋去了。臉，比那天『撞車事件』的臭臉更難看。聽說，那事件後沒幾天，他交往九年的女友跑了——從此不用再佔車位了——為何分手，就不知道了。呵呵，或許她也嫌老師太窩囊吧。

此時，阿麗咻一聲回來了，超猛的，倒車入庫一次完成。一下車，她便扯著大嗓門：「來福！來福啊！」像叫老公一樣甜蜜。

啊哈！她在叫我了，這是我的放風時間，不跟你聊了——耶！要去 Happy 了……





曾昭榕

個人簡介

1979年8月20日出生，台灣南投人，成功大學中文碩士班畢業，曾得過台中文學獎童話類佳作、第十五屆磺溪文學獎小說優選、台南文學獎童話類佳作和桃城文學獎小說佳作，目前擔任員林高中國文老師，以日日寫作為目標。

迴光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是我和先生蜜月旅行的經歷，能夠得獎，也算是紀念我與先生一路磨合相伴的婚姻時光的最好紀念吧！透過書寫，我重新回憶了一次蜜月旅行的人事物，也在此感謝卡卡松民宿秀華姐的招待，那天風雨交加，所幸你大方的借我一件厚外套，古道熱腸的你溫暖了出外旅人的心。

迴光

曾昭榕

根據愛因斯坦的蟲洞理論，如果可以超越光速看見未來，差不多我死掉之後，2054年的台灣島，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老，一個動詞現在進行式。

歷史的輪軸滾過半個世紀後，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佔了百分之人口的六十，而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約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剩下的人口數，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來自東南亞的勞工，她們操著越南、菲律賓、印尼……南蠻蹩舌語言，推著一個個如盆栽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吐出觸鬚般的胃鼻管和導尿管嚴重影響彼此的交談，只有那些詰屈聱牙的南方語系在上空羽毛般公轉自成一個星系，他們之中九成都患有慢性病、高血壓、中風、癌症、洗腎……整個島嶼罹患了末期的關節炎與阿茲海默症。

早在兩千年的世紀初，這個島嶼便以一種緩慢的姿態、白頭了。

而四十歲以上的青壯人口則是前往充滿工作機會的異域打拼，因為生育率低，幼兒住在都市托兒所中接受政府高額補助的菁英教育，父母親則將大筆大筆的鈔票匯給銀行自動扣款，直接解決島內老病者的三餐醫療。

從三千萬英尺高的上方往下看台灣這個島嶼，會看到什麼呢？

一個逐漸沉沒的黑色島嶼，海洋每年以平均 0.32 公分的速率緩慢上升，中南部則因濫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的原因，每年以六公分速度無聲陷落，半個世紀以後的台灣，近海的地方早就被上升的海平面給淹沒了，現在，他那群老友們居住的地方在以前可是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坡地，那時山區的地價極便宜，根本乏人問津，那時是妻堅持買下，買了做啥？妻不語，買來蓋靈骨塔嗎？那時他嘲弄了一下。不是，是想要造生態林和推廣有機農業，妻認真道：現在他年輕和妻胼手胝足買下的三層洋房泰半沉在海水裡，早些年是海岸線不斷退縮、海水上升，海平面上升速度不知何時超越了房價飆漲，早年把金錢投注在房子裡的投資客早就趁房市泡沫時脫手了，只有他和不少領死薪水的老友們，存摺都給銀行套牢了。

從機窗往外望去，地表的人造光線熒熒，像是溶於黑色的海洋陸棚之中，而在天堂的妻，所見的會是什麼樣的景象呢！

飛機滑行在三千萬英尺高的平流層，感覺機身一陣傾斜下降，如同鯨豚沒入海洋廣袤深層的陸棚，穿越過潮汐般的子午線，跳躍過日與夜交接的浪潮，落地之際，所有棋盤狀如積木的建築在視網膜上放大，一塊塊由麥田、牧場與櫻桃園交織而成的百衲被逐漸化為可碰觸的實體，左右傳來轟然的聲響，機翼兩側咆哮出陣陣引擎聲，十三個

小時的壓縮飛行搞得他老耄的身軀極為不適，正要伸個懶腰，不想得困在窄窄的經濟艙手肘撞著了左側的一個外國男孩，他尷尬得瞧著，混沌還如泥淖般的意識正想著究竟是巴東還是妹和喜，那男孩卻已哂然一笑，幾句不懂的番語洩漏點點溫暖。

機艙大門開啟，走道上占滿了旅客，眼神逡巡過四周，在數十名白種、拉丁美洲、印度、非裔的腦袋上載浮載沉，此刻，他真希望瞧見一個一樣生著黑眼珠子蠟黃皮膚、操著平上去入中國話的人，好做為異鄉的浮木，不一會兒瞥見了一對年輕男女，兩人都是清一色單調的黑眼珠配黃皮膚，於是他舉著罹患退化性關節炎的雙足，蹣跚前進。

那女子約莫三十出頭，手擒幾張 A4 影印紙張與隔壁的男子交頭接耳，一聽到熟悉的四聲外加親切的閩南語八調，這可真是一個好兆頭，趁著兩人討論著行程的空檔，他見縫插針道：「你們好，不好意思，請問你們等一下是要到火車站搭 TGV 嗎？」

那女子轉過頭道：「不是耶！我們是搭 Metro。」

「喔！那……請問你們知道怎麼到火車站嗎？」

「不好意思，我也不太知道，不過聽說現在機場的電腦操作非常方便，有中文介面，阿伯可以試試？」方才說完兩人便匆忙離去，隔著昏花的老花眼鏡，那女子手中的資料『蜜月』兩個大字如此醒目，瞬間撞上昏聩的視網膜。

我不耐的站在各式人種中，看著一包包行李輸送帶上

運來，好不容易找到熟悉的行李箱後，一把抓著行李，妻便拉著我往前衝，只為了趕上一班一小時之後的火車。

一個小時要出關加上路程，即使火車站就在機場內，也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真不知妻當時是怎麼做決定的，妻就是這樣，一決定了便固執不已，打從一決定蜜月要自助旅行後，我便以各種方是軟硬兼施勸妻打消此一念頭，但妻總是置若罔聞，因此到最後我乾脆來個不理不睬，當妻詢問種種細節之時。

而結果也正如同心想事成般，差五分鐘，南下艾克斯的高鐵準時的揚長而去，只留下拿著票的兩人，傻傻的站在月台。

「我就跟你說過一定來不及，你偏不信，偏要做蠢事，不管，都是你的錯，我現在一點出來玩的感覺都沒有。」當時真是惱怒極了，氣急攻心的我全然不管著沮喪的妻，連珠炮的大罵。

妻委屈極了，還想說什麼，但囁嚅了一下還是閉口道：「寶貝，不要生氣嘛！我再想辦法好不好？」

我根本不想回話，這是我與妻吵架的一貫模式—冷戰，拖著行李箱逕自往一旁走去，一屁股坐在長板椅上，看著妻強作鎮靜的跑來跑去。

正當我想像著種種不爽的情緒，以保溫那火山的暴怒時，妻突然輕盈的蹦跳回來，高高翹起的馬尾甩動像個輕巧的鳥尾，笑道：「不管了，先拍張照吧！」

月台上只見木頭長椅三三兩兩坐著幾個乘客，先拿起手機，在螢幕上滑了幾下，螢幕上出現一張照片，一個理著短短刺蝟頭、穿著吊嘎的男子、和一個紮著馬尾中長髮波浪捲的女子，分據長椅的兩側，對著鏡頭微笑比 ya。

那時心裡的疙瘩還沒有完全解除，照片中的男子可看出一點勉強的笑容，和硬是分坐兩旁的兩人，那時是怎麼和好的呢？他真有些想不起來了，年齡越大便越是如此，腦中的海馬迴不一會兒便清潔溜溜，一點記憶的渣滓都不復存。

先看準了一個背著包包的大男孩，先拿著手機比手畫腳的表達來意後，拿起相機幫忙喀擦一聲，瞬間留下了一張照片。

看著手機中坐在長椅上的自己，一樣是短短的刺蝟頭，只是斑白不少，而整個身軀卻縮水似的，只有大肚臍不減反增，這就是自己現在的模樣吧！據說宇宙的湮滅也是向內收縮，如此一想這副自己都不忍卒睹的「倒縮」的形象也不過是宇宙生滅的一個諭示吧！

接著他挑選了手機中幾張妻的照片，就這張好了，照片裡的老太太桃紅上衣配黑色休閒褲，坐在涼椅上，狂捲的山風將白髮翻飛成秋日的蘆荻，那是幾歲的妻呢？六十幾還是七十了，記憶如年輪漫漶膨脹。

先用程式把妻整個人剪下來後複製，貼到方才照片的長椅上，現在裡頭不再是孤單的自己，而是他與妻，親密

的挨坐在長椅上。

「寶貝，自從你生病後，我們就好久沒一起出來了呢！這可是我們的二度蜜月喔！你開心嗎？」

看著照片，他不自覺喃喃自語。

一個三十出頭，穿著T恤的東方女子坐在他的旁邊，栖霞著蠶首打瞌睡時，此時陽光下平緩的草地、金波似的麥田、童話般的平房小屋……紛紛如迅雷不及掩耳的潮水洶湧汨沒，他幾乎錯以為，坐在他身邊的，是年輕的妻。

一到南法艾克斯，才將行李放好後，便下起一陣雨，濕淋淋的淋的兩人猝不及防。

兩人擠在一把小傘中，買了披薩和帕尼尼（一種焗烤類近似三明治的姻親），操著不熟悉的法文點了布蕾（雞肉），一邊啃著香氣濃郁、有著厚厚番茄味的披薩，沿著雨水漫流的石階拾級而上。

記得那時妻的眼眉卻是無盡的笑意，彷彿有什麼自由的思緒，如音符似的不斷清揚飛升，舒展。

網誌：法國蜜月之旅第二日—梵谷的窗、與中世紀的雷伯小鎮

一睜眼，典型的普羅旺斯藍便從天窗上淙淙流入，點點滴滴的潤澤了我那因時差而斷裂的神經時，我忍不住要吟詠鄭愁予的〈天窗〉。

昨晚淋了一點雨，然而才一睜眼，卻看見如琴弦般如此美麗的青空，忍不住令人感到一種活在當下的快意，啊！此刻、剎然。

帶著一顆懸跳不已的心臟，順著昨日的規畫參加當地旅行團，早上先去拜訪文森·梵谷生前最終的療養院，小小的病房牆面上放置著一幅割耳自畫像，混亂的筆觸顯示內心癡狂的騷動，畫家與詩人都將思緒行走在斷裂如鋼索的神經上，是天賦異稟、也是天生不幸，從病房窗外往外看，不見萬鴉飛過廢田，只有一簇簇早熟的薰衣草與罌粟花，柔和的色彩不知是否治癒了畫家顏唐的晚年呢！

而南法最有名的便是小鎮風光，來到這裡，自然免不了要尋幽探訪一番，來到群山萬壑中的雷伯小鎮，很難想像，這樣童話般的小鎮竟然能夠跨越中世紀，跋山涉水來到現代來。路旁不時可以看到拿著大、小提琴的街頭藝人渾然忘我的演奏，所有人身上演繹著活在當下的愉悅感，而川流不息的遊客扔出清脆的銅板，哥德式教堂尖塔聳立如上揚的音符，清泉似的日光下，一層層聖徒雕飾堆垛著，舊白色的大理石彷彿蛋糕上的耀眼的霜花。

網誌：法國蜜月旅行第三日：胡西雍、勾德、與塞農克修道院

很難形容，初次見到薰衣草的悸動，在南法這樣冬乾夏雨的地中海型氣候。

彷彿是從乾燥的土壤裡崢嶸而出，一簇簇帶著野性的

薰衣草就這樣覆土而出，完全不似在北海道裡看到的那樣溫馴且規矩，這裡的薰衣草帶了一點與天候、土壤競爭的驕悍之氣，令人肅然起敬。

塞農克修道院是此地最富盛名的薰衣草景點，然而來的不巧，眼前，只有青黃不接的薰衣草吐出小小的紫蕊，其餘則是清一色的綠，想到千山萬水迢迢而來，之後便得離去，無緣見到上帝精心的紫絨毯在眼前鋪展，不禁遺憾萬分，但人生有時便是如此，一期一會，一錯過便是永劫，只能在漫漫人生長河兩相憑弔的似水年華，令人唏噓不已。

之後不知何時文章又多了一段後記寫道：近幾年由於極端氣候的影響，薰衣草的季節已不若之前規律，現在多數的薰衣草早已改種於溫室之中，失去了與氣候、水土競爭的薰衣草，某種程度而言，也喪失了那股獨立於天地間的驕傲感吧！而一想到未來的環境應當是會比現在更加嚴苛、更難生存，著實使人憂心不已。

昨日讀著妻的網誌，他還真的夢見了年輕時候的妻了。

自記憶裡垂釣幾個片段，年輕的、穿著家居服、有著小小薄薄臉蛋的妻縹緲至面前，究竟是真實還是幻想，他也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我會重遊一次當初我們兩人蜜月旅行的地點，一邊重遊一邊回想著我們年輕蜜月時的種種時光。」壯壯的、滿臉紅潤、留著短短刺蝟頭的年輕

男子道：

「真的嗎？那我得把未完成的網誌給寫完，這樣，當你重遊蜜月之旅時，你的每一個腳步，才會有我文字的靈魂與呼吸。」

感覺妻張著翅膀飛至他面前，輕柔如羽毛的吻，道：「而你在尋找我的過程中，也才不會迷失了方向。」

恍若南柯一夢，只有夢醒的人瞬間白頭了。

翌日，賽農克修道院。

遠遠的乘著小巴士而來，便看到一片波濤的豔紫色在眼前流淌，時而翻轉成不同的紫海圖騰，然而，走近一看卻發現這是一幅挑高的動畫螢幕，就像是恆星毀滅前進發的白熾迴光，即使幾億年外的星體已經灰飛煙滅，但發射的光之粒子依舊在宇宙間傳遞，直到盡頭。

透過耳機的翻譯器，清楚地聽到導遊說明現在的薰衣草早已改種於溫室之中，此地則是改為薰衣草博物館，讓觀光客參訪薰衣草的歷史。

拿起手機點選照片，他與妻蹲在青黃不接的薰衣草田前。

「真是的，我就是專門來看薰衣草的，怎麼沒有開呢！」妻懊惱道：

「看來只好拍這個了，呶，你瞧。」

「哈！」妻看得直直笑：「你無聊呀！你」

秀著數位相機中方才翻拍薰衣草明信片的照片，我得意道：「之後回去跟人說我們有看到薰衣草，這就是照片。」

「我才不要呢！」妻吐吐舌頭道：

記得妻為了這件事情遺憾了很久，如果在天堂的妻看到此種情形，又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站在電視牆前，請了同團的遊客喀擦一聲，留下翻拍的照片。

網誌：法國蜜月旅行第五日—不眠的童話之夜：中世紀的卡卡松古堡

當醇酒似的夜燈依稀灑落，從台階拾級而上，我聽見勾魂攝魄的咒語，將異地的旅者給倒流回中世紀的古城裡。

站在卡卡松城堡中，每一塊石塊都有歲月的唏噓與嘆息，每一尖塔、石雕彷彿都是中世紀吟遊詩人的詩篇，月光倒映在浸潤著霏霏細雨的露臺上，將石板小徑渲染的油光水滑，一陣陣刺骨的寒意湧上心頭，卻止不住我內心澎湃的狂想，耳邊彷彿梅林的魔咒呼喚遠古的傳說，那石雕中的半獸人、法師、騎士……正從虛空中漸次浮現，突然遠遠的真的湧來了一對奇特的隊伍，穿著中世紀的袍子，有法師、武士和精靈，一個穿著黑袍的男孩瞥向我，精靈般的黑瞳施展出既神秘、又美麗的魔咒。

卡卡松，這裡最負盛名的便是一座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堡，記得第一天來天公不美，又颳風又下雨的，弄得兩人又濕又狼狽。

但幸運的是正好碰上了古裝的遊行隊伍，最喜愛旅遊的妻自然不會錯過，趕緊緊隨在後面跟拍好幾張照片。

他看著和妻在城門口的照片，來到同樣的城門，先請人幫忙拍攝後，再將妻給複製在一旁，這次他挑選了一張妻穿著小洋裝站在花田前的照片，此時的妻大概七十出頭，被一株株向日葵簇擁的神采奕奕。

這時的妻還沒有生病。

正當照片上傳之際，網頁上出現好幾個留言，標題都屬名小若曦，打開一看螢幕跳出一個視訊畫面：一個長髮披肩，嘴角有著小小梨窩、約莫二十出頭的女孩微蹙眉道：「阿伯，我訪視了好幾次你都不在，你去了哪裡嗎？如果看到我的留言請跟我聯絡喔！」

下一個，又是同一個女孩在螢幕上道：「阿伯，你是不是沒有通報社會局，就偷偷離開居住地了呢？這樣不行，不是跟你說過七十歲以上要事先申報，等評估後才可以離開居住地點嗎？如果有看到留言，趕快跟我聯絡。」

下一個，又是小若曦，這時的口氣有些氣急敗壞，她道：「阿伯，我問過鄰居了，一個禮拜前就沒有看到你了，你怎麼可以偷偷跑走呢！你一個人在外面太危險了，萬一生病或迷路該怎麼辦呢？再沒有你的消息我就要通報社會

局，到時候依法令你就要強制被送到安養院了，趕快跟我聯絡！」

看了五六則留言，全都是屬名小若曦的，最早的是一個禮拜，最近的是今天上午九點零八分，猶豫了半晌，將一則則留言給刪去。

刪完了忍不住又有些悵惘，這個年齡會聯絡的人已經不多了，朋友越來越少、生活圈越來越窄、問候越來越短，他索性坐在城垛上，看丘陵起伏下的星羅棋布的小鎮，午後的風悠悠晃晃，忍不住想起第一次跟小若曦見面的場景。

那天是燠人的午後，他照例坐在家門口騎樓的藤製搖椅上搖搖晃晃，反正自退休後無事許久了，手拿著蒲扇懶懶的搧風，遠遠、視網膜難以聚焦的地平線盡頭，逐漸放大的一名年輕女子，約莫二十出頭，離子燙的長髮垂在肩上，臉頰帶著小小的梨渦，一笑，就像溫泉水般清澈漩著。

像極了年輕的妻。

妻有一個很普通的名字，連續蟬連菜市場第一名好幾年，因此她總幫自己取一個筆名一若曦，恍若晨曦，她說：像是初升如蟬翼般清透的晨光。

喊了幾聲若曦，奇怪，她真的回應了。

「阿伯，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踩著晨光般輕盈的舞步，睜著一雙黑白清澈的眼睛，穿著淺藍小花雪紡上衣、白色紗質的中長裙悠揚有韻的飄起，頭上紮著馬尾裸

出小巧柔軟的耳垂道：

「你的名字真的叫作若曦？」他不敢相信問：

「是呀！阿伯，你不信呀！不相信我給你看我的社工證，上面有寫喔！」

一面說，她從口袋中掏出一個塑膠夾，那是新式的電子名片，前面顯示抬頭：彰化縣政府社會局，下方的四方型螢幕上可以顯示半身、全身與大頭照，旁邊的印刷體印上社工師姚若曦。

接著她道：「阿伯，其實平常人家都叫我 Alisa，不過你不一樣，可以叫我若曦，沒關係喔！」

小若曦訴說她來訪的目的，在現在高齡社會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占了總人口的七分之一，不少老人身體硬朗，沒什麼慢性疾病，卻逐漸退出社交場合，產生人群焦慮，在這種情況下，憂鬱症、自殺的比例逐年增高。

因此政府推出一種名為長青關懷的專案，每個超過七十歲的獨居老人，都需有社工定期訪視，評估其心理與生理狀況，以決定是否要強制轉介至安養院照顧。

其實這幾年，他真覺得時間的輪軸有逐漸變慢的跡象，尤其是退休下來賦閒在家的那幾年，身子骨大致還算硬朗，一整天在家裡坐下來，竟有些沒事做，一早起來盥洗後看過電視讀過早報出去溜搭一圈後，看著牆上的電子鐘，也不過閃了幾個數字而已，一個上午都還沒過一半。

妻死後，他總愛去老陳家磨非一個上午，老陳是他的大學同學，後來又同進一間公司，感情之好自是不在話下，同年進公司的還有老張、老蔡、老黃……他們這群老友中，老張無膽、老蔡僅存一腎、老黃則是淋巴癌。

慢性病無聲息的凋謝了一些人，無形之間，四角就不齊全了。

一年前突然聽到老張自殺的消息。

怎麼好端端的人突然就走了呢？記得老陳打電話給他的當下還真不敢相信，老張身體還算挺硬朗的，怎麼會突然尋短呢？

和老陳一同協助老張後事時，老陳感慨道：「老婆不在了，孩子們又長年不在身邊，每次回到家都只有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再加上前一陣子從樓上摔下來跌斷了腳，整天只能坐在床上不能動，感覺活著一點意義也沒有，久而久之，就厭世了。」

在老張靈堂前，點了幾支他最愛的長壽，看著小小橘色的火光從菸上繚繞而出，那張照片是老張五十幾歲的樣子，純黑的頭髮配著粗濃一字眉，看起來還是精壯的一條漢子，哪裡像是躺在冷凍庫裡衰朽的模樣呢！

當晚，他便不由得的想起妻生前的時候。

一次，吃完晚餐的磕牙時間，他和妻半開玩笑的討論死後的問題。

妻那時淡定道她已經決定要大體捐贈。

當時他道：「不行，嫁進我家，你就是我的人，我要把你整個人，都埋在我家的祖墳裡。」

接著促狹一笑道：「再幫你埋一對海咪咪。」

現在妻卻被切割成很多部分，心在一個四十歲男子的胸膛裡繼續鼓動跳躍，肝活在美國一個白種女人的腹腔裡默默解毒，眼角膜移植給一個法國十七歲的少女，這樣也好，妻一直很喜歡南法的鄉村，即使死了，這樣她依舊還可以看著流瀲不已的藍天和豔紫色的薰衣草吧！

而皮膚骨骼和血管，也散成千億片，轉生在地球上不同膚色的人種身上，只有剩下少部分火化後的骨灰，冷冰冰的躺在一只蓮花形狀、便當盒大小的青色琉璃罐裡。

那不是妻。

那不是那個總是和他鬥氣、撒潑，管我打電動，不搜出香菸死不罷休的妻。

記得以前總愛故意找妻吵架，更常戲稱吵架才不容易得老人痴呆。

妻早餐打有機催芽豆漿、蒸地瓜連皮吃，午晚餐煮十穀飯奉行蔬食主義，周末固定跳瑜珈。

而他每天一杯含糖飲料或咖啡，消夜來碗麻辣鴨血或大腸包小腸，餐餐無肉不歡。

妻開始會呢喃勸道：不重視飲食，年紀大了身子變差了該怎麼辦呢？

但他總是馬耳東風，依舊我行我素。

久而久之妻仍是擔心道：飲食那麼不健康，以後要住院看你怎麼辦？

但妻卻先走了。

記得老陳決定進入安養院的那一刻，陪著他走最後的路程，他親眼看見了安養院的景象。

半山坡上一排白色的水泥建築綿延著，走廊上數十個老人穿著清一色的白色棉袍躺在躺椅上，分不出性別年齡，遠遠望去，像是一排發皺曝曬的蘿蔔乾。

陪著老陳用抖抖嗦嗦的手辦完入院程序，櫃檯的視訊螢幕連接著遠方的護理人員道：「我們這裡的設備是很先進的，每天都會固定帶老人去運動，裡頭都是輸入好程式的，每天定時、固定路線出發，等下你可以參觀看看。」

二十分鐘之後，幾十個房間的門整齊一致升起，接著幾十台機械感應輪椅魚貫而出，迎面推來的第一個老人癱軟著，歪斜著頭，口水涎了長長一線，原來是嘴角插著管，枯瘦乾癟的右手插著一條管子連著上方的點滴，瞥見了他的眼睛，不禁聳然一驚，竟是一點生氣也沒有，這哪是個活人呢！連續十幾台輪椅從面前而過，每個彷彿都是同一模子複製出來的，想到自己以後變成這樣不

知是植物、還是礦物的樣子，回程坐在公車上，他忍不住淚如雨下。

在房間裡，妻的照片氤氳的梨花帶雨，他道：「為什麼你要先走了呢？」

大力擤著鼻涕，淚水一滴滴落在照片上，妻的面容逐漸氤氳起來，他心底忍不住吶喊：我不要進養老院，我不想在那裡只是等死而已，抽起好幾張衛生紙用力吸了好幾下鼻子後，擦乾相框看著照片中妻的笑臉。他突然想起和妻剛結婚時，兩人請了婚假去度蜜月的歲月。

妻一直很喜歡看表演藝術、文藝小說、連假出門自助旅行。

他卻喜歡打籃球、電動、假日整天睡覺宅在家裡。

決定了，突然有一種截然不同前半生的意念，在老邁的心靈逐漸飛躍凌空，親吻妻的照片道：「寶貝，這是要跟我說的嗎？我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一起出去旅行了呢？既然如此，就讓我帶你一起出去玩，好嗎？你等著，等後天我準備好，我就帶你出發。」

當時知道他這個瘋狂計畫的，就只有老陳吧！

本以為老陳會勸退他，但沒想到他知道後卻露出極為欣喜的神色。

那時老陳道：「本來只是不想成為子女的負擔，沒想到日復一日生活在養老院，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真覺得

自己早晚要得老人癡呆，你要出去旅行也好，記得把照片給我看！這樣，我也能順著你的腳步出去旅行了。」

照片已經上傳很多張了，一開始只有老陳固定幫忙按讚，後來，連一些晚輩、不認識的路人也幫忙按讚，還累積了越來越多的留言，都是鼓勵他繼續旅行，這真是有些始料未及的。

而來自四面八方的留言，也令他衰老的心情逐漸回春、飛躍起來。

阿伯，這把年紀了還這麼有決心，你好棒，我要和你看齊。一名署名小Q的網友道：

歐吉桑照的照片好感人，以後我不要再跟太太吵架了，要加油，一定要完成這趟旅行。署名愛妻的男人：

下面林林總總的留言，約莫有二十多條，都是感動與鼓勵的文字。

最後一則留言是老陳的：「老曹，我最近躺在安養院的病床上常想：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呢？每次越想，就越害怕，整個人也一整個萎縮起來，但是每次一看到你的照片，看到你在風景前是那個精神百倍，讓我想起五十幾年前你我初到公司的模樣，彷彿順著你的腳步變回了意氣風發的小夥子，活著是為了什麼？絕對不是為了等死，老曹，你幹得好，勇敢跨出人生一步去自助旅行，讓大家知道我們這些歐吉桑雖然身體老了，但心卻不老，即使剩下最後一口氣，也要一路玩到掛。」

網誌：法國蜜月之旅第二十天—貓爪巴黎：旅行是終點也是開始。

數百級的長階綿延而上，站在蒙馬特的山丘下，耳畔不禁想起電影愛蜜利的異想世界中，那雙靈透慧黠的黑眼睛。

約莫走到階梯的中間平台上，便可看見電影裡彩色的旋轉木馬，而更上頭，便是有著珍珠般圓頂的聖心堂，此時飄著微雨，聖心堂的圓頂也籠著一層淡淡的灰，原本以為從這裡可以將巴黎的美景盡收眼底，看來是無法如願了，彷彿正是冥冥中的諭示，美麗的事物總是伴隨悲傷。

爬著聖心堂綿長的階梯真是讓人氣喘吁吁，膝上的風濕痛和關節炎如螻蟻般咬噬著膝關節，要不是方才瞞了幾顆小藥丸，現在應當更是痛不欲生，算算每天要吃的藥也不少，葡糖糖胺、高血壓、心臟病、止痛藥、鈣片、鐵劑……林林總總也有幾十顆不等，早些年不少透天都打著長青建築、電梯豪宅的廣告，彷彿爬樓梯是老人的烙印，當時他還挺鐵齒的，哪曉得幾階樓梯足以讓好漢為之低首、英雄為之折腰呢！

但想想自己的狀況還算不錯了，老陳平日還得在養老院定期做腹膜透析，想到自己還能四處行動，真要老天感恩戴德一番了。

好不容易爬到上頭，只覺涼風一陣吹來，陽光灑落在雄偉的聖心堂上，半圓的穹頂正如鑽石閃閃發亮。瞬間一

屁股坐在階梯前，直到幾十分鐘的恍神待機狀態，六識才逐漸恢復，此時，只見一名男子負手踱步，似乎也正在賞鑑風景，便請他協助拍照。

那人先示意後退，接著拿著手機後退再後退，快退到階梯前時，突然一轉身，一個瞬間躍下階梯，人跑了。

呆了半晌他才反應過來，趕緊衝到前頭大喊道：「快回來，不要跑，搶劫呀！」

階梯上，那賊快手快腳的已經跳躍到旋轉木馬的平台上，他跑下階梯想要追趕，但裝有人工膝蓋的關節卻不若自己想像的這樣有力，想要挺起佝僂的腰卻一陣舉步維艱，好不容易氣喘吁吁的來到平台前，往右邊望去，路口處一家露天咖啡館中，遊客三三兩兩，一個褐髮女子正和一男子約會，女子笑語嫣然，沉浸於熱可可似的濃情密意中，前方，一名中年女子牽著穿著海軍領上衣的小男孩漫步而來，撒出一地的稚嫩鈴鐺的笑聲。

一見到迎面而來的婦人，他趕緊道：「請問你有看到一個跑的飛快的年輕人嗎？」

她友善了望了我一眼，顯然是聽不懂問話，該死，沒有翻譯器，沒法溝通，一連問了附近幾個人，紛紛露出和善卻無法溝通的微笑，最後，他只能頹然回到石階上。

陽光將眼前的路烘烤如薄脆的千層塔，身後音樂像是大把大把的糖果灑落一地，方才的搶案彷彿沒發生過，宇宙依舊運轉，木馬依舊旋繞。

坐在聖心堂前的石階上，失去了手機，現在口袋一毛錢也沒有，不知道坐了多久，像是被遺失在運轉軌道的日月星辰，彷彿他呆坐成了一尊石雕。

到底該怎麼辦呢？連怎麼回旅館都不知道，不對，就算知道也沒有用，因為車票也是打在手機裡。

坐久了不禁有點發冷，一陣抖索起來，一名年輕、看似觀光客的女子將鈔票放置在他面前，他被當成行乞的遊民了嗎？他想要解釋，發疼的膝關節卻抖索的一軟。

握著僅存的一張鈔票，紙間還殘留了點陌生人的溫暖，不管怎麼樣，至少晚餐應當有著落了，但之後呢？難道真要淪落成遊民討飯為生，想起小若曦嗔怒的言語，變成流浪老人客死異鄉了！真是一語成讖，一想到此，忍不住想到視訊中最後看到小若曦那蹙眉的神情，如果她在面前，一定會大聲斥責吧！

遠遠的階梯盡頭，一名女子身影逐漸放大，他想起第一次見到小若曦的身影，窈窕的身影翩若驚鴻至眼前，此時他才發現，那不是幻影，是真人。

「阿伯，我是特地出來找你的，你放心，你偷跑出家裡的事情我還沒有回報上級，你不要擔心，趕快趁現在跟我回去。」只見小若曦穿著長版 T 恤和黑色的鉛筆褲，一如以往，微笑的站在面前。

「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呢？」

「這個簡單，阿伯你不是有上網嗎？看你在網路上的打卡就知道你去過哪些地方呢？再加上阿伯你有在網路上發表你妻子打的行程計畫，所以看一看，就猜到會去哪裡了？只是不知道你幾點會到聖心堂而已，本來有點擔心會撲空，可是沒差，我本來就想來聖心堂走走，沒想到運氣真好，一來就看到你了，跟我回台灣吧！」

此時應當是感動的時刻，但沒來由的他卻倔強道：「不要，我不回去，我還沒有去那個聖什麼來著的山，我不要回去。」

她生氣道：「阿伯你不要鬧了，我是利用特休跑出來找你的，在兩天我的特休就結束了，到時候你一個人在這裡，人生地不熟該怎麼辦呢？而且你失蹤的事情我也都沒有和上面通報，萬一被主任發現，我會被處分的，而阿伯你也會被強制送到安養院去的，這樣的結果，真的是你想要的嗎？」

一想到安養院，他忍不住害怕起來，在聖心堂前，午後三點的陽光，七月，瞬間淚崩。

路旁一些人經過，只見一個哭泣不已的老人家、一個年輕的東方女子，不禁好奇的側目了幾眼，而若曦也給窘的不知如何是好，她忙亂的從包包裡掏出一疊衛生紙，柔聲道：「阿伯你不要哭好不好，有話好好說嘛！」

拿著衛生紙，他一面大力的擤著鼻涕、一面委屈道：「可是，我就是想去那裡，沒有去到那裡，我不能回去。」

接著道：「你能夠想像每一天睡前，我都在想，今天，到底是不是我活著的最後一天？每天的睡前，都抱著這種『等死』的感覺，你懂嗎？」

「阿伯，我……」

「你能想像每一年，逐漸聽見身邊的人一一死掉的消息，從老婆、親戚到鄰居好友，當你一段時間沒聽到這人的消息，突然有訊息傳來時，你就有一種預感，啊！來了，時候終於到了，他終於死了，以前還可以泡茶聊天的老朋友，都已經不在了，你越來越覺得孤單、也越來越害怕，想說，到底是什麼時候才會輪到我呢？那種又孤單又害怕的感覺，你懂嗎？」

「我……」

「你一定覺得很好笑吧！都已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怕死，雖然阿伯已經八十幾歲了，活到這把年紀居然還沒死，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呢！其實有時我也想，如果今天睡著了就一了百了，那也沒甚麼不好，至少，至少我不就不用一個人活著這樣孤孤單單的了，只是，只是在死前說甚麼我也要去那座山看看。」

「為什麼呢？」小若曦好奇問：

「因為……因為那是我妻子以前一直想去的地方。」

若曦原本緊皺的眉頭逐漸舒緩了起來，像是浸泡在滾燙熱水裡的春茶，舒展出芬芳碧綠的氣息，看著她感動的

神情，他又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喔！你不可以告訴其他人喔！」

小若曦大大的點點頭道：「好的，我最會守密了。」

「你的名字，就跟我太太一模一樣。」他道：

「真的嗎？阿伯不是開我玩笑吧。」

「不騙你，你說，阿伯什麼時候欺騙過你呢！」

「真的嗎？怎麼會這麼巧呢！」小若曦閃著兩道彎彎的眉毛，好奇道：「對了，阿伯，你說的那個山，到底叫什麼名字呀！」

「我……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巴黎的近郊的海邊，上頭有一個很有名的修道院，已經有好幾百年了。」

「阿伯，你說的該不會是聖馬歇爾山吧！」

「對對對，就是那座山。」

「真的嗎？」眨著眼睫毛如蝴蝶振動的羽翼，小若曦道：「阿伯，那裡也一直是我很想去的地方喔！」

回憶的兔子拿著懷表搖搖擺擺，一個瞬間掉入黑洞裡。

有著刺蝟頭的我坐在莫內睡蓮複製畫的民宿的房間裡，隔著窗便可以看到管線纏繞如潛意識的龐畢度，有著雷諾瓦〈彈鋼琴的少女〉畫中紅潤臉蛋的妻問：

「接下來還有一天的假期，我們要去哪裡走走呢？」

「我哪裡都不想去，我要在家裡睡覺。」刺蝟頭的我道：

「不要啦！這樣很可惜，後天我們就要回台灣了，這樣太浪費假期了，不然，我們去聖馬歇爾山好不好，上面有一個隱修院，是巴黎近郊有名的景點，我一直想去那裡，我們明天去那裡好嗎？」

「不要，我沒有興趣，你又亂花錢了，去那裡不用錢嗎？出國都花了那多錢了還不節制。」

「可是如果不去，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去了，你知道嗎？寶貝，人生是一張單程票，一但錯過了站台，回去的路就會封閉了，你知道嗎？是再也回不去了喔！」

到底為什麼不去？我問了年輕的刺蝟頭男子，然而一瞬間卻發現睡蓮民宿中，只有一個衰朽白髮的自己。

坐在里昂車站的長椅上，方買完車票，小若曦道：「你知道嗎？以後，再也沒有辦法去聖馬歇爾山了？」

「為什麼呢？」

「因為溫室效應造成海平面上升，現在的聖馬歇爾山正在逐漸陸沉，再過幾年，原本的隱修院也會被海給淹沒，因此，現在我們這班電車，已經是最後行駛的電車了，只能在退潮的其間前去，漲潮之前，就要離開了，而再之後這條路線就會封閉，再也沒有辦法去那裡了。」

「某種程度而言，它就成了一條封閉曲線。」小若曦

緩緩道：

天空帶點微雨，像是一匹蒙塵的絹繒，背景的海帶點灰濛的色調，走在往隱修院上的石板路，沿途是荒煙蔓草般的淒迷，小若曦解釋道：因為地貌結構改變的關係，這裡已經雜草叢生了。

走到隱修院的上頭，鳥瞰底下海潮洶湧，大約快漲潮了，只見原先早來的道路像是一條乳白色的緞帶，掩映在雜草間，海水婆婆起舞，乳白色的浪花像是一層層奶泡似的，轉瞬幻化成海鷗、飛機與城堡……

坐在修道院前，他請小若曦拍了一張照。

要放妻的哪一張照片呢！觸摸著手機的照片集，那是一張和妻接吻的照片。

那是妻臨終前，他推著輪椅，帶她去逛附近的花園。

當時的妻，意識已經有些迷惘不清了，常常陷入深沉的昏迷之中，有時對她說話，彷彿充耳不聞似的，時光緩慢的停滯。

那時他扶著妻走了幾步，彼此都有點累了，坐在一張馬賽克長椅上，背景是一排白色塑膠長方形盆栽，種著無精打采的萬年青，夕陽油光水滑的，將背景渲染著一股古老的色調。

妻突然轉身，那眼神帶點慧黠、精靈的，彷彿年輕幾十歲的魂靈，穿越眼瞳。

情不自禁的輕輕一吻，像是蝴蝶撲展雙翅，以鱗粉銘刻三生的記憶。

那是最終的一吻。

緩緩地將妻複製下來，貼在修道院前的石椅上，修道院前是他與妻，正沉醉著永恆的吻。

當電車搖搖晃晃的行駛時，他聽見潮汐在耳刮子旁的規律拍打聲，帶點催眠的意蘊。

山上的隱修院逐漸後退，金字塔型的歌德式尖塔，慢慢的變成視網膜上小小座標。

他突然想起以前看過的一則報導：根據西班牙科學家—賽諾維利亞的最新研究顯示，當宇宙結束的那一刻，時光將逐漸變慢，凝凍靜止，如同照片定格在一瞬間，所謂的時間，也終將被延展成稀薄的存在。

那當生命終結的一刻呢？

在宇宙誕生之前呢？靈魂、光、語言、思維……又將存在何處呢？

突然很想念妻。

但妻的名字叫甚麼呢？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感到有點疲憊，光，緩緩柔柔的光如溫泉水將他淹沒，迷迷濛濛看見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太步履蹣跚地走來，皺褶乾枯的臉頰綻出一朵莫內睡蓮的微笑。

接著，她腳步逐漸輕快，紛亂的白髮轉為及肩的長髮柔柔垂著，盈盈雙手揮舞，腳步輕盈的如同芭蕾舞者，每踩一步朵朵蓮花瞬間破地生長。

那像是年輕的妻，又像是方出嫁的女兒。

記憶中妻有腳臭、小腹凸出、屁股大。

但眼前的女子身上馨香的氣息如同盛夏的晚風飽脹著梔子花牛奶似的香氣，嫋嫋裊裊、娉娉婷婷蓮步走來，一雙眼睫毛如同蝴蝶的觸角輕盈舞動。

她雙手緩緩的、圈在他的脖子上，接著，一雙蝴蝶似的嘴唇輕盈靠近，囁嚅著，他想要側耳去聽，此時，她溫暖的雙唇覆蓋到他老耄嘴唇上，剎那間一股光流湧入身體所有的孔竅之中，滿滿的光線幾乎要目盲了，感覺自己輕飄飄的，所有的細胞正逐漸分解、融化成千億片，飄盪著，啊！飄到一個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沒有光也沒有闇、沒有意識也沒有思想的……

人之初的所在。



葉士瑜

個人簡介

現任職於 IC 設計產業，平時大多時間，都窩居於電腦螢幕前一隅，關機之後，寫作為日常最大之嗜好。

韋恩 颯風

得獎感言

由衷感謝評審給予這篇作品肯定，這個獎項帶給我相當大的鼓勵，對我來說意義非凡，也感謝彰化縣文化局以及相關工作人員舉辦這次比賽。

韋恩颶風

葉士瑜

「路線詭譎的『韋恩』颱風，十八日於南海形成後，十九日增強為中度颱風，朝西北方直撲大陸，二十日轉向朝台灣海峽南部加速前進，由於受到冷鋒牽引，韋恩肆虐澎湖後繼續往東北東移動，逐漸逼近彰化雲林一帶沿海，預計於自濁水溪口附近登陸，氣象局呼籲中台灣居民應嚴防豪雨，於海上作業的船隻應嚴加戒備。」電視傳來颱風快報，語氣一如往常平靜。

外頭風雨大作，把屋上瓦片吹得喀喀作響，整間土角厝彷彿在搖動，最邊邊的廚房已經被強風吹走大半屋頂，雨水傾瀉而入，鍋碗瓢盆碎裂滿地，發出刺耳聲響，木門板挨不住狂風吹拂，來回不停拍打，眼看臥房與正廳也即將不保了。

林平義讓跟班在外面等候，自己衝進屋來，一把抓住阿霞嬭的手：「阿母！」

阿霞嬭搖搖頭，看似不願離開這個與她打拼大半輩子的老屋，坐在老伴生前最愛的藤椅上，佈滿皺紋的雙手順著床沿慢慢來回，神情漠然，喃喃自語：「這是阮耶紅眠床。」

林平義拉不動自己母親，高聲疾呼：「阿狗！來幫手

啊！」阿狗在外頭風吹雨打，連根菸都點不著，身體頻頻發抖，早就想進來。

「阿霞嬸啊，緊來啊！」一位膚色黝黑的女孩也急得在門口大叫。

住在阿霞嬸附近的水昆叔扁擔上面掛滿大包小包，臉上已經分不出是雨還是汗，在風雨中來回踱步，小腿肚差點被殘缺的半塊碎瓦擊中，不斷揮手示意女孩趕快過來：「阿君仔！！夭壽死罔仔！卡緊啦！」小女孩急忙朝水昆叔的方向跑去。

水昆叔牽起又君的手，邊跑邊叫：「阿霞啊！緊來柑仔店福姨……」

林平義這輩子還沒見過水昆叔手腳那麼快過，驟雨中隨著水昆叔的聲音越來越遠，像是帶著又君趕去安全的地方避難了。

「恁阿兄，攔哩蚵仔寮，伊攔袂回來。」阿霞嬸心思重重的說。

林平義大吃一驚，氣自己老哥這種天象還跑去海邊搶收蚵仔，很快回過神來，與阿狗七手八腳將阿霞嬸拖至戶外，臥室的屋頂此時也讓狂風掀了，阿霞嬸大叫一聲，人簡直快要昏厥。「蹦！」一棵樟樹老幹逕自撕裂壓垮鄰房，震耳欲聾，路上全是破磚碎瓦、散葉殘枝，雨勢越來越淒厲，絲毫沒有停歇的跡象。

阿霞嬸有兩個兒子，丈夫很早就因病辭世，獨力拉拔兩個孩子長大，阿霞嬸與街坊談及時，總說她丈夫是做到死的，這輩子沒享受過。大兒子林伯義，個性老實樂觀，身型挺拔，鄰居都叫他「勒咖仔」，三十五歲時好不容易從外縣市討到一個老婆，半年後就跑了，他也從不埋怨，母子倆一同在芳苑沿海養殖牡蠣，靠海維生；次子林平義，年輕時加入地方幫派，學老大在胸背刺龍刺鳳，阿霞嬸盛怒之下將他趕出家門，十多年來都處於冷戰狀態，偶爾回老家，阿霞嬸總不給他好臉色看，三餐也從沒準備他的，早已當作沒這兒子，只有跟大哥閒暇時會聊上幾句，林伯義總勸他回鄉一起養蚵，每次他都不置可否。

與往常一樣，今天是巡蚵棚的日子，林伯義算準潮汐的時間，與阿霞嬸兩人駕著牛車，車上載滿竹支與簍筐，緩緩駛入潮間帶，輕輕攪動沙土便能發現文蛤棲息，黃牛踩下結實的步伐前進，招潮蟹像是看慣了，熟門熟路地讓道，鑽回泥窩裡，遠方成群結隊的是大杓鷗，在白雲下悠然翩飛，這片不起眼的濕地默默生養萬物，從不張揚，伴隨潮起潮落，彷彿大地自然吐息的頻率。一望無際的泥灘地中，有一小片蚵田是母子倆的心血，所有的汗水都是為了換取三餐溫飽。

迎面而來的黏膩海風，帶不走暑氣，林伯義雙腳陷入黑泥裡，要修補因風浪傾倒的蚵架，一邊量準距離，兩側立好較粗的蚵支作為基柱，再掛上一串母殼以便蚵仔寄苗，阿霞嬸在泥濘中巡視蚵苗的生長狀況，順手撿拾四周的蚵螺，準備回去加菜。

另一頭水昆叔帶著又君也到了，水昆叔是標準慢郎中性格，做事情老是慢慢吞吞，這回連牛也跟著慢條斯理，阿霞嬪跟林伯義已安好幾支竹蚵架。水昆叔拍了一下牛屁股：「憨牛！生雞卵無，放牛屎有！」

「阿爸，牛本來就嘸卵。」又君跳下牛車，在旁邊竊笑。

又君是水昆叔的獨生女，他老來得女，非常疼愛，又君伶俐幹練，光剝蚵仔的速度早已比自己父親快上許多，水昆叔偶爾感到困窘，卻又不免洋洋自得。

林伯義熱情地跟水昆叔父女倆打招呼，自己今天的工作暫告段落，他知道水昆叔動作慢，又君雖然俐落，但畢竟還是少女，釘竹柱、抬竹簍之類的粗活她可能沒辦法，於是走過去幫忙。

「勒咖仔，你攔再來雞婆啦，免啦！」水昆叔搖手示意林伯義不必幫忙，明明一塊巨大的漂流木攔淺在水昆叔的蚵田上，把蚵架砸得東倒西歪，他正賣力地將木頭移位，五官擠在一起，表情顯得吃重。

林伯義傻笑不理會，協力幫他抬開。兩人花費不少功夫，水昆叔大呼了一口氣，用衣袖擦拭臉上汗水，轉過頭向林伯義說：「牛車裏有殺好欸西瓜，慢且尬阿霞做伙來呷。」

回到岸上，隨處可見一堆堆牡蠣殼，疊得像座小山一樣，家家戶戶常見在門口剝蚵仔，好幾位戴斗笠穿花色衣

服的阿嫲圍坐一起，偶爾會看到幾張稚氣未脫的臉孔來掙點學費。牡蠣外殼銳利，想剝開得有個訣竅，必須使用專門的剖蚶刀，準確插入殼間的接縫處，再以刀尖刮下牡蠣。阿霞嫲從年輕剝到老，骨骼跟關節都產生問題，彎個腰就能折騰許久，手腕也不太聽使喚了，但是她的手仍舊沒停過，十多年來依然重複著這件事，她總是說：「有做才有得吃。」如果剝蚶是奧運項目之一，阿霞嫲不知道拿幾面金牌了。

在這個「風頭水尾」的濱海小村落，天候條件十分嚴峻，強勁的東北季風帶來大量的風飛沙，普通農作物栽種困難，僅能以矮莖類為主，即使如此，收成仍常得看老天爺臉色。

「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走在無垠的曠野中…」角落一位工頭正修補頹圯的土角厝，用不標準的國語哼著齊秦的歌。這個工頭叫阿明師，是村中泥水匠，留了兩撇八字鬚，年紀看似比林伯義稍長，在自家工程行招牌下掛了面褪色的小紅布條，上頭寫「誠徵學徒，待優」。阿明師最愛在工作中大展歌喉，總說他身邊的學徒皆忠實聽眾。阿明師去到哪總攜帶著滿身「家私」，椅寮旁擱著三兩瓶開封的維士比，說是要隨時補充元氣。

「阿霞，來市場買菜啊？天還沒亮就看到你家伯義去巡蚶田了。」他熱切地向阿霞嫲打招呼，阿明師與學徒蹲坐在榕樹下大啖蚶嗲當早餐，嘴角沾滿油膩，大風把他的招牌八字鬚吹向同一邊。

阿霞嬸微微點頭，趁颱風來襲前，她今天得前往廟裡參拜並順道採買，轉身進入市場，揀選一些蔬菜後，又抓了把青蔥，詢問小販：「麗花，這蔥仔按那賣？」

麗花搖搖手，表示蔥不用算錢。麗花在菜市場中賣菜，歲月在她臉孔留下曲折的痕跡，算算該是含飴弄孫的年紀，卻只見她佝僂的身影上後面還揹著一個女嬰，正睡得甜甜，迷你的攤位上旁邊還擺著幾罐自家醃的醬菜。

「阿細漢查埔囡？」阿霞嬸好奇還有一個小男童誰要照顧。

「尬伊阿公透早去落田。」麗花指向遠處的花生田。原來麗花五個孩子長大後紛紛跑到台中、台北大城市做工，其中長子阿樹，留下對幼子給自己父母照顧。

「廟口那，親像看到恁厝內平仔轉來。」麗花把菜裝好，一面小聲地說。

「唉，撿角。」從阿霞嬸的語氣中聽得出對平仔相當失望，提著菜要往廟宇的方向走。麗花又多抓了兩把地瓜葉送給她，阿霞嬸正要推辭「今日沒什麼人客，同款賣袂掉。」麗花說。

這間廟主祀媽祖，建築以木料和石材為主，規模不大但香煙裊繞，一進入廟門，千里眼、順風耳豎立兩旁，壁上的彩繪略顯陳舊卻看起來頗具古風，上頭一塊清朝咸豐年間「海國安瀾」古匾，足以見證廟的歷史，廟埕廣場腹地有限，因此每年逢普渡拜拜，容納各地湧來的

信徒，就會顯得格外壅擠。

阿霞嬸信仰虔誠，今早還特別帶水果來供奉，她捻幾支香，穿出信眾，口中念念有詞，祈禱來年也能有個好收成，自廟祝那買好金紙，打算離開時再燒化掉。

林平義已有段時日沒有回家，身邊帶著一個跟班，外號阿狗，平頭小眼睛，絲質襯衫繡有一朵黑色玫瑰花，配件垮垮的西裝褲讓他看起來不太可靠，阿狗的胸膛上也有刺青，但他從不展現，聽說只給師傅刺了半條龍，阿狗說他當時覺得實在太痛，所以刺到一半就逃走。

意外碰見自己母親也來參拜，阿霞嬸素來不愛看見林平義耍老大，他特意支開跟班，要阿狗在廟口等候。上前叫了聲：「阿母，」阿霞嬸假裝沒聽見，將竹籃擺上供桌，伸手欲拿供品出來擺盤供奉，林平義自一旁雜物櫃拿好盤子，整整齊齊疊在竹籃旁邊，阿霞嬸原封不動，面無表情地自個兒又從櫃子裡取出盤子。

她將裡外的神祇都祈求了一遍，走到金爐前，準備化掉金紙。

「阿母，我幫你燒。」林平義手伸過去，但阿霞嬸瞧也不瞧他一眼，將金紙推到金爐另一處，不讓他幫忙。林平義兩度吃憋，心裡頭老大不高興，不想再自討沒趣，準備離開，轉頭大叫：「阿狗！」

阿狗與廟口香腸伯激鬥正酣，完全沒聽見平哥呼喊，香腸伯大汗淋漓，沒想到這個阿狗外表看起來憨頭憨腦，

賭起香腸居然眼明手快，不多久阿狗身上已經掛了一串香腸，廟口小黃、小黑幾條流浪狗，正可憐楚楚看著阿狗身上的香腸搖尾巴，小黃的哀兵策略奏效，阿狗耐不住，快手解下兩條香腸：「去！去！」

「阿狗！！」平哥站在牌樓下大喝。

阿狗像被閃電擊中，脖子上的香腸嚇到險些全部掉在地上。

「幹！你這個柴頭！」平哥用力拍了阿狗後腦勺一下。

雲朵顏色像被畫家不小心調了過重的灰，一股腦地瀝往天空上，離開廟宇後，他帶著跟班阿狗，在大街上溜搭閒晃，林平義穿著不合身的西裝，頭髮梳得油亮，帶股如長官視察般的神氣，攤販怕惹麻煩上身，都盡量與他避開眼神接觸。

兩人一前一後走在村中的大街裡，平時植在堤防邊用來抵禦風飛沙的木麻黃像失去了作用，擋不住如蝗蟲般的海沙侵襲，阿狗忍不住乾咳幾聲，風勢逐漸轉強，加上市場異常冷清，還不到中午，大票小販乾脆打道回府，今天不做生意了。

「喔，夭壽！平哥，你庄內風大叻！」阿狗眯著眼睛道。他眼睛本就不大，此時看起來更像是只有一條線。風勢讓林平義本來整齊的髮根紛紛叛變：「海風，慣習就好，」一面梳一面說，他好像隨時都有辦法能變出一根梳子。

忽地劈啪一聲，林平義硬生生踩破躺在大路上一張石棉瓦。「厝頂欸東西…怎會…」林平義猶疑間。路旁半截柵欄被狂風捲到他們眼前，擋住兩人去路，成群鴨子大搖大擺的從鄰田衝出來：「呱呱呱呱…」

阿狗看傻了眼，幾粒黃豆大的雨珠打在他臉上：「平哥，落雨啊。」

「廢話，恁老大有目珠。」

兩人急忙跑到一處破敗的古厝下避雨，看似久無人居，堂號都斑駁得快分辨不清，此時卻如有搖滾樂團在屋頂舉辦演唱會，劈劈剝剝各式古怪聲響個不停，屋簷瓦片長腳似的一塊塊被颳走，阿狗脖子上那串香腸也早就不翼而飛，身旁一堵磚牆搖搖欲墜，阿狗把所有想得到的神明、佛號都唸過一遍，用身體死命撐著，林平義狂飆幾句國罵，拉著阿狗，單手護著頭逃開，轟隆一聲，屋子垮了。

他們冒著風雨，沿途越看越心驚，馬路變成急流，整排大樹如羽毛般左右倒伏，幾尾魚橫躺路面掙扎，不清楚是那裡的魚塭潰堤了。

「平哥！你故鄉海風那欸安捏！」

「恁爸哪欸知影，可能阿共打過來了啦！」

林平義想起自己老家，一路上左躲右閃，三步併作兩步狂奔回去，「阿霞嬭還不肯出來！」又君站在他家門口焦急的說，水昆叔則在路口轉來轉去。林平義一個

箭步衝進家裡，空中傳來剝剝剝剝連串木材向泥磚別離的告白，預告他頭上這根橫梁不會逗留在屋頂太久，跟阿狗兩人合力，及時把阿霞嬭給拖了出來。在躲避颱風的路上，林平義緊緊抓住阿霞嬭，竭力朝福姨的雜貨行飛奔，那是距離他們最近的三層樓水泥洋房，也最安全，阿狗在後面跟著，偷點餘裕，總算把菸給點著了；途中一對老夫婦猛然從小岔路竄出來，差點撞上阿霞嬭，阿婆身後揹著女嬰，手裡還牽住一個不太會走的小男生，兩個都不斷哇哇大哭，其中年邁的男主人額頭鮮血直流，不曉得被什麼東西砸中，四個人身上都沒半寸是乾的。

阿霞嬭失聲大叫：「麗花！煙伯！」，再從岔路看進去，發覺兩老所住的三合院屋頂也被颱風吹垮，農具飛進成汪洋的田裡、家中桌椅散落林野間，「這兩摳細漢囡仔，是阿樹伊後生！」麗花朝阿霞嬭說。

林平義眼看如此，大夥人不知要跑到何年何月，交代阿狗壓陣，看顧好三位老人家，左手抓起男生，右手抓起女生，同時把兩個小朋友攬在懷裡，豪雨早淋透林平義衣衫，身上的青龍紋身看起來好像更加張牙舞爪，小男生發現自己被這個看似凶神惡煞的人抱走，不禁哭得更響亮，於是一個地方上的角頭，夾著兩個孩兒在雨中拔足，後頭跟得氣喘吁吁的阿狗，嘴角的煙早被澆滅，卻還叼著。

此刻雖為白晝，卻彷彿比夜還要黑，福姨手中忽明忽亮的手電筒，一滅一閃地為林平義大夥照亮應行的路，又君小心翼翼保護桌上紅燭火不致熄滅，從底部的蠟油來看

已點燃好一會了，水昆叔皺著眉頭不停調整收音機旋鈕，傳來尖銳斷續的嘶嘶聲，收不到新聞的頻率令他心煩意亂。福姨突然敞開木門，自屋外傳來的強勁風勢嚇了又君好大一跳，大夥人衝了進來，林平義回鄉穿著向來體面講究，這時候卻已顯得相當狼狽不堪，看自己母親和阿狗陸續進屋，才放下心中大石，跌坐在地大聲喘氣，叫阿狗趕緊把門給掩上，外頭水勢幾乎快高過門檻，阿狗拼命找雜物墊高門口地勢，藉以阻攔大水蔓延入屋。

一群人圍坐一塊，播報聲時而清晰，時而模糊，更多的是雜訊，阿狗守在門口，雨打斜逃穿門隙，落在阿狗眉目之間，林平義心裡明白大家素來不敢離他太近，獨自跑去坐在樓梯間，又君偷瞄他一眼，注意力很快又回到新聞播報上，林平義瞧阿霞嬌六神無主，看穿她心思，故意高聲吩咐阿狗待風雨漸歇就與自己去潮間帶找尋林伯義。

原來林伯義清晨才從廣播中聽到一段颱風快報，擔心海面風浪太強，一切努力付諸流水。以往颱風多從東岸登陸，由於受到中央山脈阻隔，吹到西岸時往往已威力大減，料不到這次居然破天荒自濁水溪登陸，西部地形欠缺屏障，颱風登陸就如入無人之境，心繫蚵架是否牢固？支撐是否足夠？他坐也坐不住，蚵農生計全仰賴天候，養蚵是他們順應大自然下的唯一出路，阿霞嬌自然也憂心整年的心血白費，但她更顧慮自己兒子的安危。

「無采工！一世人嘸聽過此款風颶，」阿霞嬌模樣懊惱，也不願自家長子犯險，接著憂心忡忡說：「免巡啦，

今阿風透，親像袂落雨……」

林伯義坐寢難安：「阿母，我巡巡就倒轉來，妳免操煩。」他應道。

水昆叔穿一條四角褲坐在屋簷下，抬頭看天空烏雲密布，自言自語：「八月大，擔蔥賣菜毋出外。」發現住對面的林伯義準備出門，看裝扮好似要去巡蚵田，趕忙說：「勒咖仔，你叨位去？做大水你就跑嘸路，等風颳過攔巡啦！」

林伯義笑著反問：「水昆叔，你早頓想袂呷啥？」

「幫我跟又君買米粉炒攔有魚丸仔湯……毋通啦！喂！勒咖仔！」

不等水昆叔把話說完，林伯義答應後就逕自走遠，才到巷口，大清早就看到阿明師在屋頂上作業：「早安，阿明師，太陽還沒出來，這麼打拼顧家呀。」

「防颳啦，」阿明師的國語總帶有濃厚的台灣腔。「阿樹昨晚打來請我繞去煙伯他們家看看，說澎湖很慘，很多眷村都垮啦，卡車還被吹到河中央哩！勒咖仔，這麼早你要去哪裡？」

林伯義聽完眉頭皺得更深，沒想到澎湖的災損這麼嚴重：「我也是去防颳。」說完便加快腳步往堤防走去。阿明師見狀大叫：「喂！颳風快要進來了啦！」距離似乎遠了，他像是沒有聽見。

林伯義乘著簡陋膠筏，風浪大到他只能眯著眼前進，鋒利的海風如刀尖般好似快要刮卻他的肌膚，撕裂他的頭顱，寒意一道道直衝腦門，他每挺進一朵浪花，連人帶筏就是陣陣劇烈顫動，原本就陰霾的天空開始飄雨，海水已經漲到快分不清來時路，將所有的蚵棚都淹沒於汪洋之下，他驚覺海象惡劣，調轉方向決定全速往返，遽然一道長浪盡數打在膠筏上，林伯義暗自慶幸沒有翻覆，可是膠筏漂到他完全陌生的海域。林伯義驚魂未定，發現遠方黑白相間的燈塔，咬牙奮力向前挺進，背後卻又一道巨浪向他撲天蓋地襲來。

膠筏終於失去平衡，童年記憶在他腦海中不停流轉，想起父母第一次帶他兄弟倆進入潮間帶，自己從泥濘中抓到螃蟹的喜悅神情，這次睜眼沒有再看見燈塔，而是漂蕩於周圍的無數白色細微物質：「原來海底也會下雪…」

勒咖仔從那天晚上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

海洋賜予我們萬物，偶爾也會在大家不經意的時候，在你我身上劃出一道長長的口子。

風災過後，村里內滿地瘡痍，民宅倒塌的不計其數，曬穀場變成水池，電線桿橫臥路上，庄內失去電力供應，觸目一片狼藉，稍有能力的人家索性夷平老屋，蓋起新式樓房。林平義明瞭阿霞孀念舊，鋼筋水泥不見得能比得上她的土角厝，頹傾的瓦舍處處裝滿母親年輕到老的回憶，要她拆屋重建是千難萬難，請託阿明師與水昆叔一同修復與照料，林平義又待上幾日幫忙善後。

今天是個沒有風的日子，幾聽不見浪花翻捲，只有遠處傳來幾聲水鳥的低鳴，阿霞孀隻字未發，獨自佇足防波堤眺望海面，歲月紋路在她臉上愈發深刻。水仍未退，只有大批散落的漂流木，海水顯得灰濁不堪，卻哪裡有林平義的身影？林平義沿著小路跟著跑上堤防，還沒站穩腳步，被後面阿狗一個閃神撞上，差點翻進海裡。

「平平平……平哥！」阿狗急忙拉住林平義衣角。

「幹！差點害恁爸去天頂做神！」阿狗頭上又重重挨一記。

她還是不願瞧自己一眼。林平義難掩落寞，想說幾句話安慰，這些字卻像卡在咽喉似的，半句也吐不出來，母子倆已經好幾年沒對話過了，縱使明白她此刻的心情是比天空還藍，比海水還憂傷。當年阿爸走的時候，她也是選擇緘默不語，葬了阿爸，也順道葬了自己的情緒，好幾次，他跟大哥倒還寧願阿霞孀狠狠大哭一場，是現實生活的勞頓將她的眼淚給掏空了嗎？

知道阿霞孀對自己仍存有芥蒂，加之村內人人對他敬而遠之，感覺也挺不自在，大哥雖然始終沒找著，母親總算暫時安頓好。阿霞孀台面上從不願取自己分毫，但林平義私下給阿明師修繕的工資卻從未少算。走前，又從西裝褲袋中掏出幾張大鈔塞給阿狗，要他去找份正當工作，不要再跟著自己，心裡滴咕：「阿狗攔跟著，恁爸早慢會出代誌。」

過了幾個春秋，這天阿明師在高處鋪瓦，循例哼著他鍾愛的國語金榜，身上塞滿工具的阿狗充當聽眾，亦步亦趨地跟在阿明師身後，深怕一閃神就得翻落去親吻地球。穿越兩旁青田，走進小徑，又君倒像竹竿似的抽高不少，和水昆叔正快手快腳的處理蚵仔。林平義獨自於內埕徘徊許久，如今少了大哥林伯義當自己和母親間的緩衝，每步踏下都是心事，近午時分，庄內四處不時傳出陣陣飯菜香，戶戶鍋邊升起輕煙裊裊，林平義嗅出有道是他童年時最愛吃的炒蛋。

身後驀然傳來一句熟悉問候：「平仔，來甲飯啦」阿霞嬌輕喚。





陳金聖

個人簡介

1985 年生，高雄人。東海大學中文系、東華創英所畢業。
曾獲吳濁流文藝獎、花蓮文學獎。

悲傷的邊界

得獎感言

謝謝礪溪文學獎主辦單位，以及評審對於這篇小說的肯定。這篇作品還可以看見自己那些生澀的痕跡，但謝謝評審能讀出那些作品中想表達的，以及未能述說完整的。

悲傷的邊界

陳金聖

男孩像是從異地趕了回來。阿兄說，這回轉去了，以後就免再轉去啊！阿母在一旁聽了不說話，因為免再轉去的是她的後頭厝。男孩手上拎了大大小小的行李，搞得自己像流浪。阿兄叫他把行李放後斗，男孩說「好」，帶著異常刺耳的純正國語發音。

男孩不叫陳金土，但總在外地說自己是陳金土。不說哥哥、姊姊、父親母親，男孩叫阿兄、阿姊、阿爸阿母，以及這趟回來拜祭、明日要送上山頭的「阿嬤」。會說的也只有這些。

命中欠金。阿母這麼說他的命，說是在擺攤仔算命的大伯說的。男孩沒見過大伯，幾乎七歲以後就沒再回過阿爸那邊的阿嬤家，都是轉去阿母彰化的後頭厝。一年不管什麼節日，總會回去走跳一下。阿嬤總說，阿土，汝轉來啊！然後把男孩轉個三圈眼冒金星，分不清外嬤和內嬤有什麼不一樣。男孩轉著轉暈在阿母後頭厝前的大片稻埕，四周除了龍眼樹，就是土芭樂樹，苦澀，男孩不愛吃，阿母她們小時候窮，多少當零嘴，現在也不吃了。丟在那生蚊蟲。

阿嬤唸不來「壺」，總喊小名阿土阿土。大伯說，土

生金，所以取名就鏟了三把土到命中，沒想到男孩卻越走越遠，倒是阿母聰明，買了條金鍊仔，要他掛在脖子上，說帶金，看會改命否！

阿母說，明日統一規定全部穿白衫，有聽到否？阿母身上淡淡的線香味，附在守了六夜的白衣褲上，明日頭七祭完，阿母的後頭厝是真正的沒了。男孩沒有太多話想說，聽阿兄問，要穿西米羅嗎？阿母說，免啦，免穿成這款啦，也嘸是內孫仔啊！

男孩還想著要洗澡，下了火車總覺得衣服上都是火車座椅幾萬隻的細菌。阿兄的大燈已經照進稻埕，周圍停滿車。

阿母後頭厝沒有光，大門掛一條黃巾，人從底下進出，阿嬤的棺在裡頭，阿母說去跟阿嬤撚香，說汝轉來啊！男孩說：阿嬤，我轉來啊！三炷香頭燒紅成一截灰，撲下來。沒有話要說了，男孩把香插進白飯，看地上一碗盛了阿嬤吃一世人的蕃薯葉仔。

阿嬤到了最後，還想吃蕃薯葉仔嗎？男孩低頭走出來。阿母卻不知道朝哪裡喊

「今仔日十五，阿母吃菜，毋摻到肉喔！」碗裡菜葉放久了，轉成一種枯黑的色澤。

讀冊人阿姨出場的時候，大家都不由自主的看向她。讀冊人阿姨今天不穿一身顯得嚴肅的黑色套裝了，改穿運動裝白衣白褲。該指示的前幾日都說完，讀冊人阿姨坐下

來，牛皮黑沙發在她屁股下起了一圈大皺摺，其他位置繃緊了皮。讀冊人阿姨問，書唸得怎樣？男孩不敢不接話，聲音卻忽大忽小，讓人聽不清楚。

「唸國文系以後畢業後要幹嘛？」男孩心底 murmur 是中文系才不是國文系，卻不敢頂嘴，只好讓心神飄忽，呆看讀冊人阿姨那頭早早少年就白了的頭髮。阿母說過那是用腦過度才會生一堆白頭髮，代表讀冊認真。男孩猜，那可能是阿母從沒機會唸書的關係，才會這麼欽羨。

男孩一直沒答覆，阿母看了，抓一把瓜子在旁邊擠出一個座位，替他說，先呷頭路啦！一旁的阿舅也鑽進話縫，喝茶啦。接著，茶水就從懸高的茶壺口流下來，嘩嘩嘩，暫時掩過那陣突來的安靜。

阿舅沒穿鞋，習慣赤腳在稻埕上踩。他起身奉了一杯茶給阿嬤，順便點三炷香插上。像是隨口跟阿嬤說點什麼家常事，手扶著棺，眼眶有點紅。

夜越黑，阿母後頭厝的人卻多了起來。稻埕上，臨時搭的棚架，頂上彩虹色帆布沒綁緊，一角跟著風啪啪啪啪掀起。讀冊人阿姨走到底下，伸手想找條繩綁住沒找到，阿舅不知道從哪棵樹拔來氣根，接手繫緊。

幾里外，炮聲不斷。在阿母後頭厝那些聲音變得格外清楚，往往遲了幾秒，在空氣爆裂開來。男孩累了想睡，幾炷香像是燒成一堵煙牆，朦朧了眼前的人影。

稻埕瀰漫的悲傷，讓人誤以為是哪個思慕的人未歸，

總使人感覺夜晚變得特別漫長。稻埕上的人，都在等待。男孩想起報告一堆，要把廣韻二〇六韻列成一張表，背下來，聲韻課要考。

而這暝，稻埕外，KMT 跟 DPP 也正在等待。

等了好久，才正要打電話聯絡，師父終於像是跟著外面的聲音踏進稻埕。且一到就問大家，有去投票否？投啥人啊？說完就嘿嘿的笑。男孩說，投你阿嬤啦！沒人聽見。稻埕上，阿母陪著笑，說師父坐啦，呷茶啦！阿舅一臉憂愁，總覺得心口痛，不停伸手捶。讀冊人阿姨在一邊嫌棄師父無正經，倒是讀冊人姨丈很有興致。轉眼就靠在師父椅背上，把現場當作早就收攤的政論節目 TVBS 的二一〇〇還是三立的大話新聞，以為自己是李濤還是鄭泓儀上身開講起來。

男孩眼看阿嬤的茶放到都要涼了。只好唱起二隻老虎，二隻老虎。度時間。使起祖傳中文系背二〇六韻的老招數，把二〇六韻一個一個韻字的填入二隻老虎曲詞裡：「二隻老虎，東董送屋，跑的快，冬宋沃。」打發時間的唱了起來。男孩猜要是阿嬤還在，一定眼皮垂下，邊瞌睡邊守著她腳旁的小暖爐。掌上的念珠轉沒半圈，轉眼又掉地上，撿了再撿。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阿嬤的聲音會輕，細得像咬碎什麼在嘴巴啞響。

阿嬤死前，總說黑面三媽來看伊，阿嬤以為來帶她走，三媽卻說，時間未到。厝的人問，為什麼是黑面的三媽，而不是彰化媽，或者菩薩佛祖？像是有什麼指示？讀冊人

阿姨不相信這些，買了好多維骨力，善存，還有阿嬤說味道是臭水溝的雞精替阿嬤補身體，阿嬤不怎麼愛吃，都讓阿姪補補去。阿姪有時燉一堆草藥，煮成一碗黑水，阿嬤反倒喝，喝完嘴苦澀，身軀燒熱，阿嬤說，較有精神啊！

黑面三媽來看過阿嬤好多次，總沒有帶走她，阿嬤清醒後總有點怨嘆。像是每次刮開刮刮樂的銀漆，後面寫銘謝惠顧再來一次。阿嬤只好再來一次，再來一次暝夢，心心念念，但那時黑面三媽卻不肯來了。厝的人也不說破。讀冊人阿姨的維骨力善存白蘭氏雞精，在某一天阿姪清早起床，撒泡尿，洗一把米，倒了二杯水進大同牌橘紅電鍋，煮糜的同時，吞了一顆維骨力善存，喝掉最後一罐白蘭氏雞精後，就沒有再補貨。

阿嬤的糜越吃越少，不知道是不是黑面三媽沒來看她的緣故。阿母說過三媽一般代表彰化媽出巡，平時是民眾請回家祭拜，所以才會常聽人講，三媽愛人扛，坐轎去巡視。沒想到，這回巡到阿嬤這兒來。而男孩見過的三媽，是以前電視劇《媽祖外傳》郭美珠演的，臉真的塗成了黑面，站在身旁的侯麗芳演的媽祖，頭戴鳳冠身穿霞披，鳳冠後面還有一圈金光環。讀冊人阿姨不信神，說那些鬼神劇都是沒營養的東西。

好像不管讀啥、呷啥，讀冊人阿姨都好在意營養？平常跟阿母像講道，「要呷糙米加五穀飯，青菜水煮，海魚清蒸，好多東西滾水燙熟灑點海鹽就好。」聽說阿嬤去呷一回後，說飯硬叩叩，青菜也嘸滋嘸味，不如轉去

厝內呷糜。

男孩突然想起，那次阿嬤忽然吵著要回去，會不會是三媽來跟阿嬤報信？講在厝等著接她了？

阿姘說，阿嬤翹去時的面容，真安靜。像透早連雞仔都抑未開始啼的時候。頓時，男孩鼻間好像也飄來一陣雞屎味，但稻埕外的圍籬拆掉好多年，也不再養小雞仔，哪來雞屎？阿舅清清嗓子，說師父，要開始否？男孩看阿舅的屁股偷偷翹一邊露出縫隙，雞屎味混著茶味，稻埕上的風一吹就散。

孝男孝女孝媳孝孫就位！師父手上銅鈴響起來。棚下幾乎站了人，一人不夠一張蒲團，坐墊被搬出來，師父突然喊，跪，拜。男孩一急，一跪，頭就跟著嗑，也沒看，一臉差點貼上前面阿兄的鞋底。男孩想笑，憋著一陣雞屎屁也要跑出來，側面看見阿母的臉，突然覺得好哀傷。阿母也要老了，老到沒有了後頭厝。阿兄回頭小聲罵，笑啥小？男孩想，悲傷原來真的要開始了。

阿嬤穿旗袍坐在太師椅上垂眼。男孩知道那是假的、合成出來的照片，只有阿嬤的頭是真的，其他都是電腦揀ㄟ。阿嬤的頭後面也有一圈金光環，跟媽祖的很像，但不一樣。阿母常說，神明跟好兄弟無相像，連拜拜的香跟金紙都不一樣。男孩突然想起蘋果日報娛樂版的遊戲王來找碴，拿紅筆把兩張相片不一樣的地方圈起來，而這回圈起來的是阿嬤的頭。

還有什麼能比這悲傷。也許剪下圖片寄回葬儀社，還能參加抽獎。

男孩想阿爸要不是比阿嬤早死幾年，現在很可能又看著阿嬤的相片，在報紙圈出一堆數字算明牌。簽中就算阿嬤給的手尾錢。一想到這，男孩不禁又鬱悶起來，一股氣卡著胸口。只好碎碎唸、阿Q的想，其他人把阿母後頭厝的助念團當作助選團來參加也好，這樣才不會那麼哀傷。

師父二手各敲銅鈴、木魚，說：來跟我唸，男孩翻開前面傳下來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上面有注音ㄉㄛˇ ㄉㄛˇ ㄉㄛˇ ㄉㄛˇ ㄉㄛˇ ……，好多字的意思男孩沒看懂，師父已經像開講一樣，嘩啦嘩啦從嘴巴吐出一堆音來：

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得故。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依波若波羅蜜多故。
得阿藐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故說波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好像回到文選課，句讀後要把意思解出來。但這好難，「波羅蜜」起先讓男孩想起長得有點像鳳梨的水果，也想起一日五蔬果的果菜汁，就沒想起波羅蜜是什麼意思？假如佛學概論的教授知道了，應該會當掉他。還好這是菩薩的地盤，祂可能只會合掌，說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剛好這時候師父也說南無阿彌陀佛，那代表這本唸了一遍結束。一本唸三遍，總共有三本，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世音普門品地藏王本願經，所以有九遍的南無阿彌陀佛。但男孩卻從這中間感受不到任何的平靜。

心有罣礙。

男孩偷瞄讀冊人姨丈，也心有罣礙。好像阿爸簽明牌等組頭消息的那種忐忑。男孩不知道讀冊人姨丈左耳偷別的藍芽現在報票數來到多少（KMT 跟 DPP，誰領先）？但跪在前面的讀冊人阿姨意外沉靜。倒是一旁的阿舅，不時磨著腳板的一層粗繭。男孩想阿舅可能太久沒下田，想念做事了。阿母後頭厝的人，都說阿舅年歲到了，可

以享清福免做事啊，但男孩好難想像那種所謂種田人的一生，大概做田人＝做事人＝做死人，是那一代的一種終極波羅蜜。男孩覺得阿嬤大概也是那樣艱苦的做事人一生，而這暝在幾句南無阿彌陀佛後，阿嬤的一生就被輕易了結了。

「還有什麼可以被留下的嗎？」男孩仰頭問阿嬤。遠方突然傳來炮仔聲，而讀冊人姨丈也偷偷卸下左耳的藍芽，跟著師父的節奏，開始唸最後一本的地藏王本願經的最後一小節。銅鈴聲好像招魂的響徹在稻埕上。男孩看著師父一字一字的宣告什麼般誦讀最後一遍南無阿彌陀佛，一個音一個音的向下墜，阿母阿舅阿姨阿姪阿丈阿兄阿姊阿阿阿的族繁不及備載跟著唸：南、無、阿、彌、陀、佛。

也在阿嬤的一生完結的瞬間，讀冊人姨丈起身說 KMT 「贏啊！」時，男孩總算感受到一種如釋重負的哀傷，眼眶有水要跑出來。沒說出口的話是「阿嬤，大家總算可以開始專心替你送葬啊！」阿母走到阿嬤的神主牌前面，好小聲的說，阿母，你做正人啊放心隨佛祖去。阿舅腳都軟了，坐在蒲團上一直沒有起來，喘大氣喘到大家都回頭看，阿姪還過去撐起他。稻埕熱鬧起來，外面更熱鬧，但阿母後頭厝的人還在服喪，就算有人心內歡喜也要低調。

阿舅軟在沙發，腳輕輕抖著，好多人好安靜，藏在稻埕的角落失魂失魂的，師父的眼睛，眯眯笑，阿姪不知道從哪裡端出一盤水果，說師父呷水果啦！阿姪的手勢流利自然，把稻埕當作平日辦桌捧菜的地盤在招呼。

師父好開心的叉了幾塊日本進口蘋果丁吃，吃完說要走，阿舅卻沒有起來送他，男孩覺得阿舅好憂愁好失神好落寞，也好悲傷。

男孩不知道要怎麼換成那個名叫阿土的自己來看這一切，好多細節消散不見。回去以後要怎麼在部落格紀錄阿母後頭厝的服喪一日？男孩提不起氣力用陳金土的名字再PO文。對於故鄉的記憶漸漸混雜、悲傷起來。關於最初的故鄉記憶，像是漸漸淡化成那條地理課本上用來標誌彰化縣與雲林縣的界河名：濁水溪。或者公路行經某路段後，兩邊時常看見架起黑色遮陽網的花圃，說明故鄉以花卉產業作為行銷的鄉鎮特色。又或者是每逢選舉，那條總是被反覆提及，以省籍、政黨傾向區分出頂港與下港的政治邊界濁水溪。男孩感覺對故鄉的情感像是都失去了溫度，抽離成一個個生冷、空洞的標籤，Google出來的關鍵字。

男孩不知道要怎麼整理這樣莫名悲傷的情緒，只好暫時收拾在心靈角落。眼角餘光恰巧瞄見讀冊人阿姨一個人走出稻埕，沒其他人陪伴。明日清早六點的家祭，結束後公祭接著出山，阿嬤就要到西方佛祖那裡去了，只留下一甕在納骨塔。讀冊人阿姨大概不知道要怎麼放下。阿母說她拜祖先，都隨便拜拜就k o啊，連牲禮都用煮好的泡麵來拜，公媽的相片沒在神明桌，沒香爐沒茶杯，在灶腳擺一張桌三罐養樂多，就算拜祖先。讀冊人阿姨沒神明的日子過久了，突然不知道佛祖菩薩要怎麼渡阿嬤到西方世界。

稻埕上的風入夜漸漸吹得綁緊的彩虹帆布鼓脹起來，棚頂繃成圓弧，四邊支撐的鐵架像是要長腳跑掉一樣，金屬聲不斷摻在風中刮過。

阿母說，明仔日嘸知會落雨否？

結果，嘸落雨。家祭前，大家忙著移罐頭塔的位置，說罐頭塔上的名條要露出來朝外，乎別人看！重要的往前擺，靠阿嬤的神主牌近一點，好讓捻香的人看清楚。而讀冊人阿姨朋友送來的都是羅馬花柱，罐頭塔反倒沒幾個。

男孩看棚架上掛著的輓聯，覺得比阿爸死的時候多，連市長署名的也有。雖然阿母說去辦公室討就有，阿爸死時阿母也去要了幾條。但男孩還是覺得阿嬤好利害，這是吃到百歲才能有的場面吧。但這樣一想，男孩突然就悲傷起來，因為神主牌旁邊，等一下出山要放神主牌的竹籃，阿嬤等不到她要的一個查埔內孫來捧斗。

「三十分鐘以後家祭開始，家屬請準備！」葬儀社的人拿大聲公說。男孩看

師公還沒來，先跑去尿尿，走過客廳時，阿嬤的棺木已經停在裡面蓋起來。感覺好安靜有冷風吹過來，男孩的雞皮疙瘩都站了起來。阿母後頭厝瞬間變的太過悽冷，和小時候記憶完全不一樣了。

有好幾個月，阿嬤時常陷入昏迷，醒來就說要回家，明明在厝內卻也說要回家，然後好常看著阿舅的臉喊阿公的名字。讀冊人阿姨在一旁冷靜的說，阿母講的是草

厝。阿嬤轉頭看看她，喊，阿水！眼睛又閉起來。讀冊人阿姨摸摸阿嬤的臉，哄她說，緊睏！阿母後頭厝沒有人說話能像她這樣堅定。男孩卻很害怕，背脊涼了起來，感覺到有什麼要來……

讀冊人阿姨好早就開始替阿嬤的後事打算，錢和土地，讀冊人阿姨清清楚楚的列成一張收支表，日期存入金額領出金額餘額。備註：二哥照顧一個月，應領一萬。二哥照顧十一日，應領七千元。備註：住院一一六四八，備註：年金，備註：利息，備註：威智藥三包，二千四。備註：牛奶灌食，一日四次，一日一罐，三百。濕紙巾。紙尿布。備註：手尾錢。喪葬費。納骨塔位。出殯日餐費。男孩備註：讀冊人阿姨無法悲傷。時間變好快。阿嬤的壽衫開始拿出箱底，掛在衣櫃撐出一個人形，等人穿進去。

距離土公仔來的時間，阿母後頭厝的人想都沒想到。等了那麼久，那麼多次，阿嬤卻沒等，時辰到就走了。讀冊人阿姨不知道有沒有哭，阿嬤穿好衣服被抱進去棺內的時候，阿母說阿姪哭的好大聲，連土公仔都罵她，這時不行哭！

讀冊人阿姨說不請花車孝女白琴，只有西索米。阿母後頭厝孝女夠多了，阿嬤生一拖拉庫，阿姪也跟著生一拖拉庫，倒是沒辦法捧香火的阿母姊妹一個個都生有卵葩的。阿嬤大概欲哭無目屎，阿舅走路褲底會露風。

男孩尿尿出來，稻埕上司儀已經說，哀樂奏落去！隊伍好長好長，師公在旁邊穿道服準備家祭結束要上臺。男

孩突然眼眶紅，溜進隊伍的最後面，站在阿兄旁邊，看阿母偷偷擦眼淚。阿嬤神主牌前面的小香爐香火燒的好旺，司儀一直一直往爐裡插香，阿母和阿姨阿姪的眼淚跟著越流越多，男孩想叫阿母站後面一點，香爐的煙才不會燻眼睛，阿姪卻突然再也不能壓抑悲傷的大哭起來，阿母在旁邊拍拍她的背，阿舅站在另一邊好安靜的垂下臉。

來跟阿母阿嬤拜別！司儀說。

稻程外慢慢聚了一些人，都來送阿嬤上山頭。讀冊人姨丈轉頭往外看了幾遍，司儀說，後生，向前來。阿舅走到前面，朝神主牌跪下，儀式開始。過程好繁雜好瑣碎，司儀的聲音透過麥克風，男孩忽然覺得他好傷心好難過，好像厝內也死了人。但這個樣子，男孩一直學不來。

西索米聲音有時大有時小，有時吹到走音，但都沒有影響司儀很投入的情緒。讀冊人姨丈一直也很投入。男孩看讀冊人姨丈背著相機，穿走在隊伍之間，拿著鏡頭不停的拍，司儀講的好激昂，讀冊人姨丈卻不怎麼肯拍他，快門一直閃，但阿母後頭厝的人都在哀傷，男孩不知道鏡頭裡會留有誰，不知道讀冊人姨丈拍的是一種悲傷？是一種儀式，還是一種記憶？

司儀說，女兒向前來！阿母跟阿姨群往前走，跪了下來。司儀給她們一壺茶，素菜素果，說，拜阿母，來，拜！讀冊人姨丈突然停了手，回到隊伍。讀冊人阿姨沉重的身軀好大力的墜落地，一頭的灰白頭髮像一截截香灰，跟著司儀的口令一聲一聲掉落地，鋪在稻埕上的紅氈像是傳來

那讀冊人阿姨前額著地的重量，有一下沒一下的震動。麥克風的聲音越發顫抖起來，男孩眼眶一直紅，卻越是哭不出來，司儀說，來，再拜！三拜，請復位！讀冊人阿姨像是要扛起重斤的身體，起身的好緩慢，阿母阿姨在旁邊想幫忙扶一把，眼頭鼻頭的淚水鼻水一起跑出來，擦都來不及擦，讀冊人阿姨的膝蓋一軟，身體抖了一下向前倒，男孩看阿母鼻頭還掛著鼻涕，趕著伸手去攙，讀冊人阿姨再也沒有忍耐，比沒請來的白琴還要盡職，瞬間氣氛靜得男孩都感受到這場喪事最悲悽的時刻已經降臨。

男孩不忍看，把視線調開來，轉去一旁，看阿母阿姨跟著又眼眶紅。讀冊人阿姨的前額都哭出了汗，白色運動衫的前襟浸濕領口，而讀冊人姨丈在隊伍後頭，相機鏡頭遲遲沒有再舉起，男孩以為讀冊人姨丈也跟著流了淚，但回頭看卻沒有，讀冊人姨丈只是沉默，臉上有一點憂傷。

司儀說，請復位！聲音顯得鎮定，彷彿吞了過多鎮定劑一樣的好從容！讀冊人阿姨不再像是出場那時的沉穩，整個人丟了什麼的拖著腳走回位子。眼睛有淚。阿母後頭厝的人，什麼都沒看見，沒看見讀冊人阿姨的悲傷，也在告別阿嬤的時候，學會沒看見那深深的一種陷溺。

家祭結束的時候，阿母阿舅他們下來喝口水，男孩跟那群小輩退讓到一邊，空出位置。讀冊人阿姨邊喘氣，走到茶桶邊身手也不再俐落的倒了一杯水，一張臉浸水一樣的鼓脹起來，血絲爬藤整個臉面，眉眼間的眼皮哭腫。那

樣的真情真意，把西索米當作柏林愛樂在伴奏下，一點也沒有「噓」輸給最後不請來的孝女白琴的專業跟氣勢。

這時麥克風的雜訊又嘖嘖起來，西索米的哀樂在司儀拉長音說「起」的時候，稻埕上人聲突然安靜下來。阿母跟阿舅阿姨阿姪阿丈忙亂的趕著重新披穿上麻衣孝衣，邊抹淚擠身進隊伍，不小心踉蹌了一下的同時，稻埕外，遠遠有宣傳車的擴音喇叭聲漸漸逼近：「各位鄉親父老姊妹，明日暗時六點，民視由胡瓜、董志成所主持的《綜藝大集合》要來到咱南瑤宮彰化媽的廟埕錄影，機會難得，歡迎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明日暗時六點有閒，作伙來南瑤宮的廟埕參觀錄影，也有機會得到獎品喔！各位鄉親父老姊妹，明日……」宣傳車的距離越來越近，男孩忍不住想拋下難以負荷的悲傷情緒，沉浸在那陣歡快的宣傳車歌聲，幾乎聽不見前面司儀的聲音。司儀只好把嘴唇緊緊抵在麥克風頭好讓收音清楚，漸漸扯開喉嚨，像是彰化媽廟埕舉辦的廟會，各家電子花車仙拼仙的場面，有種不能拼輸宣傳車，要壓倒對方的氣勢。就在男孩都來不及回神，司儀的聲音已經開始爬階梯的不斷升 key，原本還是悲壯、哀淒的情緒，就在他高喊出「禮成，哀樂奏落」，尾音忽然失速的「大必叉」，男孩跟身邊的人再也抑制不住的噗哧笑了出聲。就這樣，阿嬤的告別式在她素日扮演忠實觀眾收看《綜藝大集合》的宣傳車鬧場下，進入了尾聲。讓男孩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後來阿母說南瑤宮派出來的宣傳車，或許是彰化媽給阿嬤的最一次旨意：我來接你歡喜上路啊！而男孩坐在

趕回去異地的火車上，聽見車廂內那些低聲討論選舉後的結果，感覺像是從一場夢裡清醒過來，耳鳴般的一陣嗡嗡聲響，然後眼前的車窗外頭大雨突然的就落了下來，再也沒有停過。





第16屆橫溪文學獎

· 報導文學 ·

【報導文學類評審報告】

擎持著社會關懷的火炬

江寶釵 林黛嫻

關於報導文學做為一個文學類型，學者曾有諸多論述。劉賓雁在〈什麼是報告文學〉裡看法也許是有代表性的。它是一個以新聞事件為題材的敘述性文學。內容必須根據事實，以公平、正義為最高標竿，將當代新聞中的事件、問題和人物等運用形象化的文學表現手法加以「再現」。相對於詩歌、散文、小說著重個人的思想與情感的抒發，報導文學要去挖掘社會事件的真實面，落實於現實人生的弱勢關懷，因而，它向來被視為具備社會理想性格。它並不是一種「純文學」。

做為台灣文學之父賴和的故鄉，彰化持續辦理的磺溪文學獎保有報導文學的獎項，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本屆入圍的作品在題材的選擇上頗為多元，如客家、假油、不見天的街巷等，從此可以看出磺溪報導文學在這裡所形成的傳統。得獎的三篇作品，一篇談城市記憶，一篇談頂粘村的養殖，一篇談卓乃潭的開發，儘管不無可改進的空間，大抵都能言之有物。

〈卓乃潭的交響曲〉由幾部不同的主題設計出發，作者很聰明地將之名為交響。從尋找平埔族的蹤跡，轉而記錄水圳的開挖，再到天主堂的興築，雖然由於照顧面太多，稍嫌破碎，有所蕪雜，但是字行間看得出曾經做過紮

實的田野調查，檢索過豐富的文獻，參差錯落地將所見與所讀串聯在一起，出以筆致頗具趣味的描寫，再加上搭配的照片與圖表，生動地建構出一個聚落發展的社會史。獲獎實至名歸。

〈女真人的故鄉頂粘村〉表面看來是要介紹頂粘村，敘事脈絡則從兩個方向出發，一則是以七十歲的老人粘秋雄的養殖生涯來歷數頂粘村以至彰化縣養殖業的起起落落；一則詳述各種養殖業如養蚵、補鳥魚的進行方式，讓讀者了解蚵民這一行。但作者志不在此，透過這兩條線要呈現的是頂粘村的繁華過往，然後指陳出「彰濱工業區」建置失當對地方產業及生態的破壞。

作者立意宏遠，但行文似力有未逮，類似「彰濱工業區絕對是福興鄉最大的異數」這樣的指陳不僅語意不清，控訴力道也很薄弱。

〈消失的城市記憶〉為「彰化台鐵舊宿舍區」發聲，希望文化資產的保存的作業應該要更積極，更精準。本文文字簡練、敘述流暢，以紅氣球的意象來牽繫保存城市記憶的情懷，全文自紅氣球始迄紅氣球終，若是一篇散文，則有動人之處。但作為一篇報導文學，則有討論的空間，

如題目寓意不夠明晰，應該可把台鐵舊宿舍區置入；又如文中藉著倡議保存文物的邱明憲貫串全文，但邱明憲的身份卻沒有突顯，關於此人的介紹也到第三頁才出現，可能會減低了作為主要發聲者的代表性。

以今日的書寫成果，我們期待將來者的持續耕耘，不斷地把礪溪報導文學獎擎持的社會關懷的火炬一年又一年地傳遞下去。





張欣芸

個人簡介

張欣芸，生於南投縣中興新村，現定居於台中，畢業於國立台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曾於婚紗攝影公司與傳播公司擔任攝影與文案企劃，目前在補習班教授作文及國語文，並從事文字與攝影的創作，著有散文集〈失竊的靈魂〉。

作品曾獲第二屆台中文學獎、第 11 屆大武山文學獎、2011 花蓮文學獎、9 屆海洋文學、第 8 屆與第 6 屆浯島文學獎、第 14、13 屆與第 12 屆磺溪文學獎、第 12 屆玉山文學獎、第 12 屆與第 6 屆中縣文學獎、第 18 屆南瀛文學獎、第 13 屆與第 11 屆夢花文學獎、第 11 屆與第 7 屆大墩文學獎、第 3 屆蘭陽文學獎、2008 年竹塹文學獎、2008 風華高雄·百年書寫入選、第四屆鳳邑文學獎、第 11 屆與第 9 屆保險文馨獎。

消失的城市記憶

得獎感言

很高興能獲得礪溪文學獎的肯定，一直以為自己是未帶地圖的旅人，在生命的道路上，比別人多繞了一些路，卻也看到了一些原本所未見到的風景。

家族記憶的回溯是我書寫的起點，畢業後一路上走來，在家庭、工作、經濟上都曾遇到許多沉重的打擊，經歷了生命中的低潮，在困頓的生活中，原本認為寫作是一條孤寂的道路，因為網路的聯結，認識了許多為文化資產、社會運動、自然生態、文學、藝術而努力的朋友們，讓我寫作的觸角延伸了更多面項，也學習去看見自己的內在資源。

感謝周遭朋友們的回應與鼓勵，讓我覺得寫作除了是內在世界的探索，更應不斷去拓展生活經歷，使創作的道路更加寬廣、長遠。

消失的城市記憶

張欣芸

一、再見！紅氣球

隨風搖曳的紅氣球，細細一線懸著希望，在寒冷的風中搖擺。圍籬外，噴漆所寫的「拆」正張牙舞爪，蔚藍的晴空下，來自四面八方的紅氣球緩緩聚集，匯聚為鮮明色塊，凝成過往行人眼中的驚嘆號。

繫在屋簷上紅氣球，在灰暗的屋瓦間，特別顯眼，讓人忍不住抬頭一望。鐵皮將世界切割為兩半。圍籬外，景物迅速更迭，櫛比鱗次的大樓佇立在街頭，拼貼成窗外風景；圍籬內的世界，靜靜沉睡在時光膠囊裡，藤蔓攀爬而上，黑色屋瓦淹沒在蒼鬱綠藤中，如迷霧般模糊，最後，被人們遺忘在記憶的邊陲。

2013年10月10日，再次拿著紅



彰化臺鐵舊宿舍區中竹編夾泥牆的日式房舍



鋼筋混凝土的四樓標準員工宿舍



西式庭園洋樓的主管宿舍

氣球，邱明憲走入了「彰化臺鐵舊宿舍區」，鐵皮圍籬上噴著「拆」，這字眼是如此的熟悉，一年前曾發生的事情，隨著鮮紅字跡，又重現在眼前。

台鐵彰化機務段位於山海線鐵道的交會點，是台灣鐵道重要的維修與保養基地。宿舍村在 1920 年代建立，最早的宿舍可追溯到 1922 年，除了台鐵員工及眷屬之外，還有鐵道兵進駐於此，隨時協助部隊移防。

全區總計約有 40 棟建築物，落成時間、功能各有不同，呈現各時期建築特色。其中包含竹編土牆之日式房舍、鐵路兵班營區房舍、西式庭園洋樓的主管宿舍，以及鋼筋擬土的四樓標準員工宿舍，除此之外，還有鐵福幼稚園、理髮室、洗衣店、鐵路工會大禮堂，形成機能完整的社區。

二次世界大戰 1944-1945 年間，美軍轟炸台灣，扇形車庫是中部地區重要的交通設施，也是被轟炸的目標之一。台鐵宿舍村躲過戰火的攻擊，卻躲不過都市計畫中被拆除的命運。



公園預定地平面配置示意圖

「在彰化北區都市計畫」中，有兩大主軸，一為公二（台鐵宿舍村位置）及南北綠園道的開闢，為乙種工業區閒置土地的再開發，台鐵宿舍村為優先更新單元，規劃為公園。

鐵皮圍籬上噴著「拆」，這字眼是如此的熟悉，一年前曾發生的事情，隨著鮮紅字跡，又重現在眼前。邱明憲感慨著「難道我們，又無法留下歷史了嗎？」

二、搶救臺灣銀行彰化日式宿舍群

相似的場景與情境，召喚著他的記憶，腦海中又再度浮現 2012 年時被拆除的「臺灣銀行彰化日式宿舍群」。

飛揚的沙塵，遮蔽了天空，碎裂的黑瓦散落在地，嘶吼的電鋸磨動著鋼牙，漫天飛舞的塵屑中，庭院中的老樹轟然倒下，枝桠顫抖著，只剩下一圈圈泣血年輪，流淌著黏稠淚痕。「匡啷——匡啷——」工人駕駛著怪手開始拆除，尚有剩餘價值的木材擺放在一旁，準備待價而沽，其餘的殘骸被堆疊成巨大墓塚。

牆上的時針停止轉動，遺落在地的相框裡，一襲白紗的新娘依然是巧笑倩兮，與新郎露出天長地久的甜蜜笑容。「轟隆！轟隆！轟隆——」嘈雜的聲響漸次傳來，刺痛了耳膜，陽光耀眼的金箭，射入藤蔓掩映的陰暗屋中。

凜冽的寒風呼呼吹著，「啪答！」一聲，線斷了，冉冉上升的紅氣球，彷彿訣別的句點，鮮紅的身軀消失在天際，只留下滿地殘破的磚石。

逐漸遠離的卡車，消失在煙塵之中，鐵皮分隔線內，不再迴盪著電鋸的咆哮，與怪手轟隆隆的嘈雜聲響。圍籬內的世界，迅速被夷為平地，恢復了原有的寧靜，成為一

片蒼涼的空白，彷彿一切都不曾存在。行人們依舊以匆忙的步伐從旁走過，不曾發覺這裡的改變。

邱明憲說：「在緊迫的時間之下，這次的搶救並沒有成功，如果在公告之初就開始展開的話，也許還來的及，也因為這件事情，才知道很多地方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是沒有概念、沒有感覺的，抱持著舊了就要拆這種觀念。」

出生於彰化的邱明憲，畢業後在臺北從事網路行銷與國際領隊的工作，長年從事旅遊業的他，遊走在不同的國家。返回家鄉後，開始推動彰化在地的深度旅遊。當他在帶領友人經過博愛街的臺銀日式宿舍時，意外得知裡面建築物即將要拆除的消息。

邱明憲立即發起「搶救！彰化台銀日式舊宿舍群！」的連署，為了在緊迫的時間裡，匯聚更多力量，讓大家關注這項議題，邱明憲透過網路連署與串聯，和「新竹市老屋發展處」、「台中市生活願景協進會」等團體相互聲援，在2012年共同發起了「1017一起穿紅衣、護老屋、破迷思」的行動。



尚未拆除前，從高處眺望的彰化台銀日式宿舍群



鐵皮圍籬中，被藤蔓包圍的彰化台銀日式宿舍，有獨棟與雙併

邱明憲：「過去，我們總在電視、報紙雜誌中看見那些被拆除的就建築，口中只有『好可惜喔！』然後呢？世界仍然在運轉著，城市的足跡依舊在怪手的往下掘的那一刻，再沒有回頭的機會。」



未拆除前，其中一間台銀日式宿舍的內部，雖然長期被隔絕，但此間的格局完整，保存的狀況也相當好



怪手展開了拆除台銀日式宿舍的行動

「這樣的事情不單單只發生在彰化，而是在台灣的各地發生著，包含新竹監獄、台中的三光巷等等，這次的搶救活動，當然希望能夠搶救下來，但最少是不是能夠影響大家對於文化資產的保留觀念，在還沒拆除前，就能夠完整拯救，甚至協助重生，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臺灣銀行彰化日式宿舍群」，原本共有 10 棟建物，總面積約 1010.71 平方公尺，屬於木造建築物，竣工於西元 1935 年（昭和 10 年），為日治時期臺灣銀行經理及副理層級居住的宿舍。民國 70 年左右，行員開始陸續搬遷，屋裡的燈，一盞一盞熄滅了，收拾行囊的居民，望著家園最後一眼後離去，房屋被黑暗吞沒，只有路燈還亮著，拉長著纖細的影子，在路口守候。

無人居住的宿舍，再也沒有光亮，成為鄰近居民心中的隱憂，開始被鐵皮圍籬隔絕。直到 2008 年 12 月，臺灣銀行計劃要將這十棟日式宿舍全部拆除，預計興建為彰化分行的新行社大樓。文化局與臺灣銀行展開了多次協調，希望能得以保留。經由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們的勘查後，2012 年 1 月 19 日，位於博愛街 33 號、49 號這兩棟日式宿舍，登錄為彰化縣歷史建築，其餘八棟全數交由所有權人處理。

在拆除前夕，邱明憲聯繫承包拆除的廠商，得以進來留下台銀日式宿舍最後的紀錄。他表示：「里長與一些當地人士以治安上的考量，希望能夠拆除。當時它都用鐵皮圍起來，在長期沒有使用的狀態下，一定會發生髒亂的問題，文資審議的委員們並沒有每棟逐一審查，便認為裡面已經是破損不堪。拆除的八棟中，除了一棟因屋頂塌陷導致內部破損較嚴重之外，其餘幾棟都是完整的。雖然外面長滿了雜草，但當我進去拍照的時候，裡面的牆面、柱子、地板、門板都是保存很完好的狀態，並不如想像中殘破。」

來到博愛街 49 號這棟日式宿舍，院落外的防空洞，靜



位於博愛街 49 號的台銀日式宿舍內部空間



位於博愛街 49 號的台銀日式宿舍外觀

默隱身在草叢間，透漏了烽火連天的時代。陽光穿過濃密的樹蔭，輕輕灑落在日式拉門上，木製窗櫺佈滿了時間刻度。

台銀日式宿舍以檜木和杉木建造而成，歇山式的屋頂上，鋪著斷面為波浪形的黑色屋瓦，屋脊兩端以「鬼瓦」收尾。

泛黃的書頁折角，標示著歷史的轉折，時間的蠹蟲來回囓咬，化成斑駁的斷簡殘篇。1933年（昭和8年），彰化進行大規模市區改正，許多清代的建築物遭到拆毀，東門「樂耕門」也在此時步上拆除的命運，滿地破碎的磚瓦意味著舊有時代的遠去，象徵現代化的西洋建築與日式建築，迅速佔領了街頭，代表著新時代的降臨。

日治時期，在台灣總督府全面性的都市計畫下，全臺各地開始推行了「市區改正」，使城鎮的面貌產生了結構性的轉變，對官舍的規劃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官舍通常以地區行政中心為出發點，如官廳、警察機關、學校等，在各地廣為設置，以提供官員、家眷居住。隨著林業、糖業、礦業、鐵路交通要道的逐步拓展，周圍也大量興建了產業宿舍，這些「官舍系住宅」，俗稱日式宿舍。

官舍等級依居住者的職等有明確的規範，經由數次修定後，1922年所發佈的「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分為「高等官舍」與「判任官舍」等2大類，除此之外，還有「職工宿舍」與單身職員的「合宿所」。高等官舍為獨門獨戶，不僅室內面積寬敞，擁有廣闊的庭院，建築樣式

較多元，所選用的建築材料也較講究。判任官舍依位階分區為甲、乙、兩、丁等四種等級，類型有獨棟、雙併、四戶相連等。

彰化台銀日式宿舍的立面外壁覆蓋著「雨淋板」，由於工法採魚鱗式重疊，亦稱為「魚鱗板」。雨淋板的建造技術源於英國，日本將雨淋板運用在溼度高的台灣上，可以防雨、防風。

為了因應台灣濕熱的氣候，這些日式宿舍的建築基座抬高離地約2尺，基腳多為磚柱，除了有助於通風，也可防止地板的潮濕與蛀蟲侵害。

走進屋內，踩踏在佈滿灰塵的地板上，隱隱約約傳來了時光撥動的弦聲。陽光穿透落地窗玻璃，驅走了陰鬱，將木質地板切割成一格格光亮的幾何塊面。

空氣中飄散著木頭的淡淡氣味，穿過緣側（連接室內與庭院的開放式長廊），室內空間有玄關、座敷（客廳）、居間、浴室、台所（廚房）等，牆壁上有圓形的「丸窗」。建築物壁面是屬於「竹小舞真壁」的編竹夾泥牆，以竹片水平垂直交錯，排列成格狀骨架，再覆蓋上泥土。

邱明憲說：「舊建築的美感和現代建築的美感不同，無論是旅遊或生活的理解，它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當你發現這個城市裡沒有這些元素的時候，它好空洞！沒有人知道這個城市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當這些建築留下來的時候，它就是一個證據，告訴你以前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新竹、台中、彰化共同發起「1017一起護老屋的行動」，因拆除工程迫在眉睫，提前於10月12日時舉行，以紅氣球憑弔台銀日式宿舍群最後身影



拆除後，圍籬內的世界已成為一片空地

文化資產的保存不應只停留在「點」的層次，更應朝向「面」的連結，雖然邱明憲將其餘八棟台銀日式宿舍提報為歷史建築，但還沒有等到下文，拆除工程就已經迅速展開了。「彰化台銀日式舊宿舍群，其實只有兩棟，這樣也稱為『群』嘛？應是包含這10棟的建築物。」邱明憲對此提出了疑問。

沒有文化資產保存法護身，年久失修的老屋，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對立面，背負著環境髒亂罪名，甚至成為治安問題的代罪羔羊。紅氣球，代表著老房子在開發壓力下所面臨的拆除危機，已經是遍地烽火。參與活動的成員們穿上紅衣，拿著紅氣球，希望能破除「拆老屋蓋新樓，城市才能發展」的開發迷思，進而思考新舊共生的可能性。

手中緊握著紅氣球的細線，邱明憲希望串聯活動能喚起大家的意識。「讓政府單位以及民眾們，對文化資產保留這件事情，能夠更清楚、更理解、更包容、更有規劃性的去看待以及處理，而不是只有拆除這個選項而已。」

拆除當天，來到現場的蔡政奇表示：「之前參加彰化市導覽志工時，有留心到這棟建築物。因為是台銀單位的私人土地，而且是宿舍而非公共空間，位於小巷中又有鐵皮圍住，所以大眾對它的記憶比較少。沒有單位想要花大錢整修再營運，關於它的歷史很少有文史工作者記錄下來。當大家想辦法要把它留下時，已經快要拆的時刻了。」

台中市生活願景協進會的蘇承璞來到現場聲援，「趕到現場時，拆除工程正在持續當中。除了搶救運動發起人之外，還有在地的里長。靠著地方人士的合作，所以才得以說服施工的工人們，為我們騰出時間，暫時停止拆除，讓我們能夠把活動完成。」

蘇承璞表示：「那時候就覺得搶救文化資產，其實有很多有心人願意付出心力，但可惜的是，往往等到發現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甚至，我們的社會並不是漠不關心，只是常常需要有人提醒，搶救的動作或許就是一種提醒，才會開始重視自身生活環境的文化價值。」

在堆積如山的碎木中，邱明憲尋獲到了看似「棟札」的殘片。「棟札」是以毛筆在木板上記載上樑的時間、建築物的設計人、承造者，以及庇佑建築物的神明，在「上棟式」（上樑儀式）時，會放置在屋內高處。



台銀日式宿舍拆除後所保留下來的鬼瓦與木板

雖然，已因損毀而只剩下一部分，但卻是台銀日式宿舍曾經存在的證明。

在觀景窗裡，凝視著八棟日式宿舍的最後身影，調整焦距，按下快門，「喀擦、喀擦！」這存在於街頭，卻始終失焦而模糊的一幕風景，隨著緩緩上升的紅氣球，清晰的，儲存在相機的記憶卡中。

三、推動彰化老城保存及再生

暈黃的燈光下，黑色鬼瓦髯上一層金黃，屋頂上的木樑以交叉方式展出，另一旁的木樑則是以時間軸的概念擺放。牆上留著台銀日式宿舍拆除後的舊木板，上面還可見到「小館木材株式會社」的字樣。摩挲著上面的紋路，彷彿還可感到曾有的餘溫。

結合了旅行、歷史、人文的「旅咖啡」，是旅人休憩的停留點，也是提供旅遊資訊、行程規劃、導覽，做為分享旅行經驗的講座場地。邱明憲希望這些拆除後的木料與瓦片能融入旅咖啡中的空間設計，讓曾經激起的漣漪繼續盪漾、擴散，使台銀日式宿舍持續「被看見、被談論、被訴說」。

指著懸掛在牆上的鬼瓦，邱明憲說：「來到這裡，不管是遊客或是在地的朋友，都可以不斷的聽著這件故事，並且去重視這件事情，那麼未來才不會讓破壞文化歷史的事情再度出現，然後開始懂得學習保存與活化。」

回想起這段期間所經歷的波折，邱明憲感慨：「難道大家都不重視這些事情嗎？都覺得這些建築拆掉是理所當然的嗎？到底大家是怎麼看自己生活過的地方？怎麼看這些歷史與文化資產？所以當時在推動保存時，也是充滿了沉重的無力感。」

在搶救的過程中，邱明憲看見了這段歷史的流失，以及當地政府與居民對於文化資產的冷漠。他認為「漠視」與「默許」是台銀日式宿舍被拆除的主因。

即使有文資法這道護身符，在缺少整修預算與民眾不關心之下，許多歷史建築便被閒置在當地，邱明憲希望能從教育著手，讓更多人在導覽的過程中瞭解城市發展的過程。

他說：「這些力量都必需仰賴平時的累積，首先要聚集對這些事情有感情，與願意投入的人，在真正需要動員的時候，這些力量才會強大。」

邱明憲認為：「台銀宿舍群的文資審議結果，登錄兩棟為歷史建築，再加上市民普遍對文資議題不熟悉，等到發現要拆屋時已經來不及搶救。逝者已矣，彰化還有很多老房子值得關心，我們必須做足準備，不只單單為了留下老房子，更要活化再利用，並在過程中引發更多彰化人重視在地文化資產。」

邱明憲與搶救過程中的夥伴，組織了「半線新生會」，希望推動彰化老城保存及再生，致力於空間文化資產的保

護與利用。透過活動、教學、攝影等方式，讓更多人可以深入認識彰化老城的歷史發展與文化。避免彰化文化與歷史建築，在未經過詳細審核的情況下貿然拆除，能夠在老建築拆除前，找尋活化的機會，共同來創造文化與城市發展共存的良好環境，讓彰化不但可以保留過去的歷史空間，也可以協助平衡城市發展。

半線新生會的目標是以旅行為教育的起點，培養導覽人才。「我很希望年輕人能回到自己的家鄉，為自己的家鄉感動及感到驕傲。」邱明憲希望旅行能成為「青年返鄉服務」的起點，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他認為：「彰化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都是在外地發展，如果旅遊能帶動當地的發展，就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回來。」

參與保存運動的林昱君表示：「當初開始拍家鄉鑽小巷就是為了保存記憶中的一景一物，留下快速變遷的都市的歷史，這群美麗的木造宿舍以往總是沒機會靠近，想不到能近距離接觸的時候竟然就是離別。也更加提醒自己不要再抱持著反正很近，以後再去拍好了這樣的想法，城市的變化總是快到讓你措手不及。」

「希望自己的家鄉能有更多人意識到歷史是需要保存的，不要讓自己的家鄉變得沒有過去，抹去所有能代表這個城市特色的東西並用所謂的現代化來取代，那往後你要介紹自己的城市時你還能有什麼？有的不過是跟其他人都一模一樣的樣板罷了。希望下次不是只能用紅氣球憑弔與告別，而是能積極的在一切尚未發生時發現它保護它。」

四、守護！彰化台鐵宿舍村保存運動

翩然遠去的紅氣球，細細一線，無法與整座天空拔河，但事件的篇章並未畫下休止符。

2013年10月4日，邱明憲發現彰化臺鐵舊宿舍區牆面寫上「拆」，當同樣的事件又再度上演，邱明憲希望透過行動去改變，讓悲劇不再重演。

2013年10月10日，邱明憲號召伙伴再度帶著紅氣球來到彰化臺鐵舊宿舍區，「那時候我們在拆除現場，還是無法阻止怪手摧毀珍貴的文化資產，眼睜睜地看著老房子灰飛煙滅，化成破瓦殘垣。於是，我們在這一年當中，努力思索著城市的未來該如何改變？我們利用不同的方式舉辦活動，提醒周遭的人們，身旁的舊建築是記憶的延續，也是城市的溫度，希望讓當年的悲劇不要再發生。破壞式的開發建設，老房子的危機，再次發生。」

半線新生會以「一人一信，拯救台鐵宿舍村」與連署，希望能擋下怪手與推土機，「我們呼籲政府能夠停止拆除，再來重新討論保留區域。將扇型車庫、機務段〈司機調度所〉、未來鐵路博物館、宿舍群、號誌段一同納入評估，合併為多功能的鐵道園區！」

連署書中提出質疑：「都市更新主要目的是什麼？不正是促進都市土地有計劃的再開發利用，改善都市的空間環境與復甦都市機能，完善居民的公共利益？在現有的都市計畫中，將台鐵宿舍村拆除，得利的是彰化居民嗎？

彰化會因此而復甦嗎？我們不認為。我們不是反對建闢公園，也不是反對都市更新，我們反對的是假都市更新之名，行破壞文化資產之實，只圖利某些少數人！」

邱明憲：「零碎保留幾棟是沒有意義的，當它變成這樣子的時候，你還會記得那是一座村落嗎？沒有感覺了，只知道有幾間木造房子，它的聚落與區域景觀完全消失空間裡的歷史脈絡都被拆光了。」

「目前最急迫的事就是緩拆，這是一件很緊急的事情，所以第一個能做的就是讓它先不要被拆，然後才能討論未來能做那些發展。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能重新去思考，這個地方對我們的城市的價值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談保留，從單棟建築來看，這一區建築的價值並不高，我們所看到的價值是區域特色與發展，它所保留的是生態與生活文化。」

「以現在的公園規劃，有沒有可能讓文化與發展結合，做出更好的變化？我們在守護運動時很重要的一個思考點就是參與，參與這件事情的變化，保存的重點在於文化層次的完整性。彰化鐵道宿舍村就位於扇形車庫旁，我們要以區域的概念做完整的保留，提出替代改善現有公園規劃的聚落再生方案。一個完整的區域包涵使用中的扇行車庫，和近九十年的臺鐵生活圈。這裡的空間可以和扇行車庫連結，滿足遊客的需求。」

這裡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房舍，沒有指定歷史建築的房舍可以依據實際需求整修，修繕後，以媒合青年創業的方

式，讓自由提案者加入，出租給有意願經營的人進駐，創造青年就業的機會，讓文化與開發可以並行。不是只留下來做為景觀，它要被使用，可以讓年輕人做一些與在地有關的事情。」

半線新生會著手進行老樹編冊、建物編冊、宿舍回憶錄，舉辦公民論壇籌備規劃藝術行動，讓參與運動者藉由觀看藝術裝置參與藝術創作，將藝術思考帶入保存運動之中，讓藝術行為的過程與發生成為人與空間對話的橋樑，讓保存運動得以被看見，讓議題能再加以發酵、擴大。

綠樹成蔭的台鐵宿舍群本身已有很高的綠覆率，原有的綠樹卻要被鏟除以建公園，「護樹行動」也是保存運動中重要的一環，需要將樹木的種類、位置進行拍照建檔，建構宿舍村的生態資料庫，監督承辦與施工單位，保護宿舍村的生態相。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故事，半線新生會正在募集台鐵宿舍村的老照片、民眾提供的相關回憶，希望透過在地記憶的整理，撰寫宿舍村的故事，在保存運動中，建立起宿舍文化村的資料庫。邱明憲：「我們需要去募集與記錄讓鐵路與城市發展，以及常民生活之間的關係，留下文史記錄，為市民延續歷史記憶，可提供後續鐵路園區特色館的內容建立，或使相關領域研究者有史料基礎。」

半線新生會同時將進行建築編冊，將建物外觀、結構、年代、空間功能、使用痕跡、位置分布，進行建冊造檔跟拍照。紀錄、建立宿舍村文化資產價值資料庫，提供給後

續營運單位一個尊重歷史建物的實質基礎。

此外，也將舉辦公民論壇，規劃市民所提供的想法，讓大家能一起對它投以想像。歸納彰化市民提供的想法以及目前有心參與的創業團隊與企業團體，製作成資料庫；提案給縣府承辦單位爭取保留，以及提供未來想進駐的企業或團隊一個符合地方發展想像的基礎。

邱明憲表示：「半線新生會非文史工作者，而是關心與參與城市發展的一群人，我們不是文史團體，難道只有文史團體才能關心這件事情嗎？我們關心這個城市的發展，積極的參與這個城市的決策。因為你不決定，就會有別人幫你決定，我們要從自己的家鄉開始，為自己的城市未來作決定。」



邱明憲與志工們透過導覽，帶領民眾走進時空凝結的空間裡

「一個成熟的都市計畫，將是公部門與民間的合作。我們必須發聲，表達我們的立場，必須集結，凝聚對未來的想像。告訴決策者：真正的都市更新該是什麼樣子？台鐵宿舍村能夠為彰化帶來什麼樣的意義？這就是我們保存運動想邀請大家一起來思考與行動的事情！」

邱明憲認為只有「行動」才能帶來改變，「即使最後的

結果是失敗的，但如果我們不去做，就只能等帶最壞的結果發生；但如果去做，就能帶來一線生機。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能帶來一些影響，也許最後不會如我們所願，但我們還是要去做。」

五、文化與城市發展共存

踩踏過落葉鋪成的小徑，雜草叢生的庭院中，枝樑交錯掩映。在2014年4月6日所舉辦的導覽中，半線新生會帶領民眾走進彰化台鐵舊宿舍村，看見不同時代的宿舍樣式、鐵福幼稚園、大榕樹、鐵路兵營，以及不同階級的住宿樣貌，讓社會大眾對文化資產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思考。

邱明憲：「我希望大家能抬頭看，去看這些建築的歷史軌跡，而非只是低頭走過。」佇立在車水馬龍的煙塵中，承載歷史的容器，見證了時代的發展。長期被遺忘、忽視的老屋，是駐足在街頭的沉默問號，以年邁的身軀向人叩問著，遺棄或留下？拆除或新生？

目前，彰化台鐵宿舍有四棟六戶指定為歷史建築，全區緩拆，修復風雨中衰頹的身軀，不是保存的終點，而是新生的開端。「空間再生」是讓舊有的建築空間再度與當代產生聯結。如何為舊軀殼灌注新的靈魂，需要面對重重難關，但民間仍有許多為歷史記憶、文化空間努力的力量，緩緩從各地滋長。歷史並非沉重包袱，當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以行動參與保存，以創意與巧思帶來新生，就能為原本封閉的容器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成為認識在地文化的

視窗，而非浸泡在福馬林中的標本。

紅氣球飛向了廣袤的天空，沉眠於鐵皮圍籬築成的蛹，在漫漫長夜中，等待一線生機蛻變。何時才能化身為蝶，破繭而出，張開濡濕的翅膀，以斑斕彩翼網住驚豔目光？

希望，依然垂掛在遠方枝桠上，透著忽明忽滅的光。





白棟樑

個人簡介

站在「望山」上，老原住民對年輕的子弟諄諄交代，不要忘了底下美麗的平原，就是我們的故鄉。

白棟樑，1948年出生於南投縣，20餘歲開始寫作，初以散文、短篇小說為園地，後受到「望山」的感動，從而戮力於報導文學，希望能為台灣這塊土地發聲。在長期田野調查中，於西元1996年意外發現南投縣的「關刀山石棺群」與「帖比倫」史前遺址，新聞並曾漂洋過海，從而引起國人對史前遺址的重視，並有幸在國史館發表專題論文—「中台灣史前遺址的調查與現況」。

本人發表過的文章至少超過200萬字，經政府彙結成冊者有10餘本，文章入選中國時報、彰化縣、台中縣…等文學獎者，共近20篇。

未來沒有退休的打算，筆耕是本人生命的原動力，也願把經驗傳承給有志者。

女真人的故鄉—頂粘村

得獎感言

20 餘年前造訪粘厝村時，便深深的被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小漁村迷住，尤其如潮般的小藍和尚，就好像島上勤奮的子民，雖然空間壅擠卻個個有自己的生存園地。之後我又常常回到該地，甚至與蚵民在驚濤駭浪中出海作業，他們雖然辛苦，卻洋溢著知足與自信，當時我真為能生在台灣感到幸福。

孰料事隔多年之後，整個粘厝村變了，孤寂蕭條得令人難以置信，就連蠻力十足的鐵牛車也顯得有氣無力，讓人胸中充塞悲愴。本來提筆要寫這篇反省性的文章時，心中也有被踢出檻外的打算，想不到最後真的入選了。因此我要由衷的感謝彰化縣政府與評審們，不因言廢文，這不僅對筆耕者最大的肯定，也彰顯出「磺溪文學獎」的獨立精神與公正性，足為文學界的標竿。

女真人的故鄉——頂粘村

白棟樑

福興鄉，位在鹿港鎮之南，二者之間以舉辦龍舟競賽聞名的「福鹿溪」為界。由於鹿港是觀光勝地，因此一衣帶水的福興鄉往往被忽略。其實福興鄉也有上得了檯面的地標，如「彰濱工業區」，其規模之壯觀，從飛機上俯瞰與雲林縣的「台塑六輕」一樣，令人一目了然，彷彿是彰雲平原的左右門戶。

彰濱工業區一

「彰濱工業區」，絕對是福興鄉最大的異數，因為它是由頂粘村透過填海造地的方式憑空冒出來的。1979年經濟部工業局為發展經貿，開始施工進行開發「彰濱工業區」。不料隨後爆發第二次石油危機，全球經濟不景氣，工業用地需求降低，遂於1981年減緩開發進度。1988年再重新研定開發計劃。

雖然有小波折，但案子從雛形開始，許多人就不看好這個工業區，因為頂粘村屬風頭水尾的鹽分地帶，每屆冬季的東北季風吹起時，不只寒氣凜冽，更是漫天飛沙走石，這些都對生產機具有極不利的影響。果不其然，早期的招商並不順利，只有小貓二、三隻，寒蒼得令人為它難過，直至後來好的工業用地一地難求，加上環保意識抬頭，許

多高污染的工業如電鍍、染布…等，廠商在無處可去之下，透過地方政府大開歡迎之門，才紛紛進駐，終而給工業區起死回生，帶來另一番新氣象。

然而詭異的是，這二、三十年來，「彰濱工業區」已是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其附近也增添許多運輸動線，如濱海公路及快速公路等盤根錯節，南來北往方便得不得了，可是近在咫尺的頂粘村竟然紋風不動，依然是暨蕭條又孤獨的小漁村，究竟是何因素讓頂粘村被邊緣化，倒是頗令人省思，但是要深究該原由，須從頂粘村的歷史說起。

頂粘村一

頂粘村，本來是粘厝莊，根據道光年間所著的「彰化縣志」記載，彼時已有粘厝莊，屬馬芝遴上下保所轄，後來因人口增多才又分為頂、廈（下）粘村，但真正與海岸相連的是頂粘村。根據史料記載，粘姓是宋朝時大金帝國女真族的後裔，其第一代祖完顏宗翰的女真名為「粘沒喝」，他是大金開國元首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侄子，同時也是一代名臣與名將。「靖康之變」宋徽宗與欽宗二父子被大金帝國俘虜，而滅此北宋者「粘沒喝」就是大功臣之一。大金後來傳位至金熙宗，其治國兇暴不仁，喜怒無常，殘殺大臣與宗室。「粘沒喝」的長子「真珠」，與次子「割韓奴」為了避禍，以其父之名作為改姓「粘」。大金於元朝被滅後，部份人又紛紛往南逃亡，並輾轉來到台灣。根據戶口統計，粘厝莊是全台粘姓的大本營。

雖然有史料可稽粘姓來由，偏偏頂粘村卻是個頗耐令人尋味的地方，它明明是台灣西海岸最傳統的小漁村之一，可是遍尋全村卻無一處文物古跡，或可溯本追源的口述歷史，若有的話也只有「鎮興宮」與「海翁窟」可約略看出歷史的影像。「鎮興宮」位在頂粘村的中心，也是該村最老的信仰中心，迭經數次翻修的「鎮興宮」有簡單的沿革誌記載：「乾隆五十三年（西元 1788）有粘尚等人，由福建泉州府晉江縣衙口鄉粘厝坡迎丁府千歲入台，奉祀於彰化縣粘厝莊……」文後全是翻修記錄。

另外「海翁窟」也只是地名，它位在育新國小的側邊。根據地方耆老們說，很早以前曾有鯨魚擱淺在這裡，有上千公斤之重，分割之後整整讓村人吃了數個月，所以有這個地名。聽了這段話，有些人或許會以為是天方夜譚，然而略懂歷史的人都知道，鹿港鎮鼎鼎有名的「新祖宮」，其廟口的古名是箔仔寮，也就是補魚網的地方，再加上附近幾個郊商（船商、貿易商）的遺址，就可得知早期鹿港的港口就在此地。

另根據史料記載，乾隆五十二年發生「林爽文反清案」時，清廷派一代名將福康安來台平亂，其所率官軍 5000 餘員，及搭乘的兵船多達 100 餘艘，就是登陸在鹿港，可見彼時的鹿港定是港闊水深的大港。在地理環境相似之下，鯨魚因為迷航而誤入頂粘村就不是無稽之談。

可是隨著開發的腳步越往內陸推進，鹿港的淤積就越來越快速；以濁水溪為例，它流進彰化縣時，是經過埔

鹽鄉等地再匯進福興鄉粘厝村出海，可是後來因淤積嚴重，濁水溪被迫改道由西螺、西港出海。從此埔鹽以下的舊河道就被稱為「舊濁水溪」。其實河川的改道在西海岸是常有的事，如大肚溪、北港溪、虎尾溪等，都是忽南忽北的竄流不知改道幾次，偏偏河道的出海口又是港口的所在，以致大肚溪口的塗噶窟港咽死之後，改至水裡港又再北移至五汊（梧棲）港。至於北港溪、虎尾溪也是不遑多讓，像北港、新港、蚊子港等港口，忽有忽無輪番登上歷史舞台。

根據舊「彰化縣志」記載，道光年間時鹿港已是這番模樣：「彰化港口，以鹿港為正口，然沙汕時常淤塞，深則大船可入，淺惟小船得到。如王宮（王功）、番仔挖（芳苑）遷徙無常。近日草港、大肚尾、五汊港等澳小船，遇風亦嘗寄泊；惟配運大船，則不能入耳。滄桑之變，類如斯夫」。乾隆距道光只有一甲子，環境的變遷已是如斯，更何況道光年間距今至少 180 年左右，無論人、時、地、物都已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大地是公平的，「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以濁水溪為例，自從河道南移後，遺下的「舊濁水溪」河道及其沖積扇，就變成肥沃的浮覆地，是農業的精華區，彰化能登上農業大縣，其功居首。同樣的，粘厝村在 2、30 年前也曾有一段富庶的歲月。

早期，粘厝村的經濟型態可分二種，一是耕地種田者，他們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好歹不愁吃穿，這種溫飽

型的幸福人大都在廈粘村。另外一種是無立錐之地的窮苦人家，孑然一身過著最貧賤的生活。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粘秋雄，他的生涯正是頂粘村的寫照。粘秋雄今年七十出頭，他小學三年級時便輟學隨父親下海討生活，那時父子討的是「散海」，所謂的「散海」就是潮汐間的零活，如拾拾貝類、文蛤，撿些魚蝦，或挖些蝦猴、西施舌等糊口，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粘秋雄說；童年時他根本不知米飯的滋味，有餵豬的小地瓜果腹就已是萬幸了。有一次他小心翼翼把錢放進褲袋去買地瓜，對方竟然怕他賒欠而拒絕交易。俗語說「人窮連鬼都怕」果然不假。

更慘的是每逢颱風時，他們拼拼湊湊而成的小茅屋，必須全家總動員，分別拉住繩索固定住屋頂四角，才能保住茅屋不被颳得四分五散，那種悽風苦雨的狼狽絕非外人所能體會。十六歲那年，他們動起腦筋開始養蚵，並以芋蔴編織而成的魚網捕魚。其實這二者早在他的祖父輩；甚至更往前幾代就有，只是未善加利用而已。然而幾年下來，粘家的生活並未得到實質改善，因為芋蔴魚網過於粗糙簡陋，魚獲量總是有限，而養蚵也因技術不足，而空忙一場，何況彼時的人米飯至上，又偏愛家畜的肉。海產、貝類與水果一樣，只能在餐桌上聊備一格。

但是熬了幾年後，想不到卻時來運轉，當時媒體突然報導一篇醫界的新聞，謂經研究的結果，海產品對人體有多項益處，勝過陸上禽畜。消息一出，海產品頓時水漲船高，漁民也跟著否極泰來；這不僅帶動更多人投入水產業，粘秋雄與他的父親也開始擁有第一台牛車。牛車，在

現代人眼中或許是落伍，但在五〇年代的農業社會，有牛斯有財，憨厚耐勞的牛彷彿是家中一部高級車。

野放型水產養殖崛起之初，蚵民大都是使用水牛，他們以為駕馭嗜水如命的水牛下海，一定再適合不過了，孰料水牛最怕熱，只要一離開水面便熬不過狠毒的太陽，一路氣喘吁吁，牛主必須在牛車上準備一大桶的水，隨時為可憐的牛澆「火」，否則可能倒地不起。有一次，一位漁民的牛被曬昏，眼看奄奄一息口吐白沫，牛主竟然當場撫著牛痛哭，直喚著牠快快醒來，連路人都為之鼻酸，所以以前有些專門治牛中暑的資深獸醫，在農漁村備受尊崇。

既然水牛有這等缺點，於是人們想到以赤牛取代水牛。理論上赤牛是忌水，但只要加以訓練鼓勵，牠亦可以下海作個好幫手，何況赤牛生性溫和，不像水牛每屆發情期，公牛便大刺刺的就在村裡爭風吃醋、逞兇鬥狠，彷彿是不定時炸彈。因此在彼年代，彰化西海岸放眼望去大都是赤牛。



頂粘村景



鎮興宮

赤牛當道一段時日後，接著鐵牛又上陣了。鐵牛，就是以馬達驅動的鐵三輪車，它的馬力大，速度又快，以前牛車從蚵田到岸上要費上一小時，鐵牛卻只要 20 分鐘便可輕易到達。由於這是水產養殖業劃時代的開始，所以粘秋雄猶記得，他是在 36 歲那年正當精壯時，開始購入鐵牛車，此後的他如破繭而出，不但擁有廣袤的蚵田，而且觸角伸及捕魚與捕鰻苗，而這時養蚵與捕魚也已精進到更上一層樓，其中捕烏魚更是粘秋雄最趁心的年終獎金。

蚵田一

蚵，有人叫牠牡蠣，也有把牠稱為蠔，台灣的蚵只養殖在西海岸的海灘區，其中鹿港以迄台南是為重鎮。蚵的養殖在台灣已有一段悠久的歷史，早期濱海的居民，大都利用竹子插在海棚上，任蚵苗隨著海潮附生，故自古以來，先民都將養蚵稱為「插蚵仔」，但這種原始生產方式頗不符經濟效益，又極容易招來蚵仔的天敵—蚵螺，此物是專門以蚵仔為食。因此有人動起腦筋，發明新式的「延掛法」，將牛筋穿上空蚵殼，然後平行懸掛在蚵架上，讓蚵苗得以在潮水中滋養，這種聰明絕頂的養殖方式，不但弊病少，而且蚵仔因有充分日照，除了得以快速成長外，肉質也更甜美結實。

有了「延掛法」這項利器，粘秋雄簡直是如虎添翼，不但蚵田頓時擴充到 100 餘甲，成為地方最大的養蚵戶，同時他還另在鹿港小鎮設有自己專屬的賣蚵攤。頭腦精明的粘秋雄當然已不再是啃小地瓜的窮小子，而是地方馬首



粘智凱，背後是他的小蚵田



鐵牛車

是瞻的風雲人物，由於他的崛起，也帶動許多人紛紛投入養蚵業，這其中不乏昔時種田的小康人家。不過，這只是粘秋雄牛刀小試的開始，定置網的捕魚，更是為他帶來豐厚的收益，聞者無不嘖嘖稱奇。

定置網捕魚一

在尚未有定置網之前，在陸上捕魚只能靠「牽罟」，可是「牽罟」需要動用全村的人力及船隻，所以只能當作連繫村民感情的休閒活動。但是要談到定置網捕魚，必須先從蚵民的生活作息說起。

養蚵，絕對是百行百業中最辛苦的一門，他們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隨著一天二次的潮汐在討生活，當退潮時，他們就得駕著「嘍、嘍、嘍」震耳欲聾的鐵牛車出海作業，當漲潮時就要眼明手快趕緊上岸，最令人難受的是潮汐時間不定，每逢三更半夜絕大部份的人正擁被高眠時，他們卻得摸黑在「咻咻」的海邊工作，沒幾分膽

量的人恐怕只能望洋生嘆。這在夏季或許不打緊，更苦的是冬季時，海面颳著刺骨寒風，即時防水裝內裹著厚重衣物，依然擋不住透體的濕冷，沒有鋼鐵般的意志與耐力，任誰也無法擔下這份苦差事。

由於日夜與蚵田相處，有人發現每當漲潮時，大批魚兒會隨著海水湧進蚵田覓食，直至退潮時才爭相離去，於是聰明的人靈機一動，何不張個「定置網」趁機將牠們一網打盡。「定置網」又稱「阿不倒」，其高約6、7公尺，當漲潮時它不動聲色的倒伏在地上，讓魚兒順利通行；但厲害的是退潮時，藉著潮水湧向大海的力量，自動將漁網升起，這時魚群後退無路全被困在網前，等到潮水全退盡，漁網再度倒伏地上，可憐的魚群只好乖乖就擒。由於定置網像不倒翁隨著潮差起伏，所以又稱為「阿不倒」。

「阿不倒」大都安置在接近外海的蚵田邊，那兒離岸足足有6公里之遙，靠走路約需2個多小時，加上危險性極高，鮮少有遊客敢冒險來此一窺究竟，因此「阿不倒」即使在隔鄰的鹿港人眼中，也是一個神秘的東西，而它的神秘還不僅只如此，光是粘秋雄的「阿不倒」就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長傢伙，即使站在中段也看不到首尾，它究竟有多長，連主人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只好含糊的說好幾公里。粘秋雄說，豐收時，光是花身雞魚就好幾千斤，其他烏格、赤翅、帕頭仔等高級魚更是不計其數，假如沒有鐵牛車連番的運載，光靠人力三天也挑不完。粘秋雄說：

「這些魚比近海漁船捕撈的更新鮮，是『正港』的現

撈仔，很受歡迎，許多人都跑來預約。」

由於定置網每天都有固定收入，所以粘秋雄也分不清楚到底蚵田或捕魚才是正業，反正二者是唇齒相依。如此的左右逢源，真的是讓



剝蚵殼

村人看到頂粘村光明的前途，一些心存觀望的人自此一無反顧的紛紛投入大海。當鼎盛時期，整個頂粘村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剝蚵殼，一些老年人也趁此賺個工資，其樂融融。如果要形容這個光景，它就是當時政府所高倡「富麗農、漁村」的願景。

捕烏魚一

談起烏魚，人們便會想到冬至；以及乘風破浪追逐魚群的海上獵人，他們不畏風浪與黑海溝的險阻，枕戈待旦的守候在港口，一有魚訊便加足馬力棹船而去，這種景象有如一場生命的搏鬥，與令人深感佩服的勇士背影。其實捕捉烏魚並不是只有乘船一途，頂粘村的漁民就是有辦法「人在家中坐，魚從天上來」，這全拜地理環境與定置網之賜。

烏魚，可以說是台灣的鮭魚，也是上天的恩賜。每年冬天烏魚會順著潮流，由大陸迴游至台灣北部再逐漸南移，到了鹿港時正是鱖滿卵肥的時候，等牠到了南台灣，魚腹

中的卵也差不多釋盡，因此漁民捕烏魚都搶在鹿港與東石之間這個黃金海段。而頂粘村不只佔這個絕佳地利，而且是烏魚最靠近陸岸的地方，因此每次烏魚季，許多漁船或舢舨都會聚集在鹿港的外海。

以前沒有探魚機，只能靠目測；根據資深漁民的說法，烏魚都是成群一波波的移動，當一波出現時，海面水波不興，就像浮著一塊超大的黑板，這時眼尖的漁船立刻卯足全力，拼命狂追，一些經驗不足的漁民，看到這種緊張景象，當然也是不落人後，頓時海面上萬船齊發，有如美國西部電影中，牛仔騎著飛馬猛追野牛群一般。

但是一個烏魚季下來，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有人成績平平白忙一場，只能將油錢打平，有人卻樂開懷，購了新房後，存摺還多了好幾個〇。所以以前有人哀嘆的說，捕烏魚簡直是在買愛國獎券（今樂透），全靠運氣。但是頂粘村的陸上捕魚人，全沒有這些風險與煩惱，如此穩當的好處，令人很難相信全靠定置網小兵立大功；不過此網與捕小型魚的「阿不倒」略有差異。

烏魚網的安置也是在蚵田邊，而且與海岸線成T型直角伸向外海，不像「阿不倒」與海岸成平行線。此外，烏魚網的高度也多出2、3公尺，採固定式不會隨潮汐起伏，且有3層大小不同網目的漁網。嚴格來說，它是屬流刺網的一種，烏魚或稍大體型的魚蝦或螃蟹，碰到它絕無脫身的機會，跟天羅地網無異。烏魚網，必須在冬至前的一個月便要安置完畢，因為這個時候已有零星的烏魚前來探路，

為烏魚季揭開序幕。

表面上看來，定置網捕魚，似乎像撿魚一般的輕鬆，其實又不然。頂粘村捕烏魚的人不多，只有粘秋雄是當地的翹楚，他們世代從「討散海」開始，已累積太多潮間帶的知識，深諳趨吉避凶的門竅，何況赤手空拳只靠一輛鐵牛車在惡浪中搏命，沒有幾分能耐，如何上梁山？然而最令粘秋雄得意的是，每次從烏魚場回來，鐵牛車尚未到家，已有一堆魚販在列隊歡迎他，等著要批貨，有時漁獲量不多，批貨還得看平日交情。比起捕烏魚船，粘邱雄簡直是天之驕子，而這還不包括捕鰻魚。

捕鰻苗一

養鰻，曾是我國重要的水產養殖事業之一，並創造輝煌的外銷成績。鰻魚的成長大約是一年的時間，如果風調雨順的話，養殖戶絕對可以獲致很好的利潤；不過養鰻的困難是鰻苗的取得不易。我國水產養殖雖然十分發達，許多魚類均能透過人工手續繁殖幼苗，唯獨對鰻苗尚無法突破技術上的困難，因而衍生捕鰻苗的特殊行業。據漁民的說法，鰻魚是生活在海中，到了繁殖季會聚集在淡水與海水交匯處產卵，孵化後魚苗會溯溪而上，等到長成後會再游回大海，生態與鮭魚相似。台灣的鰻苗，大致是在每年的十月開始出現在河口，到次年的元月開始進入尾聲，這短短的四個月，正好是東北季風吹得最火急的時候，捕鰻苗的人家必須嚴密防寒，與陣陣堆起的白浪短兵相接，才能將透明細如繡針的鰻魚捕入網中。

頂粘村，正好在福鹿溪與舊濁水溪交會的出海口，因此是鰻苗的重鎮。大約 20 年前，媒體曾報導該地一名小孩在海邊戲水，忽見一隻狗屍在岸邊載浮載沉。小孩子好奇，尋了一根長竹竿去撥弄，竟然發現狗屍裡許多小東西在蠕動，初時以為是蛆，可是大人湊前一看，原來是價比黃金的鰻苗，這時再也沒人嫌臭，狗屍往桶子一倒，竟然掉出數千條鰻苗。消息傳出後，不僅成為茶餘飯後的趣談，也吸引許多人刻意到海邊溜躑，只要看到禽畜的漂流屍，就會不由自主的往腹脹如鼓的屍體細察一番。關於這則令人莞爾的新聞，其真假很難查證，不過卻道盡鰻苗在當時是許多人的發財夢。

然而在真實的場景裡，捕鰻苗可是一件曠時費力的行業，最傳統的方式是一人一支叉網不斷的向海中撈取，一支 5、6 尺面積的叉網，比起浩瀚的大海根本只是一粒細沙，有時撈了成千上百次，就是撈不出一個所以然，因此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並不適用於這裡。而捕鰻苗必須趕在漲潮時進行，即使三更半夜也必須抖擻精神上陣，這份辛苦與勞力的負擔，只有點滴在心頭。可是漁民們依然孜孜不倦的向大海探尋，直至退潮方休。他們有的是夫妻、父子、兄弟檔，如此不但互相有個照應，畢竟大海最是無情，而且彼此並排進行，撈獲的機率也大增。因此每逢鰻苗季，頂粘村的海岸線佈滿戴著頭燈的人潮，有如閃爍的繁星，也是地方最美麗又動人的景觀。

既然捕鰻苗這麼辛苦，有時一夜下來一無所獲，心情的沮喪可想而知，於是有人動起腦筋，何不張個大網，甚

至數個超級大網，來個守株待兔，這種以逸待勞的方式雖高明，但卻是需要人手與膠筏，機具，不是單打獨鬥就可克竟全功。粘秋雄有五兄弟，每個人都有自己膠筏，在頂粘村他們的陣容最龐大。

捕鰻苗網與定置網也有很大的差別，網目不但更細，網框也需與海面齊高，以符合鰻苗的浮游特性，而整個網型是由寬再逐漸縮小，最尾端紮有一個牛奶罐型的容器，以便收集捕到的鰻苗，其總長約1輛巴士的長度；整體來看，彷彿是個拖著細長尾巴漏斗型的大蚊帳，然後靠堅韌的竹竿固定在沙洲間的潮流帶。

隨著潮去汐來，粘秋雄的兄弟每次漲潮時，必須駕膠筏去蒐集鰻苗，由於捕鰻苗網是定置在外海邊緣，在搶得先機下，其收穫量比岸邊的叉網簡直是天壤之別，別人是一個小碗公裝不滿，他們是整大桶的裝。由於獲利太好，許多人進而效尤，最後整個福鹿溪出海口佈滿捕鰻苗網，究竟有多少，數那些密密麻麻的定置竿就知道。可憐，在天羅地網下，鰻苗鑽地無門一一落網，而那些依然守著叉網的小漁民，及賺外快的單幫客，至此是雪上加霜，「擯龜」更是家常便飯，讓人為他們的百折不撓感到同情。

養蚵又捕魚，「摸蜊（蛤）仔兼洗褲」的粘秋雄，終年都有忙不完的檣頭（食頭），來採貨的人經常門庭若市，幾乎戶限為穿。若說許多人靠他吃飯，毫不為過，以致他後來擠身漁會的代表，每次有媒體來找新聞，漁會一定是介紹到粘家來，在此因緣際會下，從粘秋雄的身上最能見

證到頂粘村的陸上捕魚史，與大環境的變遷。古人說，盛極必衰，想不到頂粘村在前途看好，充滿生機之際，也是逃不過這條殘酷的定律。然而可悲的是，這不能歸咎於天意，而是自作孽的人禍。

布袋蓮一

話說 20 年前，福鹿溪忽然爆增布袋蓮，這個原生於非洲的植物，對黑色大陸是利多於弊，它不但是河馬、水豚等水棲哺乳動物的佳餚，也是鳥禽的繁殖地，尤其它所開出來的藍花，給河川染上幾分詩意，然而它天降到台灣來，卻是一場災難，這裡沒有河馬控制它的數量，霸滿整個河面的布袋蓮，導致嚴重的河川優氧化，害死一堆魚蝦翻肚暴斃；更糟糕的是，每屆雨季大水一來，整個河川的布袋蓮，排山倒海的沖向頂粘村的出海口，它淹沒了整個海岸，蚵田、定置網、鰻苗網…全被摧枯拉朽，太陽一出頭，腐爛的魚蝦、布袋蓮混成一團，遍地臭氣沖天。

孰可忍、孰不可忍，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漁民們當然怒氣沖天，把一車車的布袋蓮丟到彰化縣府的門口抗議。此事也的確讓縣府頭大如斗，努力設法解決民怨，總算費了好幾年才皆大歡喜。

其實，這只是警訊的開始，為什麼布袋蓮會氾濫成災？追根究底是福鹿溪已嚴重淤積才是主兇，它阻礙了溪水的流暢，為布袋蓮製造了優良的生存空間。非洲，是個旱、雨季二極的大陸，雨季時沙漠都會變成沼澤區，旱季

時黃沙滾滾，幾乎寸草不生，快速生長的布袋蓮，可以為久旱後瀕死的動物提供食物及棲地，但它只能欣欣向榮於雨季，旱季時它就神秘的憑空消失，不致氾濫成災。可是四季如春的台灣與非洲截然不同，所以無辜的布袋蓮成為生態的代罪羔羊。

其實大地的警訊，不是只有一端而已，無奈大都被人忽略而已。20 餘年前，也就是粘秋雄正春風得意的時候，困擾他的豈止布袋蓮而已，每次他出海作業的時候，如影隨形的就是遍地垃圾，這是空前未有的怪現象，其中最大宗的是塑膠類，繩子、彩帶、破漁網…種類多得令人眼花撩亂，它們掛滿定置網、蚵架…，而最難清理的是鰻苗網，往往卡在網底鰻苗收集桶咽口的，就是捆綁成袋的超級垃圾，費了好大的功夫解開，竟然十之六、七是醫療廢棄物，上面還鮮明印著響叮噹大醫院的寶號。在昔時粘秋雄海上作業時，往往會把網內的沙蝦順手往嘴內送，作為補充體力的點心，但自從發現醫療廢棄物內，全是針筒，血、尿袋、穢紙等嘔心物後，開始起了戒心，原來大海不只匯納百川，它也是藏污納垢的大雜燴。但是粘秋雄更萬萬沒想到，另一個潛藏看不到的危機，才是更招架不住的致命點，人生也從此走向陡降的黯坡，那就是「彰濱工業區」。

自從「潭子加工區」與「楠梓加工區」為台灣開創經濟奇蹟後，所謂的工業區便如鬼針草（咸豐草、赤查某仔）般的遍地開花，荒唐的是有的工業區是設在地層下陷區，逢水必淹；有些是浮濫到等於虛設，彷彿工業區是萬靈丹，能為地方帶來繁榮，雜亂到反而成為鄉鎮之瘤。成立較早

的「彰濱工業區」，大底也是不脫這個框架，但是它最令人詬病的是填海造地，這種人定勝天的妄大思維，往往是要加倍奉還給大地。

末路的開始一

「彰濱工業區」，從 0 到開始有雛形，除了環保團體曾提出質疑外，粘厝村的人反而不知如何對應；一則他們對生態的課題根本對不上題，再則工業區這種新玩意，誰也不敢臆測是否真的會給地方帶來繁榮與就業機會。等到工業區的範圍越深入大海，大家心中疑惑才逐漸擴大。果然整個工業區完成後，只有 2、3 年功夫後遺症已陸續出現，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福鹿溪的阻塞更加嚴重，連舊濁水溪都被殃及，導致整個頂粘村的外海淤積越來越高。粘秋雄說：

「剛開始我們尚未察覺變化，但後來我們的蚵田卻莫名其妙淹不到海水，養不出蚵來，才讓我感到事態嚴重。」

有了這個警覺，粘秋雄開始注意周遭的環境，他發現不只蚵田，連招潮蟹也逐漸消聲匿跡。有一天，在外海邊野放文蛤的漁戶來告訴他，投下幾萬的元的蛤苗血本無歸，禍因也是淹不到水。

孰料當敗相開始顯現後，它即像骨牌效應不斷的擴大。頂粘村有一個奇特的景觀是藍蟹特別多，牠的頭是圓溜溜的，所以又被稱為「藍和尚」，每次退潮時牠都會鑽出洞來覓食，把整個沙灘染成浮動的藍色，煞是可愛又滑稽，

小孩子最喜歡追著牠玩，可是牠跑起來飛快，鑽進洞中的手腳更伶俐，想捉牠可不是易事。由於數量太多，每次鐵牛車駛過，躲不及的就命喪輪下，但即使已屍橫遍地，藍和尚大軍似乎毫受損，依然佔據整個沙灘。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沒幾年牠也跟著全軍覆沒；現在，偌大的海灘竟然再也看不到「藍和尚」，像這樣生命力強韌的物種都無法存活，其牠的蟹類還能苟活嗎？沒有了食物來，當然也沒有海鳥來逗留，整個海灘靜悄悄得令人反而感到一股不祥的詭異。

然而上述異相只是前奏，更慘的還在後頭等著上演。本來粘秋雄最外緣的蚵田，距陸地約有6公里，比「彰濱工業區」更深入海中約3公里，可是外海逐年往內陸推進，大約3年前，外海的海線已推進到與「彰濱工業區」等齊；換句話說，粘秋雄與「彰濱工業區」等線外的蚵田，一片片的被大海吞噬，全回歸到大自然。在內外交夾雙重損失下，粘秋雄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全是「彰濱工業區」惹的大禍。

黑色的彰濱工業區一

一、海水本來是流動的，所以地球充滿生氣，設若海水靜止不動沒有潮流，地上萬物必定跟著滅亡。為了未雨綢繆，因此有專門科技在研究潮流的變化，及對大地的影響。台灣西海洋的潮水是由北往南通過台灣海峽，所以冬季時烏魚是往南迴游。如今填海造地的「彰濱工業區」，其大量抽取海沙的結果，不但造成外海地

層下陷，也促成該低窪處成為大旋渦，水流變得湍急；且在惡劣天象時，驚濤駭浪更是漫天翻滾，直逼內陸席捲而來。漁民看了個個膽戰心驚，沒人敢出海，眼睜睜看著一竿一柱才闢成的蚵田節節敗退，心中淌著血之外又能奈何？

二、「彰濱工業區」更不該的是，竟然規劃在出海口，福鹿溪與舊濁水溪本來就很容易淤積，否則舊濁水溪不會成殘溪，現在又平添一個面積至少高達 1145 公頃的岬形工業區，若換算起來不亞一個頂粘村，它就如梗在喉擋住雙溪的出水量，如何不加速淤積？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在工業區的南緣；也就是福鹿溪的出口，已累積成凸起的沙洲就是明證。

三、當水文被外力改變後，「彰濱工業區」的北面是急流處，流到工業區時，又被迫轉向外海，因此工業區等線內的南面成為 3 公里的孤地，除了漲潮時尚有涓滴海水外，餘時就成一個了無生趣的異域，以致螃蟹、海鳥…諸生物都無法存活。惟可確定的是不出多少時日，這裡就會化成既不是海也不是陸的沙汕，任人也無法想像昔日此地就是捕鰻苗的樂園。

四、由上述淺而易懂的道理，就可看出「彰濱工業區」要設置時必須全面審慎評估，但不可思議的是，1991 年 1 月，「彰濱工業區」經行政院納入國家建設六年計劃項目之一，隔年 1992 的 9 月即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審查通過。我們很難置信，這其中究竟有無實地

勘察，或只是紙上作業，為成立而蠻幹而已。更荒謬的是2002年12月，「彰濱服務中心」通過ISO9000認證^[3]。一個建在危基上的高樓，ISO的加持有何意義？它只能當障眼幕，粉飾太平的門神而已。

陸上討海人的輓歌一

其實「彰濱工業區」的後遺症很難盡述，因為整個環境都變了：本來頂粘村有個海溝可供漁民的膠筏出海，水文改變後海溝忽南忽北飄忽不定，想出海煞費苦心，但更可怕的是會要人命。大約7、8年前、粘家兄弟乘膠筏出海回來，就在海溝途中，其中一個遭遇不測。粘秋雄說：

「真的很恐怖，聽到弟弟的尖叫聲，我立刻回頭，人就瞬時不見了，只看到一隻懸空的腳。我弟弟的水性很好，幾十年來都平安無事，彰濱工業區一成立，海溝湍急得連筏錨都定不住，人一旦落水，竟然連呼救的機會都沒有。」

經此多重打擊，粘秋雄簡直是從雲端重摔到谷底，除了殘缺無幾的蚵田外，所有阿不倒、烏魚網全束之高閣，至於捕鰻苗雖猶能勉強進行，但近年成績慘兮兮，因為污染太嚴重，去年「彰濱工業區」一家染織廠偷排廢水，把大海染成紅海，雖當場被逮，結果還是不了了之，至於多少高污染工廠同幹沒良心事，誰也不知道，若不是極其嚴重，否則鰻苗怎會從以前的秤斤算，到現在一尾幾十元，而且有錢也買不到貨，連帶的養鰻業也遭到池魚之殃，鰻魚大國只好拱手讓人。



蚵架上掛滿塑膠品的超級垃圾



偌大的海灘只有一隻垂死的海和尚

除了工業污染，垃圾的問題比起以前也更加嚴重，每次退潮；尤其大雨過後，塑膠類的東西更是鋪天蓋地，掛在蚵架上簡直像招魂幡迎風飄揚，偏偏纏起來又像打千百個死結，若不費幾天的功夫根本無法清除。

頂粘村的陸上討海人，可說是內外交相煎迫，心有千千結，但他們無力改變事實，只能默默吞受。現在粘秋雄的兒子長大了，也是該自立門戶的時候，粘秋雄只能各給幾甲地，自己留下 2 甲地作為老本。別看這些都是成甲的算，蚵田可不是陸地上的農田有高收穫量，以前光是粘秋雄兄弟就有 100 多甲。

繼承衣鉢的小粘氏兄弟，依然駕著「撲、撲、撲」的鐵牛車出海，不過場景淒涼得多了，以前頂粘村的海上，光是鐵牛車就多得像市集，回家時「撲、撲、撲」聲好似齊奏的凱旋歌，村子老遠就聽得到，那像現在只有海風伴著沉悶單調的引擎聲。

雖然孤寂，但鐵牛車多少也給頂粘村帶來一些許的生氣。粘秋雄的長次子粘智凱，看到家裡的生財工具一應俱全，卻快英雄無用武之地，心中十分不服輸，現在他與同伴合夥租下舊文蛤灘，準備把它闢成蚵田。他說：

「以前退輔會曾輔導榮民在頂粘村外海養文蛤，最盛時有 1000 多人靠此為生，現在全荒廢了，我打算把它再利用，雖然大家都不看好，甚至哂笑我們，但不去嘗試怎知道結果。」

而他的哥哥 43 歲的粘錫盈則抱持順其自然的態度。他說：

「我們兄弟是全村最年輕的討海人，沒有人再願意幹這個苦差事，收入又不好，我確定當我退休後，頂粘村絕對會與大海脫節。管它的，到了那時候我已是老人，我也不想讓兒子幹這種沒前途的職業。」

至於粘秋雄這位海上男兒呢？他像鬥敗的公雞，落寞的退伍老兵。現在他把大多時間待在自己的小蚵田邊，在那兒他利用一些漂流物搭建一間克難小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目前這是他最得意的事，好歹也有自己的小別墅。無事時就憑窗眺海，回味昔日風風光光、眾人稱羨的歲月。三不五時老友來訪，更讓他「鬱卒」的心中燃起絲絲暖意。當然，朋友相聚免不了小酌一番，話匣子一打開，心有不甘、滿肚苦水的粘秋雄總會帶上這麼一句：

「我真想不透，政府怎會把腦袋都放在工業區與拓展貿易，難道頂粘村帶來的經濟效益，會輸給這些賠上生態與土地的罪魁禍首嗎？」



粘秋雄聊以自慰的克難別墅



望海回味過去，海中屈指可數的小黑點是他的老本——小蚵田





許育勝

個人簡介

多爸，出生於彰化縣田中鎮北端的一個農村小聚落 -- 卓乃潭。

喜歡一個人旅行、閱讀、看電影、聽音樂。最大的幸福是能夠帶著孩子多多體驗各種生命的美好。

以前求學、就業皆在台灣各地奔波，就讀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期間，因論文以《天主教台中教區田中堂區發展》為主題，開啟了我重新認識故鄉的大門。

很高興兩年前回到自幼生長的家鄉任教，著手執筆紀錄家鄉的美好。同時在故鄉田中「成立行動教室」，藉由規劃「田中尋米小旅行」深度體驗之旅，帶著大家騎乘單車，翱翔於故鄉台灣米倉田中小鎮的田園山林間，體驗田中小鎮迷人的風景與人文。

卓乃潭交響曲

得獎感言

從小渴望離開家鄉，奔向繁榮的都市，然而台灣南北各地經歷了多年的就學與職場生涯後，卻開始渴望回到故鄉的懷抱。兩年前開始回到故鄉任教，開始了與故鄉更深沉的對話。

《卓乃潭交響曲》可說是我對故鄉的反饋。感謝主辦單位讓我有機會透過參與文學獎來書寫這片土地，藉由書寫的過程，讓我與這片土地更加的親近。得獎是一種肯定、一種鼓舞，未來我將會繼續努力書寫故鄉，將這片土地上曾經擁有的美麗與哀愁與更多朋友分享。

卓乃潭交響曲

許育勝

序曲：重返卓乃潭

換上輕裝，穿上布鞋，繫緊腳上的鞋帶，按下手握的電動鐵捲門遙控器，一片寬廣舒適的農園景觀映入眼簾。踩著輕快的步伐，沿著彎曲的村落小徑，來到數百年來守護聚落的天峰寺廟埕，慣性的走到天公爐前，雙掌合十，虔敬向廟內膜拜，感念觀音佛祖數百年來對村民的庇佑與守護。順著廟宇右側石階而上，循著遍植小葉欖仁樹的八堡圳綠色堤岸，手持新購置的NIKON相機，在彰化縣政文化局出版的《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資產資源手冊》引領下，開啟了故鄉卓乃潭的探索之旅。

過去的我，不論是購物、上學、或是拜訪朋友，總是匆忙地往返於故鄉，未曾留意她面貌的轉變。升上高中，開始負笈他鄉求學，三年高中、四年大學、兩年外島服役，再加上三年的研究所生涯，整整十二年寒暑，一直處於漂流異鄉的遊子身份，在各地感受不同的人情冷暖。

年少的我，總希望能早日離開家鄉，到外面的世界開闊視野，也曾嚮往大都市的繁華，吸取更為精彩的養份。大學時期，積極參加許多文化研究相關的研討會，跟隨教授到澎湖、宜蘭等地調查當地的廟宇；至桃園楊梅研

究傳統的客家建築、苗栗南庄原住民部落採集賽夏族語料，種種活動的參與，提供我對台灣這塊土地初步認識的機會，並在心中燃起了積極探索台灣文化的火苗。於是，自金門服役退伍後，決定一償宿願，報考台南師院的「台灣文化研究所」。

或許是受到民族學系學風的影響，我曾熱衷於探索台灣原住民文化，多次前往東部的原住民等部落，南島文化珍貴豐潤的原始色彩，滋養著受到升學主義摧殘的貧乏生命。在台東的布農部落，我接觸了一群致力保留族群文化及維護生存價值而努力奮鬥的原住民朋友；他們熱切的與我探討族群間各種相關的議題，堅定的眼神中，散發著對族群文化的熱愛與篤志。我樂於看見這樣的眼神，他們不僅珍惜祖先的文化遺產，更有志將它發揚光大，驕傲地對世人闡述自我存在的價值與世界觀。原來，文化體系中的生命個體，與孕育文化的土地緊密連結後，是可以激盪出令人驚豔且感動的燦爛火花啊！

我開始思索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脈絡，細數昔日十五年來，摸索認知這塊土地的我，從記錄著各地的歷史與故事，到自以為是的與他人天南地北，分析著各種民族的文化內涵；然而，對自己家鄉歷史、與族群文化的認識，竟不如布農部落裡的國小學童。「是不是該回家了呢？」，「是不是該好好認識自己的故鄉了呢？」這樣的疑問與念頭不斷的在心中盤旋，終於我給自己下了一個決定，畢業論文無論如何，都要以故鄉為起點，作為我尋根探索的第一個里程碑。於是，《台中教區田中堂區之發展》的論文，就

在交錯著情感與期待的情緒中悄然完成，也讓我有機會瞭解故鄉這片土地上的天主教的發展。

畢業後，回到母校「三潭國小」擔任實習教師，何等有幸恭逢創校五十週年，在編寫紀念專刊的過程中陸續挖掘出更多曾經發生在這片土地上撼動人心的故事。

第一樂章：原舞曲 ～ 尋找平埔的蹤跡

台灣，這個葡萄牙人眼中的美麗之島福爾摩沙，在漢人尚未大量移墾之前曾是平埔族與梅花鹿生聚與追逐的樂園，想必自己的故鄉在千百年前也有成群野鹿在這片土地上奔馳著。隨著年紀的增長，大學主修民族學相關課程，開始有更多機會汲取平埔族的文化歷史，慢慢地開始思索，自己的故鄉是否也覆蓋著平埔族的足跡。翻閱文獻，得知彰化平原曾經是平埔洪雅族的生活樂園，瀏覽古地圖更發現，早在三百多年前，在故鄉的位置上，已出現了「大武郡社」的聚落名稱。康熙六十年代（約1720年代）後，與日俱增的漢人移居至此，原為平埔族所擁有的土地逐漸為漢人聚落所取代，為了管理上的方便，清官府在此設立了大武郡堡。範圍包含今彰化縣埔心、社頭二鄉全部，田中鎮、永靖鄉大部分，以及員林鎮、溪湖鎮、田尾鄉等地；並包括了南投縣的南投市與名間鄉各一小部分。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再將大武郡堡分為東、西兩部分，省稱為武東、武西兩堡，而「卓乃潭」就是武東堡的漢人聚落之一。

根據乾隆五年（1740年）劉良璧等編纂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與《重修台灣府志》中記載，當時大武郡堡下轄有舊社、崙仔、崁頂、枋橋頭、陳厝、紅毛社、油車店、火燒、濫港東、西成、柴頭井、馬光厝、新莊仔、卓乃潭與橋頭等庄。「卓乃潭」位於彰化縣田中鎮北方，以現行行政區域劃分，主要涵蓋田中鎮的中潭、頂潭與龍潭三個里。兒時當田中的親友問起我來自何村時，總是不加思索地回答「卓乃潭」。然而「卓乃潭」不僅是在台語的發音或是漢字的書寫上都獨具特色，很難直接找出相對應的意思。何以我們這邊叫做「卓乃潭」，想要找尋答案的動機逐漸在我心裡發酵，就讀大學有幸接觸台灣地名研究的相關書籍，偶然的發現一位師大地理系專門研究台灣地名的洪敏麟教授曾在一本《台灣舊地名沿革》書中出現對卓乃潭地名由來的記載，書中提到，相傳於兩三百年前，一名來自大陸福建的蕭姓漢人男子，娶苗栗大湖地區的泰雅族頭目之女卓乃為妻，並以一口水潭做為嫁粧，因少女的名字叫卓乃，人們遂稱此口潭為「卓乃潭」。仔細觀察同屬「卓乃潭」範疇的中潭、龍潭與頂潭三里地勢普遍較其他地區的地勢低窪，隱約可以印證原為水潭的傳說。然而，對於「卓乃」為泰雅族女子的說法，我則抱持著存疑的態度，請教大學專精於原住民文化研究的老師，泰雅族中是否有記載著「卓乃」的名字，得到的答案是：「沒有」。因此我認為記載中的泰雅族應改為平埔族的可能性較大。

台灣平埔族為母系社會，婚姻制度是男方入贅女方從妻而居，早期漢人祖先來到台灣開墾，往往透過入贅給平

埔族女子的方式取得土地，若以地名讀音和歷史相互對照，這樣的推論應該比較具有可靠性。

為了重建卓乃潭這塊土地上平埔族人的生活樣貌，我藉由史料的爬梳，搜尋任何可能與平埔族的蛛絲馬跡。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臺海使槎錄》〈番屬六考〉中找到一篇記載於清康熙六十一年（西元 1722 年）由巡察臺灣的御史黃叔璥來台遊歷期間，路過大武郡時所記載的〈大武郡社捕鹿歌〉，翻譯漢文大意如下：

「今日歡會飲酒，明日及早捕鹿，回到社中，人人都要得鹿，將鹿易銀完餉，餉完再來會飲。」

清康熙末年福州火藥庫爆炸震驚朝廷，康熙皇帝大怒，下旨嚴辦失職官員，並下令於期限內恢復火藥庫的正常運作，由於火藥的主要材料為硫磺，清朝官員聽聞剛劃入版圖的台灣北部盛產硫磺，於是招募自願者前往採集，一位來自大陸蘇州渾身上下充滿冒險細胞的郁永河自願前來台灣，自台南上岸往北經歷數十天的跋涉終於來到北投地區完成採集硫磺的任務，過程中他以日記形式記錄在台期間的所見所聞，完成《稗海記遊》一書，在經過大武郡社時留下以下片段的記載：

「大武郡之女，時以細砂礪齒，望若編貝。大武郡社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碗；獨於髮加束，或為三叉、或為雙角……」



「至洪雅族的大武郡社，見三少婦共春，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

短短數十字的描述，真實反映了當時大武郡平埔族的穿著打扮與審美觀，在面對外人，依然能泰然自若裸裎以對，如同陶淵明於桃花源既記載的「無懷氏」、「葛天氏」過著純真無邪的生活，藉由《捕鹿歌》與簡單的文字描述，我彷彿穿越了時空隧道，成為大武郡社的子民，以天地為蒼穹，徜徉於大自然的懷抱，獵鹿維生，萃取天然的顏料妝扮自己，自給自足、與世無爭，天天飲酒作樂，毫不矯揉造作，這樣的生活多麼快樂逍遙啊！

可惜如此快意並無法維持長遠，在漢人大舉遷台後，平埔族人的生活開始受到嚴重的威脅，漢人透過各種手段，從天真的大武郡社人手中取得大量的土地，原本居住在此的主人必須遷移他處或選擇漢化。黃逢昶於《台灣生熟番紀事》中所提的一首〈熟番歌〉，真實的反應當時平埔族人的處境：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番悔不如從前生。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堂前崩厥首；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訴未終，官若聾，仰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將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熟番翻被唐人醜；為民父〔母〕者慮其後。」



如今，卓乃潭地區的居民鮮少聽聞與平埔族有關的傳說，在漢文化強勢的入侵下，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可說是銷聲匿跡，唯一留下的是「卓乃潭」的地名與稀疏的文獻記載供後人做時空交錯的想像。步伐繼續沿著八堡圳兩岸緩緩前進，綠蔭不斷的向前伸展，思緒在三百多年的時空來回穿梭，蒼鬱的彰化平原、波光粼粼的潭水，梅花鹿群自由地奔馳在廣大無垠的綠色大地。我彷彿聽見大武郡的平埔族頭目正牽引著族人，傳唱著祖先千百年來吟誦的曲調，在我心深處幽幽低迴。

第二樂章：水圳之歌 ～ 水圳、宗祠、廟宇與古厝

【萬畝良田的動脈 ～ 八堡圳】



清康熙 23 年（西元 1683 年），鄭成功舊將施琅率領清朝水軍擊潰了明鄭王朝的勢力，在一番棄台與保台的爭論下，康熙皇帝最後還是決定將台灣收歸清帝國版圖，儘管清朝對漢人渡台設下重重的限制，仍然無法阻擋一波又一波的移墾浪潮。隨著漢人不斷的移墾，原本屬於平埔族生聚地的卓乃潭

土地逐漸落入漢人之手，為了避免繼續遭受漢人的壓迫，許多平埔族選擇離開故鄉，向東遷徙至內山地區，有些則改穿漢服、學說漢話、改用漢姓，學習孔孟思想，研讀四書五經，摒棄原有的游耕狩獵的生活，改種水稻，徹底地屈服於外來的漢人強勢文化，卓乃潭大武郡社的平埔族也同其他的平埔族，在漢文化的洪流中載浮載沉，一點一滴的被吞噬了。

大陸地區因山多田少，謀生不易，漢人先民不得已只好冒著被狂風巨浪吞噬的危險渡海來到台灣，「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諺語就是這些漢人移民無奈心情的最佳寫照。早期清朝政府為了不要讓台灣再度成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於是頒布了「渡海禁令」，禁止漢人攜家帶眷來台。來到台灣的漢人多為年輕的單身男性，因為這些人多無田產，居無定所，晚上依偎在廟宇中十八羅漢神像腳下借宿，而有了「羅漢腳」的稱呼，這些羅漢腳為了取得耕種的土地，會選擇以入贅的方式與平埔族女生結為「牽手」，平埔族則多以土地作為嫁妝，因此這些漢人透過婚姻關係間接自平埔族手中取得了大量的土地，相傳卓乃潭的地名就是蕭氏漢人入贅平埔族女卓乃，女方以一大口水潭做為嫁妝因而得名。

在取得土地後，如何獲得充足的灌溉用水就成了另一項重大的課題。為此，一位來自南部地區的土地開發商人一施世榜，以「施長齡」為墾號，鳩工自二水鼻仔頭興建水圳引濁水溪水灌溉彰化平原，水圳自清康熙 48 年（西元 1709 年）開始修築，歷時十年於康熙 58 年（西元 1709 年）

竣工，因水圳屬施家私有財產，因而地方多以「施厝圳」稱之，又因流域面積涵蓋當時彰化縣域十三堡中的八個堡，「八堡圳」因而得名。

卓乃潭地區也是八堡圳的流域範圍，水圳自東向西貫穿卓乃潭區域，三百多年來源源不絕的提供濁水溪水源，經年累月的灌溉，造就出沃野平疇的千頃良田。近年來公部門用心的在水圳兩旁栽植各種喬木，還設立了「八堡圳景觀廊道」提供當地民眾休閒、散步騎乘單車，成為居民休閒的好去處，其中最值得民眾一遊的是位於田中北部流經中潭里與龍潭里的區段，沿岸種植樹形優美的小葉欖仁樹，構成一條綠色隧道，依著時序四季展露不同的風情，吸引許多「好攝之徒」前來取景。鄰近的田中高鐵車站在未來通車後，更可提供遠來的遊客一個舒適的休閒景點。

東岸的中潭天峰寺、許氏宗祠、西岸的龍潭蕭氏古宅、廊道盡頭八堡一圳與八堡二圳交會處的林媽媽廟「世芳宮」，彷彿在訴說著先民落腳卓乃潭後，篳路藍縷，胼手胝足，化荒地為良田的血淚詩篇。

【東岸中潭許氏聚落】

沿著八堡圳廊道向西行，可發現水圳東岸與西岸地勢較為低窪處都有密集的合院建築群，其中東岸的居民以許姓為主，西岸的居民則以蕭氏為大宗。沿著小葉欖仁的綠蔭林道西行，循第一個斜坡向左行即可進入金山堂許氏聚落。聚落居民多由福建省南靖縣金山地區移居至卓乃潭定

居，故以原鄉「金山」為廟號設立祠堂。聚落居民以「天峰寺」為信仰中心，位於聚落末端另有一座建築古典雅緻的「許氏宗祠」，收藏著許多童年時期與鄰居捉迷藏、踢罐子、跳格子、打彈珠、陀螺的回憶。

【飲水思源～許氏宗祠】

根據族譜記載，許氏先祖原定居於福建省南靖縣長泰金山地區，清康熙四十五年為了生計，冒著生命危險渡過台灣海峽來到台灣卓乃潭地區開闢田園，經過數百年的生聚繁衍，漸成許氏村莊，為表慎終追遠，選擇於卓乃潭小段 305 地號建竹屋三間為宗祠，恭奉許氏先祖。後因年久失修，於日治大正 15 年（西元 1926 年）另擇卓乃潭小段 337 地號興建宗廟，十年後（西元 1936 年）再增建前殿與兩廊、深井等建物。



台灣光復後，政府安排榮民之家的幾位榮民住進兩側廂房，民國 74 年，榮民相繼凋零或遷往他處，加上建物已多年沒有維修，於是興起重修之議。當年 12 月 22 日由宗長許綿火等人成立「重修促進會」，積極募捐籌款，於民國 75 年 4 月底動工修建，歷經 8 個月竣工。

來到許氏宗祠，除了可緬懷先民開墾的艱辛歷程，更欣賞傳統建築的古典美感。紅色主體的傳統建築顯得富

貴大方，雕樑、畫棟、飛簷、剪黏、古匾、對聯，似乎在提醒許氏後代子孫要懂得飲水思源的道理，切莫做出數典忘祖、讓祖先蒙羞的事情。

【慰藉祈福的殿堂~~天峰寺】

天峰寺位於中潭里的榕樹腳聚落，原供奉觀音佛祖神像乃是由許氏先祖於康熙 45 年（西元 1705 年）由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金山遷台時，為保護航海的安全，自大陸五指山紫竹林迎請的



分身。早期因為居民經濟條件不佳，無法建廟奉祀，為了感謝佛祖的保佑，每年 6 月 19 佛祖誕辰都會爻杯選出爐主頭家，將佛祖金身輪流供奉於爐主家中。民國 60 年代，經濟環境逐漸改善，開始有能力為觀音佛祖興建寺廟，正當居民為建廟地點應設置何處而傷腦筋時，位於榕樹腳的大榕樹遭受百年難得一見的龍捲風侵襲而摧毀，佛祖透過神轎指示居民，祂的金身將供奉在榕樹生長處，民國 54 年，在居民熱心捐款下，於榕樹腳興建了天峰寺。

每逢農曆 5、9、15、19、25、29 等日皆會舉行法事，為信徒消災解厄，治病祈福，神威遠播，經常可遇見來自全省各地的信徒。每逢農曆 6 月 19 觀音佛祖誕辰，以及大年初一，總是吸引來自全台各地的眾多信徒前來參香祈福。

西岸龍潭蕭氏聚落

位於景觀廊道中潭段北岸，沿著小葉欖仁的綠蔭林道西行，跨越中潭橋後右轉，繼續沿著水圳南岸步行約一分鐘，順著左側斜坡而下即可來到以蕭氏居民為主的合院聚落群。聚落中可見為數眾多紅磚三合院比鄰而建，規模盛大，對於喜好欣賞台灣傳統民居建築之美的朋友而言無疑是絕佳的探索寶地，除了傳統的閩式紅磚合院建築外，其中一座融合閩式合院、日本官舍以及西方建築元素的蕭雲章古宅，更是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

【融合閩、和、洋風格建築的「蕭雲章古宅」】

蕭雲章古宅位於八堡二圳西側，大社路東側，興建於日治昭和2年(1927年)，由擔任過保正、田中公學校教師、田中庄役場書記及助役的蕭雲章聘請日本建築師設計與台灣匠師施工而成。蕭雲章先生出身地方名門望族，於光復後曾擔任台中州參議院第一屆議員。



古宅外觀為混凝土板之圍牆，主入口為數根支柱圍塑，兩兩成對，中間夾一弧型牆面，宅邸以紅磚、木材及鋼筋混泥土構成，整體外觀呈現出「和洋折衷」的建築式樣。屋頂採日式瓦作，屋身為磚造構成，腰線上為灰泥牆面，

腰線以下之壁堵則以勾縫線條分割成洗石子面；中央入口門廊形式與當時派出所、官署等公共建築相似，採用半切式屋頂，鬼瓦形貌特殊；屋簷下方以西式拖架支撐，牆身簡潔未有裝飾，上開圓拱窗，開口上方設計出挑雨庇，左右二側以弧形格子狀木樺構建加強，開口部設斜撐而略呈八角形；二翼形貌簡樸，次間有大面積的開窗，梢間的大面積雙開窗上有混凝土出挑的照壁，反映出當時所流行的現代建築色彩。

空間形態類似五開間之「一條龍」傳統建築，明間次間前有內廊，後有半戶外的簷廊，明間現為奉祀祖先牌位與神明的公廳，前方有一西式門廊空間形成過渡，左右次間位置皆為臥室。左梢間系為僑居日本長子保留的房間，其側面增建一浴室，並於後方建置獨立廚房；右梢間兼有西式接應室與和室功能，是屋主接待賓客的主要空間。內部並掛置牌匾，和室後方直接與後院庭院園景觀相接，設有階梯可進出戶外庭園。

蕭雲章古宅由於保有完整個建築格局與架構，吸引許多文化人士前來觀賞，不久前成大建築系教授也帶領一群大學生來此調查與研究，是台灣少數難得保有完整建築結構的日治時期建築。縣府文化局有意將一建物列為歷史建築，然目前礙於宗族上有不同意見而遲遲無法決定，若後代子孫皆能達成共識，將這棟藝文界重視的古宅加以活用，未來鄰近的高鐵車站通車後，結合八堡圳景觀廊道與周邊特色景點，必能為當地帶來許多觀光的人潮。

【守護水圳的林媽媽～世芳宮】

順著八堡圳廊道通過高鐵高架橋後繼續西行，即可抵位於「大路店仔」聚落。一座當地人尊稱為林媽媽廟的「世芳宮」，恰好位於八堡一圳與八堡二圳的交會處，建廟的由來則與水圳有



密切關聯。據傳供奉的林媽媽乃是嘉慶末年於八堡圳發現的一名無名女屍；另外相傳在嘉慶年間，一位農夫在大八堡一圳打撈到一面女姓神主牌，隨意丟棄在林投樹下，夜晚突然發出亮光，令人稱奇，村人遂於原處築小屋奉祀，有求必應，相當靈驗，於是村民於民國 64 年鳩資興建「世芳宮」。

再者據傳世芳宮供奉的三尊神明為清朝浙江濰縣的林妙蓮、妙怡、妙真三姐妹，自小心地善良，吃齋唸佛，發願度化眾生，仙逝後信徒感念恩德，於是雕塑金身在此建廟供奉。

居民認為位於二水鼻仔頭八堡圳取水口有一座林先生廟表彰他對開鑿八堡圳貢獻，而林媽媽廟同樣座落於八堡圳旁，且位於八堡一圳以及八堡二圳的匯流處，長年保佑該地區風調雨順物產豐饒，恰巧兩座廟宇的供奉的神明同為林氏，於是兩廟聯誼，每年都舉辦交陪活動，世代共同守護二圳沿岸的居民。

在參訪世芳宮的同時，一旁的涼亭坐有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一人手持「弦仔」，另一口中吹奏著音調高亢的嗩吶，管絃齊發，彷彿在為我傾訴那段唐山渡海、披荊斬棘的拓荒歲月。

第三樂章：天主的禮讚～聖堂與修會

卓乃潭居民以許氏和蕭氏為大宗，聚落中的百姓多以民間信仰為主，中潭的天峰寺、龍潭的龍門宮為其主要的信仰中心，然而在景觀廊道北岸，距離天峰寺不遠處卻矗立著一座融合中西建築樣式的天主教堂，每逢週日皆可看到為數眾多的教友穿著整齊正式的服裝前來此望彌撒唱聖詩，然而究竟一個多數人不信仰天主教的村莊為何會出現這樣一座規模宏偉的天主教堂聖殿，而這些天主教教友是來自何方，這個問題經過碩士班三年的研究與探查，終於得以解開困擾已久的疑惑。

【天主的聖言～田中耶穌聖心堂】

田中耶穌聖心堂位於八堡圳景觀廊道中潭段北岸，下斜坡後右轉約步行一分鐘的路程即可抵達，經訪查得知這座融合中國北方宮殿琉璃瓦屋頂與西方圓弧形現代建築樣式的「天主教堂耶穌聖心堂」乃出自台灣第一位女建築師修澤蘭的巧手設計。修澤蘭畢業於南京大學建築科系，



來到台灣後陸續設計了許多知名的建築，其中最為人樂道的莫過於陽明山的中山樓以及台灣第一座豪宅建案——新店的「花園新城」。比較陽明山中山樓與田中耶穌聖心堂的建築樣式，可輕易的發掘許多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我稱田中耶穌聖心堂為「小中山樓」一點也不為過。

仔細探索田中天主教的歷史得知，田中天主教的發展始自西元 1895 年，當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由於民間盛傳有外國傳教士打開城門讓日本軍隊進入台北城，為了宣洩不滿的情緒，台灣基督徒遂成了報復的對象，全台各地陸續發生傳教士與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教案，一位原住斗六的天主教徒楊知母位躲避教難舉家遷徙至田中內中圳仔庄。當時田中並無天主教堂，每週必須步行至埔心羅厝庄參加彌撒，為了方便教務的推廣，邀請當時擔任羅厝堂區西班牙道明會白若瑟神父至內中圳仔設立傳教所。西元 1904 年西班牙閃右道神父成為駐地的本堂神父，在他的積極籌劃下，在現今梅州里購置八分的土地設立教堂，並以教堂為中心成立一個漢人的天主教教友庄。有鑒於信徒逐漸增多，八分教堂不敷使用，於是又在現今中潭里購置一筆低窪地，由神父繪製設計圖，邀請北斗建築師傅建立一座西班牙碉堡樣式的新聖堂。

台灣光復後，田中天主教的傳教主力由西班牙道明會移轉至美國



瑪利諾會，當時美國政府委託瑪利諾發放美援物資，加上教會提供醫療上的協助，因此受洗人數激增。民國 46 年（1957 年），德明思擔任本堂神父，重新改建外部山牆，將原本磚造外牆改建為水泥洗石子牆面，入口設計為尖拱門，保留原來的拱窗，加高建築結構，並將原本平面的屋頂改為傳統的斜屋頂，在入口處設有一小涼亭，涼亭上方搭建有鐘樓。內部祭台方面，將原本木製的欄杆改建為鐵製欄杆，以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雕刻取代原來懸掛在祭台牆上的耶穌彩繪，並於祭台兩旁的柱上提上一幅對聯，教堂形式轉為美國鄉村式的外觀形式。

民國 51 年（1962 年）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召開天主教第二次大公會議，一反以往保守封閉的心態，對禮儀改革強調尊重各民族各地區的藝術風格，以政策宣示的方式許可了本土化教堂形式出現的正當性，促進了多



元化與地域性教堂建築型式的蓬勃發展。當時擔任田中本堂神父的潘傳理受到大公會議的啟示，在考量可容納更多信徒參與彌撒、更多空間供主日學及善會活動使用、供奉祖先牌位的空間等眾多因素後，聘請設計陽明山中山堂全國第一位女建築師的修澤蘭女士設計，完成了這座前方為中國宮殿式建築，後方為現代式橢圓體的融合式建築。

為了使堂區得以達到自管、自養和自傳的目的，潘傳

理神父向台中教區主教蔡文興建議將堂區交還給本地神父負責，蔡主教接受其意見，民國 74 年田中教區的傳教的重責大任正式由美國瑪利諾會交給台灣本土的教區神父。民國 93 年 (2004 年)，有感教區本地神父人手不足，請求耀漢小兄弟會的神父來支援田中地區的傳教工作。耀漢兄弟會的神父多來自東南亞國家，這些外籍神父的投入，為田中天主教的發展注入新的活血。

卓乃潭是田中天主教發展的重心，長達一百一十年的發展歷史有許多精采的故事，藉由參觀田中耶穌聖心堂，不僅可以欣賞中西融合的特色建築，同時也可以緬懷來自世界各地傳教人員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付出與奉獻。

【全台唯一源自台灣的本土修會 ~ 耶穌聖心修女會】

「耶穌聖心修女會」位於聖心天主堂西側，是全國唯一發源於台灣的本土修會。創會會長柏高里修女來自遙遠的東歐國家匈牙利，憑著信仰的熱誠遠渡重洋，於西元 1937 年來中國，在湖南興辦學校、孤兒院以教育青年學子，同時收容安撫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孤兒。大陸失守後轉進香港，在難民營為難民做牧靈工作。其後，在台中監牧區蔡文興的邀請下來先至彰化的羅厝堂區協助傳工作，不久奉命調至田中。為招收更多修女從事傳教工作，請求台中教區蔡文興文主教准予繼續在台招收新會員，以培養本地修女，並以



田中堂區的主保耶穌聖心為修會名稱，在民國 42 年 (1953 年) 於耶穌聖心堂旁的土地上正式成立「耶穌聖心修女會」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



修女會成立的階段適逢田中堂區教務蓬勃發展時期，需要有更多的人力投入傳教的工作，因此，當時擔任院長的柏高理修女遂帶領修院學生協助堂區傳教工作。何瑞姑修女士原

為護士，經常至附近各村落為病患免費診療，鑑於當時甲狀腺腫的病患人數眾多，民國 42 年 (西元 1953 年) 起，每星期配製藥劑，免費提供患者服用。由於效果良好，全台各地的患者紛紛慕名前來領取藥劑，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民國 85 年 (1986 年) 年才終止。為了提供當地青年女孩的升學的機會，修會以蔡文興主教之名設立了「文興女子中學」，後加收男生並設立國中部，改名為文興高中。除了設有普通科外，還同時成立資訊、外語、幼保、會計等科系，在修會團體以及歷任校長與師生共同努力經營下，有非常好的辦學績效。此外為了提供幼保科學生實習與就業的機會，還成立了聖心幼稚園，為當地幼齡兒童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場所。我本身就是畢業於聖心幼稚園，每當路過園區，總會在內心深處泛起一波波童年記憶的漣漪。

曲未終人未散

結束卓乃潭故鄉時光之旅再度回到住處已接近傍晚時分，朝西遠眺，金黃色澤的斜陽正垂掛在八堡圳邊小葉欖仁的樹梢，綿延的水圳綠堤、許氏宗祠的飛簷剪粘，交疊出一幅優美的景致，夕陽餘暉映照之下，大地渲出紅、橙、青、白相間的繽紛光譜，此番美景絕對不亞於徐志摩筆下的佛羅倫斯，可惜我沒有徐志摩的妙筆來形容眼前這幅美景，因此選擇以相機來記錄為她留下美麗的倩影。



「卓乃潭」，一個同時擁有觀音佛祖庇蔭與天主耶穌護佑的聚落，世芳宮的林媽媽數百年來守護著這條造就萬頃良田的八堡圳，可謂集三千寵愛於一身，這是上天對我們的眷顧，絕對值得我們好好珍視與感念。身為卓乃潭的子民，由衷感謝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的先民千百年來的付出與努力，這首由大武郡平埔子民捕鹿後的慶祝歡樂的飲酒歡樂歌，漢民祖先拉著二胡、彈著月琴娓娓唱出的渡台悲歌，伴隨著耶穌聖心堂教友們為天主虔誠傳唱一篇又一篇動人的詩篇，共同譜成的這首「卓乃潭交響曲」，曲未終、人未散，期盼我們這些卓乃潭的孩子共同攜手譜寫，接力傳唱這首屬於我們共同的曲調！

彰化縣第 16 屆磺溪文學獎徵文簡章

- 一、宗旨：為鼓勵本縣文學工作者創作、研究，獎勵優良文學作品，提昇本縣文學水準，改善藝文環境，進而推廣文學閱覽風氣。
-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文化局
- 四、參選資格：
 - (一)文學創作獎：
 1. 本籍彰化縣或目前(曾)於彰化縣就學、工作者。
 2. 作品內容書寫彰化縣風土民情者，不限資格。(以上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 (二)特別貢獻獎：本籍彰化縣或設籍、就學、就業彰化縣 5 年以上且對本縣文學之創作、教育或推廣具有重大貢獻者。
- 五、徵選類別、作品字數暨規定：
 - (一)新詩：行數 40 行以內。
 - (二)散文：字數 4,000 字以內。
 - (三)短篇小說：字數 6,000 字至 15,000 字。
 - (四)報導文學：字數在 8,000 字至 20,000 字之間。
 - 每人每類限投 1 件作品為限，得首獎者需隔二年才能再參選同一文類。

六、評審方式：

- (一)資格審查：由承辦單位審查。
- (二)作品審查：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初、決審。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議獎項從缺。

七、獎勵辦法：

(一)文學創作獎：

1. 新詩類：取首獎1名，獎金5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6名，各得獎金3萬元及獎狀乙紙。
2. 散文類：取首獎1名，獎金5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6名，各得獎金3萬元及獎狀乙紙。
3. 短篇小說類：取首獎1名，獎金5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5名，各得獎金3萬元及獎狀乙紙。
4. 報導文學類：取首獎1名，獎金7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3名，各得獎金4萬元及獎狀乙紙。

● 各類作品若未達決選標準，得予以從缺。

(二)特別貢獻獎：

本獎項名額每年1名(或從缺)，頒給獎金10萬元整，及獎座乙座。

● 以上得獎獎金需依所得稅法規定，於彰化縣文化局給付時依規定代為扣取稅款，扣(免)繳憑單另逕寄得獎者。

八、日期：

收件日期自 103 年 3 月 5 日至 103 年 4 月 30 日止（以郵寄者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預定 103 年 6 月公佈得獎名單，10 月辦理頒獎典禮。

九、報名方式：

（一）文學創作獎：

- 1、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礪溪文學報名網站報名及上傳作品電子檔案（<http://libs.bocach.gov.tw/chhsl>），印出報名表一份連同紙本作品一式 4 份及參選資格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學生證、工作證明等）親送或掛號郵寄至「(50042) 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500 號彰化縣文化局 圖書資訊科」，來稿請於信封上註明「參加礪溪文學獎」，及徵選「類別」。
- 2、報名及作品上傳後將無法再做刪修，報名前請確實校訂；上傳作品檔案內容與紙本作品內容請務必一致。
- 3、作品稿件不得署名或附任何註記及符號，來稿字數不合規定或未繳附 WORD 電子檔者，將不列入評選。

（二）特別貢獻獎：

特別貢獻獎參選者得由本縣學術單位、文化團體、礪溪文學獎評審委員以書面推薦，並檢附推薦書（附表 2）及被推薦人資料表（附表 3）各乙份。

- 簡章請向彰化縣文化局服務台或圖書資訊科索取，或至文化局網站 <http://www.bocach.gov.tw/>（首頁 / 徵件專區 / 磺溪文學獎）下載（洽詢電話：04-7250057 轉 338 粘先生，E-mail:libnien@mail.bocach.gov.tw）。

十、注意事項：

- （一）參選作品以 A4 紙張電腦繕打，直式橫書，字體以標楷體 14 級字，左邊裝訂，「作品名稱」以一個為限並繕打於作品首頁；內文如附相關照片應為高畫質像素之圖檔（至少 300dpi 以上），請自行留底稿，恕概不退件。
- （二）參選作品禁止抄襲，凡抄襲、冒名頂替參賽或侵害他人著作權及作品曾公開發表（含網路發表）或參與其他比賽得獎者，除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座外，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 （三）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彰化縣（代表機關彰化縣文化局）於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彰化縣（代表機關彰化縣文化局）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 （四）得獎作品，由承辦單位集冊出版後，致贈得獎者每人 10 冊。
- （五）參選作品由評審委員評定後，擇期公開頒獎。

十一、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第16屆 / 田飛鵬
總編輯.-- 第一版.-- 彰化市：彰縣文化局，
民 103.10
面；公分
ISBN 978-986-04-2344-0(平裝)

830.86

103018927



第 16 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主辦單位 彰化縣政府
承辦單位 彰化縣文化局
發行人 卓伯源
總編輯 田飛鵬
副總編輯 吳蘭梅
執行編輯 周慧貞 粘哲榮
行政小組 湯國榮 張文爵 王鳳蘭 楊薇萱
設計美編 宏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機關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500 號 04-7250057
網址：<http://www.bocach.gov.tw>
承印廠商 宏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 36 路 34 號 04-2359-8111
<http://www.epod.com.tw>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版(刷)次 第一版第一刷
定 價 新台幣 120 元整

展 售 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02-25180207(代表號)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台中市中山路 6 號 04-22260330
網址：<http://www.wunanbooks.com.tw>
◆其他全國各地展售據點，請洽五南文化廣場

GPN：1010301751 ISBN：978-986-04-2344-0(平裝)

◎著作財產權歸彰化縣文化局所有，如有利用本書相關行為，請徵求本局書面同意或授權。